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四一冊目次

新書十卷（漢）賈誼撰　明正德十年刻本	〇〇一
伸蒙續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　明萬曆四年林一龍林一豹等刻本	一〇〇
素履子三卷（唐）張弧撰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一一二
儒志編一卷（宋）王開祖撰　附錄一卷　明弘治十二年汪循刻本	一二三
胡子知言六卷（宋）胡宏撰　附錄一卷疑義一卷（明）程敏政輯　明嘉靖五年正心書院刻本	一四八
子思子全書一卷（周）孔伋撰（宋）汪晫輯　明隆慶四年汪文川刻曾思二子全書本	一八八
性理大全書七十卷（一）（明）胡廣等撰　明永樂十三年内府刻本	二〇九

新書十卷

（漢）賈誼撰

明正德十年刻本

新書十卷 通行本

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瞀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稾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註。亦於過秦論下註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爲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以係單于。顏師古註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註引賈誼書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卽唐人所見。亦足爲顯證。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餖飣至此。其書不全眞。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稾。固未核其實。陳氏以爲決非誼書。尤非篤論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靑史氏之記。具載胎敎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並敷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

原缺

賈太傅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瀁瀁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

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畧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黄寶序

賈誼新書目錄

第一卷
過秦上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第二卷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第三卷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威不信
第四卷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第五卷
傅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　闕

第六卷
禮　容經　春秋
第七卷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第八卷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第九卷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第十卷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卷第一

過秦上 事勢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舉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北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鏑音的矢鋒也）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地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不能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所責切矛也）也適戍之衆非亢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者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

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

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脩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

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祠宜未

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詐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

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絶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袵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日曬也）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臣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難令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詳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痺哉可以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討焉

數寧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

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

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

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鄙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

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繈繦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爲明帝殷肰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

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久享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又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時敢忽也雖使禹舜生而為陛下何以易此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討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離豈可預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鋣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藩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必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厚此

藩彊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以攻而最完執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十城而

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

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云亂王遂死於乾溪芋尹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尰（音腫 尰病也）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

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殆必至心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跛盩上古蹠字下古戾字跛盩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跛盩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誰是則侯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一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經締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

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着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桂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親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大息者此也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卿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

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着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冐貴下不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横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棄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為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為隣僅自見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皇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承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患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
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
之如臣計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
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
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懸屬漢特以恣奸人
耳惟陛下幸少留意者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
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
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
闇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
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
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
者即疑有轉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
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
之

新書卷第一終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
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
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
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
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
宿禍高拱而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
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
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而如意而
故稱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意但為
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
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
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葅醢耳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倍背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啓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五美

制不定

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黄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而為冦可不悕也地理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令吳有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孝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焸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㳷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蘖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安後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剥割皆衆理也然至髖(音寬)髀(音陛)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勢已定權已定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髖(音寬股骨也言其骨大)髀(音陛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一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儆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熛熛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后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陛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音遂墓道)諸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鬬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音遂墓道)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餘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

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遝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赧曰使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發其陰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音坤鬄髮也)刖(音月斷足也)黥(音勤文面也)劓(音鼻割鼻也)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
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
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
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
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
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
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

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
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
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
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
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
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之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
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
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
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
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
行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
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
徒自爲也頑頓無恥詬苟無節廉恥不立則且
不自好苟若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
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
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托財器

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曰帷箔不修坐罷軟不勝任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古戾字綟色罽也不使人以綟加於頸)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亡家公醜忘私刑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故父兄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大息者也

新書卷第二終

新書卷第三

俗激 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簿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行義非循也豈且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主哉

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云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為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手不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父矣財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之金剟

（竹劣反剟也）寢戶之簾搴（居輦反取也）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之先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也與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更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特適然耳夫遺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持此則僵不循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賤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而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眾下疑惑矣豈如今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眾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敗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懼壯凌衰功擊奪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諸侯設詭而相輳飾設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

者今轉而為漢矣今有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則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

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遺

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音憂田器也鉏杖彗音遂埽竹也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

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術也悲夫帝者養士進取

遺禮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

愚而民愈不羅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

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遊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中世淫侈矣飾知乃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形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眾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

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絶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功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羅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産子 事業

民賣産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牆古者以天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産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帝以衣其賤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踳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飢饉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満胡可勝撫也夫鋳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茈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

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

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隣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福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福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

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太長息此其一也

壹通

所爲建武關函谷臨晋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

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

數起禁不服人心害蕪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闊大國而爲都小大駮躁遠近無衷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状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綦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繇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賤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爲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若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知蚤定毋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

令天下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侯倂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得為中涓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為治安奈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齘（音体）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䌛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

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畜謂之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

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與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倫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千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與繼而起中國失救

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省弗自憂愧然事困乃驚而習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議從丞相御史計之臣義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義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憊躄音壁足不能行也且病痱音非風病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

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也
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
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
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
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
爲是固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
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乗其
歲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
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憚大信德義
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所誠宜俛視中國
仰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
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
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𢟪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
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
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
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
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
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
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其義尤
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

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操也天子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
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爲國
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
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
也

新書巻第三終

新書卷第四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

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時利之時也而建降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勢以青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奈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

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紛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詐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

逺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孫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茍胡面而我状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還(音旋逆也)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茍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窾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駿輮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緑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

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音法切肉曰胾)膹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耆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徐憚(他甘切也憂也)思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傣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十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攜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

令使者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
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伋伋唯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
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此有高
堂邃宇善廚廢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奴
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
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囿
京之畜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
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伋伋惟
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
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
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
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閑且出則
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
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
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遒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
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額之上起胡嬰兒或前
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
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
盱而欲人人伋伋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
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
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
不可豫形尊覇王直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
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寵其
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繻拘也夫或人且安得
乂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
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其口揮劍
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
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迀(音訏遠也)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人之見將吏猶噩(音愕驚也)迀仇讎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稽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

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臛膹(音憤切膾肉)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膹炙(音蘆炙肉)嚾(牛頤切大口)嚾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吾敢費御府誅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爲之邊患也使上下蹐(音齎躋也)乖逆天下窾(音款空也)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

子不怵人民惷(音惷憂也)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慉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

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
夷也顧為戎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
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賓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
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
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
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之官
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討半歲之内休屠飯失

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
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博反寇而搏畜菟所
獵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繫細虜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

淮難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頓顙謝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能讓數留之罪無
加身者舍人横制等室之門陛下進而赦之吏
曾不捕王人於天子國横行不辜而無譴乃賜
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
佗所陛下於淮南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蹤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
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

相吏王藎不踏蹤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
下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
之餽賜逆聊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
僵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衆罪人奇猾少年
通棧奇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
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
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
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淮南王

罪人之身也淮南王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也人不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怨爲泣洽衿卧怨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

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欲皆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故然使鱄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荊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鱄諸荊軻起兩楹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

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大殘
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
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殘賊公行
莫之或止大命殷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
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
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
請賣爵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此
而上不驚者世有之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
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日百萬之衆聚國何以餽
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聚者徒而橫擊
罷矣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故法未必通也
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
此廪廪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

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奈何不
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事勢

遷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
數中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
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
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
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
錢鑄錢之情非殽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
而殽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
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僞也名曰
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
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
利微卿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

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揜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且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壹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鄉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鬬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吏必議曰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圉之今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

己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
陛下不可以急方今始伏望可蚤圖也

新書卷第四終

新書卷第五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傅職 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設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知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復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伐明正德以道之實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教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

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僩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

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賜予侈於左右近臣羞授於疏遠卑賤不能而縱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

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

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倜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彰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饑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户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藏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詩謡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清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逸語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者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燕者也故咳唾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楚言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能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理道得矣此五學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

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

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者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讓

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絶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矣天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紂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鬭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

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
其腎踐其肺履其所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
民之觀者挈幃而入提石之者猶不肯止可悲
也夫執爲民主直學民爲仇殺忿若此夫民尚
踐蹈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
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
大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
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

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
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
半以爲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
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
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
人亦疑爲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
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
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

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
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
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義竊
觀之墻薄咫尺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
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
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
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
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

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
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昇后稷與之爲
善則行鯀驩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
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雖侈惡來進
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逄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
與爲惡而不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
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
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

而不肖人必亂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生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耳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士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曰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諫左右急也

輔佐遺話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蹙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正經義不衰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與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諫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與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此賢能天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齊民之道禮樂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衰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諭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與方與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謀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

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
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
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
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
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
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
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
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
祈天明故歷天事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
倫不正奉常之任也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
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
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問孝 闕

新書卷第五終

新書卷第六

梁太傅賈誼撰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
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
養太子哉尊常之室無奧剽（恐當作阼）之位則父子
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尊常
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蹐逆父子悖亂
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
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
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
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
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
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
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

變境內大夫變官屬士庶各變其家失變不仁
過變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
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
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
主人禮也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惠則不厲臣忠則
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
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

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
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
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
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
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
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
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

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
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殽膳下浹而樂入始
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
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
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騰陳
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
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

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
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
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
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飢饉然後天子
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
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
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
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干侯馬不食穀馳道不

除食减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閔生民之數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子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睢而不逮不出植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音迷麑子）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多湯曰昔蛛蝥（音矛虫名）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以在魚鼈禽獸猶得

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方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煴（音日烟煴也）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摶拏之獸鮮毒螫（音郝行毒虫）猛蚄（丁曾反）之虫密毒山不蓄草木必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　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淴然懣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涇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音幽憂貌）然懾然若不還

容涇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沭（音留水行也）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沭

諳垂綱是滛
言有四術言敬以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
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
之言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
寸端面攝纓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曰共立因
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立容

坐以經立之所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
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
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
身似不則從然而任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环
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
其固復也旄如濯絲

跘旋之容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
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近背項之狀如屋之玄

拜容

拜而未起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
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
臂詘存劍之綈欲顧顧不過轂小禮
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禮介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
反抑式以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音偏不正也）體怠懈志驕傲趩視
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

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音展踐也)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音又燎柴也)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耳捍珠以

下卷八

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鳴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

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宗揖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敢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

下卷九

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沉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繆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
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
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兹龍乎能與細細能
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
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實在大不窕押而
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惽卒不妄饒裕不羸
迫不自表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

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
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四時之運顧
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大幾則知閭太傅則業厥
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
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進而勿趣稍而勿苦
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
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
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
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
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
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惠
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

之視聽不可謂不察衞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
繡賦歛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
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衞寇挾城堞矣衞君垂
淚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
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
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
衞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
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

為用令釋人民而愛鳥獸逐忠道而貴優笑及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敢以粟於是倉毋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請曰秕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秕於民二石粟而易

一石秕以秕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墮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公家為一

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飾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衞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

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瑱大夫釋玦韘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之地乃

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爲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傴之背斮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郳侯之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福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横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

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夭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伯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咨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道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

脩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

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燕君使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剖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曰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與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終

新書卷第七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數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

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

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有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䴹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

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

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巳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 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補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不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而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

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甕戴璧號唫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貉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誅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

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絶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容臺摇而掩敗則犬群嗥而入淵彘銜菹而適奧燕雀剖而蚖蛇生食蘁菹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挾而珥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邦刲夫差熊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苑蟲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蓬領謝室渠如處卑裂田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薦至内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虚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今之脩緝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德之及於禽獸矣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時酒二酣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

捐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剸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三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恥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服衣飴吾以昌實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大使者曰吾翟寠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乎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

麛裘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已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終

新書卷第八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

知足以爲礱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

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怍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怍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

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
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
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
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
君者廝役也
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
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
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

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
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
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
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樂聲技藝之人不
並見大臣奏事則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
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
不樵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
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

樂則廝役從清門治聽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
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
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
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
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
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

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優而弗省耳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
掩鼻嘗試傅白黛黑揄鋏陂㯿芷若䖟視益
口笑佳䏙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
能無悇憛養心而巔一視之令以二三子材而
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
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涉山川坌音焚冒楚
棘彌道千餘百合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過老聃

黿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跌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夫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也術也者所以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虛而靜令名自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釁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

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知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矣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則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

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則必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則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術也

曰請問品善之体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

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省恤人謂之惠
反惠爲囚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蝅弟愛兄
謂之悌反悌爲敖接接遇愼容謂之恭反恭爲媟
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慢言行抱謂之貞反
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
謂之端反端爲趽一作跛擴當不傾謂之平反平
爲險行善決蔑謂之清反清爲鮁辭利刻謙謂
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

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
度爲妄以巳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
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行謂之絜反絜爲汰
旋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放理絜靜謂之行
反行爲汚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爲戟厚人自
薄謂之讓反讓爲胃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
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愕剛柔得道謂之
和反和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盬穰優

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爲阨色聚容易謂之裕反
裕爲褊炊爈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鷙安柔不苛
謂之良反良爲鑿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
襲當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音孝自斂謂之
儉反儉爲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吻餵
五根切勉善謂之愼反愼爲怠忠惡勿道謂之戒
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爲愚亟見宛
察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

溢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過謂之
順反順爲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
審道謂之僴反僴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
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
之察反察爲旄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圂胡困
切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軈仁義脩立謂之
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
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恢音獻謂之敢反

敢為捹志操精畢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述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

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环留者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志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

之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

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声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為從父而為昆弟故為從父從父

父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
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
從祖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又有子從曾祖
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
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
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
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
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

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
爲孫嗣令子各有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
踈有制喪服稱親踈以爲重輕親者重踈者輕
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
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生之所以禁亂也數
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數度
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
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

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
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
尺以効事之盡以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
之節可謂天地六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
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
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於見玉也各有状

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
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
濼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
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理生理通之
以六德之畢離状六得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状
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
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
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

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
美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
密者德之高也六德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
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
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
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
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
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

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 道
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
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摻
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
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
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
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
若濡無毳織襍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

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
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据然濁而始形
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
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
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凝而變變及
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
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
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雖狀性者道德

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
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
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
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
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 神者
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
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
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

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礐堅謂之命命生

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

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寄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　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

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讙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

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議曰傳學辯議為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

玉者真德象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第八終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為民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為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曰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吏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

矣故其民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可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細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以為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菑則亦毋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

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者自為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

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

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功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

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失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故是以知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

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　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勝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失然協

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嘷嘷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

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押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諸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

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以僞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　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

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

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則民必能爲

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爲言也瞑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

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與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而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

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爲大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故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也

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後知其閒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

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故君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出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為言

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譐譐音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為虛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居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矣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為己緣巧者之事而學

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

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侯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

獲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
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
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
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
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
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
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

下卷五十八

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
見淩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
而君子慎與然後細可必細菑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
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
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

也釋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
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
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
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
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
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
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
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下卷五十九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
其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
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
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
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
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
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

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而攻有必得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之以勝也凡有攻之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有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音曠）一人有之萬民藂藂（音叢 草叢生）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

難常而易忘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論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閧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得四生矣故聖人在上則使盈境內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終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哀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揄揄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揄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其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重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

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
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
居儉動敬禮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
不興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
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
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
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
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
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
各遵其道故曰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
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謠文武之烈累九譯而
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
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
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

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
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
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
子加尊周室加興

晋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晋厲公會諸侯于
加陵周單襄王在會晋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
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訏郤至見其語伐齊
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晋將有亂

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晋而殭
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人意故也對曰
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晋君之容而聽三
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
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晋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体目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
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

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免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侯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無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郤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止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

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音聲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

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
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
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
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
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
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
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
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
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
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
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
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
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
王太子名上毋取天下毋取於土毋取於名山
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

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
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
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
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
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
賢傍之成王有智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
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梁
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
也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
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
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
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之宮其所君
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
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弒於沙
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
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
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
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
佐俊士能成功立維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
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
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

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
至越王不遠久處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
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
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
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爲賢於桓
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
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
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

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
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
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
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不置屍於北堂於禮足
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
易容而寤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
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已治史鰌之

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
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
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
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
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
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
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
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

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何異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大祖大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執明則

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開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此致後復以驕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

天下之所同闘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殘陵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産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

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利除害寖天下之兵
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
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循行弊世
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
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
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古
使結之也所以闓於後世也

傳 雜事

梁太傅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
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
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
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甞
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
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
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
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

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
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
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
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
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
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
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
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
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
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
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
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
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
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

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一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

而羈兮豈云異乎太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可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呑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誼既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生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生隅貌甚閑暇異物來崪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意合音當作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

吳彊大夫差以敗粤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説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盪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失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摶（音團）化爲異

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詩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

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
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
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
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
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

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
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
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
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
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
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治
黃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
（工呂反切）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
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
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

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
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
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
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
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
徳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音寬髀音陛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䠋盭䠋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亶讀曰但倒縣而

已又類辟足病音壁且病疿風病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疿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古

謂之車馬聚其上為乘車騎從之象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

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説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音綴寢戶之簾搴音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

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

世而亡人性甚不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以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傅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提孩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
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
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
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
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
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
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
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
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
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

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

趙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奊詬(奊胡結反詬音后謂無志分)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耳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則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
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
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
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
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

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
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
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

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
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
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
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
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
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
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

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
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
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
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
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
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
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

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音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千私反）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鉅偃反）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

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也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陽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

舉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
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
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
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
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矣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
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
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二矣後四歲齊文王
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
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
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
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
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
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終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闕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推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奏疏論政事危言

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備闕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

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

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太傅此書始刻於有宋程給事再刻於我
朝陸郡守三百年餘止得此二公者都憲黃公
所謂寡寡知貴之難誠是也竊以爲知貴之難
者正坐以傳之之不廣焉耳何者以都憲公該
傳之學且生長於太傅所寄居之地必至登第
拜官後始得此書而讀之况他人乎况生長於
他方者又豈得而易見之乎審如是則四方之
學者不獨不之見而亦恐未之聞也我
賢王殿下於講讀
祖訓之餘取是書而觀之知其有益於天下國家
而慮其傳布之未廣乃命工重刻梓與四方
共之其嘉惠後學之心不其至也夫旹
正德乙亥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
吉府右長史前山東按察僉事刑部署郎中
古燕楊節謹跋

伸蒙續孟子二卷

（唐）林慎思撰

明萬曆四年林·龍林·豹等刻本

續孟子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十一年又中宏詞拔萃魁，授祕書省校書郎，興平尉，再除尚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及鄭樵通志藝文略皆載是書二卷，與今本合。崇文總目載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今觀其書十四篇，大抵因孟子之言推闡以盡其義，獨其不自立論，而必假借姓氏，類乎莊列之寓言。又如與民同樂本莊暴齊王之事，而移於陶章之樂正子，晉君義頗無取。然其委曲發明，亦時有至理，不可廢也。昔揚雄作太元以擬易，王通作中說以擬論語，僭者皆有僭經之譏。蔡沈作洪範九疇數，

御纂性理精義亦以其僭經斥之不錄。慎思此書頗蹈此弊。然唐時孟子不號為經，故馬總意林與諸子之書並列，而韓愈亦與荀揚並稱。固不能以後來論定之制為慎思責矣。

重刻仲蒙子叙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諒哉先正林水部著書豈非將以表見於後世耶而出宰萬年民感惠政臨難不撓以死殉國遠與張睢陽顏常山並芳烈雖不著書固不朽也然罵賊事唐史失載而所以傳聞不泯者賴有是編焉則著書又不可少也續孟將子興義疏耳視準易擬論語真吳楚僭王者殊科讀仲蒙悲其志所論言鑿鑿切世用王節信潛夫仲公理昌言不能過也玩其辭考其行事其人蓋所謂剛毅木訥者哉著書當唐咸通間十四世孫元復始刻于莆歲久幾堙又二十二世孫廣憲公恕將重刻之不果公之子一豹燦

隧若先烈乃謀兄一龍一熊一鶴弟一梅梓焉然後仲蒙之學復明於世余既愛此書又嘉其後之多賢孫子於是稍為訂正敘而歸之深以得附姓名於仲蒙子為幸云

旹

有明萬曆丙子冬仲月朔

奉議大夫直隸松江府同知同郡閩後學

黃以賢忠向敬撰

自文中子有續經書
唐水部郎林虔中亦有續孟子然續經竟無傳
者郊畤之責而續孟今行于世者有名孫元復
焉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功於聖門而溫國文
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叟殺人非孟子之言韓
昌黎固嘗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
相與記軻所言程子遂以瞽叟之事乃萬章傳
聞之誤爾續孟之作又豈非以阮逸所謂萬章

公孫丑不能極師之與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
略而多闕今觀　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而善
於敷演亦長於譬喻如曰堯之比屋可封不有
四凶乎紂之比屋可誅不有三仁乎以其大而
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斯言蓋得之矣不寧惟
是孟子言必及仁義公之治邑民懷其惠臨難
不求苟免仁之至義之盡可謂善學孟子者矣
克齋林公稱爲吾閩千載不朽之士豈吾欺哉

咸淳癸酉上春莆田劉希仁書

三山逸民吳鑑明之敘

敘曰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仲蒙子
作書續孟此其自任者豈淺淺也然生値唐亂
官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於時斥罵逆巢抗首
白刃孟氏可作顧不謂之豪傑大丈夫哉所恨事
不載史徒得故老傳說四五百年不休續孟仲
蒙子卷目雖具藝文志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

本眞矣史書果可盡信哉可傳者不錄所錄者
又將泯泯而無傳仲蒙子何爲其生死不遇也
哉元統三年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
子孫於稠巖之野爲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而
暴之天下耳目是不惟以昭忠烈正人倫亦使
時俗知爲善之可願雖掩抑百年猶遇仁賢君
子以傳其名也余旣悲仲蒙之志又嘉曹侯之
爲政能有所建明故爲之敘贊以見有善者名

無不闓而術吏之化民成俗固自有道也贊曰
唐室不競以利稗政上替下陵用勦民命維閩
仲蒙抗志續孟昌言仁義以藥時病不能者天
出宰萬年巢賊稱帝萬乘南遷百僚鼠竄比肩
從叛一人抗節群醜駭亂蒙死則那偷生幾何
較其短長得喪孰多夫既殞身遑恤厥名紀録
失官惟國無人邑老相傳彌遠彌在將五百年
始遇賢宰賢宰爲誰明源曹公表俗旌賢不泥
簿文躬駕之野訪求後昆樹祠學宮風于四遠
匪私仲蒙忠義是勸稠巖之陰青青楓林胡晦
于昔而白于今我師子與好善是喜勒亂巖石
彰其德美三山吳鑑明之叙

三山逸民陳英觀叙

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
必能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不已過乎言
者旣與則行者可知已仲蒙子續孟之作將以

言詔天下者也余謂仲蒙方著書時未必先知
其身之死於賊仲蒙旣以義死續孟雖不作可
也書之存亡史之得失又焉能爲仲蒙子之有
無立祠表義仲蒙亦何心之有抑人心之所以
不死者其在是乎三山陳英觀叙

三山逸民黄堯臣與仲政叙

孟子談仁義數萬言一以正人心爲己任仲蒙子
續孟其有孟氏之志乎哉然仲蒙處黄巢之亂
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
哉義在於死而不利於苟生也質之孟氏非所
謂真知義利之辨者哉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
既而倍漢仕莽是雄非特漢罪人固聖門之罪
人已即雄而視仲蒙子豈可同日而語哉昔朱
文公作通鑑綱目書雄爲新莽大夫今南康曹
侯築室以祠仲蒙曹侯之心即文公之心者也
惡使天下邑宰皆如曹之用心世道其不復古

平陽黃先臣跋

三山學士陳留孫漢臣敘

予未冠時嘗見林東一先生寶其上世仲蒙子書同先君乞言於三山諸先輩至正癸卯予館于林氏與其弟行一君及其子仲連詳閱其書其間序跋若林若吳若黃若陳皆先君友執予所嘗師事者也即言而求人已不可得於今日況仲蒙子生數百載之上哉慨然退思不覺涕

下主人因集而出之以附于後併請予誌之以見一時之意云

仲蒙子著書於槐里其自序曰如有用我者吾言其施吾學其行其自負之重乃如此設使終身不遂抱空言而死於槐里仲蒙子不終於蒙也哉及其出萬年爲令其言亦既施矣然而終不能救唐之亡者所施不遐也設使以壽終於冀邑則其所施止於是所施止於是所言過於

是仲蒙子將不近於誣也哉惟其駡巢而死是以平昔之言皆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而其重若太山仲蒙猶不死矣雖然士有不幸不得行其志以實其言者古今何限惟其有所見者其平昔之言自則仲蒙子雖終身不遂雖不駡賊而死余以爲奇士然則言以見志亦士之所不能無也哉至正十三年歲在昭陽單閼夏四月

三山學士陳留孫謹誌

續孟子序

序水部郎中仲蒙子長樂林慎思虔中撰

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篇目

梁大夫一　梁襄王二

樂正子三　公都子四

高子五　公孫丑六

屋廬子七　咸丘蒙八

齊宣王九　萬章十

宋臣十一　莊暴十二

彭更十三　陳臻十四

本朝歐陽脩崇文總目云續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慎思以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十四世孫　覆　校刻

二十二世孫　恕　重校

二十三世孫　[illegible]　重刻

仲蒙續孟子卷上

梁大夫一

梁大夫見孟子問曰吾聞夫子敎王遠利而易以仁義有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見凍餓於路者非其親而救之脫衣以衣之輟食以食之及巳凍餓幾死是其親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噫是大夫從王厚利而薄仁義故也厚利率民民爭貪欲苟有獨恃仁義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昔楚有靳氏父子相傳以酖鴆醉人者客過其門則飲之未嘗不斃於路矣

卒有孺子能衣客而告之然後鴆十九不行焉洎靳氏怒反鴆孺子矣然而靳氏家習不仁也孺子身盜爲仁矣一身盜爲仁而罪一家習不仁其家孰容乎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凍餓也是謂身盜爲仁矣及巳之凍餓不得人之救者豈非其家不容乎大夫苟能與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義移薄仁義之心而在利則上下移矣然後仁義非盜而有也欲人不容其可得乎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梁襄王二

梁襄王使人求於孟子孟子弗往襄王儀服不整而
見孟子孟子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王每見軻
若此何以則民乎王曰吾以天下未定國無以安方
惕惕然府憂乎衆豈遑以威儀為務乎孟子曰王苟
能思信孝其民必先以容儀正其身夫禮存不以寒
暑也暑可畏得以袒膚為敬乎寒可懼得以縮臂為
恭乎王謂憂國未安不遑以容儀為務何異畏暑而
袒膚懼寒而縮臂邪商王憂國皇然則大夫憂家士
庶憂身亦然咸曰不遑以容儀為務使上下無儀矣

君臣父子何以則乎梁[illegible]王[illegible]然曰吾敢從夫子之
教

樂正子三

樂正子見孟子曰[illegible]之君常耽酒嗜音俾俗不治
克欲以治滑[illegible]子何以教克孟子曰魯君耽嗜
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他日魯平公備樽罍之器陳
金石之音樂正子曰君獨好此致魯俗不治不若與
民同之則其庶幾乎平公遂召致魯民卒命樽罍俱
設使金石咸奏魯民大酣他日俗益不治樂正子復
見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教子諫魯君耽嗜與民同
之君反若是貽民之怨豈謂與民同邪且禽必棲於
木魚必泳於川使易禽於籠孰若木之安乎移魚於
沼孰若川之樂乎民居魯國若禽之在木魚之在川
也魯君耽嗜召民於側是猶易禽於籠移魚於沼也
使民且恐且懼豈暇耽嗜而同於君乎吾所謂與民
同者均役於民使民力不乏均賦於民使民用常足
然後君有餘而宴樂民有餘而歌詠夫若此豈不謂
與民同邪詩云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此之謂也樂正子復以是諫平公平公不悅臧
倉曰克之所陳孟軻之言也曩君欲乘輿出見孟子
臣常諫之今孟子怨君不見故教克惑君君惡信是
哉平公怒他日有人告於孟子孟子曰天富道於予
魯國之君其能窮予乎

公都子四

公都子問曰吾聞諸齊人言蚳鼃所以諫於王而不
用致為臣而去是夫子之謀邪孟子曰然公都子曰
齊人有言曰夫子能為蚳鼃不能自為而何孟子曰

齊人安知吾之所為乎夫吾所以疾脫蚳鼃非他也以犯王故耳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嘗命其婦與焉婦有不忍從者呼隣女為謀而脫之然而隣女不覩於齊婦也殺人未嘗與也所以為齊婦謀者齊婦之急也不為已謀者於已非急也今蚳鼃誠猶齊婦也齊王面南蚳鼃面北吾未嘗與焉所以為蚳鼃謀者於我能急邪汝信齊人言齊人安知吾之所為乎

高子五

孟子將去齊高子曰王欲授夫子室夫子舍之而去然任意於夫子不為不厚矣夫子或缺所以王必補之今何為不止孟子曰吾嘗觀齊王之意也先有執雅樂之器進於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嘗樂也後有執靡聲之器進於王王始輕之使奏而未嘗舍也然而執雅樂之器者王雖未棄王終不能用矣是執雅聲以得罪於王也今吾以王之未棄也若受王之祿居王之室王終不能矣是媒吾身以得罪於王也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適而不遇哉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公孫丑六

孟子去齊及鄒止于晝公孫丑高子從晝人有惑於孟子曰齊王能悔過脩德日新其道鄒之民聞於路夫子何適哉孟子不懌徑宿于晝高子以為孟子信晝人之言而欲不行乃謂公孫丑曰晝人之言於夫子夫子信乎公孫丑曰諾予請問之入曰衆人之言信偽孰多孟子曰偽多曰能言天不覆地不載乎曰甚於斯言天不覆地不載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偽先見其偽欲惑於人其可得乎隱其機而難知其偽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設穽於野隱其機也獸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設偽於國隱其機也人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曰孰不懼邪曰君子周防其身何懼公孫丑出曰夫子不信晝人之言哉

屋廬子七

孟子適任見季子喜欲授孟子祿孟子辭而去屋廬子憮然曰連敢問昔夫子居鄒任君嘗以幣交之夫子受今之任任君復以祿授之夫子不受何也曰汝聞孔氏不疑之盜乎不疑宋人也好饋食於士士有

館於孔氏者未嘗不罹其盜焉然而不疑豈真盜邪家有無肖之詆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貽盜之名矣今任君待吾誠猶孔氏好士焉左右無肖非為任君盜邪吾今雖盜之人也吾苟不去未始能報任君也適足以貽任君為盜之名

右上卷七篇

仲蒙續孟子卷下

咸丘蒙八

咸丘蒙問曰吾聞諸仲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舜瞽叟有不父之名何也孟子曰瞽叟不父天顯之也天生大孝於舜使化天下之人也故不生於帝裔而生於庶人不生於常父而生於瞽叟生帝裔則身先貴也身先貴則何以育兆人乎事常父則心先安也心先安焉能成大化之節乎是以取庶人之窮以處舜則使舜無怠矣命瞽瞍之惡以化舜則使舜無怨矣然後率天下之為人子者得不蒸舜之行邪戒天下之為人父者得不懲瞽叟之惡邪所以舜有大孝之名由瞽叟化之瞽叟有不父之名由天顯之

齊宣王九

齊宣王問孟子曰吾欲任忠去邪用得其當唯左右前後賢不肖孰辨邪孟子曰用之而已矣王曰惡知可用而用乎曰王誠不見所以用也夫材如役矣雖於山谷處於庭廡文則圩擾以封苦辭以[illegible]問之於外誠不分其松栢也在斧以削之斤以斷[illegible]察其內然後辨矣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illegible]以恭言容以莊目之於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illegible]以訪之勞以處之索其內然後辨矣王苟不用則[illegible]不肖何以別乎

萬章十

萬章問曰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使易地則皆然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播種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種乎孟子曰惡是何言與夫山者狩水者漁皆捕於物也善捕於物使狩反於水必能為漁為漁反於山必能為狩焉禹稷居平世而顯其功非山者狩乎顏回居亂世而守其道

井水者漁乎苟禹禝遊於孔門名不後於四科必矣其與狩者反於水漁者及於山何以異乎

宋臣十一

孟子問宋臣曰子之王於民何如曰撫之曰何以撫耶曰民未及歉則開廩以振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寒則散帛以給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曽不若魯民也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有里有薪也比国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乎園乎其子曰园近願採諸园魯民曰汝勿以近爲易而採也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遠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盡則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薪盡則天下之薪何有哉子之王於民猶此也民有耕織猶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織而振之給之是知魯民敎子乎以恩樂於民不知民樂爲惰民惰則何取乎

莊暴十二

莊暴問孟子曰鯀遺舜殛禹受舜禪其爲孝乎孟子曰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夫鯀遺舜殛公也禹受舜禪亦公也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鯀是無私於禹也禹不以父讎可報而不受禪是無私於舜也且舜哀天下之民於墊溺也命禹治之禹能不私一家之讎而出天下之患也此非禹之孝在乎天下而不在乎一家歟苟私一家之讎而忘天下之患則何以爲禹之孝故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其是之謂乎

彭更十三

孟子居休歎曰天下喪吾道不使齊王用吾豈吾之過歟彭更曰夫子何爲慼慼乎且善賈者不自造他戶必待媒而後行善相者不自從他顏必待求而後動自造他戶雖善賈人不得不疑自從他顏雖善相人不得不疑矣今夫子不爲齊王用豈不由自造自從而使疑且咎乎孟子曰噫汝之言蔽矣夫路有襲劫迷於夜而不止者將入寇盗之境非有仁人導而出之不能免其害矣今齊王昏昧若迷於夜也寇盗之害將生亂亡無日矣吾卅不仁之人安能忍其害生

仁導之而出邪所以急急於齊王豈以求用為心哉然而王不用吾所導是以歎也詎同醫相之心而懷其利乎

陳臻十四

陳臻問曰堯有天下皆謂比屋可封然而四凶在庭亦可封邪紂有天下皆謂比屋可誅然而三仁在側亦可誅邪孟子曰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也堯之仁也化天下皆如堯之仁矣不以四凶不可封而廢天下可封也紂之戾也化天下皆如紂之戾矣不以三仁不可誅而廢天下可誅也且舉目於洪海必曰水瀰天矣雖旁有洲島豈能廢瀰天之言乎馳心於巨岳必曰勢接霄漢矣雖上隔空虛豈能廢接霄漢之言乎比屋可封若洪海瀰天也四凶猶洲島矣遥望瀰天孰計洲島邪比屋可誅若巨岳接霄漢也三仁猶虛空矣仰見霄漢孰計虛空邪所謂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不亦昭昭歟

右下卷七篇

仲蒙續孟子卷終

素履子三卷

（唐）張弧撰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素履子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張弧撰。以履道履德履忠履孝等名分目。凡十四篇。其書新唐書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皆未著錄。惟鄭樵藝文略宋史藝文志有之。蓋其詞義平近。出於後代不能與漢魏諸子抗衡。故自宋以來不甚顯於世。宋濂作諸子辨亦未之及。然其援引經史。根據理道。要皆本聖賢垂訓之旨。而歸之於正。蓋亦儒家者流也。弧唐書無傳。宋晁說之學易堂記稱世所傳子夏易傳。乃弧偽作。有題其官爲大理評事。而里貫已不可考。藝文略宋志皆作一卷。今本三卷殆後人所分析歟。

素履子卷之上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弧撰

明通議大夫兵部侍郎范欽訂

履道

素履子曰道本無名無名居天地之始天地之始號曰混元混元之初無形無象既分二儀能生萬象故云之爲道初自混漠三皇依之設教五帝依之置治始於一化淳樸自然將明寒暑之期遂分陰陽之序上古聖人履之無言無教

無心於物物來歸之不教於民民皆仰之此則履純樸皇道也畫卦之主嘗草之君皆履之而化成至於服牛乘馬履之而去强暴用之而除民害顓頊履之於忠順帝嚳履之於清和唐堯履謙順之道而垂裳虞舜履孝弟之道而授讓此履帝道也禹行勤儉之道而治水湯能恭敬而感天西伯以至德而稱尊武王以孝道而去虐此聖人以王道設教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

女有歸此以道治世之化也至於黃老[illegible]而不文素王亦歸之於純素莫不去華飾而作教捨文艷以歸真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責山節藻梲之宇尚卑宮菲食之君道德經云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則履道之原也莊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則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於餐霞食氣塞兌轉丸履離塵之道也昔鵾夷子在俗教民

種植持生之道竟乘舟而去羅真人卜肆教人忠孝之道乃拔宅而昇此乃大道不器在物皆有知道不虛行物有玄應不在高臺廣廈之間東林西域之內近代淮南高公置延和閣求道非也立身行道之本未若君睦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順妻貞勤儉於家忠良於國昔夏殷文武得道而昌桀紂幽厲失道而亡夫如是道不可捨得之則昌失之則亡故聖人愛人惠俗施德保位者也人之於道如魚之在水魚失水則亡人失道則

喪牢籠萬象以道治之謂之大道欲昌其身宜履而行之明矣

履德

素履子曰太上貴德德者衆善所歸百福所集昔舜有羶德而人歸之如蟻羶不慕蟻而蟻慕羶舜不慕民而民慕德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歸周者二西伯之德猶種竹以待禽竹不慕禽禽爲鸛所逐而自來投竹周不慕民民爲紂所虐而自來投周是知德可施而虐不可肆常以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誕敷文德遠方來格故古昔帝王皆立德以垂教五行五常在木曰木德在火曰火德在土曰土德在金曰金德在水曰水德五行相生遞相爲德所以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立教於萬祀此德之用也德之施也無名在物物皆得之則存失之則喪天若失德寒暑不時地若失德萬物不生人若失德身必將傾故[illegible]九功皋陶謨九德天下是治君以慈愛[illegible]以忠孝成名德

唯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本在武則有七[illegible]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文則有五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皆歸五德德也者能卻水火能感鬼神狎伏龍蛇化敷禽獸亦能退舍星象亦能整復山河桑穀自枯妖禽亦逝瘞蛇之子捨金之寶遺舉於敵人馳酒於盜者捨絕纓之過成漆身之志皆施之於陰功而獲陽報夫如是宜施之於萬類不可失之於一言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有國有家幸其履之瞬息無倦昌矣盛矣

履忠

素履子曰忠貞者天地之秀氣人倫之英靈凡覩歷世之書唯忠貫者名挂史筆萬世常存則夫不忠者必滅亡也昔周公至忠事文王武王至成王成王自襁褓事之於三世盡忠金玉莫比其堅松竹莫比其操至於祝九齡之壽乃自翦爲牲託六尺之孤遂去管蔡之佞事雖往古行跡常新列於典籍之中常爲賢哲之範太公

行王風而治周室主霸典而滅紂邦二人來輔於周功業垂於萬祀復聞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以尊周子房佐劉氏統鴻溝以興漢至於召四皓而廻惠帝抱幼主而朝諸侯亦有臥屍折檻之士碎首投鑊之臣今古所推實謂忠節若指鹿爲馬以玄爲黃脅弱欺孤廢賢奪義生則舂喉臠肉沒爲後世責嫌汙辱二儀之中濫選三才之內是知忠賢宜旌之不朽爲令世間傑來世美談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賢者履之盛矣

履孝

素履子曰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兼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治國治家者立德爲先立德之本孝之爲始昔舜禹有至德至孝存身立德而成皆以孝行舜讓而尊故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之始也孝感天[illegible]於神明天子孝顯能負圖庶人孝草木榮[illegible]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至於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illegible]一切禽獸草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爲孝子之志也夫人有百行不孝者如玉屑盈匣終無用也能行孝道者自然神明上生天帝添壽身安事吉榮顯於時幸君子履之保百福矣

素履子卷之上

素履子卷之中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弧撰

明通議大夫兵部侍郎范欽訂

履仁

素履子曰古者嘗草之君教民粒食而止殺至仁之化也黃帝爲民除害殺蚩尤至仁之教也大羅氏作網罟除禽獸之害至仁之用也堯舜用八元八愷明四目達四聰至仁之治也禹鑿龍門去水害至仁之功也湯去三面羅至仁之政也文王葬枯骨至仁之惠也紂失仁武王殺之飾微子之擁捨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乃得赤雀銜書之瑞云仁得之仁守之福蔭百代天使人君用仁守國故罪己泣辜吞蝗嚥蛭所以興也秦不仁焚書坑儒身沒沙丘不及二代子嬰爲劉項所競漢履仁約法捨子嬰而得天下楚不仁暴物殺子嬰而失天下是知履仁爲興國之本故可履之孔聖云仁者愛人亦曰好生惡殺爲仁愛人利物爲仁克己復禮爲仁慈惠惻隱爲仁賞善罰惡拯溺救危皆仁人之履也士有殺身以成仁亡命以成仁設食於翳桑板築於危徑或救黃雀或放白龜惠[redacted]於傷蛇採候於鍛虎博施無倦惠愛有方春不伐樹覆巢夏不燎田傷禾秋賑孤卹寡冬覆蓋伏藏君子順時履仁而行仁功著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唯聖賢履之無倦而已

履義

素履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所以義者不競於物而物自歸之孔子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昔周太王之太子曰泰伯太王有疾泰伯義讓其位乃爲父採藥而不返後季歷立封泰伯於吳夫有義必能讓能讓必能和王者履義讓必能和協萬邦賞善罰惡立功立事以義除不義昔者桀惑於妹喜亡義而喪德紂好妲己失義而害忠賢周幽王寵褒姒亡義而失諸侯晉獻公悅驪姬而終失[illegible]亦世子鄭莊姜寵

過致叔段不悌龐涓疾賢死爲不義之友羅敗沉河魯胡示爲乖義之夫三閭溺於汨羅楚懷王爲不義之主子胥得浣沙女終成守義之賢士有觸槐刎頸燻目漆身之義管鮑陳雷立義名標前史是知義不可不履而不可乖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先聖賤不義也若不義而死捨義而生則浪生死矣是不賢也能義和骨肉昆弟在[illegible]以義履之行何爭哉故君子義以爲質履而行之國無乖矣

履智

素履子曰夫智者五行之德水水以潤下爲德智以謀慮爲能智不能慮無以爲能水不能潤無以爲德是以水流不止智用無滯水混則濁智撓則亂濁則不能鑒亂則不能慮未若止水而能清定智而能明水止智定則清且明矣如水決流不止則浸漬以成弊智用不端則惑亂以招禍矣賢者用智能周萬[illegible]夫鏡之照物姸醜俱見其中如朗月之[illegible]沼皆臨其內觀照遐邇明辨是非知衆之苦辛減己之逸樂齊飽暖於一體慮寒餒於四人故能運智而佐帝王設慮以防姦弊所以子房陳平智周而成商鞅蘇秦智詭而轘夫有國有家者履智而能明能慮則禍患弗可及也

履信

素履子曰信之爲大人所重焉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故孔宣父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謂人

無信不可行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治邦不可失信昔周幽王西患犬戎北患獫狁王與諸侯立信約舉烽擊鼓則諸侯救至褒姒戲而舉之諸侯皆至無寇乃是妃后戲耳後犬戎逼王城舉烽火擊鼓召諸侯諸侯皆言妃后戲耳遂不至幽王乃爲犬戎所殺此戲而失信之故也故齊桓不遺

曹劌之盟晉文捨原以示信俱爲霸主諸侯皆從之所以不乖竹馬之期不爽虞人之約王者履信則神龜見矣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智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害民信怒害民恩貪害民財三害亂之原也是知可終身而守約不可斯須而失信易云天所助者順也人所助者信也君子仗忠信而爲甲冑履之無爽矣

履禮

素履子曰禮者天地四時之正氣人倫三綱之端首在物皆敬於人必周故能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守道立德履之方成教訓正俗履之方備決爭訟辯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軍旅征伐祭祀鬼神履之方成其政教郊天祀地禮之爲大經所備焉夫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之道禮之本也士唯履之無暫乖失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無欺暗室不愧屋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賢者昏行不變節夜浴不改容唯禮唯敬履之則安失之則危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易曰藉用白茅禮敬之至也

素履子卷之中

素履子卷之下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弧撰

明通議大夫兵部侍郎范欽訂

履樂

素履子曰夫樂者天地四時之和也故律呂調則陰陽和五音調則四時叙是故古昔帝王制禮作樂以化民也是以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韺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皆八代之樂也用彰其德以明其功故天地四時皆順從其化夫八聲之用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信信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鼙鼓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五音之用也五行之音以調正氣春之角

以其清濁中人之象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也夏之徵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季夏之宮以其嚴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也秋之商以其濁中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臣壞也冬之羽以其嚴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也此五音八聲之用也所以人情不能免也用之祭天地乃天神降地祇昇用之祭山川則神鬼饗用之化人則人民和故得其節則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用失其節則鄭衛之音作桑間濮上之風行所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清爲君濁爲臣清爲陽濁爲陰清濁不亂君臣和平陰陽順序賢者聽其音而知其治然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至於禮情主敬樂情主和敬[illegible]共和萬代不易是

以禮節之於繁樂節之於過禮繁則亂樂過則淫節樂止淫履之本也

履富貴

素履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當修德而取富貴德富貴也持盈守成恭儉謙讓節用而愛人克己而復禮施而不望報惠而不費財不濫其居不飾其服遇凶年不儉遇豐歲不奢是以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

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則君子當其位行其道不逾越而奢侈不儉陋而乖禮不過淫以聲色不貪暴於貨財絕驕奢去耽嗜貶酒醧色去嫌遠疑濟物利人安民和衆常守謙慎之心不忘忠孝之志道經云知足者富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履貧賤

素履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憂道不憂貧不患貧而患不安貧黔婁之叟蓬嵒之士貧而遂通故賢子夏之鶉衣原憲之桑樞顏子之一簞食一瓢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曾子正冠而纓絕納履而踵決整襟而肘見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下若出金石天子不得爲臣諸侯不得爲友

此致道者亡身養志者亡命此皆貧而樂道者也亦有門栽五柳庭植三荊扣角而歌採樵而詠皆履貧之士也賢者在事載士而歸留犢而去常遠二惑早慎四知士之廉而履貧者也或捨金存實棄貴重言不嫌蝸舍之居而守蓬蒿之室飲水食菜守道安貧悉士之至賢高尚其道孔宣父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命者窮達之分皆自樂天知命而已若好勇疾貧臨財苟得非君子之人欲慕賢哲之蹤則衣縕敝之袍

篳門圭竇者矣

履平

素履子曰稱之用也取之於衡車之行也通之於轍衡平則毫釐不差轍通則轅轂無滯稱若失之於毫釐則權衡不正車若虧之於轅轂則轍跡難通欲稱之平則慎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宜治之於轅轂毫釐不失轅轂無虧則謂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之時用居安慮危履平慮蹶所以禮云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子房素書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士若耽逸遊好財色嗜酒多私則平地生坑坎安處有危亡是以易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故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皆如履薄臨深履平之至也

履危

素履子曰居屯蒙危難之時亦見易象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復見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閡山蒙以養正乃聖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屯之時用利在居貞蒙之時宜利於養正是知貞之與正可以涉危難矣虞舜潛居中冀仁孝之心唯堅周公出征東征忠實之志益盛展禽三黜而不已直道子文三已而無慍辭西伯拘羑里仁德愈明冶長囚縲紲而賢行不替遭匡不改仁聖厄陳不徹鼓琴君子福至不喜禍至不懼不緇不磷潔白之德不彰不渦不表清貞之操彌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聖賢若是所以長思鵾鷄之篇鵩鳥之賦然而履虎尾畏懼愬愬涉險難慎危兢兢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履道亨矣

素履子卷之下

儒志編一卷

（宋）王開祖撰

附錄一卷

明弘治十二年汪循刻本

儒志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開祖撰。開祖字景山，永嘉人。皇祐五年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佐處州麗水縣。旣而退居郡城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多隱沒。是編乃其講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時，始爲蒐訪遺佚，編輯成帙。因當時有儒志先生之稱，故題曰儒志編。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家類中有王開祖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本殘闕，循爲蒐訂而刻之歟。其書久湮復出，眞僞雖不可考，然當時濂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爲名儒，而尊揚雄爲模範，司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揚雄。開祖獨不涉岐趨，相與講明孔孟之道，雖其說輾轉流傳，未必無所附益，而風微人往，越數百年，官是土者猶爲掇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通中說出於子孫之夸飾者矣。循字進之，休寧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順天府通判，所著有仁峯集，今未見傳本，不知存佚，惟此書尚行於世云。

儒志編序

士有起于鄒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之先卓有所知而能自立于世者其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託於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難昔韓退之著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詣不及此而以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亦過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紬繹真見天人性命之理入道勝復之功措之言語文字之間平正精實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

景山舉進士以所如者不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闕略失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譜諜中手自校正間以示予予謂自軻氏之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惟務辭辯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為尚洎及隋唐愈衰愈下徒託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

相望號于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為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為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濂溪者出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啓伊洛者孟氏之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

觀望倚藉而然不以逆代儒宗之所習者為師超然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言皆治國脩身之要見匪扣盤捫燭之為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所見而能為是言哉所恨僻處海隅不能廣其傳於天下撫卷之餘豈勝感嘆循顧何人而足為公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鋟梓以傳而自不知其為固陋也

弘治己未八月中秋日新安汪循序

儒志編

復者性之宅也無妄者誠之原也大畜者道之歸也順者德之施也故君子復足以知性無妄足以立誠大畜足以有容順足以育物知其復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立誠立其誠則能畜德畜其德則能發育萬物而與天地配矣中庸之言推乎人性賛天地而育萬若其原於此乎

誠者成也所以成人也人而不誠禽獸奚擇焉君子處則其身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形容不欺勿不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音容動而不欺慝譖欲其欺朝廷君臣之間離矣哉夫誠者微也誠於心人莫之見也接於物亦莫之見也由入躬而物化之然後見焉及其至也充乎天地之大此其著可知也矣

故放心者莫善於存誠我勿問其所至遠自省而已矣凝目於鼻遊心於帶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則見其存於室行則見其立於輿是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天地之化日月之明四時之行萬物之變皆備於我吾則內充焉聖人之用心如斯而已爾

人莫不知懼而未嘗能懼有人焉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乎此時思其一日之不善者惕然而懼是其心豈異於人哉東方且明衣冠而出視聽之官與物雜往雖驅之蹈乎水火之中而不知避焉其中夜幽室之心已蔽於物矣舜與周公坐以待旦急吾行而不忘也嘗其已旦之時其心與若人豈知天地之相絕哉能勿夜耳彼惛惛者使不忘中夜之心吾烏知其非君子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或曰君子無往而不樂樂必有道乎曰治心曰治心奚本曰毋縱毋拘毋徒物毋追往富貴我自有也敢問何謂毋縱毋拘曰人之心良心也縱則不存拘則不息今有馬日行千里是良馬也一旦作而乘之不施銜轡而欲至乎千里雖終日馳騁不出百里之內焉以東西南北夫其所從之道也一旦捨我鞭策加我銜勒引而約之終日蹢躅雖善千里而不能千里矣是縱者失其制也拘者失其動也制者非人之所謂制也使之由其道也動者非人之所謂動也使之

適乎用也何謂毋從物曰吾明內融如鑑然物過乎外吾非從也至乎吾前則見見則明明則舍舍則勿逐耳無若楚大夫然楚大夫修於人能左手畫圓為規右手斷方為矩目視纍數而口誦訓謨舉楚國以為莫及也及議楚國之政曾不逮乎市人中國之為士者笑之豈不用心於小而蔽於大者乎何謂毋追往曰失則還之復則安之長其義無害其氣拂其偽無亂其志赫然見於往來吁以息又奚益哉速息吾心而已矣何謂富貴我自有曰公卿之爵萬鍾之祿於我外也仁義忠信於我內也有諸內而受諸外曰分有諸內不獲諸外於我何損哉是民之不幸也三畝之宅六尺之軀萬鍾皆備於我已不曰富貴皆吾自有乎孔子曰無入而不自得焉蓋所從樂也我之所自樂者良樂也威刑不能移慶賞不能益耳無聞目無見其大也與天地同和豈曰小補哉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或曰治心之道既聞命矣敢問君子有言養氣若何曰氣勿伐勿枉勿問勿知善養心者善養氣也心動則氣窒心外應

則氣昏耗矣莫不原乎心焉何謂伐何謂枉曰齊人有為士師者獄久不決一旦吏以復告則奮然怒且罵攘臂振首作而大呼將極諸暴而後已法者達乎天下者也獄者彼罪而上致之何與我哉畏刑而無實天下之通情也而怒動乎氣是枉也指乎東則東馳焉指乎西則西馳焉可以無視而視焉可以無聽而聽焉是伐也勿問勿知何謂也曰知者於我治不知者於我勿治也今隣人雞豕吾粟既驅去之又從而詈之甚者擊殺其雞絕其隣是亦愚而已矣君子平其心順其氣與天地四時同其動靜雖天下之物雜至焉能干我哉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學者之言曰性善也情惡也莫善於性莫惡於情此賊夫情者之言不知聖人之統也夫情本於性則正離於性則邪學者不求其本離性而言之奚情之不惡今有人入於放辟邪侈之途指之曰情惡也不原乎放辟邪侈在我則本無有焉執心不正而後入也賢者之於情非不動也能動而不亂耳

或曰孔子門人中問仁者同而答之異夫子亦有異乎曰仁道甚大孔子常居其中有自四方而至則引而內之不以一隅指示量其材而已君子隱顯同其心而曰偶則謹焉豈長人而爲是哉誠所存而已矣天下之心一也不以我之心求人之心尋也

雷莫不復於地惡莫不復於善亂莫不復於治復者本也善操其本者善言人之性也善言人之性者知天下之治亂也知天下之治亂者得復之本也

君子之道始於復成於泰極於夬小人之道始於姤成於否極於剝天地之數止於五故乾之上則亢坤之上則戰勢之使然專固有操而不反者故君子不可不謹

求我之蒙蒙也養正之蒙非蒙也

人皆謂孔子生而不偶世而道不克大用不若得其位可以行其道吾不信也孔子之道見乎六經以至于今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尊卑上下各有分服而循之者循循如也其用如水火人非水火不生其功無窮又豈止一時得位而謂之道大用哉使孔子用於當時則六經之道固不若今之著矣夫得用者其文簡不得其用者其文備使孔子用而爲君堯焉舜焉而已爾爲之臣禹焉稷焉而已爾堯舜之書載行事者二典存焉禹稷之書載夫言者三謨存焉行道之跡傳人口聞人耳凡幾何固知其不廣且備也孔子章乎六經萬世之人飲食承賜之所以生是豈不得其用也耶微孔子吾其失道淪溺矣

夫人又謂孔子賢於堯舜禹湯文武遠矣彼歟君有天下既沒或廟於陵或廟於其或廟於室或廟於周而天下不得而通祀焉孔子既沒乎今舉天下郡邑得立廟而時祀之上至天子北面而行禮焉豈不過於數君也哉嗚呼謂功德過於堯舜孟子得之矣謂廟祠之達通天下得而奉之韓子失之哉孔子之道又豈止得通天下廟祀然後過於數君耶

或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三年反之民大悅居桐不幸而太甲崩爲伊尹者若之何曰率天下成嚴如喪君之禮然後請命于天舉湯嗣之賢

者相之奉太甲列于商廟北面而自悔焉可也曰生也放之沒也奉之禮乎曰禮也蓋吾君也不可以臣處也在伊尹矣為而不可

吾讀周禮終始其間名有經證有方者周公之志為不少矣其諸信然乎哉羅羽刺介此微事也然猶張官設職矣聖人班班歟祚者不禁是天下無禮也後讐而義是天下無君也無禮無君大亂之道卒天下而為亂者果周公之心乎閘於六國熒於秦出諸季世其存者寡矣聖人不作孰從而取正哉吾雖不言孟不依不言也

○周之衰諸侯僭禮由伯禽始也為人臣受天子之禮行乎其邦後雖有僭者難乎問矣次後世之亂隄者伯禽之罪也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是惡夫僭也非頌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也是聖人之微意也其原伯禽受天子之禮樂乎以諸侯而僭天子吾從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是亦何頌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是亦不免乎強也且僖之政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而不能逃其罪抑亦不知其頌何從而興耶夫頌之美者不過文武而已聖人所以列於魯頌者得不亦以其強者哉書終於秦誓亦猶是人莫知之也

○說詩者謂鴟鴞之詩周公載王業之艱難也始於后稷至于文武積數十世而后得天下厥後辟王宜若鴟鴞然夫鴟鴞之有巢勞苦而後全俾勿壞詩之戒是也若推而及后稷以為有嘗天下之心則非矣信斯言也則苟有功德於民者常嘗天下矣說詩者之罪也

或曰武王之為樂而孔子曰未盡善者何也曰

善哉問乎斯古人之猶難言也武王以數十世之仁一朝伐紂變天下之政若自我得之而樂又以武名孔子雖欲善之意後世將曰先王有以武取天下自以為功者是以未盡善也韶不可幾其亦異乎湯之獲矣

或曰四老避秦於商山義不辱於亂世者也漢作而天下歸之加禮不能屈善從其志矣漢欲易太子則于于而來若不相似然何也曰君子之隱知可止耳心豈忘於世哉嗣于天下之大本一搖則天下亂矣天下之民方出諸水火而

又驅之於塗潦忍坐視而不救乎四老可謂達乎義求矛子者也

或曰有扈氏諸侯也啓天子而征之以天子而征諸侯宜曰征而孔子序書曰啓與有扈戰于有扈之野若敵然何也曰戰危事也知有扈之強也不曰征啓天子而失禮也古者天子六卿卿將一帥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嘗躬行也有扈不恭啓失其制故至大戰夏德衰矣孔子甚憂乎

夫達人之憂操人之患捨而求之者鄭伯也[illegible]

居桓之位謂隱終於是矣使宛來歸枋欲取許田木果而隱弑祖弑故孔子原其意而誅之雖假孰謂之假共今世為鄭伯之行者衆矣皆誅於孔子者也而世之士大夫莫之或非跡也否欵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乎之言信也然苗之所以服我者班師而已舜大聖人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臣也奉君命以行師其舉苗猶反掌耳然自以謂克之以威彼必不服意吾德有未至乎何苗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之民不服猶且班師此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之心不以威以威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況以暴用師乎

知仁愛之令者可以為政於天下矣周公之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知仁存焉耳鄭伯之詩曰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杞知愛存焉耳二者之心人皆有之君子所務擇也

或曰三良從穆公以死死非正也求殉者君之罪也從死者臣之罪也逆先君之亂命者後君

之罪也三者均有罪而三子為良何也曰亦志而已矣非良三子也甚哉穆公之以人殉也彼三子者忘大義徇小節其器陋矣豈君子所謂良乎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知所止而止莫吾操也若楚與棘是秦之廷女安止乎非所止而止戒之者至矣夫夙夜無違命者奔婦之道也男子之事君正命固不可違非正之命則可違也亦嘗聞古之君子冠乎兹日加冠于房出立于阼有成人之禮代父之義賓至主人戒賓曰某有子將加冠于首願教之也賓祝且戒之

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至
于再加戒焉三加又戒焉字又戒焉既冠成人
父母莫不欲其壽考也兄弟莫不欲其難老也
朋友莫不欲其受福也以繼正之體從不正之
命傷父母之愛失君臣之義違賓師之訓可謂
士之良乎彼三子者猶賢於搏虎徒涉者耳
嘗聞名者治之本也據天下之會定天下之民
莫先乎正名名不正雖聖不能為也有周之盛
王先是具矣及其衰也慢之是亂之由與也詩
曰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

天下易從也無所視而從則諸侯僭禮大夫逾
制民瀆法雖有刑罰何益於救亂哉
或曰周公作金縢其訓後世之為臣者忠于主
雖命可易焉信乎曰周公教人者備矣於是也
何有昔武王老成王幼管蔡不肖惟周公身任
天下之重也身任天下之重萬世咸賴變不謀
寧焉烏足以為周公乎衛道也周防患也深防
亂於未然其惟金縢乎微是周室其變矣
或曰昔群臣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書序亦
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以天下與人

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之在
位也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不
知舜堯舉舜於畎畝之中授以天下之事一日
以嗣位告則衆且譁雖堯莫之能違也曰我其
試哉民未忘乎堯也舜既理天下之政其膏澤
流於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也
曰我君也堯然後授之以位而去之故曰試焉
非一日之謂也曰堯之試舜也既聞命矣敢問
舜之禪禹不言試何也曰當堯之時洪水逆行
天下愁病帝命禹治之禹由是蹈險阻疏九川

導九河驅蛟龍之屬放諸海汲汲然盡力
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及水功既成民始獲陸
行而宇居禹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
視舜也書曰浚求懋于成允成功惟汝賢子懋
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禹之功被於民也大民之歸之也順不待終試
而天下安之矣舜授位而去然尤慮天下之議
也巡狩於外以避之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此
之謂也夫聖人之用也有跡無跡則亦不免乎
天下之議也

或曰齊桓城楚丘何以不與也曰僭僭則如何曰在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匪直猶不正也塞淵者不違乎禮也天子之馬三千備國用也而諸侯有之自僭也曰爲齊桓者如之何則可曰狄人既逐請命于天子城之天子城矣請命于天子封之則曰天子城楚丘以封衛而桓仁在其中矣孰謂桓不知禮哉詩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于成王夫城必命于天子而經營四方者諸侯之職及其成也必告于王

或曰堯憂洪水求治于四岳四岳薦鯀不得已曰試可乃已柰何以天下之命試人也鯀卒不成功殛死夫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二者必有一於是曰是舉得也當堯之時洪水泛濫中國下民昏墊四岳薦鯀度其可施於水非論行也堯從而用之急民之患也當是時禹以父微堯安得不用鯀哉九載績用弗成責成云爾謂之無功不可也其罪也非專罪于水也使其功成則免矣及禹之興其用力少而成功疾因其利也禹得水之性鯀失水之性故其功異爾禹之前無鯀堯其舍之乎

昔者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後世吾不覩其彷彿焉非獨不能遜而又設穽於道者豈不哀哉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湯伐桀先伐葛伐韋伐顧然不悟而後放之武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觀兵於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於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之志也討其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達人之惡利人之位者人亦利其位

天子都洛陽言者曰斯不足據雍之固也鄙哉齊東野人之論也天子以天下守諸侯以一國守天子而守固何以示諸侯之大乎使天下之兵來環王都是雖有固將孰守之夫洛邑天下之表也四通八達貢賦均焉有道者足以垂鼓而朝諸侯中君則無所恃而修德亦戒之大者也

物莫不寧於泰然泰不久也而否承之故處泰之時而上之人不能制法立度未有能久者也夫制法立度非以新一時之耳目也所以久泰

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時則成王其事則周公其功則年七百而世三十非唯天道亦人事也後之有天下者豈不逢其時哉然而不能久者失乎制法立度也夫城復於隍而後欲其有爲者吾未見其能濟者也

治天下之道復則安變則危不可不審也湯武之於天下其善復者乎天下之人不覩吾所爲者故其道不謀而成也不善復而變之者莫愚於秦使天下之人嘩然以議紛然以動議而且

動則民去其上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春秋之義有飾詐逃惡者聖人從而覆之覆之滋見之耳齊侯滅紀紀侯未有聞焉患諸侯之譏也葬伯姬以文之春秋書曰齊侯葬紀伯姬數也一室之中不可揜執謂天下可揜乎哉

或曰周公攝政七年而天下大治使周公居攝而不幸成王崩周公者宜如何曰奉叔虞曰叔虞非所命也周公代之如之何曰惡是何言也聖人不處疑而成謗如處疑成謗則天下之謗者籍其名以起蓋天下之亂者未有無名而起

也以周公代之則是處疑成謗也處疑成謗斯謂之周公乎曰聖人以率天下之心使天下由我而寧雖疑且謗何傷曰非以疑且謗不可蓋義不可也武王之處我也乃所以命我也武王豈不知周公哉然君而立子天下之大命也惡後世之亂也蓋不敢私也若曰孺子不若旦使旦左右之亦無異乎旦之臨吾民也周公亦以爲然耳若之何求天子之位而後康天下之民哉

天不能以禍福告人以善惡告之而已善則以

興不善以亡使天下覩斯擇焉故曰告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人有苦烈寒則嗟曰吾廬不足以禦風雨衣不足以被膚體吾何貧困至此極矣遇酷暑則無嗟焉曰固也其氣則然非樂暑而慼寒暑則舉天下共之寒則私也爲政者能推此道則天下無怨民矣

復讎之言起於六國之時非生於王者之世也天立之君以持民之生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爲吏而賊民者戮三者皆由上出未有俾之自

治也聖人之言主於治不主於亂而復讎者民自治也民自治而無君也烏有上無君而下胥特以生哉吾故曰復讎之言蓋出於亂世處士之言非聖人之言也

或曰民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歟曰然是則君與父等也今齊人有慢楚人之父楚人亦慢齊人之父齊人慢楚人之君而楚不慢齊人之君何也曰楚人之君視其民鞠育仁愛之心亦若齊人之視其子乎曰否否則求其報也奚得哉有民而不愛非吾君也辟如行路之人為行路之

信志篇 十七

復讎是亦必無而已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夫不施於人而人報之者未之有也

才也治不才能也治不能分則然也今才也治不才責其不已若能者治不能責其不已若是之謂以已望人以已望人則分相似也烏用君師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夫天固佑民而作之君師非責民而責之也

古之聖人起必曰受天下不曰取天下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文王之謂也

已矣乎吾不得而見之也昔者虞舜之朝勞者遜功賢者遜德故天下之人化之畊者遜畔於野者遜塗商遜利於市工遜技於肆下莫不興遜以事其上已矣乎吾不得而見之也夫上興遜則下德厚故君子入其朝觀百官之有遜者不問其國治矣

其君殘賊於天下故不得已而伐之者湯也誰殘賊之人吾放之其志不有乎天下也天下之人歸之其心赧然不自安願得夏之賢子孫奉之治天下而不可得也伐暴吊民得天下莫若湯可也

信志篇 十八

壽者以得其正命者也不得正命雖壽猶夭也

或曰子路在衛結纓而死正乎曰正則吾不知也衛亂子路可以無死死而結纓惜乎在不正之後也不正之正君子不由也

齊桓之强莫大於葵丘之盟莫多於五禁之辭其然事也曾微一言事天子於京師是約諸侯以自尊也人曰齊桓會諸侯尊王室吾不信也

○竊天位者之於天下也惴惴焉惟恐人之一蹙而覆已也人常曰小人得志小人豈嘗須臾得志哉

或曰夫欲取之必固與之然則與之者取之始也惟聖人能知與爲取乎此非聖人之心强國之道也古者聖人之於民也必固與之非有以取之也吾所養而不與之其誰與之云耳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彼其所以懷者性也非報我也伯者之民常與而取之惟恐其不至且入怨之所由與也聖人之心其猶是乎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亦曰養之而已耳豈曰取之云乎

舜爲天子盡得天下之善言者無他審忘吾勢

而已昔者居雷澤今也廟廊之上昔者野人相與游今也南面而朝諸侯其居處禮制則異而其氣則同也人何憚而不盡言乎

聖人藏用於言表而使後世達者自得之非自得而指之則惑惑則亂亂則不智莫大焉

或曰文王爲西伯太公伯夷天下之元老相率而歸之其心同文王建一善謀行一善制一老相與佐之其心亦同思救天下之民也不啻如出諸水火武王伐紂太公爲之將於天下已歸周北面而受封焉伯夷獨以爲不義不食周粟

而死其心若不同何也曰紂之殘賊天下仁人之心危若綴旒然太公相武王惟恐天下一日不得武王也思救天下之民也如此伯夷自謀曰武王之佐有若旦望有若君奭南宮适有若散宜生虢叔居其左右前後不少我也吾亦何爲哉吾其救萬世之民乎於是非武王而去之武王猶非况不至武王乎其救萬世之民也如此故去就于周者異所以救民者同是二老之心一也

或曰伊尹畊於有莘之野始也三聘而後起終

則五就桀桀不用就湯亦如之義若不同何也曰古之以道自任者舉若是也始也不應聘大吾用而已非忘天下也大吾用者尊吾道也吾之道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存乎己吾欲不自尊如堯舜何及其出也不敢有己急吾救民也民之病甚則吾不可一日無君也故雖不同其用一也

或曰齊侯攘狄而封衛可謂仁矣齊侯之仁見於詩孔子定詩宜列諸齊而反列諸衛何也曰斯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蓋孔子不與齊侯

之封也封衛齊侯也詩列諸衛以見齊侯之仁
在衛而不在周也苟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
○孔子過師冕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有人
曰某在斯某在斯曰是相師之道也使天下之
人無所見者皆知所從是孔子之心也孔子之
心汲汲乎救天下吾於師冕見之矣
秦國之危久矣蒹葭之詩無以固之國人剝焉
其存十餘世非勢也幸也由始皇而上幸而敵
國者存焉使速得志亦速亡而已矣
吾於成恒見君子之出處矣君子之處也君下

之不敢有君之已求及其出也君之已用不敢
有臣之已用君不敢有也故能成其道臣不敢
有也故能成其業
詩者下民之情而君子述之者也民之為言也
暴君子之為言也順知夫詩者君子之愛夫君
也
天之立君以養人也非使之掊天下以養己也
古之王者賦於民不過什一其外不敢一龠以
取諸人故君之於民常足矣後世取於民無制
無制逆氣也逆氣養己己暴又從而誅戮之由

是上下交不足而國亂夫天下之亂未有不由
民不足也
田不井盡國不封建使民病也久矣無濟天下
之心者莫能復也嗟乎吾讀其書矣未行其志
也今有大有為之君得三十年可以定矣天下
十師使自近者始一年平之二年教之三年用
之又轉而之他亦然百里之國擇其君授之以
制俾往為之治吾國安吾民利吾子孫為有不
盡心者乎一師三年十師三十年吾見文王之
道行乎今矣吾嘗終夜以思不若旦日行也詩

曰有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錢天下之籍廟祀乎孔子加以王爵北面盡禮
以見之曰是嘗明吾君臣之禮序吾父子之親
憲吾治天下之法厥德茂焉蔑有過之者矣斯
言得其宜使奇亂者不得行其間而世有佛老
者乃夷貊之道其為法排吾君臣之禮瀆吾父
子之親亂吾治天下國家之法其祀徧天下而
其徒伍乎民而上之人乃舉天下之人祀之益
嚴以恭又何反也
天下有三疾死喪不預焉吏暴而政惡一疾也

賦重而役𣪠二疾也詔令數變民無信焉三疾也

諸葛不知道孰謂知道乎枉不邪曰無畏寧尓也即其長而帥之弗我有也不動小利不苟小得曰無赦人綏中國也其志大矣當其未出也三訪而後應得伊尹之心焉任天下之重小丈夫者焉能之乎功未成而死匪人也天也

仁者之兵養於天下其次養於四隣危國之兵養於邊鄙

君子之德莫原於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

我之膚髮則愛之他人膚髮則不愛我之飲食則用之他人飲食則不用是謂不知類我之妻子則愛之他人妻子則不愛我之知識則與之他人知識則不與是謂不知恕

知夫詩者則知人之情知人之情則知人之性知人之性則知物之性知物之性則知天地之情矣

性而不來者其周公乎周公不可得而見也得見孟子斯可矣孟子吾不得而見也得見董子斯可矣董子吾不得而見也吾竊求諸人也詩云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聖人有與人同者是亦與民而已矣

仁人之兵天下無敵焉謂之天吏然而命之代暴除亂者天也伊之為人為善者天乎哉天能與人時不能與人道

膠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輪不能致千里之遠拘膚膚之論者無通變之略持規規之見者無過人之功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尭有黜陟之法獨其法存焉尭有未嘗用也或曰何謂也曰尭得天下賢能而官之使之不肖者不與焉雖有兇惡在其間亦莫敢露其鋒則黜陟何施哉蓋法不可不著也

讒言之與猶曰君子無信焉而愷悌者君子之善名也讒言可畏如此

君子之取人也不以其善掩其惡不以其過掩其功是故孔子稱管仲以仁而又曰以小器夫稱之以仁者美其一時之小功而目之小器者責其終身之全善也如孟子稱伯夷以清而又

日之以隘夫稱之以清者兼其得聖人之一節而用之以隘者責其有所不通也

爵祿天也不可以無分惟王者親戚則可以得之是亦有分也詩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鶉微物也不可以無分得況其大者乎詩云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庶民之親以乾餱況天子乎吾之養天下者大推而及其親者小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斯可以無分得是亦有分也

或曰異哉生民之詩過也曰何謂也曰詭也曰義哉子之為詩也詩之辭末也志本也志之所之辭或過焉其歸正而已詩曰生民尊祖也信矣告始生而神明者辭也吾祖嘗有大功於天下我推以配天者志也在他人則不可在周之子孫可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達哉孟子之言詩也今之祖考有茂勲於國則為之述曰天命我君澤斯道於民此所謂天實諄諄然命之乎天固俾吾君為之乎

燭東之者莫若隨之者見之明矣爽為之者不

若觀之者之詳也人之智長於人短於已求人之是非易求已之是非難李翱曰凡罹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必明已私而他人公也

或曰商之有頌何也曰聖人存一意而有三益矣何謂三益曰大商祖之德一也與紂之不懺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志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是也曷謂與紂之不懺曰憫廢也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志曰存商也

毋苟安而學也志求諸道毋苟卒而名也志輔諸教毋苟祿而仕也志安諸民君子志斯三者則可立於身而寧於親也

堯舜之仁未必不用刑也蓋有恩以勝之桀紂之暴未必不用恩也蓋有刑以勝之恩勝刑謂之仁刑勝恩謂之暴仁暴之分在恩刑之相勝耳

堯之朝四凶黜非一舜之力也蓋賢者衆焉耳

紂之朝三仁黜非一崇侯之力也蓋邪者盛焉耳

舉天下知孔子之言而不行孔子之道是不知孔子之道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既不能

有之焉能似之哉

吾觀孟子有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之說則知神尚有責況於人乎夫為人而無責則是無恥也無恥斯禽獸夷狄矣

或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不亦樂乎曰中有樂乎耳非樂乎有天下也樂養天下也昔虞舜起畎畝之中居堯之位罷朝則鼓琴愉愉如也非樂為天子也道無負於天德無慙於民以道德樂乎中是也以位樂乎哉曰然則舜無憂乎曰當其未得天下之善言則憂不得既得之又何

憂哉

聖人之治天下也時莫重焉生民之本也時之授於人天下之大務也故廢時者受上刑古者時令莫若豳詩之備也文武之上世世享天澤有先是具也故有司歌之以貢于上上之人潤澤以布乎天下天下有不足於衣食者吾不信也周公雖往其法存焉無所樂而不為書焉用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傳有之曰古者建國諸侯必待天子命教然後為學非禮則然是漢之陋儒之言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未有不先教而后治者也學者國之大本教者國之大務諸侯受命於天子天子錫之土告之曰至尔封無忽尔教予則大賚汝如是曰必有命是妄也教如飲食人待以生而曰姑待天子之命而後進之可乎諸侯受封於天子有待命而後為之者有不待命而為之者備甲兵討有罪此待命而後為之者也立學校正法度此不待命而為之者也詩云王親命之纘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尔位

詩之說刺為可救也不可救則詩不作矣天子下堂見諸侯自衛頃削諸侯日強王之所存者名尔孔子不吾正誰其正之栢舟之詩衛作也孔子列於鄘鄘不與衛之并諸侯所以存王命者也衛有二國明主在上不得有之信義也春秋齊侯城楚丘而不書齊詩實衛而曰鄘其義一也

或曰治天下者教民而不從豈不勝其欲乎曰教之速其成猶不教也不教亂也教之速其成亦亂也教之勝人猶藥之勝疾今以一年之藥治積歲之疾疾不間曰藥不勝疾又從而廢之

雖有角鵠無所施其能矣夫一日有所行欲變
天下之民民猶未及知之又從而廢之曰數不
行也其可乎夫欲勝之必固正之亦在久而已
矣

或問諸侯死社稷是則諸侯守社稷之士而不
可失失之非也而太王居邠狄人侵之遂遷于
岐山之下居焉可乎曰是不然吾知其請命于
天子矣故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夫來朝者是請命而來也不然特不
勝其謗矣又烏得為賢也哉

知進退識時變臨物而不惑者其惟申屠蟠乎
太學之興也士之盛也莫不振衣引足願居其
間吾獨指秦以為病焉及群黨坐于微林之中
我獨優游乎外人皆以妄死我獨保正命以沒
可謂獨立君子達吉凶之命者也使若人而生
於秦其智足以自然秦能驅而害之乎

孝莫大於格親之非父母有過子之諫也三不
聽則退慕退省不敢怨非成已也成親之善也
罪莫大於親之惡世之為人子者親之有過不
敢諫又從而逢之曰我安親之心故不欲拂其
所為今之所謂孝行古之所謂逆德也

元首股肱一體相須而成若尊卑之禮名位之
迹所謂分也非上下之心也古之所謂君臣者
或相歌頌或相稱德御下者不敢有其尊奉上
者不獲懼其感道交而心接朝廷之間至和樂
也法家者起於亂世其御下也梏而後已堂陛
之間一從而千里也君居上而不交於下臣在
下而後懼其亡故其心無感而通焉易曰天地
不交否

齊桓之言無過桀信斯言也若有意於民推而

廣之然而不大者未之有也知其一而不知其
他故若是之翠翠乎

作白駒之詩者其知賢者之志乎士挾於己者
至貴也萬鍾於我至約也捨至約以易至貴易
難也然而不為者上之人怠豫爾其詩曰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夫推至
約之祿以易至貴則其人可寶用也可寶而莫
吾寶是以有遠心焉

武王伐紂以箕子歸作洪範比商而受教焉立
武庚用微子啓其心不敢私其天下也厥後殺

人而代位亡國之子孫曾不敢保其亢是亦何心哉

能致衆力至勞而用至約者百工之事也能致約力至逸而用至博者君子之道也世之為教者曰我善治吾簿書也我善督吾財賦也我善勞吾躬以從事也是百工有司之事也今之所謂善政古之所謂人役也故君子會其宗推其綱問其所宜不問其所成察其所歸不察其所行是謂大成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今為百工有司之事曰我善於此難乎與言大成也

函君變風之本者善變也其不變者悔也悔而不正不若不悔之正也故繼之以小雅焉小雅以復久而不憤則大雅從矣大雅復則頌聲作矣其節然也此義也所以為戒也

或曰孔子周行天下歷聘諸侯欲行道也欲行道而亟去何也曰上則過之不以禮下則道不行如是而不去則是干澤也謂不可與有為而不見則是悶世也日月逝矣不行何俟詩云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而止蓋飛者度其所集也翽翽勞也止其志也飛非其志也亟去豈孔子之心哉不得已也

君子之與人也弗信其始吾歸其善而已矣彼周公曰吾坐以待旦將有為也彼盜跖曰吾坐以待旦將有為也有為君子之所與也治人殺人奚從而與之其坐也同其作也異君子亦觀其坐作而已矣

春秋之臣欲強其君而弱冏其猶敺其祖以拜其父也如之何勿思

魏晉之世君子之隱者披深林坐幽谷之中編木膚而衣之茹草實而飲澗泉睨在位者不啻

若寇讐不亦甚矣吾黨之隱者異於是覩斯時也遇斯人也言不行則言隱知不行則知隱不可與有為則以其罪行人不知其罪於人也是吾黨之隱者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隱也

○養天下者樂莫大焉以天下養者愛莫大焉甚哉在上者下養其下非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在下者不出力以事其上亦非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交相養也上下交相養者天理也而言我有德於彼何哉

比親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諸侯以為已

歸者聖人躔以之歸也天子者諸侯之父也而諸侯者其國之父也其國之父既歸其子矣與適我秦猶發天下之國罷諸侯壞井田之法民不知事其父焉有能事其祖者乎治天下者不足誅雖夙夜論其末矣補我

君子之為善善之久子孫有時而惡焉小人之為惡惡之久子孫有時而善焉故孟子以五世云爾

或曰今之所謂繫辭果非聖人之書乎曰其源出於孔子而後相傳於易師其來也遠期間矣

墜而增加者不能無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若此者雖欲曰非聖人之言可乎其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幽贊神明而生蓍若此者雖欲曰聖人之言可乎凡學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道之充者須時以用之物之穉者須澤以養之須時者養人須澤者養於人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天下治則諸侯無詩世儒謂詩不興於上古之世吾不信也夫詩生於民民樂而後有諷刺與焉諷刺者詩之變也有民則有情有情則有感有感則有詩政之情通以詩詩之情將以樂且上古為琴為瑟而樂已成矣豈無詩也哉

或問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果其然乎曰是不然也蓋契之生日乙鳥至爾所謂履帝武者履高辛之跡而行事爾果曰其然不然於怪乎

○或曰廉恥一旦可責乎曰廉恥之道在素養之使之自循然後責之遷繩之以法則不勝其

責矣曰貪吏害民庸民擾衆奈何曰吾之言非謂皆不責也彼固貪君之祿役使民上久矣焉可無責也固有不待教而誅者第責之有道焉苟不以道驟責天下之吏執不可勝矣

天下為盜成括者固多豈盡殺其軀哉其亦宰免於世

天下一物也天下一物者以犬豕待其親者也廢禋祀忘君師非禮樂文章以為不足法率其類獨從乎無治之國以須死者是佛之道也內則耗竭民力以豐己外則張皇禍福以惑天下

悉衆病古之大奸巨惡未有甚於此者也吾上
之人視其病不息之而又益之豈不哀哉
莊周之爲道一物也一物則天下未嘗有理焉
不仁者莊生也今有人將加刃於人而問之曰
殺丈乎殺杖乎有曰已之若何有曰不得已殺
杖者君子猶以爲順也有曰殺爾丈杖奚擇焉
君子以爲無親矣殺一杖丈而無擇君子猶以
爲無親有親刃擁人與豕而問之曰殺人乎殺
豕乎有曰殺爾人豕奚擇焉所謂順乎人與豕
無擇則天下一

或曰吾儒之學何如曰奚以明歟由孟子以來
道學不明哉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漸
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
哉

儒志編終

附錄

儒志先生學業傳

皇祐賢良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少
敏悟書經目輒成誦勤篤廢寢食初習
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三
甲進士第洪氏登科記云是年應制科
者十有八人宰相不曾留意取士寡論
考官只放一人過閣下試六論賢良道

考君中選及對策又黜之是年制科並
不取人景山憮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
縱觀經史百家之書攷別差殊與學者
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
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其所著書多不
傳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首
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誠之原又曰
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便

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
矣旨意若此者衆君子評其爲知德之
奧寂未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
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
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
已哉是其自負豈淺淺者當慶曆皇祐
間宋興來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
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

道學二字著之話言此永嘉理學開山
祖也不幸有則亡之嘆後四十餘年伊
洛儒宗始出從游諸公還鄉轉相授受
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

紹熙一年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永
嘉後學陳謙撰

儒志先生像贊

公諱開祖字景山登皇祐癸巳鄭
獬榜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出
佐處州麗水縣既而不樂退居郡
城東山設塾倡鳴理學於濂洛未
作之先講下常數百人年三十二
而卒學者尊之曰儒志先生爲永
嘉道學開山祖著儒志一編以貽
後人及之曾借爲序因拜公遺像
景仰高風敬爲之贊云

溫乎其容淵乎其中含英萃精玉蘊金
舂藹然正大光明之氣倡爲理學道統
之宗著儒志一編而首言復性對賢良
三策而致力厥衷試秘書而才猷允懋
寄民社而治績允隆倦從事恬退東山
之麓闢來學大施時雨之功其生也時
當濂洛未作其没也年若洙泗令終遽
是宜二學主祠尊爲先賢之首位名與

斗山而並崇也宋乾道壬辰春知樞密
院兼知政事同里許及之拜書
陽春其盎良玉其温扶輿所鍾靈靈渾
渾東山講道學者是尊嘗伊洛之未作
承洙泗之淵源杜濂邪路闢皇極門儒
志一編闡道之原賢良三策衛道之垣
功扶世教澤裕後昆使天假年安知其
不知聖人之幽閫也耶元泰定丙寅夏

五月望後三日承議大夫海北海南道
肅政廉訪使後學王都中謹書

永嘉賢良王公遺書跋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
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乾
淳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
王公景山日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
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
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濬斯
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
自是嘗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
皆以爲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
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嘆惋久之茲過
永嘉拜友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
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墓文
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

迹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戲慶
曆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欺我哉
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
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奪
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
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
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
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

而遽卒庸非天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償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爲人後志其寡陋識于篇末而翹翹望焉洪武庚戌春三月甲子翰林院國史編脩致仕

眉山蘇伯衡識

胡子知言六卷

（宋）胡宏撰

附錄一卷疑義一卷

（明）程敏政輯

明嘉靖五年正心書院刻本

知言六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紀。已著錄。是編乃其論學之語。隨筆劄記。屢經改訂而後成。呂祖謙嘗以爲勝於正蒙。然宏之學本其父安國。安國之學雖出於楊時。而又兼出於東林常總。總嘗謂本然之性不與惡對言。安國沿習其說。遂以本然者與善惡相對者分成兩性。宏作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其所謂性無善惡。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指名其體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云云。朱子力詆其非。至作知言疑義。與呂祖謙及宏門人張栻互相論辨。即栻亦不敢盡以其師說爲然。其論治道。以井田封建爲必不可廢。亦泥古而流於迂謬。然其他實多明白正大。足以闡正學而闢異端。朱子亦嘗稱其思索精到處殊不可及。固未以一二瑕疵盡廢其書也。自元以來其書不甚行於世。明程敏政始得舊本於吳中。後坊賈遂有刊版。然明人傳刻古書。好意爲竄亂。此本亦爲妄人強立篇名。顚倒次序。字句舛謬。全失其眞。惟永樂大典所載。尙屬宋槧原本。首尾完備。條理釐然。謹據其章目。詳加刊正。以復其舊。其朱子疑義各條。亦仍依原本。別爲附錄一卷。綴之於末。以備考證焉。

知言六卷宋儒胡宏撰書中論性不入于禪
論說直與孟子同自醇正為理學指南孟子
云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學者宜合看胡
子通之矣阮元讀

胡子知言序

門人廣漢張栻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

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稾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栻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孟子始道性善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与聖賢之意異乎栻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
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
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恐學者之惑而莫知所
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
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譸張
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
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
霄壤之謬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焉
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
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
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
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誠
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
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
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苟乃不得其
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
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栻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
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于同志不
韙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觀其書
而秘閣所藏亦無之恒以為恨因編求之四方三十
年不獲見弘治己酉春南歸過姑蘇遇楊君謙儀曹
談及之君謙云嘗見之崑山藏書家許轉錄之久未
得也族姪文杰有事三吳乃委之而得諸陸氏上有
篠堂閣書印蓋故張節之憲副所藏者其間亦多錯誤
遂手校一過別取吳文肅公真文忠公二跋實其首錄
從凡書之見于朱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
而自為一卷又取文公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為附錄
一卷蓋欲使志于學者得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去
取也竊觀胡子之書有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
欲陋文公先生嘗誦之以警後學然則讀是編者要
必以此言為準而後庶幾有所得乎新安于尹于侯
文遠之子應見予之惓惓于斯也為刻梓以傳焉亦可
謂知學向義者矣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春二月上日
新安後學程　敏政　謹題

胡子知言目錄

第一卷
天命　修身
陰陽
第二卷
處窮　往來
仲尼
第三卷
文王　事物
紛華　[illegible]
第四卷
一氣　義理
大學
第五卷
復義　漢文
第六卷
中原

右五峰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儆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誦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與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爲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税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新安後學吳儆書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爲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黑白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眞蘂示余敬拜而書其後浦城後學眞德秀識

胡子知言卷第一

天命

胡子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
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
之進退
王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學校起於鄉行財出於九
賦兵起於鄉遂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生刑輕則易犯是故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
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縣然後民知所
避而風化可興矣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
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其
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
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釋氏乃為厭生死苦病老然後有取於心以自利耳本
既如是求欲無弊其可得乎
爵位儀章德之飾也有德則為等威君子之所欲無德
則器物而已矣君子賤焉

陰陽之升降邪正之內外一也是故仁者雖切切於世
而亦不求之必行也
寒暑之始終天地之始終也
拘於耳目聞見者衆人也無典章法度者釋氏也安得
其心徧該流通與論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
一裘葛也于冬之時舉之以為輕逮夏或舉之則不勝
其重一絺綌也于夏之時舉之以為重逮冬或舉之則
不勝其輕夫衣非隨時而有輕重也情狃於寒暑而亂
其心非輕重之正也世有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
德而不知覺者亦若是而已矣孰能不狃於情以正其
心定天下之公乎
見善有不明則守之不固或攝於威嚴而失之或汲於
情恩而失之或亂於精微而失之或汩於末流而失之
偉哉孟氏之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
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
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
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
本諸仁義也偉哉孟氏之子
義者權之行也仁其審權者乎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
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
飾之以辨傳聞襲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道之置諸茫

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
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徵其行則
顛沛濡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己外不失成
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自反則裕責人則薄君子不臨事而怨己然後有自反
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
也油然乎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
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釋氏直曰吾見其性故自處以靜而萬物之動不能裁
也自處以定而萬物之分不能止也是亦天地一物之
用耳自道參天地明並日月工用配鬼神者觀之則釋
氏心之為丈夫矣其言夸大豈不猶坎井之蛙歟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萬物備而為人物有未體非仁也萬民合而為君有一
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天
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修身

胡子曰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
于庶人一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
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
妄而已矣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為己私也天道有消
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
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
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為哉夫欲
以人為者吾知其為邪矣
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仁者道之生也義者仁之
質也

未能無欲欲不行焉之謂大勇未能無惑惑不苟解之
謂大智物不苟應務盡其心之謂大仁
人而不仁則道義息
強暴感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
終者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存神神存天地之間頤其
命勿絕滅之而已矣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
也興廢者天下之常也絕滅者非常之變也聖人制四
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
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
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

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下之分然非後世抑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祀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甚秦郡縣天下然後及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内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離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王尚然況其下者乎是以等威不立禮義難行俗化衰薄雖當世興廢之常而受絕滅之禍也其為不孝孰大焉悲夫秦漢魏晉隋唐之君真可謂若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也是故大易畫制必建萬國而親諸侯春秋立法興滅國而繼絕世

義有定體仁無定用

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時無窮事萬變惟仁者為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權數智術用而或中則成不中則敗其成敗係人之能否而權變縱釋不在我者也豈不殆哉

天命不已故人生無窮具耳目鼻口手足而成身合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成世非有假於外而強成之也是性然矣聖人明於大倫理於萬物暢於四肢達於天地一以貫之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是故成己成物無可無不可焉釋氏絕物遁世棲身沖寞窺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遂以此自大謂萬物皆我心物不覺悟而我覺悟謂我獨高乎萬物於是顛倒作用莫知所止反為有適有莫不得道義之全名為誠心見性然四達而實不能一貫展轉淫遁莫可致詰世之君子信其幻語而家之孰若即吾身世而察之乎

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萬物生於天萬事宰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氣經緯乎其間萬變著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鬼神而何

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之劉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之嬴秦）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學進則所能日益德進則所能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亡矣

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所以為聖也

造車於室而可通於天下之塗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覩乎此而反求諸身乎是以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陰陽

胡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自三而無窮矣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

小道任術先其得後其利智巳而愚民者也聖人由道而行其施也博其報也厚其散也廣其聚也多貪慾不生而天下通焉

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淫慾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守而勿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慾者非陋庸人而何

災祥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高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徙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天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規是宜以自省也仁義根於吾身是非明於吾政雖四海沸騰三光淪沒亦不足畏也已若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

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化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井法行然後智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

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繆彈其人之佞而止巳求其大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道可述不可作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三王述之五伯作之其功德可考矣

深於道者當用物而不爲僕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及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淵源無窮故施於民者博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於一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豈其然乎

善為天下者務弭兵兵刑之大者耳雖漢唐盛主禮樂廢缺法令專行是兵常興而未嘗息也紀綱如是而欲

有三代之文章其可得乎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超乎見聞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惑矣惑則茫然無所底止而為釋氏所引以心為宗心生萬法萬法皆心自滅天命固為巳私小惑難解大礙方張不窮理之過也彼其夸大言辭顛倒運用自謂至極矣然以聖人視之可謂欲仁而未至有智而未及者也夫生於戎夷亦間世之英也學之不正遂為異端小道惜哉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覩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巳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導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者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見乎

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固其理也老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以不爭行之是舞智尚術求怙天下之權以自私也其去王事遠矣

時之古今道之古今也

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大道廢有仁義老聃引知道者也

知言卷第一

胡子知言卷第二

好惡

胡子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志仁則可大依仁則可久

仲尼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謂盡心矣天即孔子也孔子即天也釋氏無障礙而事欲不能不踰矩吾知其未見心之全也倡狂妄行而巳

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之君子之遊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遊世也以利勢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

一嘘吸足以察寒暑之變一語默足以著行藏之妙一往來足以究天地之理自陋者不足與有言也自小者不足與有為也

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識習然後能能然後用用無不利惟樂天者能之

有之在巳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

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氣有性故其運不息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有是心則有知無是心則無知巧言令色之人一失其心於浮偽未有能仁者也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
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是君子之所欲有求之而得
者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不得者命有定矣信而不渝
然後能為君子

有為之為出於智巧血氣方盛則智巧出焉血氣既衰
則智巧窮矣或知功之可利而銳於立功或知名之可
利而進以求名或知正直之可利而勉於正直或知文
詞之可利而習於文詞皆智巧之智也上好恬退則為
恬退以中其欲上好剛勁則為剛勁以中其欲上好溫
厚則為溫厚以中其欲上好勤恪則為勤恪以中其欲

上好文雅則為文雅以中其欲皆智巧之巧也年方壯
則血氣盛得所欲則血氣盛壯遇欲失則血氣挫折消
懦而所為屈矣無不可變之操也無為之為本於仁義
善不以名而為功不以利而勸通於造化與天地相終
始茍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

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其遺言猶龍之蛻猶虎之皮用其
文章猶足動觀聽況能充其蛻復其皮得其精神以設
施於天下其撥亂與治如反覆手耳不得其道與天下
之人角智力者噪噪乎殆哉

有聚而可見謂之有者知其有於目故散而不可見者
謂之無有實而可蹈謂之有者知其有於心故妄而不
可蹈者謂之無

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蹄雖有猛士莫之敢
攖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
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
而不入也

知幾則物不能累而禍不能侵不累於物其知幾乎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
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自觀我者而事至而知起則我之仁可見矣事不至而
知不起則我之仁不可見也自我而言心與天地同流
夫何間之有

處己有道則行艱難險厄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
不能堪而忿懥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往來

胡子曰或往或來天之所以為道也或語或默士之所
以為仁也或進或退臣之所以事君也或翕或縱兵之
所以為律也或弛或張王之所以化成於天下也

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
之身為一塵剎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
者至不仁也與區區於一物之中沉惑而不知反者何
以異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

即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真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釋氏見理而不窮理見性而不盡性故於一天之中分
別幻華真實不能合一與道不相似也
當爵禄而不輕行道德而不舍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禄之臣是人也名得
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禄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
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位功
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
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
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有善行而不仁者有矣未有不仁而能擇乎善者也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性之質也因質以致
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萬
物有有父子之親者焉有有君臣之統者焉有有報本
反始之禮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災恤患之
義者焉有有夫婦之別者焉至於知時禦盜如雞犬猶
能有功於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為類何也以其不
得其全不可與為類也夫人雖備萬物之性然好惡有
邪正取舍有是非或中於先或否於後或得於上或失
於下故有不仁而入於夷狄禽獸之性者矣惟聖人既
生而知之又學以審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德合天地

心統萬物故與造化相參而主斯道也不然各適其適
雜於夷狄禽獸是異類而已豈人之道也哉是故君子
必戒謹恐懼以無失父母之性自別於異類期全而歸
之以成吾孝也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
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形其性則異察
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惇敘五典庸秩
五禮服是者彰之以五服違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
物各得其所此人之所以為天地也
目之所可視者禽獸皆能視也耳之所可聞者禽獸皆
能聞也視而知其形聽而知其聲各以其類者亦禽獸

之所能也視萬形聽萬聲而兼辨之者則人而已觀形
色而知其性聞聲音而達其義通乎耳目之表形器之
外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斯矣斯道不明則中國冠帶之
君有時而為夷狄楊朱墨翟之賢而有禽獸之累惟安
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君子居安佚之地當安佚
之時戒謹恐懼不敢須臾怠者以此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行驚眾駭俗之事常中小人不
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眾駭俗之事必其
無忌憚而然也昔萬物存天地謂之正情備萬物參天
地謂之正道順秉彝窮物則謂之正教
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或知之矣發動不括進退無常妣

道精義未嘗須臾離也賢者之行智者之見常高於俗而與俗立異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見常溺於俗而與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不與俗異不與俗同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離也參於天地造化萬物明如日月行如四時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

仲尼

胡子曰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季路而見焉或曰何謂也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賢美矣孔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進之以仁也季路終身誦之力行乎仁矣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至哉斯言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顏回欲罷不能未至文王純一不已之地孔子所以惜之曰未見其止也止則與天為一無以加矣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為外無主於中而主於言言有不勝則惑矣而心有不動乎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為本以果為行一身之氣有時而衰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身為道處物為義氣與道義同流融合於視聽言動之間可謂盡性者矣夫性無不體者心也孰能參天地而不物闕百聖而不惑亂九流而不繆求富貴而能約遭貧賤而能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繁縟而不亂乎

人皆有良心故被之以桀紂之名雖匹夫不受也夫桀紂萬乘之君而匹夫羞為之何也以身不親其奉而知其行醜也王公大人一親其奉喪其良心處利勢之際臨死生之節貪生苟免行若犬鼠者皆是也富貴而奉身者偷斬良心之利劒也是故禹菲飲食卑宮室孔子贊之曰吾無間然矣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彝秉利勢行彝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樂為不然乃以一時之利失萬世之彝自列於禽獸寧貧賤而為匹夫不願王公之富貴也

以理義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威力假諸人者也本諸身者有性假諸人者有命性可必而命不可必性存則命立而權度縱釋在我矣是故善為國者尊吾性而已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於老莊之荒唐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富貴人之所大欲貧賤人之所大惡然因貧賤而修益者多因富貴而不失於昏淫者寡則富貴也有時而不若貧賤矣

赤子不私其身無智巧無偏倚能守是心而勿失然後
謂之大丈夫
惟仁者爲能所執無非禮所行無非義
今之儒者務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伐其放心而喪其
身則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學文藝令其子弟
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
成咸不逮古先矣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
可不察也
修爲者必有棄然後能有所取必有變然後能有所成
雖天子之貴不仁不義不能以尊其身雖天下之大不
仁不義不能以庇其身况其下者乎
魚生於水死於水草木生於土死於土人生於道死於
道天經也飲食車馬衣裘宮室之用道所以有濟生者
猶魚有蘋藻泥沙草木有風雷雨露也如使魚而離水
雖有蘋藻泥沙則不能生矣如使草木而離土雖有雷
風雨露亦不能以生今人也而離道飲食雖豐衣服雖
鮮車馬雖澤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季世淫亂並興爭
奪相殺殄滅人倫至於善良被禍姦惡相殘天下蕭然
皆失其所則一人棄道崇物之所致也有國家者戒之
戒之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

胡子知言卷第二

胡子知言卷第三

文王

胡子曰文王之行王政至善美也孟子之言王道至詳
約也然不越制其田里導之樹畜教之以孝悌忠信而
已自五伯之亂以至于今田里之政無窮樹畜之業不
修孝悌之行不著忠信之風不立治道日茍刑罰日煩
非有超百世英才之君臣與文王孟氏比肩者其孰能
從之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
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江河之流非舟不濟人取其濟則已矣不復留情於舟
也淵壑之險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則已矣不復留情於
梁也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澹然天
地之間雖死生之變不能動其心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
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
衝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塞
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行謹則能堅其志言謹則能崇其德
下之於上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
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人固有遠迹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究人固有置身市朝心羈於富貴者矣然世或捨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知命然後能信義惟患積德不足於身不患取資不足於世

執斧斤者聽於梔繩墨者然後大廈成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然後大業定

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究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其於勇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賛乾坤化育之功非如後世之君不仁於民也

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天下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君之安久可乎

或問周室衰諸侯更覇數百年及秦累世窮兵極勢而後定天下天下已定其十三歲而亡何也曰秦之亡也久矣秦自用孝公商鞅之法務日張而德日衰兵日振而俗日弊地日廣而民心日益散秦之亡也久矣然則賈生謂攻守之勢異非歟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湯武由仁義以攻由仁義以守漢唐以仁義而攻以仁義而守子孫享之各數百年蓋得其道也曰秦失其道其能定天下何也曰時也六國之君其惡又甚於秦故秦能救之以僥倖一時之勝而亡立至矣曰然則漢唐與義師不五六歲得天下定中國者數百年季世一夫其道而亡如此其故何也曰井法不立諸侯不建天下蕩蕩無綱紀也後世不改其轍欲如周獲天年終難矣哉

三代而後漢唐之盛謂愛民而富民之君則有之謂愛民而教民之君則未之有也

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苟能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爲萬世之人君乎後世必有高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

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内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

是自殘其四肢也殘賊之君鮮不覆亡哉

事物

胡子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雖言難入而遜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極井田封建其大法也暴君汙吏既已廢之明君良臣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智不及邪才不逮邪聖道不傳所謂明君良臣者未免以天下自利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耶

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至親至切者其仁之義也歟至通至達者其義之理也歟人備萬物賢者能體萬物故萬物為我用物不備我故物不能體我應不為萬物役而反為萬物役者其不智孰甚焉

行吾仁謂之恕操吾心謂之敬敬以養吾仁

非性無物非氣無形性其氣之本乎

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為无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

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回之說見詖淫邪遁之辭始可與為善矣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自強於行履之地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詞以自殆矣釋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直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物無非我事無非真彼遺棄人間萬務惟以了死生為大者其蔽孰甚焉

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惟勇者能自斷

行之失於前者可以改之於後事之失於今者可以修之於來雖然使行而可以逆制則人皆有善行矣使事而可以預立則人皆有善事矣惟造次不可以少待也惟顛沛不可以少安也則行失於身事失於物有不可

勝窮者矣雖強力之人改過不憚其如過之不窮何是以大學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後意誠意誠則過不期寡而自寡矣

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能改心過則無過矣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忌克之人其可事乎其急也我諫我聽我才我用禍既息矣我諫謗也我不殺也欲我必矣有天下國家而如是能傳之子孫者未之有也是故不忌不克可以為君

矣諫不妄發才不妄試可以保身矣

喪之三年盡生者之孝心也於死者何加損焉是故漢文雖有命短喪我謂之天下之慈君而漢景不服三年之喪其為孝也薄矣行而有悖於天有累於身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賊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後世不罪漢景之薄於親而罪漢文之慈於臣子是未察乎喪服之意者也

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為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己以聽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毋后雖欲順承天意不撓外權不可得矣此不可不大變之本也本正則自身措之百官萬民而天下皆正矣

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敝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魯莊公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魯不復讎衛不正名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紛華

胡子曰行紛華波動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處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焉次也制之而不止昏昏而無勇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為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人欲盛則於天理昏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乎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

乎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存斯志行斯道躬耕于野上以奉祀事長下以慈幼延交遊於身足矣易曰不家食吉是命焉烏能舍我靈龜而逐人之昏昏也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人之於天地有感必應猶心之於身疾痛必知焉

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治必交焉而文生矣物盈於天地之間仁者無不愛也故以斯文為己任理萬物而與天地參矣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之言一不仁則以通言為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事物為於性君子不謂之性也必有心焉而後能治裁制為諸心君子不謂之心也必有性焉然後能存

不仁見天下之事大而執天下之物固故物激而怒怒而不能消矣感物而欲欲而不能止矣窮理盡性以成吾仁則知天下無大事而見天下無固物雖有怒怒而不遷矣雖有欲欲而不淫矣

莊周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是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則不招謗誹取怨辱矣

士學於文而知道則關鍵節目之言未嘗不三復也君學於政而知道則發會本原之事未嘗不三令五申也

知之則因非而知是不知則指是以為非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

古聖既遠天下無人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精微知之則適理義之周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穽矣

人盡其心則可與言仁矣心窮其理則可與言性矣性存其誠則可與言命矣

敬則人親之仁則民愛之誠則鬼神享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

善天下窮則無善其世者聖人之分也

或問人可勝天乎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人者天地之精也五行乎其中而莫樂五行萬物之秀氣也故物為之用而莫遂

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物拘於數而有終道通於化而無盡

古之學者求天知今之學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已今之仕者求利焉

胡子知言卷第四

一氣

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生化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磽之等而定之立其收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

之制寖隳寖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可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寖隳寖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寖隳寖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為

可法也

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歟宰物不死者心之謂歟感而無息者誠之謂歟往而不窮者鬼之謂歟來而不測者神之謂歟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來而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倩人欲復天理實深切於春秋

伯夷非絕物者也惡不仁而已故清而不介柳下惠非徇俗者也行吾敬而已故和而不流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亦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於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悖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此之謂也

誠天道也人心合乎天道則庶幾於誠乎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處己烏能處物失道而曰誠吾未之見也是故明理居敬然後誠道得天道至誠故無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也孔子自志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敬道之成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終身也

義理

胡子曰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

敬愛斯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服矣感應鬼神之性情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祖考為諸侯子孫為大夫士祖考為諸侯其葬也固諸侯其祭也亦必以諸侯不以子孫為大夫而降也子孫為上大夫其葬也固大夫士其祭也亦必以大夫士不以祖考為諸侯而僭也是故杞宋之諸侯得郊而春秋以諸侯葬焉斯可見矣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

合以義正合也理不得不合也不得不合而合天與人一矣合不以義苟合也君子不為也

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後綱紀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綱紀正權衡平則萬事治百姓服四海同

夫理天命也義人心也惟天命至微惟人心好動微則難知動則易亂欲著其微欲靜其動則莫過乎學學之道則莫過乎經孔子孟軻之遺文

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復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闢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從世大綱一掃東周五伯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要愚因其言上稽三代下考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至於隋唐以及于五代雖成功有小大為政有治忽制事有優劣然總于大容其興隆也未始不由奉身以理義其敗亡也未始不由肆志於利欲然後知孟軻氏之言信而有徵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性定則心寧心寧則物隨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陰陽升降有道剛柔屈伸有理仁義進退有法知道者可與論政知理者可與謀事知法者可與取人知道者理得知理者法得是以君子貴知道也

皇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睎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詞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專好毀者其心必不良焉能惡不仁

人事有是非天命不囿於是非超然於是非之表然後能平天下之事也或是或非則在人矣雖聖人不能免也久則白

萬物不同理死生不同狀必窮理然後能一貫也知生然後能知死也人事之不息天命之無息也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雖然勤於道義則剛健而日新故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勤於利欲則放肆而日怠終不能保其身矣禹湯文武丹朱桀紂可以為鑒戒矣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保其躬而況公卿大夫士庶人乎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下安

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察人事之變易則知天命之流行矣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汩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必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孝也者為仁之本也仁也者大學之本也學者志於仁必求所以為仁故子游子夏問孝皆初學之時也

將相無異任文武無異道其異也後世之人未嘗學也

大學

胡子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孔子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孔子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流處之各得其分也孔子六十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不踰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嗚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學立天地之經成萬物之性者然則請問大學之方可乎曰致知請問致知曰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而身修者未之有也是故學為君子者莫大於致知彼夫隨衆人耳目聞見而知者君子不謂之知也

自高則必危自滿則必溢未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是故聖人作易必以天在地下為泰必以損上益下為益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和所以為道也始萬物而生之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萬古不變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允恭者堯帝也溫恭者大舜也懿恭者文王也恭而安者孔子也克勤儉於邦家者舜之所以美大禹也謹乃儉德者伊尹之所以訓太甲也恭儉惟德者成王之所以戒百官也

陳文子之時天下無王政自諸侯出諸侯又不為政政自大夫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仁者處斯世久思有以易天下因汚隆而起變化無可無不可也陳文子則不然乃幾至無所容其身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天下無王楚古之建國也子文輔佐楚成曾不知首出庶物之道安於僭竊以荆楚而侵陵諸夏與齊桓宋襄晉文爭衡務強大以濟其私欲而已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周政已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既而諸侯不自為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夫能出禮樂征伐者皆天下之賢諸侯賢大夫也子繼父孫繼祖自以為能子能孫人亦以為孝悌之人矣曾不察其所行動皆犯上之事陵夷至於作亂而不自知未有一人能承天命由仁義行者也故有子本仁而言以正一世之失其旨深且遠矣此孔子春秋所以作也

仁者臨機發用而後見不可預指　故子路冉有公西華

之仁孔子不得而言也孟武伯不知仁故又問孔子各
以材荅之夫學於聖門者皆以仁為本三子者今之所
能若是後日之生生未已也其進未已雖聖人安得而預
言之故孔子不知其仁

趙幼翁言學胡子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
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
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
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
蹉跎終身不見也君若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
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留情於章句之間固遠勝於
博弈戲豫者時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

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
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幼翁曰我習敬
以直內可乎胡子曰敬者聖門用工之妙道也然坤卦
之義與乾相蒙敬以直內終之之方也苟知不先至則
不知所終譬如將適一所而路有多歧莫如所適則敬
不得施內無主矣內無主而應事物則未有能審事物
之輕重者也故務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
見方力行以終之終之之妙則在其人他人不得而與
也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
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
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離乎
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惟高明篤實之
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於人心聖王復起必不弃
中華之人使入於夷類也

胡子知言卷第四

胡子知言卷第五

復義

胡子曰復義爲信不復義爲罔踐理爲信不踐理爲罔

唐文宗讀書恥爲凡主及不能行其政令而飲醇酒求僻是自棄者也若賁惏自強乾乾惕厲廣求賢聖以自輔則可以有爲於天下矣

唐文宗曰宰相薦人當不問疏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小人得用則民志不定

上後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胡子傚陸賈對漢高曰陸賈爲漢高帝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偏服諸侯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鑿死田榮蹙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皋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太公於彭城亡衆於滎陽跳身於玉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然後敢戰以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於君意忌聽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羽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地之功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爲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威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恭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磐石之基非徼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泛伏耳上欣然而笑曰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王之後浸微浸滅五伯假託仁義以自封殖志不在於斯民至於七雄益以戰爭強大爲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鬭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爲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君十三歲天下

爭越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以
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
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
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寥寥千餘歲
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
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乎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
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
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張美
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
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
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

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制王賈誼王文
代王臺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以及皐陶伊傅周召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
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絳布陳
豨韓王信盧綰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折臣而
朝廷之上尚礼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下光臣道上行致
天道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
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帶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
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
復井田之制不致後抽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連田
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究皆失聘矣則必用盛制五刑

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究
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擒
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臣受顧命婦寺不能與而大
正其終矣則必萬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
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逸飲爲酒樂不聽政矣
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胡子假漢高聽賈言徵魯二生曰帝於是因張良以問
四皓四皓曰吾志其道未傳其業盍徵魯二生乃命魯
郡守以禮徵之二生曰上素輕儒好嫚罵吾不忍見也
太守以聞帝曰吾所罵者腐儒耳則命大臣以玉帛聘
爲二生曰上以布衣提三尺用天下豪傑取天下今天

下已定矣安用儒生堅卧不起使者復命上即日車駕
見之二生見曰陛下已定天下矣尚安求士上曰定天
下者一時之事所言欲與生謀萬世之業二生拜稽
首曰陛下真天下之君也上命副車載歸未央宮東鄉
坐而師問焉上曰吾生戰國之末不聞二帝三王之道
願生以教我二生對曰天下之道有三大本也大幾也
大法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
曰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此聖人事非
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陛下明達廣大愛
人喜施有長人之本矣知人好謀能聽得應變之幾矣
項王殺君衆軍縞素布告天下而伐之知提綱之法矣

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王者法天心不可怠放怠則應變必失其幾放則三綱不得其正幾一失則事難定綱不正則亂易生陛下已定天下矣其亦少怠矣乎放者其不可放矣乎上不覺促膝而前曰生何謂也二生對曰王者法天以行其政者也法天之道必先知天知天之道必先識心識心之道必先識心之性情欲識心之性情察諸乾行而已矣上曰生言甚大願明以教我二生對曰乾元統天健而無息大明終始四時不忒雲行雨施萬物生焉察乎是則天心可識矣是心也陛下怠之則放放之則死死則不能應變投幾而大法遂不舉矣臣子可以衆間而謀逆妾婦可以衆間而犯順夷狄可以衆間而抗衡矣後嗣雖有賢明之君亦終不能致大治矣上曰何為而然二生對曰本不正也陛下不見大本乎本充本完故能與天地陰陽相感枝葉茂盛華穠而實美焉木一病則蠹生其中雖天覆之地載之陰陽承之而枝葉不能茂華實不能美矣上曰我之知矣願聞所以行之三生對曰法始於伏羲繼乎神農大乎軒轅成乎堯舜損益於禹湯文武夏之亡非大禹之法不善也桀棄法而亡也商之亡非成湯之法不善也紂棄法而亡也周之亡非文武之法不善也幽厲棄法而亡也秦則不然創之非法守之非法而亡也天下初定革弊起度今其時矣臣願陛下留於法天心大明其用於政事以新天下上曰吾願聞其目對曰歷世聖帝明王應天受命之大法小臣其敢專席而議願陛下與天下共之上曰善於是詔天下搜揚岩穴之士焉

胡子謂孫正家曰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惡在學道者未見全體窺見一斑半點而執認己意以為至誠之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矣哉求免斯弊者含講學其可乎

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哉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爾孔子作春秋必記灾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漢文

胡子曰漢文之顧命曰朕不敏無以佐百姓常畏過行惟年久長懼于不終此乾之健天行之所以無息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萬世不滅也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懼人君之自滿自滿則止矣此心也

漢景以郅都甯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邪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之正法也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天行道乃可謂天之子也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爾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惟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君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為也

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一日全牛萬隙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人通於道不死於事者可以語盡心之道矣

誠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性仁者能之委于命者失天心失天心者與用廢理其性者天心存天心存者廢用與違乎是然後知大君之不可以不仁也養天下而章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

欲修身乎天下者必先知天欲知天者必先識心欲識心者必先識乾乾者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萬殊也萬物之性動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備其性而不以欲亂則無一物不得其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是故聖人順萬物之性脩五典脩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愚有別親疎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萬物而昭明之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至矣

釋氏隱不知奉天顯不知理物竊弄鬼神之機以自利者也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理於義所以順於道德也盛德大業至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天成象而地成形萬古不變仁行乎其中萬物育而大業生矣

人之道奉天理者也自天子達於庶人道無二也得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家家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則否矣人道否則夷狄強而禽獸多草木蕃而天

下墟矣

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業也聖人謂天爲帝者明其心也

卦之必重何也天道然也天道何爲而然乎太極動則重矣天道無息故未嘗不重也非深知天地之幾者孰能識之

伊尹孔明救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必待三聘三顧然後起而從之者體坤順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而守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此其所以和而不流歟在柳下惠和而不流其聖於和而已故其弊必至於不恭

或問楊子曰貴賤之鄉無可去之道而微子去之何也曰此微子之所以順乎天也不如是周武王不足爲至德詩曰綿其祖武受天之祜此之謂也

天者道之總名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人君行大道爲天下男子之冠則可謂天子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矣是故君先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以自奉案則天下之黎民趨戴之矣

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億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則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

莫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泰者有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

有實而後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而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莫知所從而危亡至矣

人皆謂人生則有知者也夫人皆生而無知能親師取友然後有知者也是故知危者然後可與圖安者也知亡者然後可與圖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以楚子文之忠而孔子猶曰未知焉得仁大哉知乎天下萬事莫先乎知矣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

人君剛健中正純粹者出乎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承乎天而時行者也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綏柔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貪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先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

[illegible]以守其道孔子有[illegible]於羽坎之家也[illegible]

[illegible]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到秦而降郡縣[illegible]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悲夫

[illegible]二帝[illegible]夷之上策也

胡子知言卷第五

胡子知言卷第六

中原

胡子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易書詩春秋今有其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德進業修而天下可平矣

公卿大夫士今有其名耳其位未嘗定也位定然後才可盡職可修而天下可理矣

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識者天之道也心涵造化之妙則萬物畢應彼夫以恩令之以義悌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末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此之謂也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是不知君道也君道何如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念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均是人也有一人而養千萬人者有千萬人生養於一人者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道不同於天下者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孔子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

於傳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二柔者也故有私暱之戒君者天之道也臣者地之道也君道必謙恭盡下則臣可以上納其忠是故天下地上而為泰天上地下而為否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君意不先動而臣先之是謂失道道失於初求欲有終難矣故知道之臣寧有死於其分而無犯分以徵功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於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質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

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厲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某可以為大夫某可以為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昧德之小大

當其才位之高下當其職入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後之取士及此

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狩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

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巡狩述職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而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竭矣

學即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習之不已理與神會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是以識前言往行為學而已揚雄何其陋之甚也此大駁也非小疵也

七雄諸侯皆自稱王以為王歟則土槩二王四海之內安得而七也以為諸侯歟則地皆有千餘里普天之下安得侯而七也王非王侯非侯立位不正此孔孟所以難仕然而仕者將以行其正也人可正則仕矣孔門諸子有仕大夫之家者有不仕大夫之家者大夫之家可以仕亦可以無仕者也何謂可以仕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何謂可以無仕知其不可救故也故冉求不能改季氏之德孔子所以鳴鼓而攻之也

利建侯者文王所以著於屯之彖也所以著於豫之彖也宜建侯者孔子所以繫於屯之象也利建諸侯者周公所著於屯之爻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孔子所以著於比之大象也

封建之法本於鴻荒之世群雄之所以自立者也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又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主所以縱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人今學黃帝堯舜文王武王則導之責之以為聖人學齊桓晉文則嗤之笑之以為霸者聞始皇胡亥則鄙之賤之以為小人之雄爾及聖人所行則不從而霸者暴人之所行則從之歷代不能改是何也弗思之甚也

天地發於和日月星辰根於天山川草木根於地而人根於天地之間者也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廢郡縣反是

聖人周萬務而無為故博施濟衆不期應於物而物應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

命有窮達性無加損盡其性矣不命貴賤命也仁義性也

胡子知言卷五卷六終

胡子知言附錄

朱子語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正蒙規摹大知言小

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為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道字伊川答與叔書中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

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由務以智力探取無涵養之功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胡子有言曰欲傳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

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

跋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illegible]閣老新峩豸角冠[illegible]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一章 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二章 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國史本傳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安國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如

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讐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

子之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仇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為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

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囚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并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横盜賊内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

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
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
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
宋年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
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
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權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
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
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
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
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閌為國子司
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
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
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
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
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
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
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
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
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
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閤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

以苟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
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
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
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
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
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
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
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
十卷

胡子知言附錄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
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
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
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
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
栻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竊
講貫議論以為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
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
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
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
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
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
常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以大學之
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
誠意正心之事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
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
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
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
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
為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
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為聖人之事竊
疑未安別擬語未定如此今
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
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
條理則非不可以為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
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
本如此
熹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
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
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
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
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
于今賴焉云云 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
則詞恐太佚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
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
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
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
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
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

以泣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
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
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
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
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
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
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
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
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
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
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

識天理於人欲汩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
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
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
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
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
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
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
栻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爲病矣

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
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
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
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
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
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
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
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
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
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
熹按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
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
栻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
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
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
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
澄清者其本然者也其或渾然則以其泥滓之雜也
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
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
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

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
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
滓以澄其初而已
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是說氣禀之性觀上下文可見
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疑世俗字
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
何
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為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
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
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

横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
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為
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急
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為
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
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入以其入者特拔小摘作 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做也
胡子曰然歎曰至哉吾觀天地之神道其時無愆賦形
萬物無大無細各足其分太和保合變化無窮也凡人
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
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
夫心宰萬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

則樂欲之所起情亦隨之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蔽於
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衆矣衆人昏昏不自
知覺方且為善惡亂方且為是非惑惟聖人超拔人群
之上處見而知隱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
道和順於萬物渾融於天下而無所不通此中和之道
所以聖人獨得民鮮能久者矣為君子者奈何戒謹於
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
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
地參矣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
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

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
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
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
之辭也不與惡對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
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
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
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
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廻之說矣
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

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人地則通古今而無
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
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栻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
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有害也聖人不病
才人以欲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為傷德也聖
人不弃術人以憂為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為非
私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
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挾是
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為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為惡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
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為邪將性有之邪謂聖
人所自為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
明矣
栻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揚荀揚蓋未知孟子所謂
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詞雜當悉刪去
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
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
栻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

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
師箪之意亦不可不存也
熹謂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
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
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
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
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
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
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
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為一居正竦然

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
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
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
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
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熹按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
門人問為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
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
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
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
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

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
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
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
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
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為仁不知如何而可
以識也學者致為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
體矣則其為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為仁之問
宜莫若敬而已矣
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
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
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昔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

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
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
不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矣是若曰於
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
操之語却似大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
非發見於他處也又所謂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
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
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
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
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
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

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
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
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
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
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
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
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
如何
栻曰心性分體用誠為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

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
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
似亦不必存
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
句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
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
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
分明此一段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五峯先生胡宏仁仲宋史稱其
玩心神明不舍晝夜々觀所著知
言一書性理精盡於是信史氏之
說有不誣者因命工重刻之梓以
惠後學宏別有皇王大紀八十卷
惜未見於世云

嘉靖五年丙戌歲孟夏望日
正心書院

此二行從舊抄本補錄丙子八月致翁

子思子全書一卷

（周）孔伋撰　（宋）汪晫輯

明隆慶四年汪文川刻曾思二子全書本

子思子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汪晫編。考晁公武讀書志載有子思子七卷、晫蓋亦未見其本、故別作是書。凡九篇。內篇天命第一、鳶魚第二、誠明第三。外篇無憂第四、胡毋豹第五、喪服第六、魯繆公第七、任賢第八、過齊第九。其割裂中庸、別列名目、與曾子載孝經大學同。又晫輯曾子用朱子改本大學。至孔叢子一書、朱子反覆辨其僞、而晫採之獨多。已失鑒別。又往往竄亂原文。如孔叢子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註曰雜者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雜說不存焉。此書引之、改曰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則與子思答義全不相貫。孔叢子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此書引之、聖字下多一匿字、疑字上多一物字。又孔叢子云、伋於進瞻亟問夫子之教。此書引之、進瞻作進善。輕改舊文、均失先儒詳慎之道。且與曾子所引、均不著其出典、亦非輯錄古書之體。較薛據孔子集語、蓋瞠乎後矣。特以書中所錄雖眞贋互見、然多先賢之格言。故雖編次踳駁、至今不得而廢焉。

子思子全書卷之一

新安西園汪晫編輯
提學蘭亭司馬垔挍

內篇天命第一 九十一章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仲尼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仲尼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仲尼曰道其不行矣夫

仲尼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仲尼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仲尼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仲尼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內篇鳶魚第二 凡九章

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仲尼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思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子思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仲尼曰父母其順矣乎

仲尼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仲尼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仲尼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

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仲尼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註云此句在下鄭氏謂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仲尼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禮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內篇誠明第三　凡十三章

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子思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思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子思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子思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樂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仲尼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子思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

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子思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子思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仲尼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外篇無憂第四 凡十一章

仲尼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仲尼曰爾孺子

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善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仲尼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仲尼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區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軻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眾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其故何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

曰其然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以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

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能以知知可知而不能以知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外篇胡毋豹第五 今二章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

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攻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

吾不自責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知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顛而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邀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子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子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曰主不肯而皆然也違不肯過不而自以爲論天下之主乎君子曰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則鳥曷爲舉矣子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求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足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而不踰於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隔禮之[illegible]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子思曰不可爲人子若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吾未之聞也謹受教

公叔木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

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卜以[illegible]所可親欲之以人口而親貸必附於之人口[illegible]哎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其辭說觀於坐席相人晋睫以爲之意天下之忒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吟覓而不脩名爲香而不爲人知己不撞不發知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說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外篇喪服第六九十章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

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

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思居於衛魯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聞之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為之服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反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弔而不弔孰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中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繫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皆服以行事也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外篇魯繆公第七凡十章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對曰可公曰為之奈何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問於仲尼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仲尼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

身死則法息霸而□□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
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
矣未知所以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
君之善使之□□□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敎之也
子思對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
爲私情之□□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
虛飾之敎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
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
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
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可乎公
曰諾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大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
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
其弟是何法也子思對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
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
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權也曰苟得行
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曰聖人不以權敎故

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
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
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
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
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
敎民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
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
下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申詳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
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
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
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
退犬夷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
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求耆老曰欲得菽粟財
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
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

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
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
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
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山之下豳民之束脩奔而
從之者三十餘乘一止而成三十乘之邑此王道
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
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
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

王王季文王此四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
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季以功九命作伯
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以此諸
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
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
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
率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
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說斯道力不堪也子聖

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
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
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
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
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
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
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
于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
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

過諸侯各待于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
之然後觀方嶽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
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民
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所惡以知
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
星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其
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秩削土土荒民
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
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山川宗廟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嶽諸侯盟會不越鄰國斯其禮何以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霸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對曰不可也君不能去貪利之心曰何害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齊王戮其民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對曰文王葬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知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外篇任賢第八　凡十章

子思問於仲尼曰爲人臣者莫不知任賢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仲尼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也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對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

公閽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悪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君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如此也子思對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君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子思對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廢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編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對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帛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則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耳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曰必用以治政曰君弗能也曰何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曰必以實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曰其父祖何也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

叔父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祖[illegible]昔父祖雖
善衆則昔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
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
固疑君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
賢才而問其世衆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
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𢷬氏子不孝其行如何子
思對曰臣聞明君之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
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不

豬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illegible]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君
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
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
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
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
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
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
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
謹受教矣

子思在齊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
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
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
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
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
之有愚子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
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子留妻矣

衛公子交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

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
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
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
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
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其所以明臧
否立規檢脩匹夫行之時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
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
生談說之也子思對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

以技之言是非當也合[illegible]辨天下
之士次乎目矣耳目[illegible]致[illegible]於起是[illegible]有英
也故不敢承命[illegible]之不得何也[illegible]不之知
乎摩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illegible]起以貪成
富潤於諸侯而無敢施之患焉以好色聞於齊國
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之
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教焉

外篇過齊第九凡十九章

子思過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側齊君指之而
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
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
姓而[illegible]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
矣若[illegible]鬚非[illegible]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有奇
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illegible]
背望視或禿[illegible]不以[illegible]
人之貴賤在德不在貌乎上[illegible]而
天下王侯不損兵敵由是言之[illegible]
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魯繆公謂子思曰[illegible]子之爲善不欲人與[illegible]
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
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illegible]
得者也若臣之[illegible]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illegible]
爲善而受[illegible]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逆也[illegible]
雞鳴而起[illegible]以至[illegible]而曰不欲人之知
[illegible]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
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
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唯太剛而傲不肖是無
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爲人之所忘
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illegible]
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乎[illegible]
齒乎雖堅剛卒盡相[illegible]而柔[illegible]以不弊子[illegible]
吾不[illegible]舌故不能事君

曾中謂子思曰屈己以[illegible]道乎抗志以貧賤乎
思曰道伸吾所[illegible]王侯其孰能裁矣[illegible]
己以富貴不若[illegible]已則制於人[illegible]

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視更以豕之半体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懐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温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

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候思之晝夜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放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諭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以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聞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

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

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亦謂子之辭乎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正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孟軻問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白侍坐焉禮甚敬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見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子曰終身爲車無一尺之輪則不可馳

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長者薄於財

子思子曰[illegible]久[illegible]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

子思子曰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民遷其化

子思子曰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末茂本枯則末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

子思子曰見長不能盡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非也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切爲言之迂也

潢[illegible]古園汪氏梓行

子思子全書卷之終

性理大全書七十卷（一）

（明）胡廣等撰

明永樂十三年內府刻本

性理大全書七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是書與五經四書大全同以永樂十三年九月告成奏進。故成祖御製序文稱二百二十九卷、統七部而計之也。考自漢以來、弟子錄其師說者始於鄭記鄭志。是即後世之語錄。其裒諸儒之言以成一書者、則古無是例。近思錄其權輿矣。宋景定端平間、周程張朱諸儒皆蒙褒贈。真德秀亦以講學有名、得參大政。天下趨朝廷風尚、纂述日多。王孝友作性理彙訓三卷、熊節作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於是性理之名大著於世。廣等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爲卷帙者、爲周子太極圖說一卷、通書二卷、張子西銘一卷、正蒙二卷、邵子皇極經世書七卷、朱子易學啟蒙四卷、家禮四卷、蔡元定律呂新書二卷、蔡沈洪範皇極內篇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掇拾羣言、分爲十三目。曰理氣、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統、曰聖賢、曰諸儒、曰學、曰諸子、曰歷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詩、曰文。大抵龐雜冗蔓、皆割裂襞積以成文、非能於道學淵源真有鑒別。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刪其支離、存其綱要、

欽定爲性理精義一書。菁華既擷、所存者僅其糟粕矣。以後來刻性理者汗牛充棟、其源皆出於是書。將舉其末、必有其本、姑錄存之、著所自起云爾。

御製性理大全書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来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絶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歟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已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来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来進總二百

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

脩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皡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大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脩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允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覩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綫莫能

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茍且禽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
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
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脩之永歎夫否
必有泰晦必有明爰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
禹湯之道著悉埽秦燕之敝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
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
說于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
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
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
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
成體道謙沖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
幽賾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
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
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
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
自古所無之制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
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
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
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
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

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
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
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閫奧圓冠句履固
慚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讎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覩就編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
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等謹上表

性理大全書

一　先儒姓氏

周子 惇頤 茂叔 濂溪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頤 正叔 伊川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安定胡氏 瑗 翼之
涑水司馬氏 光 君實 溫公
眉山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轍 子由 潁濱
山谷黃氏 庭堅 魯直
滎陽呂氏 希哲 原明
嵩山晁氏 以道 說之
王氏 巖叟
元城劉氏 安世 器之
廣平游氏 酢 定夫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鐂氏 質夫
李氏 端伯
藍田呂氏 大忠 進伯　大臨 與叔
京兆呂氏 大鈞 和叔
蘇氏 昞 季明
范氏 育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河東侯氏 仲良 師聖
壽安張氏 繹 思叔
和靖尹氏 焞 彥明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河間劉氏 立之 安禮
永嘉劉氏 安節 元承
河南朱氏 掞 光庭
東平馬氏 伸
邵氏 伯溫
河間邢氏 恕 和叔
武夷胡氏 安國 康侯 文定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五峯胡氏 宏 仁仲
陳氏 恬 叔易
陳氏 淵

馮氏 忠恕
呂氏 稽中
呂氏 本中
張氏 嵲
豫章羅氏 仲素
韋齋朱氏 松 喬年
朱子 熹 元晦 晦菴
南軒張氏 栻 敬夫
默齋游氏 九言
勉齋黃氏 榦 直卿

祁氏 寬
呂氏 堅中
章氏 憲
歐陽氏 棐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屏山劉氏 子翬
樂菴李氏 衡 彥平 江都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三山陳氏 祥道

性理大全書姓氏 二

雲莊劉氏 爚 晦伯
節齋蔡氏 淵 伯靜
觀物張氏 行成 文饒
果齋李氏 方子 正叔
盤澗董氏 銖 叔重
范陽張氏 九成 子韶
吳氏 壽昌
慈湖楊氏 簡 敬仲
鶴山魏氏 華父 了翁
彭氏 長庚

西山蔡氏 元定 季通
九峯蔡氏 沈 仲默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潛室陳氏 埴 器之
北山陳氏 孔碩 膚仲
廖氏 子晦
山陽度氏 正 性善
西山眞氏 德秀 景元
平菴項氏 安世 平甫
祝氏 泌

進齋徐氏 幾 子輿
覺軒蔡氏 模 仲覺
天台謝氏 無林
雙峯饒氏 魯 仲元
李氏 士英
臧氏 格
魯齋彭氏
厚齋許氏 仲翔
鍾氏 過
黃氏 瑞節

思齋翁氏 泳 永叔
萍鄉胡氏 安之 叔器
平巖葉氏 采 仲圭
楊氏 復
建安熊氏 剛大 勿軒
孟氏 康
習軒吳氏
長樂陳氏 櫟
黃氏 巖孫
謝氏 方叔

性理大全書姓氏 三

魯齋許氏 衡 平仲
董氏 訒
陳氏 協
高氏
周氏 坦
劉氏 璋
李氏 希濂
元氏 明善
揭氏 傒斯
耶律氏 有尚

玉齋胡氏 方平
吳郡李氏 韶
雙湖胡氏 一桂 庭芳
鄭氏
劉氏 垓孫
臨川吳氏 澄 幼清 草廬
牧菴姚氏 燧
邵菴虞氏 集 伯生
古洲馬氏
圭齋歐陽氏 玄 元功

陳氏剛　　黃氏浩晉卿

一令奉

敕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暹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性理大全書目錄

卷一
太極圖
卷二
通書一
卷三
通書二
卷四
西銘
卷五
正蒙一
卷六
正蒙二
卷七
皇極經世書一
卷八
皇極經世書二
卷九
皇極經世書三
卷十

皇極經世書四
卷十一
皇極經世書五
卷十二
皇極經世書六
卷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卷十四
易學啓蒙一
卷十五

易學啓蒙二
卷十六
易學啓蒙三
卷十七
易學啓蒙四
卷十八
家禮一
卷十九
家禮二
卷二十
家禮三
卷二十一
家禮四
卷二十二
律呂新書一
卷二十三
律呂新書二
卷二十四
洪範皇極內篇一
卷二十五

洪範皇極內篇二
卷二十六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天度 曆法附
卷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星辰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陰陽
五行
時令
地理潮汐附
卷二十八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論祭祀祖考神祇
論祭祀神祇
論生死
卷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性
人物之性
卷三十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卷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命才附
卷三十二
性理四
心
卷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卷三十四
性理六
道
理
德
卷三十五
性理七
仁
卷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仁義禮智
卷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卷三十八
道統

聖賢
總論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孔孟門人
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二程子
張子
邵子
卷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羅從彦
李侗
胡安國子寅宏附

卷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張栻
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陸九淵
朱子門人
眞德秀

魏華父
許衡
吳澄
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持敬附
卷四十七
學五
存養持敬　靜
省察

卷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致知
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卷五十
學八
力行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卷五十一
學九
教人
卷五十二
學十
人倫師友附
卷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
卷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附
卷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論文
卷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孫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卷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蘇子 王安石附
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春秋戰國
秦
卷六十
歷代二
西漢
卷六十一
歷代三

西漢
卷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三國
卷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唐
卷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宋
卷六十五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君臣
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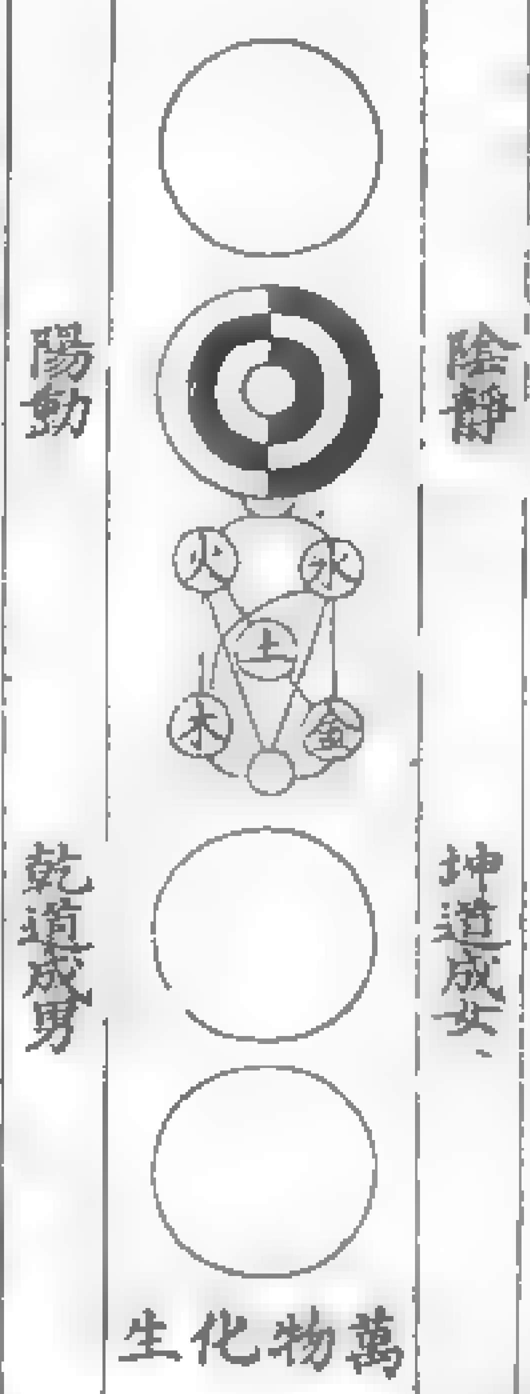
卷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禮樂
宗廟
卷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謚法
封建
學校
用人
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求賢
論官 蒞政附
諫諍
法令
賞罰

卷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田賦
理財
節儉
賑恤
稹異
論兵
論刑
夷狄
卷七十
詩
古詩
律詩
絕句
文
贊
箴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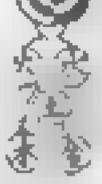
賦
性理大全書目錄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敍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

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〤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

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太極一圖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則是太極但挑出在上○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也○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無極而太極正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無極而太極正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沖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却似兩物○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曰上言無極下言太極爲疑上言無窮無極下言至此方極曰無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說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

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問無極而太極因而字故生陸氏議論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一生字便見其自太極來今曰而則只是一理○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顚撲不破○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無極而太極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道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則不可○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理便是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是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也曰動靜是氣也有這理爲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在太極裏今人說是陰陽上形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太極是箇藏頭物事動時屬陽而未動時又爲陰了○太極無方所無形體無地位可頓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發却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故周子以無極言之○謂太極含動靜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問陰陽便是太極否曰某解圖云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句當子細看今於某解說句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

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指之否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意○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纔說太極便帶著陰陽纔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耶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孟子是剔出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圖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無極只是無形狀太極只是至理理不外乎氣若說箇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是理與氣判爲二物矣○而遠生者陰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無對○問太極兼動靜而言曰不是太極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問動靜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曰是理動靜曰如此則太極有撥接曰無○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問又云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卻成一不正當失斜太極○問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

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發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有查滓○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端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二者有則俱有又問未有一物之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

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問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矣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定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而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太極自是函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靠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具有二物相對也先理甚明○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言變合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問凝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質於土五行之陽陰從土中從生出來○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兩之陰陽未分五性所只謂之

健須及分而言之則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從爲仁禮順爲義智○問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又問木陽稱故火火金陰釋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而中却明者陰中陽也故水謂之陽亦得火謂之陰亦得○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容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袞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致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上土生金獨穿孛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五行之生非有先後如數一二三四五自然有先後次序○總而言之只是陰陽分而言之有五○五

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意出方見得○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爲止是陰陽陰陽卻是形而下者若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沈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闊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

○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又問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又在濁氣之中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全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當細推來○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曰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氣是

那物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問氣之所聚理亦聚爲然理終爲主此即所謂妙合也曰然○成男成女萬物化生而無極之妙未嘗不在是爲○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圓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知覺是心之靈○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揚揮撥者皆陽爲之也○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

只是則稟五常之性○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問仁義禮智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此仁實有此義與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知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戌已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或以爲善惡爲男女之分或以爲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吉凶相對而悔吝在其中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以向凶○人之所稟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爲而與天爲一○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只是

一團天理○問周子言仁義中正亦甚大今乃自偏言止是屬於陽動陰靜曰不可如此看反覆皆可○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各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主靜云者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撼它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便住不

得所以聖賢一日二日萬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知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遏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一太極○問仁是柔如何屬用義是剛如何却屬柔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物事發出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揚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易有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既具而其理無眹之目○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袞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

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夫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雜乎陰陽也○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此理也○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勉齋黃氏曰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高處畫爲衆木之所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明之以物

實物蓋無聲臭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爲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它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它書閑字之所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其爲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精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爲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爲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爲取寄而虛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爲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識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論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執非於蠱辨爲之縷數故著其說如此云○未有

五行只得喚做陰陽說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旋轉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攝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具一陰陽耳○北溪陳氏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只是說理無形狀無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爲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太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靜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强名之曰極○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纔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都相接處全無些小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分別得先後便論去

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爲一非有餘○言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然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知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王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則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衆看得脉絡不亂○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皆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脉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爲事非智不可須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功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

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氣形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以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見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章師朔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詞無以易此言參然則即于所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何耶曰先師所釋以名義言之也即乎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擇存不識流行無以處

物○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爲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自爲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言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眞實有得於夫子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繇也○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爲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爲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曰夫子何爲主易而周子何爲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圖則當主太極又何疑爲○西山眞氏曰無極而太極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則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

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黃氏瑞節曰通書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注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正圖書相表裏之意又云五殊二實亦當與此參觀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只是太極否朱子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統是義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

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問無極而太極如何曰子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莫正是以無極太極爲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也自有這箇道理自家私著一字不得○問無極而太極有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德此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曰亦得○問說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而儀有象太極則無象○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溫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無極而太

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南軒張氏曰必曰無極而太極者所以明動靜之本著天地之根兼有無貫顯微該體用者也必有見乎此而後知太極之妙不可以方所求也其義深矣○勉齋黃氏曰老氏之說云無極而太極安意謂無極而太極者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總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眹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窮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

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爲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歟○北溪陳氏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理雖無形狀方體萬化無不以爲之根柢樞紐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無聲臭只是無形狀若少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二字之大義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矣雙峯饒氏曰難言也始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荄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

根柢爲之樞紐爲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細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旣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問太極動而生陽延平李氏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又問旣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曰此說得之○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者乃道也○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

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之所以聖者誠而已○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有此理則有此物徹頭徹尾皆是此理所謂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卻略少歇也不是生到這裏自合少止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誠者物之終始卻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處即非誠矣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

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處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之意成是寂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說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為性也○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會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遂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則秋斂冬藏千條萬緒各自成一箇物事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

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性也說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生了明年又生一箇當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衆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衍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邊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陰主斂結然後為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問太極圖解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夫無極之其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固此以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

陽而為靜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用若有陽陽而生陽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而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前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謂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體而後用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劈初頭始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箇動斬截便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如今日

一晝過了便是夜夜過了又只是明日晝即今晝以前又有夜了昨夜以前又有晝了即今要說時日起也只是把今日建子說起其實這箇子以前豈是無子○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衮衮將出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動一靜便是一箇闔闢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問理與氣曰有此理便有此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起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以前便無靜了程子曰動靜無端此亦且是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問太極主靜之說是先靜後動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雖是合下靜靜而後動若細推時未靜時須先動來所謂如環無端互為其根謂

如在人人之動作及其成就却只在靜便如渾淪未判之時亦須曾明盛一番來只是這道理層層流轉不可窮詰太極圖中書之動極生靜亦非是又別有一箇靜來繼此動但動極則自然靜靜極則自然動推而上之沒理會處○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截然為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靜便是陰陽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動而生陽亦只是且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在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此可見○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之亦可見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不得不言其有先後也如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就此看又有先後也○太極動

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今日為頭已前底更不受理意思○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闔闢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晝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

對峙底則兩箇○陰陽作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一箇消長而已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有兩箇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若論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問必至於互為其根方分陰陽曰從動靜便分出分陰分陽是帶上句曰然○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大槩土是地之形質○問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猶定位耳○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
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問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
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太極理也動靜氣
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
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
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問動靜者所乘
之機曰機氣機也又曰機是關捩子踏著動底機便挑撥得那靜底踏著靜底機便挑撥得那動底○其
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
近之○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問太極一陰一陽曰一陰一陽道也陰陽器也○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

事此謂形而下者○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
斷了所以程子謂機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
離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
相離卻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
明道說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
作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處離合分明此正是界至處若只說作在上在下便成兩
截矣○問伊川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
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遠乎道處如
人君須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更不
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道○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

乎器只是器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
裏○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
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明道理也陰陽氣也
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須著如此說然道亦器器亦道也道
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
理只是器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道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一陰了又
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道是道理事
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形而上
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此理

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究竟○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
穀乾坤天地之性情○形而上者是理纔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
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事物雖大是形而下者理雖小是形而上者○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
是器之理者則道也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
聽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
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曰動而生陽畢竟未動之前須靜靜之前又須動推而上之
何自而見其端與始○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從上面動生來今始
把這箇說起曰然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而言曰
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未動又即是靜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問動靜無端
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

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靜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勉齋黃氏曰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動靜底便是陰陽陰陽都是這氣拍塞即無些子空缺處人愚見天在上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這撈都實吾身之外都是氣如脫了衣服便覺寒冷是這氣裹人舊嘗寓一間屋兩頭都垂簾揚起道一箇那一箇也學動道是氣拶出橫渠云知虛空即氣無無是如此又云所以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只是如此○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

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者舊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做笑大抵只看太極乘著什麼撥乘著動機便動乘著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曰生陰生陽方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處動陽在那遂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一陰便是靜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識是太極其動也其靜也二循上合動靜說此分動靜說動極而靜以下又懷形了一箇說流行麼一箇說定分底蓋太極而下上文解圖周匣此下文又家說箇太極與陰陽自其著而觀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微有著曰須看窺字是我去他裏面拆看却非他有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却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

不見他合才見他離正以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而若有縫這太極也須漏出了○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安意謂此非老氏有生於無與佛氏之所謂安也一必有兩體必有用動必有靜動靜遠與而分陰陽變化之所由生也即通書之言析而求之若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蓋元者始而亨者也太極之動也利貞者性情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又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又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觸類而長之其此之謂乎○太極本體雖以形容緣氣察理遇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數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也日月其事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惻雖理之謂生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也爲呼乎哉○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爲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其微始微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始以一株花論來春氣

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蕊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方其花前身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已實理之終也○誠者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是須著如此說方見得上下分明○道非是外

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頂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又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節齋蔡氏曰形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無體故以道名之自此而下有體故以器名之○前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器即道也又謂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中矣此乃所謂道即器也蓋不分上下則恐人惟以可見者爲始不合道器則恐人陷老氏精粗之習故須若如此說耳程子之意恐亦不過如此苟惟以爲太極只在陰陽中而已則器亦道也一句已足又何必重複那○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爲陷於列子不生不化之謂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柢樞紐之所爲而大本有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西山眞氏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境非吾儒之實學也○平巖葉氏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云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黃氏瑞節曰程子云離了陰陽便無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又云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又云陰陽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又云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著今與後已與人又云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胡氏云誠者命之道乎此言誠者即所謂太極也○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弩弦與弩機卻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

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朱子曰一片底便是分作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作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陰陽二氣更無停息

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三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是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陰陽動靜以大體言而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横看竪看皆可見横看則左陽而右陰竪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則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陰陽雖是兩字然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所

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着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南軒張氏曰新安朱熹云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語至於是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矣然此亦推本其所自來非以為至此而始具也○勉齋黃氏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妄意謂陰陽分兩儀立矣陽中之陽陰中之陰變合相得而五位成質横渠先生云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相為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而得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則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即是而參之五行之生一陰陽之所為也木

之氣盛於東於時為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為夏土之氣盛於中央而寄旺於四時之戊己而偏盛於季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於時為秋水之氣盛於北而於時為冬春夏秋冬而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通書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此以明太極動而生陽以至四時行焉無非神之所為也又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以明五行之生四時之行百物之產一太極而已矣其然乎豈其然乎○問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次序如何曰水與火對生木與金對生水云這裏有兩須看如作建寅看時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作建子看時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以生之序論大架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因云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為陽彼為陰

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為陽稺木為陽盛火為陰稺金為陰盛不知圖解所指是如何後請問云圖解所分恐是解剝圖體言其居左居右之位次否晦庵先生云舊也如此看只是水而木木而火以下畢竟是說行之序這畢竟是說生之序畢竟是可疑○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為木則陽之濕氣寖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持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

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却有此兩樣者來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水煖後便成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為物精便是水氣便是火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魄只是生腎水又生心人腎水上生木肝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當有兩據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亦只流水木火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本生之始○五行有生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流行又是一樣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義恐不如此故會疑其只是

一樣及以造化之本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吾人致分別陰陽造化之勝故以水火木金土為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一極為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而為三也地得耦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生四故二而為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為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耦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為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為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為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初無兩樣也所說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人言一文兩交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

後第七而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為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陰居中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為陰以其在內者為主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之所以為陰陽者亦不出乎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而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為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為木火一陰分而為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為四矣知二之無不四也則知其所以為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本體之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雖為太極不

可名狀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北溪陳氏曰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又分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去萬古生生不息不止是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黃氏瑞節曰程子云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朱子曰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自然卻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即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即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程先生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惟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各一其性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卻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為一性也又問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而然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卻不容無分別教謹誨語謂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今衛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這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這性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間文義所相合恐請者莫知所適從曰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故曰各一其性五行各一其生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焉○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絪縕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勉齋黃氏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無極也妄意謂此三言者即所謂混兮闢兮也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前之言源始而要其終今之言通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太極而不相妨也○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平巖葉氏曰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

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眞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問太極圖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眞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發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不可得而推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聚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即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

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矣○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易言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圖却先言乾成男坤成女方始萬物化生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蟲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牝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問氣化形化曰此是總言人物物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耳○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天地生氣其序圖如此遺書言氣化起可見○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南軒張氏曰朱元晦云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有陰陽五行則有人物生生而無

窮焉凡此皆無極之具者也陰陽五行經緯錯綜混融無間其合妙矣於是陰陽又各以類凝結而成象焉陽而健者父之道五行之所以布其氣也陰而順者母之道五行之所以成其質也是乃天地所以施生之本男女所以爲男女者非指男女之身而言也男女雖分然貫一太極而已於是二氣交感陽施陰生而萬物各隨氣質以正性命陰陽五行之類有萬不同其本亦一太極而已○勉齋黃氏曰夫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言五行之成質雖其別有五而各具一太極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旣妙合凝聚則男女之象已分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如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繼之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形化而無窮也蓋生生不窮之理沖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之際而無一毫之間斷也通書云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其此之謂乎○氣虛而形實虛者聚而後實者成如人氣虛可而後成水也○北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卽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潛室陳氏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旣有種類之

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西山眞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卽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卽太極也仁義卽陰陽仁義禮智信卽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平巖葉氏曰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黃氏[illegible]曰程子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或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旣有草木自然禽獸生喬問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旣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旣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云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旣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

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又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故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纔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二氣五行交感萬物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先生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沈義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得其查滓者為物生氣流行一衮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既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查滓中又復稟得查滓之甚者耳○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

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不肖○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無為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與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草木之生自有一箇神地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金木水火土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卻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箇道理是人如何看○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之事○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陽為善陰為惡亦得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發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卻皆善○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

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則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汨之矣雖汨之而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哉此聖人所以有教也○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既貴大矣乎○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具能通得渾淪之體一轉下愚底人其昏頑卻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雜靈會仁覺其性與人甚相近則有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違衷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

發後流而爲惡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稟氣得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露呈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說論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不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微但

泉脈從於土惡木根中穿過來今不純甘以之煑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淪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箇一條戾氣深衝拗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却被一隊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遇巉岩石頭滴截衝激不帖領了反成險惡之源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脩道之謂教處○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遂以靜字形容天地之妙則不可○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問周子不言禮知而言中正如何曰禮知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知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直言禮智而曰中正曰禮智字不似中正字知實且定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智親切處智於四德屬貞伊川解貞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兼固字所謂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端的貞知如此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貞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爽做智了又問只是貞見得是貞見得非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便不是正否曰是○問處之也正義之也義處與裁二字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義是就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家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文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

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衆人所以失之者以其不能全得仁義中正之種而聖人全體太極無所斷缺故其定之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動而爲之教化制其情總使之有以檢抑相率而趨於善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則惻隱慈愛之處義則裁常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使是利貞中是專仁是元○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中正仁義這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收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歛塞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歸歇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中又曰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之類皆是○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若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曰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更宜深玩之○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爾○中正仁義而已各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各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貫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即是禮智○問自太極之動言

之則仁爲剛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不知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大凡人須是沈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或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變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爲靜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妨處方是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横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事於動○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

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哉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盍亦勉夫脩道之教乎脩之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隱處而力致也惟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固其端而致夫察之之功未發之時則即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辭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截一截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發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注云無欲故靜須就裏面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撥心不定發也須著片時去那裏靜坐收斂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閒冬間纔溫煖陽氣發洩得盡了來年生物必不十分暢茂也多有疫癘之氣若是凝濡藏閉大寒極凍方藏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塞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北溪陳氏曰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仁中有箇

敬油然自生便是理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作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恰好處恰好處便是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圖說中正仁義而注腳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果齋李氏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故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息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蟄蛇伏藏微陽潛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凝匿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後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

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平巖葉氏曰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重中正則仁爲始息義爲忽剝之然故易尤重中正○或問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雙峯饒氏曰中正仁義性之四德中即禮正即智也然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皆智專以性之未發者言如孟子之所云而中正仁義則以性之周流乎動靜者言若乾坤之元亨利貞也以未發者言則四者各專一德而其發也爲四端以周流動靜者言則名雖有四而實則一太極之流行也故中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體也中見於事主主乎中雍乎其不可移易若戶之有樞渾之有管轄天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齊所以流通乎物我而發揮其切用故由靜而應於動由體而達於用者仁之事也義者主於收斂所以裁成夫事撥而斷割乎彼我故動極而歸於靜用畢而反其體者義之事也二者中正之機括而極之妙用也四者之在吾心

動靜周流如環無端方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然是極之理根於所性其體本眞而靜尚有一毫之私欲雜乎其中則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然之體已失其正其何以能汎應曲當而使用之各得其中哉唯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以爲感而遂通之本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也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聖人可不於此而用力哉○陰陽分而五行具男女交而萬物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在及乎形神藏而五性動善惡分而萬事出非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則人極有所不立矣何則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柔剛質也形而下者也仁義性也形而上者也故自天地言之則器即道道即器本然情粗之謂善惡之殊而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物之生隨其氣質之所在莫不各一太極至於人則稟氣有昏明賦質有淑慝而人欲之私或得以害其天理之正苟非有盡性者出乎其間以爲天下之標的而使凡氣質之不齊者有所取則焉則人欲勝而天理成矣此人極之立所以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者能之而氣質有所不與慾元公周先生生於聖遠不傳于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判發幾蘊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脩己治人之心法者哉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黃氏瑞節曰程子云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

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

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南軒張氏曰君子脩之吉者順理之謂吉也小人悖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艱難險阻而有礙非凶乎○西山眞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其至其爲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靜坐始能收斂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又云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又至臨事已先使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間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困須如鏡撓遇事時方好又云爲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着養動之根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應接不同爲問目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量不至安動凡所云爲莫非至理亦何必凡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着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

不應爲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的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廓，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揚子雲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力爭要以仁屬陰，引揚子之言爲證，殊不知仁之定體自是屬陽。至論君子所學，則又說那地位上，說如何拘得。○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底，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而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收斂；仁却主發舒。這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爲其根之意。且如今日用賞罰，到賞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知則義之藏。

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之跡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離乎此而論之耳。○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是。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

來看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如摺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摺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纔麗於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漸衰藏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有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不復變動矣○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但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韞然也人而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

則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乎始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然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勉齋黄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旣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體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則陰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合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因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即人而明太極之理與消之言一致也蓋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人居萬物之一物之感人人之應物無特不然其備充運用正三贊明五教序萬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和贊化育參天地而相爲無窮者聖人也故繼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引易之靜以明之曰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見聖人與太極爲一也而其所以然之妙則原於主靜爲聖人立極固不假脩爲而後能然推本其經論之所自內其用以言其體則有在乎是也主靜云者非不動也猶易所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固未嘗相適也而發爲之體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中和固未嘗相違也而中爲之體也是亦無極而太極之意動非有先後次序也又權夫學者指爲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則又雜之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應乎其不自暴自棄攻過還善而趨吉避凶主其無適而克己復體真積力久行著習察忽不自知其自至於貫適處自是方聖人矣吉就大焉苟惟拒之以不信絶之以不爲窮人欲滅天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二辭何其爲天下後世憂之深言之切如是乎又引繫辭以明三才之本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以見此理之所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名而其立處無以異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

說此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也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廻不息能旣是則無生成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旣盈氣日反而消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使自無混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理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不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持幾有私毫有私變害捨不遊便與大化相聯○平巖葉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見所以行也只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黄氏義探曰程子云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巳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云但窮得則自

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別做一箇道理求又云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又云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闔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云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散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此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間如洪鑪何物物不銷鑠了又答或問鬼神之理云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客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致之當自可見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推出氣質之性○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遺諸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祖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節齋蔡氏曰圖說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於易考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

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

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

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眹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擧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況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

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

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問以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為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朱子曰此義但虛心者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為主則辨說紛紛無時可通矣○仁義自分體用是一般說仁義中正分體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體才說義便是用就中分出一箇道理如人家有兄弟只說戶頭止言兄足矣才說弟便更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為其配元亨利貞也元是亨之始亨是元之盡利是貞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問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者太極之用所以行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者太極之體所以立或疑如此分配漸至於支離穿鑿曰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中仁言用正義言體義便有截斷一定之體○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判語矣然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一默起居無非太極之理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是仁之本體也義固是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斂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這箇意出方得今只要去討他不是處與他闢而今只管去撿點古人不是喚這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問要得理明不得不如此曰且可去放開胸懷讀書看得道理明徹自然無欲客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西山真氏曰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餘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貫驗浹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黃氏慶孫曰尹和靖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又朱子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正說體用一源之意

熹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

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旣望熹謹書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顔曾。是如何。朱子曰爲知其不曾說。曰。顔曾做工夫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此恐徒長人億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著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問程氏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遂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議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顚撲不破者也。○學者雖看易聖人不曾教學者看詩書執禮皆以爲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亦不及於易○易是簡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雖玄妙之說。○黃氏最孫曰張閎中以書問程伊川先生易傳不傳先生答云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者未嘗不傳也第恐無受之者爾。又呂與叔東見程先生。先生語之曰横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

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為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濂
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
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
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
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
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
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
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子
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

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
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
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周子喫緊為人。特著太極
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
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
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
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
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
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

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
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
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
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
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
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
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
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
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

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
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
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
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
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非私
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
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
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

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

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辭。而以爲周子立言之

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釋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

書謝其所寄姤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

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汩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蕩蝕於虛無寂滅之敎。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卽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道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衰。傳者多失其眞。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馮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

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値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未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未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

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淸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

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竝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

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

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誠是自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首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空缺處。○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思，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說言一箇流行本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圖之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歟。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陽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

說誠之前，卻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徹，故說出許多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繼上二句，卻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卻是統言道理。通繼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

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溪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麗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蓋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自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將此氣之動爲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旣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注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於太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屬。如何。勉齋黃氏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分。未說陰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時節。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卻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晝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使地而今見識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道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裹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卽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爲物之骨。事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般。○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爲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爲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爲陽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爲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之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二言。周子此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

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只誠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物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纔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由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隨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問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貞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他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少於氣底曰德要說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遂貞者物之成這雖是乾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就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

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從地說更無說是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這有元之時有亨之時○乾元者始而亨者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與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是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說無形迹又須釐生至知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時來子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

一箇道理蓋那裏路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微將去○元亨誠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本體也○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四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性著便立在這裏說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把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看得此事如何世蒙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言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爲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命之人其動也未實通其靜也未嘗復某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比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注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見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而言故謂

之正自其始誠者而言故謂之周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周○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文公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臨川吳氏曰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著實理之體善應而不則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爲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至報感感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而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多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

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兩句亦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自家要纔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誠性命之源○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總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總結上文○勉齋黃氏曰此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爲聖以其全是實須以身體之不可徒說然上話如此篇說誠只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發育長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說秋冬一箇萬物成實萬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物正一箇性命去如扑成[illegible]實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便是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便是道陰陽流行這便在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成全只實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矣方實做得大成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無不實處○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是以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眞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某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

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須臾離而遠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適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人自有生即有知識萬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動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則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不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自無變動徹內外本來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蓋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根戰退後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則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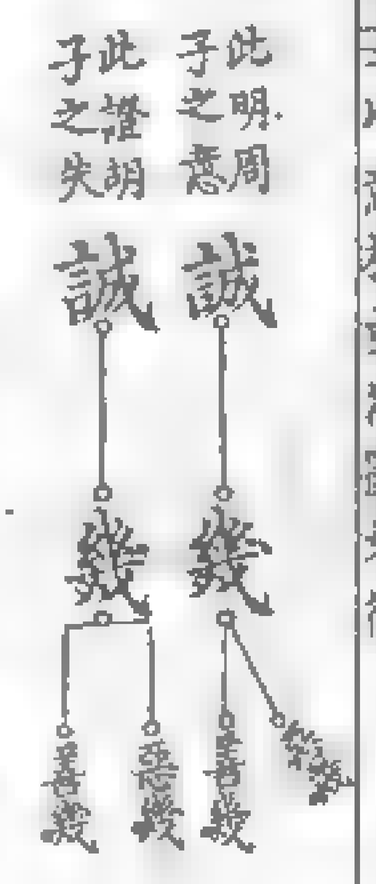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爲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萌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懲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纔幾便行

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克起之大天然有當道理開發在這裏此幾微之次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問既誠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遠使是爲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有故這裏惡便去而不爲便是自家切己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

一時窮遊竟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闢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曰然○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來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幾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

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爲幾善惡誠爲太極幾之動爲陰陽陽爲善陰如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爲底子此言是以人心就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爲太極機才動便善惡生焉

幾若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幾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邊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仁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頓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苦子詰討盡在裏許前後知也讀了幾通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

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神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人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發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盡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以體用二箇字家讀也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學者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所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卻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須恁地把捉發是從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惡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門所說大衆得之但其閒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

也曰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發微書主性而言安
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
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
言之○問周子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
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名其體也孟子說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使見因用以明體謂之
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
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為比太極幾善惡配
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
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
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喫微不是不待喫微是亦
不得在人自曉會耳○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
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
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
然不動○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
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
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處在誠神之間○問誠神
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
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
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
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
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動靜
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兩○勉齋
黃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
箇幾此是動靜之
間又有此一項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
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疎周子說精字
最好誠精者直是無此病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
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
當處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就感而
達通若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固指造化
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
言之則其於曰知覺便是神龜其手則手知痛癢其
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節齋蔡氏曰誠寂也

靜也不具動者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端蓋
誠而神本神爲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
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具動靜陰陽也幾者說將
發而爲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
可見實爲
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
而和曰德德有得而不費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
可謂道用而不和未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
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

言曰者稍寬命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進曰然是自人身上說○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著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

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爲梏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體即五性之感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也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楊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

則完理沒有礙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旣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問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穢之器盛之則臭濁然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旣臭濁卒乍也難得他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可至此○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旣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

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嬴乏而理則無欠闕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善受之不同爲惡皆以是質之先節矣客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之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之所稟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兇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衰弱

是值陰氣多有人燥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與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西山眞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雜乎氣而氣汩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雜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濁耳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起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蓋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爲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衮來衮去便有不正如陽爲剛燥陰爲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爲見得善於此剛果勝者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爲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爲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能使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這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重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擧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此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道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

須知氣稟之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故惟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閒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切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辯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力處也○所論氣質過剛夫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矣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警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黃氏東發曰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剛便有向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盡有畢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爲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土爲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

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爲二派推之至於一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爲重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感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纔思而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睿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處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者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然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幾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來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睎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舜已至聖處。而猶戒愼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人非法天若。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顔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留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事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顔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讀之。問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顔胥次與些西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一旦救民。喫旋時喫起來。皆說得一毫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慕。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一理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令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使能舉而推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必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占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者而懷之。却是私了。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遺皓慮。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敎你怎把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識。盡有並行而不相悖。若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愧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與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問學顔子之所學。二本作救淵就是叶顔淵庶須是了抱爲。黄氏曰。才說爲學。便以伊尹顔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盡人

之心。聖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稿殺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顔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又曰。顔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顔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顔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

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然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爲陽修而爲陰斂而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物巳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是手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叔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縱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

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放散這便是和若是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爲貴解若多以和爲樂果思以和爲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說喻曰所謂禮者稍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諭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踈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推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爲先與濂溪異曰他卻將兩者分開了○此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須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雖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有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鬭處皆得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卻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

此蓋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爲過而遽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榦云。象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動。然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一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本常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爲陰則根陽。火爲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朱子曰四時行爲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入無形徵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作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擧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闢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説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闢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闢陽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説到四時行處却説轉從五行説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説各一其性説出至變化無窮蓋天也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不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二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説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説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用而今合交之合而合也生於五行既疑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爾説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敎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朱子曰欲於聲淡之意下添故希聲而寂家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朱子曰優柔平中平中字對動用上説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説是然只云於動用上説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説本體説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眞有以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秖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〇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〇問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切要〇問聖可學乎一為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塊實底一問如何是塊實底一只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

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溥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有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故又不恁地做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使又曰無聲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執動處說門使似元否曰是然適藥亦是偶然把合不是正恁地說○問明通公溥無矣乎精見劉配所說先生語以明配本通配本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以配金溥正是配木此四字只像春夏秋冬之亨相配將去明配本仁元通配大禮亨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說錯了○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著動而靜○在人言之則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遠微無窒礙公是正無偏放溥是溥徧萬事又曰所謂誠立明通亮又別彼處以明字為重立知三十而言通則

不惑知天命耳順也○也亦貴矣曰一為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只一為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學無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污了他但者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前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兩前詩多物苟有一念掛著底那是欲如一切者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持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鏡有所何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嘗如止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當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來發時遠虛靈如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此邪裏有備內路怪纔出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做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著公之極○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纔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為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子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

邪不能遽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卻得之○北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時寂然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嚚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大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燾。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

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行以實曰萬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强為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凡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窮到底至微至意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道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間斷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須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費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無苦惱處這便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

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着實用功○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學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似箚處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

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云。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眞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眞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爲非也。

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處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曰說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眞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實廢窮貴之合。方能齊。齊亦一之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黃氏瑞節曰。輪。車輪。轅車橫木。轅以駕牛者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

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

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轂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强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爲而已。則虛車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旣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

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之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使當反之於踐履事爲之實。僞爲學學。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旣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悉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

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

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藴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藴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卻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藴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藴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藴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每感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藴藴如衣敝縕袍之縕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爲非聖人之藴甚信乎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藴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藴字甚分明序卦卻正是易之藴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只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藴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藴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象辭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藴謂德所藴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藴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爲深戒也○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値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著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

親者難處。踈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玆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西山眞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絶。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尙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抑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私隋擒羣盜。而閨門慙德。猶不免焉。蓋踈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旣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雖不妬忌而陰險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閒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而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而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黃氏震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進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後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者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

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麗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敎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瑞節曰按周子郴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旣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時中者彖傳文敎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為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黃氏履齋曰按傳者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始說示之其後春本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散遺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

右周子太極圖幷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幷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恠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冒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

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發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稍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

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邢恕敘事爲寘言嘗至其處濂之原委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溪之爲字則誤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碑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遯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誤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以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啓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使可以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見遠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其與世之抵天書地界風焉有者氣象不作。○五峯刻通書，知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著然不可理會。蓋亦彰亦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二字，文却是本所無。若問五峯於通書何故極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竊多。○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爲矣。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由師傳，黙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賾，鬼神之變，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閒；幽探乎陰陽五行之積，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閒，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行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說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君，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illegible]君謂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道[illegible]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後古禮嘆[illegible]樂政以養民，而刑以齊之也。是乃所賢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問哉。○道書一部，皆是解大按說遠遺理，曰一而一二而五，如誠與爲幾善惡德以下，使配若太極，盡陽五行，須是子細有。○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既，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朋而笑也。○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校是今宜。○進世

知濂溪其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豈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贊易性無不善見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一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原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眞所謂吐辭爲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傅耆之子孫求所寄姤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體追難合如此或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書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或謂周子陸詵婿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二篇實長孺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强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爲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僞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

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懿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値焉。以其間値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黃氏瑞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爲聲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吾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其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究以已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某所謂西銘之意正爲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學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眞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己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須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

塞乎天地之間帥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通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解盡須用起疏註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者或問福善禍謂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義據塞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頭下面便推爲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意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俊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聞之先生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謂然實下承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槩畧之意某記得不子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着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莫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

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安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其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着所以遂還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攝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取孟子志氣之帥句攝一字來說理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物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若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彼也雖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然否曰然○西山眞氏曰凡生於天壞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偏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旣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莫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眞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微○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纘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教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是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知見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惟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頴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

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殺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實旨況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疑耶西銘大意借彼以明此不可以迹論也○黃瑞節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曰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喪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伐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說○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西山眞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也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拘連說今段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

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踈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黙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

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義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若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若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道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人借去後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尊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

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綜無親親之殺非明者之默識於言意之表為知所謂理一而分殊苟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墨人稱物平施敢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微何謂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錄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然哉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諭仁是心之正理能發出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含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發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著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而推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是然細推之却似不當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著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

二字爾○朱子曰所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本之中則無纖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曰大概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時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為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獨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仁若近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總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區別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曰推則一段甚處為得之加以通養何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來乎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處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黨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

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緦衣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

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諸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眞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嘗其言意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

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尺槩諸子之病皆是

如此者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領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有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一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就裏去討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

亦嘗發此意說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某嘗看此爲作旁通圖子分爲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衮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稱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稟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横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疏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横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說一篇言之曰何謂横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横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横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爲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也自真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願連而無告則於

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雜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横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横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某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叁兩云以叁爲陽兩爲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横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爲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爲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說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投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閒有箇道理恁地開闊○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

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棊局子之說也以下如人下棊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旣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喩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若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是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强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己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間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

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閒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
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
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
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
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
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
生天地之閒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
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閒而與
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
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

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
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
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
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
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
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
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
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
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
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

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
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
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
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
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
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
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
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
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

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
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
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
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
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
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
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
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
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

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矣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正蒙一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眹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准推而放諸至靜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

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成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程子曰横渠之言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横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臨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價闕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指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爽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嘗徒為空言而已○五峯胡氏曰先生稽天窮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横張作正蒙時或夜寢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比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實要文字皆是表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尋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積累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又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大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雖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黄瑞節曰朱子摭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鄱春密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坱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跡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卻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說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從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也卻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卻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卻不知形而上者還是理

形而下者還也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

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并兩向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達下皆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為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爾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良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是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噓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麤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块然太虛一段方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蟻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此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滾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偏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斡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爾○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玆

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散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鎭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趕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纏合。又行二日有奇，爲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illegible]，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

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爾○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之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四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地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爲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猶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最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當後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匝相似赤道是那匝子相合經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

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闇虛所射故食○黃瑞節曰春秋說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處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有一交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望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違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揜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比入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二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蝕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遠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孔疏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

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知在月西實安得未望截錫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半故惟近世沈括之說行之蓋括之言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猶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晉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在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閒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與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圓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瑞節曰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爲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

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有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大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黃瑞節曰曆家以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

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特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曜。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爲物之體猶言幹事爲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是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靜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

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

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内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内也蓋内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向内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横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虚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西山眞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横渠先生乃言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爲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而化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爲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横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

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䰟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餓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

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卻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 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曰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體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

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祗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

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於氣之命爲聽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聞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道與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盌盛得來大盌盛得多小盌盛得少淨潔盌盛得清汚屋盌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爲善德指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

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

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遠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嘗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此心便皆入虛空窠去了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話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眞氏曰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是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

心可乎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 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

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爲已義張子以止爲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
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
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
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
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
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
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强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
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
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
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
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
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
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
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

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
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
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
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内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
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
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
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
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
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
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
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
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
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

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
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
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
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
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
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
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

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
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
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
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

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幷答仁智以擧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敎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

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乎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慊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晹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

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
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
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
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

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
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
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
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
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
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
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
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
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者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
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予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生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子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實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為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楶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旣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强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

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
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
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
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
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
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
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
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
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
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
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

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
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
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
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輙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
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

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
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
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
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
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
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
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顔子樂進故願無
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
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
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顔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
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
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
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達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
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
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
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舉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

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敎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要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大緊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
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
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盈是舒暢發越快萬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卻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爲文
驕樂侈靡宴樂安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
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効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
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
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
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
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
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
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
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
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
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

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
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者
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
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
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

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

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

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
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
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
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
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

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
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
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
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
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
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
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
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
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

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
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
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
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
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
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
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

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
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
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
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
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
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
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
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

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
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
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
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
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已未暇及
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

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
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
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
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
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
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
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旉。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遯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强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盡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

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
學之大武武王没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酌周公没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
也十三舞焉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
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
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
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
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
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
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晉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眞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
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
其嘯也歌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
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
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
其怨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紒纚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襃遠兮皆謂君按己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
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頌子孫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與必有所試厚
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
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
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强與夫君子由房
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
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栘類棣栘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喩管蔡失道反喩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

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爲一章故誤說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爲常棣又誤漢儒之說然以爲仲尼去之甚善蓋删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喩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喩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滅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者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

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

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
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
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
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術惑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禴

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
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
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
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
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
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
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
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

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
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犆。嘗從舊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
禘之時並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
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
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黃瑞節曰。禘祫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往往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同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爲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常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發。祫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祖之廟也。皆廟即祧廟也。方氏分祧毀爲二非也。王制所謂祫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犆礿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未遷主於祖廟也。祫禘祫嘗祫烝者。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礿犆。秋之嘗祫。冬之烝祫。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犆焉或一祫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文著見於此。此釋王制說也。○犆嘗特礿禴通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發此文又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
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
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
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

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黃瑞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曾子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殺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　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　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

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皆傳士孫　饒義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　曰世室。亦曰祧。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故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

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爲大祖。不窋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大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同之爲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祊伯更反詷作貢反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姓姬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爲謚句以爲族本氏字傳寫之誤先儒承誤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嬀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爲嬀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杜預誤以族字爲句亦是强解

據王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

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

若御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毁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今自爲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含氣有象不有非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眞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

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

多室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日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燭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晝更望究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又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意象無寬紓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非明者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横渠知是一向落思求將向前去知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容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總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何也○黃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接東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五峯胡氏所撰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

皇極經世書一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為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為一家引經引義別為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

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

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蕭山晁氏曰邵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能前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康節之易先天之學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所著也〇趙氏曰皇極經世書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之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之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文所以陽二數之義如易之有繫辭焉夫道不圍於數而數實設乎道昔之有才氣者雖使十年不仕而事於數康節殆未之許吁是豈易言也哉

按本書六十二篇并門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有四篇其首三十四篇則以元會運世相經撰列甲子繫歲紀事以驗夫天時人事之得失其次十六篇則以聲音律呂更唱迭和為圖三千八百四十以窮夫萬物之數其後內外十四篇之文則皆所以敷暢前二數之義也然前之二數邵伯溫氏嘗著一元消長等圖以括其要約後西山蔡氏因其圖而推衍之著為經世指要一書足以盡了五十篇之義而晦庵朱子謂其於康節之書推究纖悉矣故今不復具載康節全書但取蔡氏指要諸圖增以諸家釋例纂為二卷列於內外十四篇之首庶幾觀者即圖以明其數因文以求其理則由約可以該博復以漁樵問答及無名公傳附於後者因其文意與是書有相發明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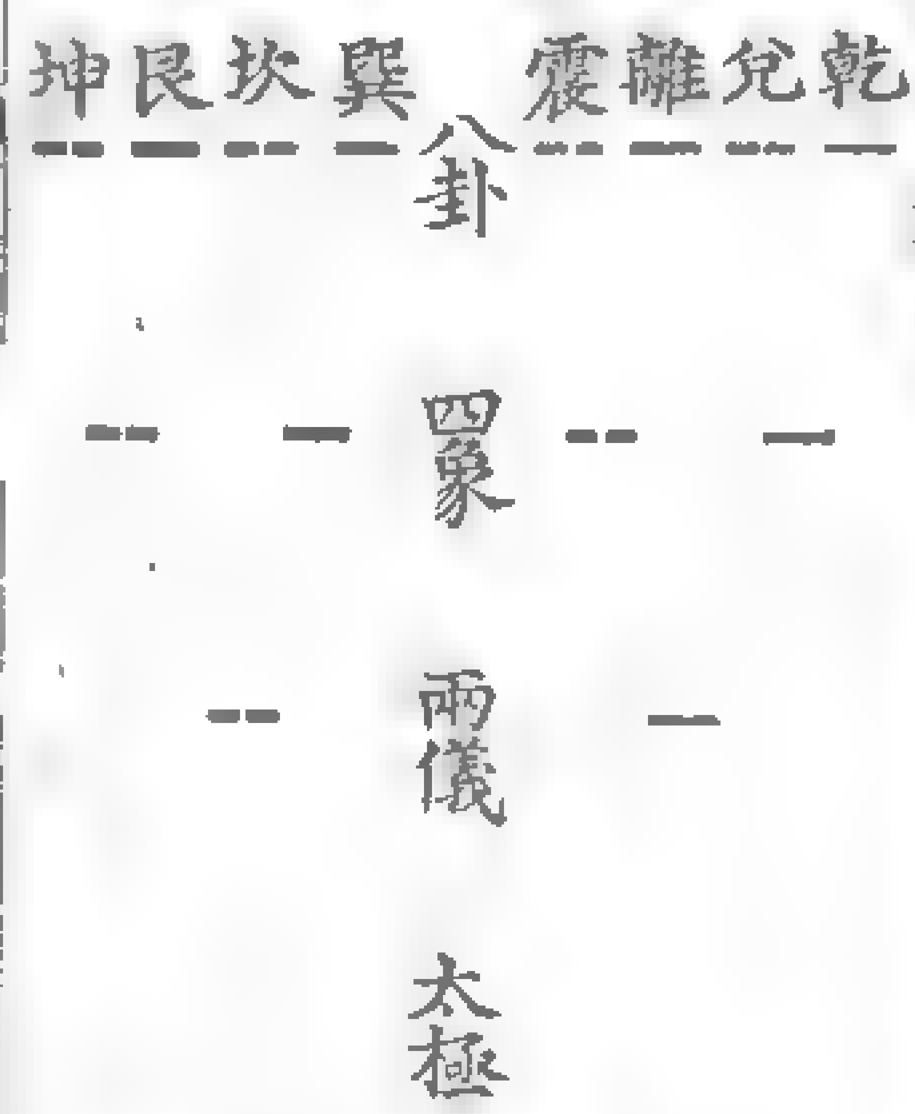
纂圖指要上

西山蔡氏曰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

為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同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為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於伏羲卦畫奇耦之序其為道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

於前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則大略可見矣

伏羲始畫八卦圖



西山蔡氏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大極判而爲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也其叙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爲數也

八卦正位圖

邵伯溫曰。先君云天地定位乾與坤對也。山澤通氣艮與兌對也。雷風相薄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射離與坎對也。此伏羲之易也。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得順行。此所以生六十四卦也

○西山蔡氏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爻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陽也。其叙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

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圖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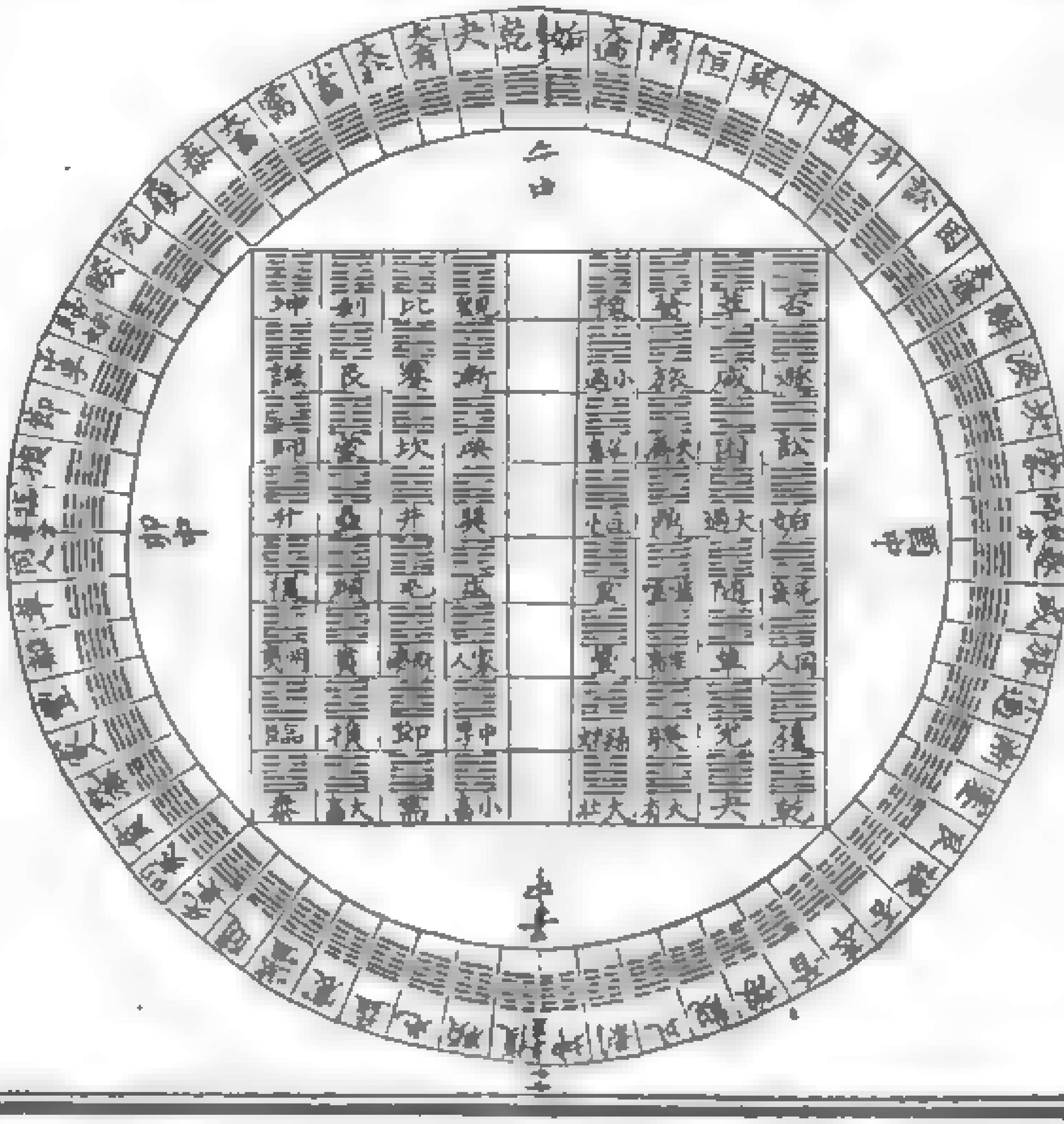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西山蔡氏曰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爲陽後三十二卦爲陰古往今來者也

六十四卦方圓圖



邵伯温曰先君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迹之矣圓者爲天方者爲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西山蔡氏曰六十四卦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陽九陰六用數圖

老陽用九數

老陰用六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爲老陽之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爲老陰之數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卦之數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爲坤卦之數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十爲一朞之數

月日亦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之數六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因之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爲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爲少陽之數

少陰數八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爲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有八。得一百六十有八。是爲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有二。得一百九十有二。是爲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百六十。是爲一朞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五千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亦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爲萬物之數。聖人所以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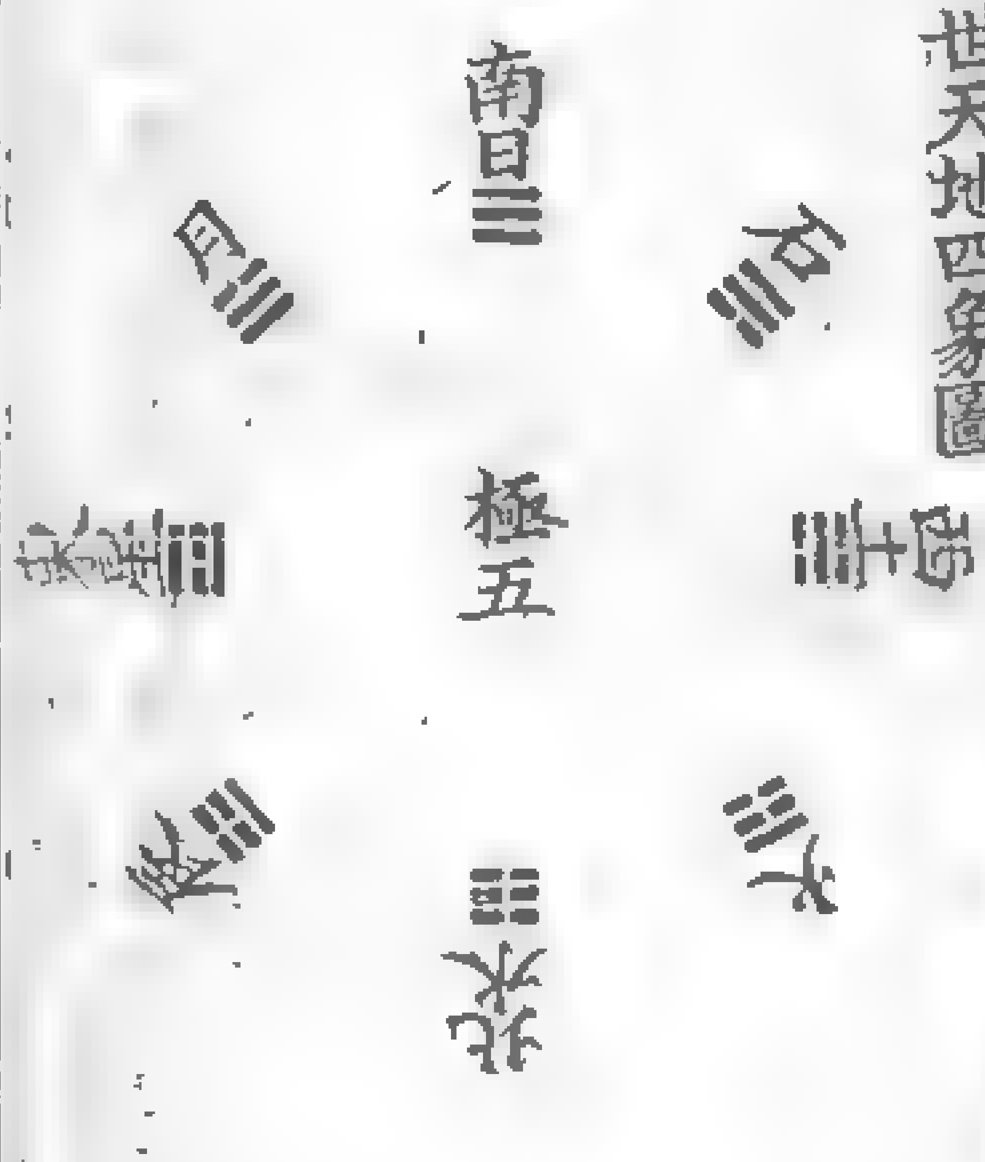
皇極經世書二

纂圖指要下

經世衍易圖

西山蔡氏曰一動一靜之間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西山蔡氏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

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千千之物爲細物千千之民爲至愚一一之物爲巨物一一之民爲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閒天地人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閒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說矣

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圖

一一	乾	一	元之元	日之日	乾之乾
一二	夬	十二	元之會	日之月	乾之兌
一三	大有	三百六十	元之運	日之星	乾之離
一四	大壯	四千三百二十	元之世	日之辰	乾之震
一五	小畜	十二萬九千六百	元之歲	日之石	乾之巽
一六	需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元之月	日之土	乾之坎
一七	大畜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元之日	日之火	乾之艮
一八	泰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元之辰	日之水	乾之坤
二一	履	十二	會之元	月之日	兌之乾
二二	兌	一百四十四	會之會	月之月	兌之兌
二三	睽	四千三百二十	會之運	月之星	兌之離
二四	歸妹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會之世	月之辰	兌之震
二五	中孚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會之歲	月之石	兌之巽
二六	節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會之月	月之土	兌之坎
二七	損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會之日	月之火	兌之艮
二八	臨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會之辰	月之水	兌之坤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明夷 運之辰 星之水 離之坤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賁 運之日 星之火 離之艮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既濟 運之月 星之土 離之坎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家人 運之歲 星之石 離之巽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豐 運之世 星之辰 離之震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離 運之運 星之星 離之離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革 運之會 星之月 離之兌 四千三百二十	同人 運之元 星之日 離之乾 三百六十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復 世之辰 辰之水 震之坤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頤 世之日 辰之火 震之艮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屯 世之月 辰之土 震之坎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益 世之歲 辰之石 震之巽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震 世之世 辰之辰 震之震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噬嗑 世之運 辰之星 震之離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隨 世之會 辰之月 震之兌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无妄 世之元 辰之日 震之乾 四千三百二十

性理大全書卷八 七

五八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升 歲之辰 石之水 巽之坤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蠱 歲之日 石之火 巽之艮 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井 歲之月 石之土 巽之坎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巽 歲之歲 石之石 巽之巽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恒 歲之世 石之辰 巽之震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鼎 歲之運 石之星 巽之離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大過 歲之會 石之月 巽之兌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姤 歲之元 石之日 巽之乾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師 月之辰 土之水 坎之坤 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蒙 月之日 土之火 坎之艮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坎 月之月 土之土 坎之坎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渙 月之歲 土之石 坎之巽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解 月之世 土之辰 坎之震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未濟 月之運 土之星 坎之離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困 月之會 土之月 坎之兌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訟 月之元 土之日 坎之乾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性理大全書卷八 八

位	卦	注	數
七一	遯	日之元　火之日　艮之乾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七二	咸	日之會　火之月　艮之兌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七三	旅	日之運　火之星　艮之離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七四	小過	日之世　火之辰　艮之震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七五	漸	日之歲　火之石　艮之巽	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七六	蹇	日之月　火之土　艮之坎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七七	艮	日之日　火之火　艮之艮	二百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萬
七八	謙	日之辰　火之水　艮之坤	二千六百十三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三百二十萬
八一	否	辰之元　水之日　坤之乾	五百四十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八二	萃	辰之會　水之月　坤之兌	六千四百八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八三	晉	辰之運　水之星　坤之離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八四	豫	辰之世　水之辰　坤之震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八五	觀	辰之歲　水之石　坤之巽	七千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八六	比	辰之月　水之土　坤之坎	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八七	剝	辰之日　水之火　坤之艮	二千六百一十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三百二十萬
八八	坤	辰之辰　水之水　坤之坤	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

邵伯溫曰陽一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又曰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西山蔡氏曰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天地之數至于八八而遂窮乎曰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者也元會運世即歲月日辰日月星辰即水火土石猶形影聲響也故經世以元會運世而不及歲月日辰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水火土石也

黃氏畿曰經世天地始終之數以十二三十反覆乘之也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是以十二乘一也元之運三百六十是以三十乘十二也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是以十二乘三百六十也會之元以下放此經世之元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即易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元之元即乾之乾元之會即乾之兌元之運即乾之離元之世即乾之震元之歲即乾之巽元之月即乾之坎元之日即乾之艮元之辰即乾之坤會之元以下放此

經世六十四卦數圖 即先天圖

邵伯溫曰乾之數一兌之數二離之數三震之數四巽之數五坎之數六艮之數七坤之數八交相重而爲六十四焉乾兌離震在天爲陽在地爲剛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爲陰在地爲柔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文也剛柔相交地理也○西山蔡氏曰八卦之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之序也一一爲乾以至八八爲坤參伍錯綜無不備也圖者爲天方者爲地一二三四爲陽五六七八爲陰即先天圖也一一起于南八八終于北者以少爲息多爲消也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朞數

元 會 運 世

日甲

月	星	辰	年	卦	
月子一	星三十	辰三百六十	年一萬八百	復 ䷗	
月丑二	星六十	辰七百二十	年二萬一千六百	臨 ䷒	
月寅三	星九十	辰一千八十	年三萬二千四百	泰 ䷊	開物 星之己七十六
月卯四	星一百二十	辰一千四百四十	年四萬三千二百	大壯 ䷡	
月辰五	星一百五十	辰一千八百	年五萬四千	夬 ䷪	
月巳六	星一百八十	辰二千一百六十	年六萬四千八百	乾 ䷀	唐堯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月午七	星二百一十	辰二千五百二十	年七萬五千六百	姤 ䷫	夏殷周秦兩漢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月未八	星二百四十	辰二千八百八十	年八萬六千四百	遯 ䷠	
月申九	星二百七十	辰三千二百四十	年九萬七千二百	否 ䷋	
月酉十	星三百	辰三千六百	年十萬八千	觀 ䷓	
月戌十一	星三百三十	辰三千九百六十	年十一萬八千八百	剝 ䷖	閉物 星之戊三百一十五
月亥十二	星三百六十	辰四千三百二十	年十二萬九千六百	坤 ䷁	

邵伯溫曰日爲元元之數一月爲會會之數十二星爲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也經世但著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日甲日之數一歲一周月子至亥月之數十二歲十二周也星三百六十隨天而轉日一周歲三百六十周也一日十二辰積

一歲之辰則歲四千三百二十辰也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亥作消作息則陽進而陰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七十有六閉物於月之戌星之戊三百一十有五月至巳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爲陽極陰陽之餘空各六月至亥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爲陰極陰陽之餘空各六凡二十有四以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焉除四正卦凡六四六二十四三百八十有四去其二十有四則所存者三百六十也四正卦謂乾坤坎離居四方之正位反復不變故謂之四正經世一元之運數舉成數焉消息盈虧之

法在其間矣所以藏諸用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得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揚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即一歲之自子至

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或曰氣盈於三百六十六朔虛於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槩以三百六十爲率何也曰所以藏諸用也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矣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嗟夫皇極一元之運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數

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非元氣之會聰明過人者。其孰與此。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又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日月星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

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惟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

數安得無差

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著。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

而成地。初則洛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漂沙之勢。以此知。如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其說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黃氏瑞節曰。一元消長圖。蓋以本書約之也。今詳本書。自甲一位為一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一元總數也。其所以得一元之數者。由十二會積之也。月子一位為一會。該一萬八百年。至月亥十二位為十二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上。日甲統之也。其所以得十二會之數者。由三十運積之也。星甲一位為一運。該三百六十年。至三十位為三十運。該一萬八百年為上。月子統之。過此為月丑統之。其所以得三十運之數者。由十二世積之也。辰子一位為

一世該三十年至辰亥十二位爲十二世該三百六十年爲上星甲統之過此屬星乙統之蓋由世積而爲運運積而爲會會積而爲元即由時積而爲日日積而爲月月積而爲歲也邵伯溫所謂一元之數在天地之間蓋一年是已然邵子此數何從而知其始何從而知其終邪善乎西山先生之言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故曰堯得天地之中數斯言何謂也蓋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中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也堯而後可遠而推矣〇元氏曰書曰堯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午會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入午會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年〇臨川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爲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爲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爲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

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爲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謂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淸濁之氣混合爲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淸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爲天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終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持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爲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爲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爲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圖 萬物之數

丶

日日聲平闢

多良千刀妻

宮心●●●

日日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聲闢音平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日日聲平之一闢

闢音清和律

之一 一音古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二 二音黑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三 三音安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四 四音夫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五 五音卜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六 六音東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七 七音乃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八 八音走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九 九音思字和一聲至十聲

之十 一聲至十聲

之十一 一聲至十聲

之十二 一聲至十聲

水水音開清

古黑安夫卜東

乃走思■■■

水水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音清聲開音清聲一千八

水水音開之一清

平聲闢唱呂

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一聲多字唱

之二 一音至十二音二聲良字唱

之三 一音至十二音三聲千字唱

之四 一音至十二音四聲刀字唱

之五 一音至十二音五聲妻字唱

之六 一音至十二音六聲宮字唱

之七 一音至十二音七聲心字唱

之八 一音至十二音

之九 一音至十二音

之十 一音至十二音

日月聲平翕
禾光元毛衰
龍○●●●
日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日月聲平之二翕
開音濁 和律
二之一 一音□字和 一聲至十聲
二之二 二音黃字和

二之三 三音□字和
二之四 四音父字和
二之五 五音步字和
二之六 六音兌字和
二之七 七音內字和
二之八 八音自字和
二之九 九音寺字和
二之十
二之十一
二之十二

水火音開濁
□黃□父步兌
內自寺■■■
水火音九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音濁聲開音濁聲一千
八
水火音開之二濁
平聲翕 唱呂
二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禾字唱
二之二 二聲光字唱
二之三 三聲元字唱
二之四 四聲毛字唱
二之五 五聲衰字唱
二之六 六聲龍字唱
二之七 七聲○字唱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十

日星聲平闢
開丁臣牛○
魚男●●●
日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闢音平聲闢音一千
六十四
日星聲平之三闢
開音清 和律
三之一 一音坤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三之二 二音五字和

三之三 三音母字和
三之四 四音武字和
三之五 五音普字和
三之六 六音土字和
三之七 七音老字和
三之八 八音草字和
三之九 九音□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三之十二

水土音開清
坤五母武普土
老草□■■■
水土音九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音清聲開音清聲一千
八
水土音開之三清
平聲闢 唱呂
三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開字唱
三之二 二聲丁字唱
三之三 三聲臣字唱
三之四 四聲牛字唱
三之五 五聲○字唱
三之六 六聲魚字唱
三之七 七聲男字唱
三之八
三之九
三之十

日辰聲平翕
田兄君○龜
烏○●●●
日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日辰聲平之四翕
開音濁和律 四之一 一音□字和 一聲至十聲
四之二 二音吾字和
四之三 三音曰字和
四之四 四音文字和
四之五 五音旁字和
四之六 六音同字和
四之七 七音鹿字和
四之八 八音曹字和
四之九 九音□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四之十二

水石音開濁
□吾曰文旁同
鹿曹□■■■
水石音九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音濁聲開音濁聲一千
八
水石音開之四濁
平聲翕唱呂 四之一 一聲田字唱 一音至十二音
四之二 二聲兄字唱
四之三 三聲君字唱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聲龜字唱
四之六 六聲烏字唱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月日聲上闢
可兩典早子
孔審●●●
月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
六十四
月日聲上之一闢
發音清和律 一之一 一音甲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一之二 二音花字和
一之三 三音亞字和
一之四 四音法字和
一之五 五音百字和
一之六 六音丹字和
一之七 七音妳字和
一之八 八音哉字和
一之九 九音三字和
一之十 十音山字和
一之十一 十一音莊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卓字和

火水音發清
甲花亞法百丹
妳哉三山莊卓
火水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發音清聲發音清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火水音發之一清
上聲闢唱呂 一之一 一聲可字唱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二 二聲兩字唱
一之三 三聲典字唱
一之四 四聲早字唱
一之五 五聲子字唱
一之六 六聲孔字唱
一之七 七聲審字唱
一之八
一之九
一之十

月月聲上翕
火廣犬寶○
甬○●●●
月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月月聲上之二翕
發音濁和律
二之一 一音口字和一聲至十聲
二之二 二音華字和
二之三 三音爻字和
二之四 四音凡字和
二之五 五音白字和
二之六 六音大字和
二之七 七音南字和
二之八 八音在字和
二之九 九音口字和
二之十 十音士字和
二之十一 十一音乍字和
二之十二 十二音宅字和

火火音發濁
口華爻凡白大
南在口士乍宅
火火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發音濁聲發音濁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火火音發之二濁
上聲翕唱呂
二之一 一聲火字唱一音至十二音
二之二 二聲廣字唱
二之三 三聲犬字唱
二之四 四聲寶字唱
二之五 五聲○字唱
二之六 六聲甬字唱
二之七 七聲○字唱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十

月星聲上闢
宰井引斗○
鼠坎●●●
月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
六十四
月星聲上之三闢
發音清和律
三之一 一音巧字和一聲至十聲
三之二 二音乇字和
三之三 三音馬字和
三之四 四音晚字和
三之五 五音朴字和
三之六 六音貪字和
三之七 七音冷字和
三之八 八音釆字和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十 十音口字和
三之十一 十一音叉字和
三之十二 十二音拆字和

火土音發清
巧乇馬晚朴貪
冷釆口口叉拆
火土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發音清聲發音清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火土音發之三清
上聲闢唱呂
三之一 一聲宰字唱一音至十二音
三之二 二聲井字唱
三之三 三聲引字唱
三之四 四聲斗字唱
三之五 五聲○字唱
三之六 六聲鼠字唱
三之七 七聲坎字唱
二之八
三之九
三之十

月辰聲上翕

每永允○水

虎○●●●

月辰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月辰聲上之四翕

發音濁和律

四之一　一音口字和　一聲至十聲

四之二　二音牙字和

四之三　三音皃字和

四之四　四音萬字和

四之五　五音排字和

四之六　六音覃字和

四之七　七音犖字和

四之八　八音才字和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十　十音口字和

四之十一　十一音崇字和

四之十二　十二音茶字和

火石音發濁

口牙皃萬排覃

犖才口口崇茶

火石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發音濁聲發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火石音發之四濁

上聲翕唱呂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每字唱

四之二　二聲永字唱

四之三　三聲允字唱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聲水字唱

四之六　六聲虎字唱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星日聲去闢

个向旦孝四

衆禁●●●

星日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星日聲去之一闢

收音清和律

一之一　一音九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一之二　二音香字和

一之三　三音乙字和

一之四　四音口字和

一之五　五音丙字和

一之六　六音帝字和

一之七　七音女字和

一之八　八音足字和

一之九　九音星字和

一之十　十音手字和

一之十一　十一音震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中字和

土水音收清

九香乙口丙帝

女足星手震中

土水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清聲收音清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土水音收之一清

去聲闢唱呂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个字唱

一之二　二聲向字唱

一之三　三聲旦字唱

一之四　四聲孝字唱

一之五　五聲四字唱

一之六　六聲衆字唱

一之七　七聲禁字唱

一之八

一之九

一之十

星月聲去翁
化況半報帥
用○●●●
星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聲翁音去聲翁音一千
六十四
星月聲去之二翁
收音濁和律
二之一 一音近字和 一聲至十聲
二之二 二音雄字和
二之三 三音王字和
二之四 四音□字和
二之五 五音𦬊字和
二之六 六音第字和
二之七 七音年字和
二之八 八音匠字和
二之九 九音象字和
二之十 十音石字和
二之十一 十一音□字和
二之十二 十二音直字和

土火音收濁
近雄王□𦬊第
年匠象石□直
土火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收音濁聲收音濁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土火音收之二濁
去聲翁唱呂
二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化字唱
二之二 二聲況字唱
二之三 三聲半字唱
二之四 四聲報字唱
二之五 五聲帥字唱
二之六 六聲用字唱
二之七 七聲○字唱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十

星星聲去闢
愛亘艮奏○
去欠●●●
星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
六十四
星星聲去之三闢
收音清和律
三之一 一音丘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三之二 二音仰字和
三之三 三音美字和
三之四 四音□字和
三之五 五音品字和
三之六 六音天字和
三之七 七音呂字和
三之八 八音七字和
三之九 九音□字和
三之十 十音耳字和
三之十一 十一音赤字和
三之十二 十二音丑字和

土土音收清
丘仰美□品天
呂七□耳赤丑
土土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收音清聲收音清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土土音收之三清
去聲闢唱呂
三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愛字唱
三之二 二聲亘字唱
三之三 三聲艮字唱
三之四 四聲奏字唱
三之五 五聲○字唱
三之六 六聲去字唱
三之七 七聲欠字唱
三之八
三之九
三之十

星辰聲去翕
退瑩巽○貴
兔○●●●
星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聲翕音去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星辰聲去之四翕
收音濁和律 四之一 一音乾字和 一聲至十聲
四之二 二音月字和

四之三 三音眉字和
四之四 四音□字和
四之五 五音平字和
四之六 六音田字和
四之七 七音離字和
四之八 八音全字和
四之九 九音□字和
四之十 十音二字和
四之十一 十一音辰字和
四之十二 十二音呈字和

土石音收濁
乾月眉□平田
離全□二辰呈
土石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收音濁聲收音濁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土石音收之四濁
去聲翕唱呂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退字唱
四之二 二聲瑩字唱
四之三 三聲巽字唱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聲貴字唱
四之六 六聲兔字唱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辰日聲入闢
舌○○岳日
○○●●●
辰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
六十四
辰日聲入之一闢
閉音清和律 一之一 一音癸字和 一聲至十聲
一之二 二音血字和

一之三 三音一字和
一之四 四音飛字和
一之五 五音必字和
一之六
一之七
一之八
一之九
一之十
一之十一
一之十二

石水音闢清
癸血一飛必■
■■■■■■
石水音五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闢
音清聲闢音清聲五百
六十
石水音闢之一清
入聲闢唱呂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舌字唱
一之二 二聲○字唱
一之三 三聲○字唱
一之四 四聲岳字唱
一之五 五聲日字唱
一之六 六聲○字唱
一之七 七聲○字唱
一之八
一之九
一之十

辰月聲入翕
八○○霍骨
○十●●●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辰月聲入之二翕
閉音濁 和律 二之一 音揆字和聲至十聲
二之二 二音賢字和

二之三 二音寅字和
二之四 四音吠字和
二之五 五音鼻字和
二之六
二之七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十
二之十一
二之十二

石火音閉濁
揆賢寅吠鼻■
■■■■■■
石火音五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
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
六十
石火音閉之二濁
入聲翕 唱呂 二之一 音至十二音聲八字唱
二之二 二聲○字唱
二之三 三聲○字唱
二之四 四聲霍字唱
二之五 五聲骨字唱
二之六 六聲○字唱
二之七 七聲十字唱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十

辰星聲入闢
○○○六德
○○●●●
辰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
六十四
辰星聲入之三闢
閉音清 和律 三之一 音奔字和聲至十聲
三之二 二音口字和

三之三 三音米字和
三之四 四音尾字和
三之五 五音匹字和
三之六
三之七
三之八
三之九
三之十
三之十一
三之十二

石土音閉清
奔口米尾匹■
■■■■■■
石土音五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
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
六十
石土音閉之三清
入聲闢 唱呂 三之一 音至十二音聲○字唱
三之二 二聲○字唱
三之三 三聲○字唱
三之四 四聲六字唱
三之五 五聲德字唱
三之六 六聲○字唱
三之七 七聲○字唱
三之八
三之九
三之十

辰辰聲入翕

○○○玊北

○妾●●●

辰辰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辰辰聲入之四翕 閉音濁和律

四之一 一音蚪字和一聲至十聲

四之二 二音兊字和

四之三 三音民字和

四之四 四音未字和

四之五 五音瓶字和

四之六

四之七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四之十二

石石音閉濁

蚪堯民未瓶■

■■■■■■

石石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六十

石石音閉之四濁 入聲翕唱呂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一聲○字唱

四之二 二聲○字唱

四之三 三聲○字唱

四之四 四聲玊字唱

四之五 五聲北字唱

四之六 六聲○字唱

四之七 七聲妾字唱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正聲

	平	上	去	入
	日	月	星	辰
一聲	多	可	个	舌
	禾	火	化	八
二聲	開	宰	愛	○
	回	每	退	○
	良	兩	向	○
	光	廣	況	○
	丁	井	亘	○
	兄	永	瑩	○
三聲	千	典	旦	○
	元	犬	半	○
	臣	引	艮	○
	君	允	巽	○
四聲	刀	早	孝	岳
	毛	寶	報	霍
	牛	斗	奏	六
	○	○	○	玊
五聲	妻	子	四	日
	衰	○	帥	骨
	○	○	○	德
	龜	水	貴	北
六聲	宮	孔	眾	○
	龍	甬	用	○

正音

	開	發	收	閉
	水	火	土	石
一音	古	甲	九	癸
	□	□	近	揆
	坤	巧	丘	弃
	□	□	乾	蚪
二音	黑	花	香	血
	黃	華	雄	賢
	五	瓦	仰	□
	吾	牙	月	堯
三音	安	亞	乙	一
	□	爻	王	寅
	母	馬	美	米
	目	皃	眉	民
四音	夫	法	□	飛
	父	凡	□	吠
	武	晚	□	尾
	文	萬	□	未
五音	卜	百	丙	必
	步	白	精	鼻
	普	扑	品	匹
	旁	排	平	瓶
	東	丹	帝	■
	兊	大	弟	■

聲	九	聲	八	聲	七	聲
●●	●●	●●	●●	○男	○心	烏魚
●●	●●	●●	●●	○坎	○審	虎鼠
●●	●●	●●	●●	○欠	○禁	兔去
●●	●●	●●	●●	妾○	十○	○○

					聲	十
					●●	●●
					●●	●●
					●●	●●
					●●	●●

九	音	八	音	七	音	六
□□	寺思	曹草	自走	鹿老	内乃	同土
□□	□三	才采	在哉	犖冷	南妳	覃貪
□□	象星	全七	匠足	離吕	年女	田天
■■	■■	■■	■■	■■	■■	■■

	十三	音	十二	音	十	音
	■■	■■	■■	■■	■■	■■
	荼拆	宅卓	崇又	乍莊	□□	士山
	呈丑	直中	辰赤	□震	二耳	石手
	■■	■■	■■	■■	■■	■■

邵伯溫曰太陽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之數十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數凡四十太陰之數十二少陰之數十二太柔之數十二少柔之數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數凡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七百二十是謂動植之全數一百六十内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内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動植之用數以一百一十二唱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唱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萬物之數備于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日聲即元之元日也日月聲即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則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則元之世日之辰也自餘皆可以類推之也○西山蔡氏曰凡太陽太剛少陽少剛之體數皆十康節曰陽數一衍之爲十又日月星辰四象相

因而爲十六。以十因十六爲一百六十。凡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之體數皆十二。(康節曰。陰數二。衍之爲十二。)又水火土石四象相因亦爲十六。以十二因十六爲一百九十二。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體。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七百二十。爲動。以一百九十二因一百六十。亦得三萬七百二十。爲植。是爲動植之全數。於一百六十中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爲日月星辰之用數。於一百九十二中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爲水火土石之用數。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爲動物之用數。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亦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爲植物之用數。又以一萬七千二十四乘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爲動植通數。凡日月星辰暑寒晝夜性情形體耳目口鼻元會運世皇帝王伯之數皆百六十。水火土石雨風露雷走飛草木色聲氣味歲月日辰易書詩春秋之數皆一百九十二。其去體得用究轉相因同一法也。物有色聲氣味。唯聲爲盛。且可以書別。故以正聲之平上去入正音之開發收閉列而爲圖。以見聲音之全數。其○有其聲而無其字者也。其口有其音而無其字者也。但以上下聲音調之則自可通。其●即所去之四十八。其■即所去之四十也。陽數用十。陰數用十二者。即易之陽數用九。陰數用六也。○鍾氏(過)曰。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偶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據圖觀之。直看則第一字爲日聲水音。第二字爲月聲火音。第三字爲星聲土音。第四字爲辰聲石音。橫看則第一行爲日聲水音。第二行爲月聲火音。第三行爲星聲土音。第四行爲辰聲石音

鍾氏(過)曰。伊川丈人云。音非有異同。人有異同。人非有異同。方有異同。而風土殊而呼吸異故也。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牙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于喉者不利于唇。便于齒者不利于牙。由是訛正者乎附論是非。出乎曲說。紛然殽亂于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意聲音之生也

久矣其必待人而後正有耶人能正而復有待者耶知其說者從天地之道而不爲私爲始可與言聲音者矣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木水火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明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日陰生月明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太陰生水自乃星辰金土火水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目月生耳星生鼻辰生口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自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人事矣目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鼻之體數十口之體數十二氣之體數十味之體數十二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爲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爲正呂之用數以正律之用數攝正呂之用數是謂

正音之用數以正呂之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謂正聲之用數正律之用數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五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協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調之以詩言志以歌永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和八音克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來儀則是學也蓋直言律音文義而已哉○祝氏曰[illegible]曰宮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當以十干六律六呂合爲十二音管以十二支攝之以聲音之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爲圖三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與無音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一百九十二位刊式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唇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謂之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既

攝萬物之變及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間有聲有音雖無字皆該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感間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十四極於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以取卦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上官氏萬里曰自朗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巧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音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爲翻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推皇極用聲音之法起越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見祝氏鈐而觀氏又或與衆節有異同處○彭氏兵矣曰鄭夾漈云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之儒爲韻書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今考經世書聲爲律音爲呂律爲唱呂爲和一經一聲一從一衡而聲音之全數具矣聲有十音有十二者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如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唱音而切韻生

焉翁開音寫用爲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黃氏堆華曰邵子之書伯溫略發其機至祝氏而其說詳其用異蔡氏蓋由博而之約也右四象皆用圖取本書濟括爲凡例今以本書詳之日月星辰四象爲聲自月星辰又自相加水火土石四象爲音水火土石又自相加亦如八卦相加爲六十四也其爲圖凡三十二平上去入各聲爲四圖共一十六圖開發收閉各音爲四圖共一十六圖聲之數每圖一千六十四十六圖共一萬七千二十四音之數閉有出入十六圖亦一萬七千二十四蓋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分布細推以得之也蔡氏取十聲爲十圖取十二音爲十二圖如第一聲圖多字平聲而可十舌上去入三聲隨之矣第一音圖古字開音而甲九癸發收閉三音隨之矣至於一萬七千二十四之數但以一百十二因一百五十二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十二而得之亦合此其所以萬自然之妙也音夫以聲起數以數合數具具祝氏鈐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

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時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

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源也日爲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爲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覩矣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絲忽眇沒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爲消長盈虛在人則爲治亂興

廢皆不能逃乎數也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太剛爲火太柔爲水少剛爲石少柔爲土陽之數十陰之數十二剛之數十柔之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凡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凡四十有八四而因之得一百有六十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九十有二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以陰陽剛柔之體數互相進退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陰陽剛柔之用數更唱迭和各得

萬有七千二十四是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
日月星辰之變數水火土石之化數是謂動植之數以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再相唱和得二萬八千
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本
數者數之始也體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
用則體數退矣體數退則本數藏矣體退而本藏則變
化見矣故謂之變化之數變化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
物者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溢而生
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
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

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
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
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
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者
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
感乎地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
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
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唯誠之謂乎凡在天地
之間蠻夷華夏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
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萬

物之理昭焉順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覩焉天氣下
降地氣上躋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後物生焉天地有
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
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咸其
自取之耳至于聲色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考而知
聲音爲甚聲者陽也而生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乎地知
聲音之數而後萬物之數覩矣知聲音之理而後萬物
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
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于太極者其唯人
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

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
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爲動陰爲植陽之陽爲飛陰之陰
爲走動而飛者親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
精人類得之則爲明哲飛類得之則爲鸞鳳走類得之
則爲麒麟介類得之則爲龜龍草類得之則爲芝蘭木
類得之則爲松柏石類得之則爲金玉萬物莫不以其
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爲妖
孽飛類得之則爲梟鵂走類得之則爲虎狼介類得之
則爲虺蜴草類得之則爲至毒木類得之則爲不材石

類得之則爲磽礫萬物亦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氤氳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不一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致治之世則賢人衆多龜龍游於沼鳳鳥翔于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廡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此逆氣之應也逆順之應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鱉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

會聲發而響應歟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逝而不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必變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唯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乎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應時者其惟人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而無其時則

有之矣有其時而無其人蓋未之有也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向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脩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興之則爲治廢之則爲亂用之則爲

中國舍之則爲夷狄五伯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世之諸侯去伯也遠矣鄰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八

性理大全書卷之九

皇極經世書三 邵伯溫解

觀物內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之道不過陰陽剛柔而已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陰陽消長而為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之道四維者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為大者也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物之資始資生可謂大矣然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者也天雖主動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靜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

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則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為日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為日在地則為火先天圖以乾為日乾之位在正南

太陰為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為月在地則為

水先天圖以兌爲月兌之位在東南

少陽爲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少陽爲星在地則爲石先天圖以離爲星離之位在正東

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爲辰在地則爲土先天圖以震爲辰震之位在東北

太柔爲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太柔爲水在天則爲月先天圖以坤爲水坤之位在正北

太剛爲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爲火在天則爲日先天圖以艮爲火艮之位在西北

少柔爲土

土之爲物亦柔也其性輭緩故少柔爲土在天則爲辰先天圖以坎爲土坎之位在正西

少剛爲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爲石在天則爲星先天圖以巽爲石巽之位在西南此圖繫辭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也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然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

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此皆有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

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爲暑

太陽爲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爲寒

太陰爲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爲晝

少陽爲星晝亦屬陽

辰爲夜

少陰爲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夜之變而後歲成焉

水爲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爲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爲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石爲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霧露之雨。火雨則爲苦暴之雨土雨則爲霢霂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之化而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爲暑之所變
寒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爲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爲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體
體有質故屬陰爲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露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走草木又更相

交錯而化。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木之飛木之走其他皆可以類推也
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乎陽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

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同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應之交錯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

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又言人物之有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

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體無所不感飛走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為人故唯人為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于萬物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身而誠之求諸己而天下之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謂之人曾何異於物哉

觀物內篇之三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

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己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

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

體本無體故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故惟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

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物之巨細如此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能兼兆物兆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謂之至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者人之人也以一至物當一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物之至者也聖人之於人人之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千萬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盡之者以能兼兆物兼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

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爲心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爲哉故唯能無爲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理故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别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迹探體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故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簡易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知易簡之道奮私智肆邪説以滅天理孟子所謂惡夫鑿者也

觀物内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窮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

天地爲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爲道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則所以爲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爲天地之物也
道之道盡之于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于地矣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爲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地而命萬物
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盡物
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故能盡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

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
昊天之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

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
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
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
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
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
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
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
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
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

而爲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汚隆而爲易書詩春秋春
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爲
消長汚隆萬物萬民盡于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
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
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
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
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
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
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天時迭爲消長聖經更爲汚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

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
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
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
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
收藏者脩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
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
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

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

皇帝王伯之道如此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擔得聖之事而已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伯所以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伯。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皆五伯之事也故

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三王脩夫象。五伯脩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為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故仁義禮智為書之用。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性情形體為詩之用。秦穆脩夫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為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起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

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道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為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記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止之善學聖人者。求其

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姦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含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爲。所以爲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著。故有象。伯則任智力。故曰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爲。夫何言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下。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己無己有之也。若己無己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是故知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幷包徧覆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禮而異教。王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伯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者也。故天下以德歸焉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

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皇盡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曰同形伯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于天下矣形見于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天下以功歸焉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

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為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五帝則有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固聖矣而謂之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於三皇之道則為賢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五伯則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五伯以術以率則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力歸焉力有強弱故尚爭尚爭者爭乎利者也五伯爭利而猶

假虛名者尚有所畏憚也然名不以仁利不以義此所以為伯也王者則唯仁義而已五伯雖不若王猶能有功于時過於夷狄遠矣周之東遷與滅亡無異尚能維持數百年者蓋由五伯有尊王室之名也能以力率天下有尊王室之名是猶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者也履之九三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剛而不中故有武人為于大君之象伯者之事有類于此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

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有異時使之然也存乎體者言乎其體也存乎用者言乎其用也體用之間有權存焉者變以隨時也變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變生成息矣聖人無權教化窮矣非生物非生民而謂之權變則一歸于詐而已矣惡孰大焉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皇帝王伯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為表裏皆相因而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為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為古也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

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爲能知時作經以爲民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體消長。知損益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夫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爲而已。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爲春。長而消爲夏。消而長爲秋。消而消爲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

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唯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故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起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為動陰闔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

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為動靜之間也。獨揚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蹤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乎此者，皆邪說妄行也。先君皇極經世書蓋本於此。所以觀物篇首明天地動靜，而此又明動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焉。學者欲求其至，在乎默而識之，不可以言傳也。

觀物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伯聖人之事業盡在于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則衆舉之矣。孫五伯，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伯猶或取之，以其有功于一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伯雖得罪於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

惡能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内無思不服儻徇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不亂者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五伯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以力以道則為化以德則為教以功則為勸以力則為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違從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伯之所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時之既往時之未來皆有億萬之數所以為古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治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皇五帝時雖不同然固已雜矣後世不止雜乎伯而伯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贊堯則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文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蓋道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一夫之土百畝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窮極者矣仲尼之道通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天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

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脩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務脩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得之則矜誇。失之則怨懟。苟能知己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如是則安有不知量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是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為。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行累功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亦必亡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蓋周至幽厲雖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此之謂也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爲不善其亡也速其爲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爲大惡而天下之爲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爲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爲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伯有戰國有暴秦民墜塗炭五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

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爲十六國羯胡腥羶濆污中原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爲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鎭固已暴横于外宦竪又且擅權于内其後有五季又分而爲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爲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爲天下害也深槩可見矣

但時無眞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權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之時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於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于時故

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絕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己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于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于未濟卦一治一亂而未始有窮也

予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

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伯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盍斯奪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攘戎狄而遷周于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冒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有虛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深遠以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一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孟子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於道雖爲未至已能讓千乘之國則與夫見利忘義貪取苟得無所顧藉者蓋有間矣。或曰好名之人矯僞不情爲足貴哉。愚獨不然矯僞爲善豈不賢於矯僞爲惡者乎。嘗論之爲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堯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爲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爲可好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脩身

之具也爲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豈不貴哉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爲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

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綱五常絕矣篡君弒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雖管仲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猶不知禮況其餘乎其甚則魯之三家以雍徹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況於執國命乎始於僭踰卒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

魏之於晉終逐其君而盜其國猶使齊晉之君不敢僭周則所謂田氏與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爾者反乎爾不忍之甚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至宜辨之早也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愜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傲齊晉辱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代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為強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

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内血流天下吞吐四海賡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於王道者雖一善必録聖人之心如此然終于秦誓則世之盛衰道之汚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皇并吞海内而乃尚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

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貽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性理大全書卷之九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内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爲姦爲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略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正爲君子邪爲小人君子小人相爲盛衰猶陰陽之相爲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所以爲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内所以爲否而天下亂矣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則民用邪而小人進君子退矣唐堯之時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内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内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内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内疎而遠之則爲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

矣不必待屏絶誅竄而後爲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爲外也。所謂小人者。聖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下治亂。可不愼哉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唐堯之舉舜。商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夢卜。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爲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不如此。貴乎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爲篡也。烏可哉。故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强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己。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

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譎詐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伯用譎詐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無事盡于心者也孟子所謂舜由仁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為善也既能行之久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功則一矣言之于口則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則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于心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

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謂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也無口過易能慎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於事為之際思慮一萌若離于道是為過矣既無心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何過之有未至於聖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又

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心有一所動而在乎非禮則遠乎仁矣顏子至於三月不違仁則幾乎聖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傳學者當盡心焉

觀物內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

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于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于時故聖人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謂之獨夫紂也

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以虐政殺之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己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己殺之所殺猶寡使人殺之則所殺者眾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己殺之也使人殺

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又況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之以白刃殺之耶于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于塗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為匹夫而不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

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與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于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

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

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未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于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于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為象所害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為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于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于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聵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為非則知由之死未為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

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為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于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於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為區區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已

觀物內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于極治必三變矣

變極亂為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于三變也

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

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變極治而為極亂變極亂而為極治皆有漸次世變至于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皇帝王伯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溫燠凄冽其變如此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也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

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罪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者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跡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則

已在乎形跡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孟子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

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以此

垂教於萬世揚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爲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無父無君爲天下之害也大矣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于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已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致禍亂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捨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夷狄之相殘禽獸之相食以

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夷狄之陵中國小人之勝君子皆亂之道也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奇而陰數耦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

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萬物

觀物內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演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

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

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數見于前。此不復詳。其消息盈虧之説不著于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大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

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皇帝王伯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則

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爲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爲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爲秋。五伯刑殺尚矣故於時爲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伯而已。漢雜乎伯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伯而有餘。三國伯之盛強者也。自十六國至于南北朝皆不足乎伯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于王而雜乎伯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蓋自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興廢之間。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天下始一變矣。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子孫又未必皆賢而不克嗣述者多矣。時之難如此。人之難又如此。則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觀物內篇之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

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
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
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
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
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
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
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為太陽其數十。月為太陰其數十二。星為少陽其數
十。辰為少陰其數十二。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
數十二。火為太剛其數十。水為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

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
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
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
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
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
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
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
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
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
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

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
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
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
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
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
六。經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
矣。十二分而為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于十。月陰也。止
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
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
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

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
四十有四。是為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
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
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
百有八。是為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
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
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
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

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蓋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也。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蓋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也。有暑寒晝夜則有性情形體。蓋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也。有雨風露雷則有飛走木草。蓋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也。暑寒晝夜雨風露雷又相交感而變化焉。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飛走木草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乎萬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日之物太陰之太陽者也。月月之物太陰之太陰者也。月星之物太陰之少陽者也。月辰之物太陰之少陰者也。星日之物少陽之太陽者也。星月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星星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少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月之物

少陰之太陰者也。辰星之物少陰之少陽者也。辰辰之物少陰之少陰者也。物之感化如此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飛飛者飛之捷者也。飛走者飛而走者也。飛木者飛而類乎木者也。飛草者飛而類乎草者也。走飛者走而飛

者也。走走者走而走者也。走木者走而類乎木者也。走草者走而類乎草者也。木飛者木之類乎飛者也。木走者木之類乎走者也。木木者木之木者也。木草者木之類乎草者也。草飛者草之類乎飛者也。草走者草之類乎走者也。草木者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草者也

物之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

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

無爲之謂皇。尚德之謂帝。尚功之謂王。尚力之謂伯。皇皇之民者皇之皇者也。皇帝之民者皇之帝者也。皇王之民者皇之王者也。皇伯之民者皇之伯者也。帝皇之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帝之帝者也。帝王之民者帝之王者也。帝伯之民者帝之伯者也。王皇之民者王之皇者也。王帝之民者王之帝者也。王王之民者王之王者也。王伯之民者王之伯者也。伯皇之民者伯之皇者也。伯帝之民者伯之帝者也。伯王之民者伯之王

者也。伯伯之民者伯之伯者也。均爲皇也。均爲帝也。均爲王也。均爲伯也。其世變汙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

由道之謂士。務本之謂農。興作之謂工。趨利之謂商。皇帝王伯世變不同如此。故士農工商民俗之澆淳不同

如此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

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差民俗之所以不同也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爲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爲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

此物之所以有巨細也

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十一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

此人之所以有賢愚也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物物之至者也。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民而可以兼兆民人之至者也。爲千千之物而分一物者物之細者也。爲千千之民而分一民者人之細者也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稟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萬物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

異猶物之有巨細也。聖人則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于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謂眞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

鑑以金爲之。工出人手。鎔冶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照物有時乎差矣。故不若水之爲明出於自然也。水能照表不能照裏。微風過之清明動於上。重濁亂于下。則不得大形之正矣。故不若聖人之明也。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必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物者
能無我故也為天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我則無自
而可矣世之人所以至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善為
惡以惡為善以治為亂以亂為治以君子為小人以小
人為君子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者皆以我為之蔽也故
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
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人之生也同乎天地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
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觀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
與物未甞異也一有我於其間則責於己無所不恕責
於人無所不備施於己無所不厚施於人無所不薄推
是心以往則無所不至是皆聖人之罪人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
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
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
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
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
于樂也不亦大乎

聖人能同乎天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
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天下之口
為己之口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
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
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
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
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
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此篇明觀物之大旨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
況於己乎己亦物矣而況於人乎人亦物矣而況於物
乎夫天地人物至于一己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觀
物之旨不亦深乎天地之大有生之類皆物也物皆有
理自非有道者其孰能觀之哉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
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
目觀物者見於前而忘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
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
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是

非非善善惡惡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則天下之理皆得矣天下之理皆得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眞知也知是三者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矣夫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如是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

可知矣且我亦人也則爲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則爲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唯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爲聞見謀論則夫何爲哉無爲而已矣故曰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如是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一

皇極經世書五

觀物外篇上

邵伯溫曰康節先君旣捐館門弟子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第撿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者爲多故名之曰觀物外篇○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不用之一

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

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故爻止于六卦盡于八策窮于三十六而重卦極于六十四也卦成于八重于六十四爻成于六策窮于三十六而重于三百八十四也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于三而極于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

大數不足而小數常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見而小者可見也故時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是以人之支體有四而指有十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于六而餘于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略其左右也

天體數四而用三地體數四而用三天尅地地尅天而尅者在地猶晝之餘分在夜也是以天三而地四天有三辰地有四行也然地之大且見且隱其餘分之謂耶

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也天有四正地有四正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也是以小成之

卦正者四變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乾坤離坎爲三十六卦之祖也兌震巽艮爲二十八卦之祖也

乾七子兌六子離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全陰故無子乾七子坤六子兌五子艮四子離三子坎二子震一子巽剛故無子

乾坤七變是以晝夜之極不過七分也兌艮六變是以月止于六共爲十二也離坎五變是以日止于五共爲十也震巽四變是以體止于四共爲八也

卦之正變共三十六而爻又有二百一十六則用數之策也三十六去四則三十二也又去四則二十八也又去四則二十四也故卦數三十二位去四而言之也天數二十八位去八而言之也地數二十四位去十二而言之也四者乾坤離坎也八者并頤孚大小過也十二者兌震泰旣濟也

日有八位而用止于七去乾而言之也月有八位用止于六去兌而言之也星有八位用止于五去離而言之也辰有八位用止于四去震而言之也

日有八位而數止于七去泰而言之

月自兌起者月不能及日之數也故十二月常餘十二日

也

陽無十故不足于後陰無一故不足于首

乾陽中陽不可變故一年止舉十二月也震陰中陰不可變故一日止十二時不可見也兌陽中陰離陰中陽皆可變故日月之數可分也是陰數以十二起陽數以三十起常存二六也

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含地四變日之變含月與星辰之變也是以一卦含四卦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四有十六位此一變而日月之數窮矣

天有四變地有四變變有長也有消也十有六變而天地之數窮矣

日起於一月起於二星起於三辰起於四引而伸之陽數常六陰數常二而大小之運窮

三百六十變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十二萬九千六百變爲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變爲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三百六十爲時以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爲日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爲月以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

六億爲年則大小運之數立矣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而爲十二前六爲長後六爲消以當一年十二月之數而進退三百六十日矣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分而爲十以當一月十日之數隨大運之消長而進退六十日矣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而爲十二以當一日十二時之數而進退六日矣三百六十以當一時之數隨小運之進退以當晝夜之時也十六變之數去其交數取其用數得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分而爲十二限前六限爲長後六限爲消每限得二十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每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開一分進六十日也六限開六分進三百六十日也猶有餘分之一故開七分進三百六十六日也其退亦若是矣十二萬九千六百去其三者交數也取其七者用數也用數三而成于六加餘分故有七也七之得九萬七百二十年半之得四萬五千三百六十年以進六日也日有晝夜數有朓朒以成十有二日也每三千六百年進一日凡四萬三千二百年進十有二日也餘二千一百六十年以進餘分之六合交數之

二千一百六十年共進十有二分以爲閏也故小運之變凡六十而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也

乾爲一乾之五爻分而爲大有以當三百六十之數也乾之四爻分而爲小畜以當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也乾之三爻分而爲履以當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之數也乾之二爻分而爲同人以當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之數也乾之初爻分而爲姤以當七秭九千五百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百京八千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兆之數也是謂分數也分大爲小皆自上

而下故以陽數當之（如一分爲十二十二分爲三百六十也）天統乎體故八變而終于十六地分乎用故六變而終于十二天起於一而終于七秭九千五百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兆地起於十二而終于二百四秭六千九百八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垓五千四百九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萬億也

一生二爲夬當十二之數也二生四爲大壯當四千三百二十之數也四生八爲泰當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之數也八生十六爲臨當九百四十四兆三千六百九

十九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億二千萬之數也十六生三十二爲復當二千六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垓三千六百六十四萬八千八百京二千九百四十七萬九千七百三十一兆二千萬億之數也三十二生六十四爲坤當無極之數也是謂長數也長小爲大皆自下而上故以陰數當之

有地然後有二有二然後有晝夜二三以變錯綜而成故易以二而生數以十二而變而一非數也非數而數以之成也天行不急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也

天自臨以上地自師以上運數也天自同人以下地自剝以下年數也運數則在天者也年數則在地者也天自賁以上地自艮以上用數也天自明夷以下地自否以下交數也天自震以上地自晉以上有數也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無數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于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爲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常藏其用也一時止于三月一月止于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也是以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變者八可變者七七八五十六其義亦由此矣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

體數之策三百八十四去乾坤離坎之策爲用數三百六十體數之用二百七十去乾與離坎之策爲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體數之用二百七十其一百五十六爲陽一百一十四爲陰去離之策得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爲實用之數也蓋陽去離而用乾陰去坤而用坎也是以天之陽策一百一十二去其陰也地之陰策一百一十二陽策四十去其南北之陽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物不

能生是以去之也其四十爲天之餘分也陽侵陰晝侵夜是以在地也合之爲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也陽去乾之策陰去坎之策得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爲用數之用也陽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陰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三陽三陰陰陽各半也陽有餘分之一爲三十六合之爲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也故體數之用二百七十而實用者二百六十四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二百一十有六也六十四分而爲二百五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此生物之數也故離坎爲生

物之主以離四陽坎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陽一百一十二陰一百一十二去其離坎之爻則二百一十六也陰陽之四十共爲二百五十六也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位離坎主之也故天之昬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也體數何爲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爲者也運行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數之用爲生物之時也地耦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爲生物之數也天數三故六六而又六之是以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地數兩故十二而十二之是以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乾用九故三其八爲二十四而九之亦二百一十有六兩其八爲十六而九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用六故三其十二爲三十六而六之亦二百一十有六也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而六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以十二之二十四六之六之一與半爲乾之餘分則乾得一百五十二坤得一百八也

陽四卦十二爻八陽四陰以三十六乘其陽以二十四乘其陰則三百八十四也

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者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

體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離之不用也乾坤離坎之不用何也乾坤離坎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故萬物變易而四者不變也夫惟不變是以能變也用止于三百六十而有三百六十六何也數之嬴也數之嬴則何用也乾之全用也乾坤不用則離坎用半也乾全用者何也陽主嬴也乾坤不用者何也獨陽不生專陰不成也離坎用半何也離東坎西當陰陽之半爲春秋晝夜之門也或用乾或用離坎何也主陽而言之故用乾也主嬴分而言之則陽侵陰晝侵夜故用離坎也陽主嬴故乾全用也陰主虛故坤全不用也陽侵陰陰

侵陽故離坎用半也是以天之南全見而北全不見東西
各半見也離坎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
之者蓋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寅爻數不過乎申或離當卯坎當酉
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尅坤四十八而
四分之一分為所尅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
也陽主進是以進之為三百六十日陰主消是以十二月
消十二日也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也乾四
十八兌三十離二十四震十坤十二艮二十坎三十六巽
四十乾三十六坤十二離兌巽二十八坎艮震二十兌離巽也

更思之
圓數有一方數有二奇耦之義也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
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變
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而
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八者天地之體也六者天
之用也十二者地之用也天變方為圓而常存其一地分
一為四而常執其方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
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并其一而為七十二者并其四而為
十六也陽主進故天并其一而為七陰主退故地去其四
而止於十二也是陽常存一而陰常晦一也故天地之體

止於八而天之用極於七地之用止于十二也圓者剋方
以為用故一變四四去其一則三也三變九九去其三則
六也方者引圓以為體故一變三并之四也四變十二并
之十六也故用數成於三而極於六體數成於四而極於
十六也是以圓者徑一而圍三起一而積六方者分一而
為四分四而為十六皆自然之道也
一役二以生三三去其一則二也三生九九去其一則八
也去其三則六也故一役三三復役二也三役九九復役
八與六也是以二生四八生十六六生十二也三并一則
為四九并三則為十二十二又并四則為十六故四以一

為本三為用十二以三為本九為用十六以四為本十二
為用更思之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
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為用則尊
陰以陰為用則尊陽也陰幾於道故以況道也
六變而三十六矣八變而成六十四矣十二變而成三百
八十四矣六六而變之八八六十四變而成三百八十四
矣八八而變之七七四十九變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圓者六變六六而進之故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

變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陽主進是以進之爲六十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蓍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餘分也去其餘分則六故策數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閏歲之策也其用四十有九六十四卦一歲之策也歸奇掛一猶一歲之閏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變而地効之是以蓍去一則卦去四也
圓者徑一圍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圍四重之則八也

裁方而爲圓天之所以運行分大而爲小地之所以生化故天用六變地用四變也
一八爲九裁爲七八裁爲六十六裁爲十二二十四裁爲十八三十二裁爲二十四四十裁爲三十四十八裁爲三十六五十六裁爲四十二六十四裁爲四十八也一分爲四八分爲三十二十六分爲六十四以至九十六分爲三百八十四也
一生六六生十二十二生十八十八生二十四二十四生三十三十生三十六引而伸之六十變而生三百六十矣此運行之數也四生十二十二生二十二十生二十八二十八生三十六此生物之數也故乾之陽策三十六兌離巽之陽策二十八震坎艮之陽策二十坤之陽策十二也
圓者一變則生六去一則五也二變則生十二去二則十也三變則生十八去三則十五也四變則二十四去四則二十也五變則三十去五則二十五也六變則三十六去六則三十也是以存之則六六去之則五五也五則四而存一也四則三而存一也二則一而存一也故一生二去一則一也二生三去一則二也三生四去一則三也四生五去一則四也是故二以一爲本三以二爲

本五以四爲本六以五爲本也更思之方者一變而爲四四生八并四而爲十二八生十二并八而爲二十十二生十六并十二而爲二十八十六生二十并十六而爲三十六也一生三并而爲四也十二生二十并而爲三十二也二十八生三十六并而爲六十四也更思之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爲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蓍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

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本故存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蓍之用數七并其餘分亦存一之義也掛其一亦去一之義也蓍之用數掛一以象三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爲四十八也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以當乾之三十六陽爻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以當兌離之二十八陽爻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

以當坤之半二十四陰爻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以當艮坎之二十四爻并上卦之八陰爲三十二爻也是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也九者陽之極數六者陰之極數數極則反故爲卦之變也震巽無策者以當不用之數天以剛爲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爲體故剛者不生是震巽不用也或先艮後兌離說乾用九故其策九也四之者以應四時一時九十日也坤用六故其策亦六也

奇數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也策數四有六有七有八有九合而爲八數以應方數之八變也歸奇合掛之數有六謂五與四四也九與八八也五與四八也九與四八也五與八八也九與四四也以應圓數之六變也

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五則一也十則二也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奇不用五策不用十有無之極也以況自然之數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六十者何也六十卦者三百六十爻也故甲子止于六十也六甲而天道窮矣是以策數應之三十六與二十四合之則六十也三十二與二十八合之亦六十也

乾四十八坤十二震二十巽四十離兌三十二坎艮二十

八合之爲六十蓍之數全故陽策三十六與二十八合之爲六十四也卦數去其四故陰策二十四與三十二合之爲五十六也

九進之爲三十六皆陽數也故爲陽中之陽七進之爲二十八先陽而後陰也故爲陽中之陰六進之爲二十四皆陰數也故爲陰中之陰八進之爲三十二先陰而後陽也故爲陰中之陽蓍四進之則百卦四進之則百二十百則十也百二十則十二也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皆四七

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爲九者一變以應乾也爲六者一變以應坤也爲七者二變以應兌與離也爲八者二變以應艮與坎也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八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如天地之相銜晝夜之相交也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二二爲四三三爲九四四爲十六五五

爲二十五六六爲三十六七七爲四十九八八爲六十四九九爲八十一而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數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五五二十五天數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

大衍之數具筭法之源乎是以筭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

陰無一陽無十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成故蓍數四而九卦數四而十也猶幹支之相錯幹以六終而支以五終也

三四十二也二六亦十二也二其十二二十四也三八亦二十四也四六亦二十四也三其十二三十六也四九亦三十六也六六亦三十六也四其十二四十八也三其十六亦四十八也六八亦四十八也五其十二六十也三其二十亦六十也六其十亦六十也皆自然之相符也此蓋陰數分其陽數耳是以相因也如月初一全作十二也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可因以明之

四九三十六也六六三十六也陽六而又兼陰六之半是以九也故以數言之陰陽各三也以三爻言之天地人各

三也陰陽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陰陽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爲百百分爲千千分爲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爲一衍之斯爲萬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

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分也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艮與火不見也

一氣分而爲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爲天判得陰之多者爲地是故陰陽半而形質具焉陰陽偏而性情分焉形質又分則多陽者爲剛也多陰者爲柔也性情又分則多陽者陽之極也多陰者陰之極也

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陽極坤陰極是以不用也

乾四分取一以與坤坤四分取一以奉乾乾坤合而生六子三男皆陽也三女皆陰也兌分一陽以與艮坎分一陰以奉離震巽以二相易合而言之陰陽各半是以水火相生而相尅然後旣成萬物也

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艮名與位皆可易也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離坎中孚頤大過小過皆不可易者也離在天而當夜故陽中有陰也坎在地而當晝故陰中有陽也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

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旣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更詳之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

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天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卦生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旣成而順觀是故日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往物焉逃哉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則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逆而陽順語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變之與應常反對也

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逃數矣走者便於下飛者利於上從其類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鸇之羽猶木也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實象之

葉陰也華實陽也枝葉耎而根幹堅也

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

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
萬物也
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
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陰交而生脾胃。心生目。
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故乾為心。兌為脾。離為膽。震為腎。坤為血。艮為肉。坎為髓。
巽為骨。泰為目。中孚為鼻。既濟為耳。頤為口。大過為肺。未
濟為胃。小過為肝。否為膀胱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
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心居肺。膽居肝。何也。言性者必歸之天。言體者必歸之地。
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心膽象之也。心膽之倒懸何也。
草木者地之本體也。人與草木反生。是以倒懸也。口目橫
而鼻縱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橫。植者宜橫而
反縱。皆交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
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
才之道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於肺。
傳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脬腸矣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
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
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
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七星。是以
晝不過乎十分也更詳之
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
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

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
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
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日以遲為進。月以疾為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是
以為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
以為閏差也
日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
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
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
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

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

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月晝可見也故爲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爲陰中之陽

天奇而地耦是以占天文者覘星而已察地理者覘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天以剛爲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爲體故剛者不生是以震巽天之陽也地陰也有陽而陰效之故至陰者辰也至陽者日也皆在乎天而地則水火而已是以地上皆有質之物陰伏陽而形質生陽伏陰而性情生是以陽生陰陰生陽陽尅陰陰尅陽陽之不可伏者不見於地陰之不可尅者不見於天伏陽之少者其體必柔是以畏陽而爲陽所用伏陽之多者其體必剛是以禦陽而爲陰所用故水火動而隨陽土石靜而隨陰也一說云陰效陽而能伏是以辰在天而地之四物皆有所主也

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

金火相守則流火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

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其所勝也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爲變則利貞爲應以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爲變則亨應之利爲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

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時之始仁者德之長時則未盛而德足以長人故言德而不言時亨者夏也禮也夏者時之盛禮者德之文盛則必衰而文不足救之故言時而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也義也秋者時之成義者德之方萬物方成而獲利義者不通於利故言時而不言德也貞者冬也智也冬者時之末智者德之衰正則吉不正則凶故言德而不言時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

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見聖人之心矣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乾退一位也

乾坤交而為泰變而為雜卦也

乾坤坎離為上篇之用兌艮巽震為下篇之用也頤中孚大過小過為二篇之正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離坎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

也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天之體也天之體無物之氣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不

能致用也

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陽數一衍之爲十十干之類是也陰數二衍之爲十二十二支十二月之類是也

元亨利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雖行乎德若違于時亦或凶矣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天之陽在南故日處之地之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東南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亦各從其類也

吹噴噓呵風雨雲霧雷言相類也

萬物各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二至相去東西之度凡一百八十南北之度凡六十

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

四正者乾坤坎離也觀其象無反覆之變所以爲正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內象內數也他皆外象外數也

草類之細入于坤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火水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

得天氣者動得地氣者靜

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形則圓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夫卦各有性有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

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木之支榦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
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也氣變必六故三百六十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于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于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
圖雖無文（先天圖也）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

理盡在其中矣
冬至之子中陰之極春分之卯中陽之中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數也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之道也陽中之陽日也暑之道也陽中之陰月也以其陽之類故能見于晝陰中之陽星也所以見于夜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干者幹之義陽也支者枝之義陰也干十而支十二是陽

數中有陰陰數中有陽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魚者水之族也蟲者風之族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氣為神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

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眞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目口凸而耳鼻竅竅者受聲嗅氣物或不能閉之凸者視色別味物則能閉之也四者雖象于一而各備其四矣
燈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黑者白之地寒者暑之地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

也

陰事太半蓋陽一而陰二也

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二

皇極經世書六

觀物外篇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乎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爲陽中之陰而水爲陰中之陽

日月星辰共爲天水火土石共爲地耳目鼻口共爲首髓血骨肉共爲身此乃五之數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

不我物則能物物

辰至日爲生日至辰爲用蓋順爲生而逆爲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

鷹鵰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爲陽而牛爲陰

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陽主舒長陰主慘急日入盈度陰從于陽日入縮度陽從于陰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身地也本乎靜所以能動者氣血使之然也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膽正寤在

心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日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

陰對陽爲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爲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亦萬物也

水之族以陰爲主陽次之陸之類以陽爲主陰次之故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

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

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

氣變而形化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爲日之餘辰爲月之餘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爲八卦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易有眞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

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兹而無窮矣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韻法闢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韻法先閉後闢者春也純闢者夏也先闢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于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莊荀之徒失之辯

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爲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爲益矣

精氣爲物形也遊魂爲變神也。又曰精氣爲物體也。遊魂爲變用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剸劇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變變則不能也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爲仁而已

三人行。亦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爲未足又至於上論古人。無以加焉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后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何不足以謂之好學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
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實府庫充兵強名正天時順
地利得然後可舉
易無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爲有體故曰
不可爲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爲典要變也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
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
卑下者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
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本家爲國本國
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
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言發于眞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時
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有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
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于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
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
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
矣
斂天下之智爲智斂天下之善爲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
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
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
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
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
力者以爲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爲弓弱

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爲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先天圖中環中也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是禽獸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

叔向子產晏子之才相等埒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

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分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於絕四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爲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爲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爲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爲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

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遷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禘以爲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爲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戶

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

洛下閎改顓頊曆爲太初曆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也擬天地正數而生也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

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

神無方而易無體滯於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

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目脾主鼻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霸絕于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日為心月為膽星為脾辰為腎藏也石為肺土為肝火為胃水為膀胱府也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為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凡甲子甲午為世首此為經世之數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又云此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甲辰子從之也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倚蓋之說崑崙四垂而為海推之理則不然夫地直方而靜豈得如圓動之天乎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風類水類小大相反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

一十百千萬億為奇天之數二十百二十千二百萬二千億二萬為偶地之數也

天之陽在東南日月居之地之陰在西北火石處之

火以性為主體次之水以體為主性次之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堯典朞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餘盈也六則月之餘縮也亦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乃日行之數。以十二除之則得二十九日

五十分之則爲十若三天兩之則爲六兩地又兩之則爲

四此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天之變六六其六得三十六爲乾一爻之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爲乾之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爲坤一爻之策。積六爻之數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爲坤之策。積二篇之策乃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素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內也。心血腎骨交法也。交即用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乾爲天之類本象也。爲金之類列象也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也。四府地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常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火生濕。水生燥

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

復至乾凡百有二十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乾奇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耦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陽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之上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二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離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爲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神之情狀同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土而為五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人智强則物智弱

陽數於三百六十上盈陰數於三百六十上縮

人為萬物之靈寄類於走走陰也故百有二十

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為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

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

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己有形故可據德主於仁故曰依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

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爲至矣
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
大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至於百千萬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數焉雀三年之物馬三十年之物凡飛走之物皆可以數推人百有二十年之物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
以尊降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己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愼獨

時然後言言不在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外書

漁樵問對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鉤取乎曰然曰鉤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鉤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鉤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鉤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

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

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

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幾至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

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

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

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

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

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没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

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者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

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别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

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腎之

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

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絶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

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

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撫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撫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一作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一有能字〕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問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跡者雖鬼神亦不可得

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丸謂太極閒往閒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柰何

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欲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張氏岷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

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

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翫味之久。未能
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故李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問經世書水火土石。石只是金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

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拶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模様○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

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它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它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康節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

數○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黙念則它說相應有人故
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黙
數則它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問康節學到不惑處
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
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
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
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
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看這人須極

會處置事被它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它
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
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它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
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
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
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它做得
出來須差異李通寄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
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
見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
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

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
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
知眞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
數也○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
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
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
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
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
是加倍之法○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

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
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
其將盛旣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
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
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它見得一
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它知得甚事如歐
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
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它說看觀其意甚不把
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
如揚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

分之一補得來爻卻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
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
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
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
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
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
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
豪者與或曰擬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

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
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
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
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
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
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游於舞雩之下浴沂
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
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瑞節曰邵子於揚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
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
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
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
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
易默而通之可也

性理大全書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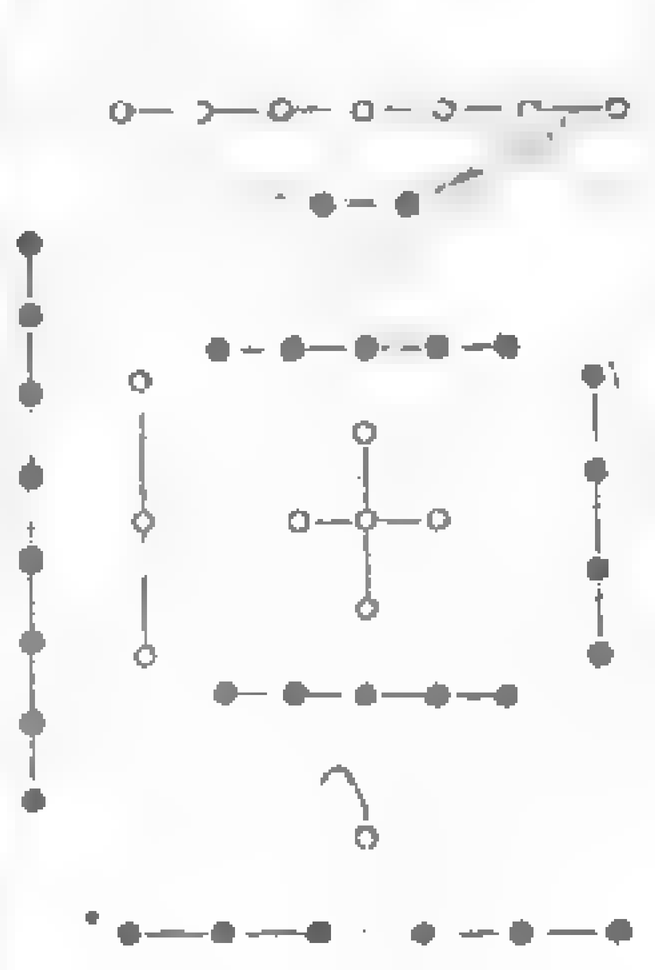
易學啓蒙一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横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莫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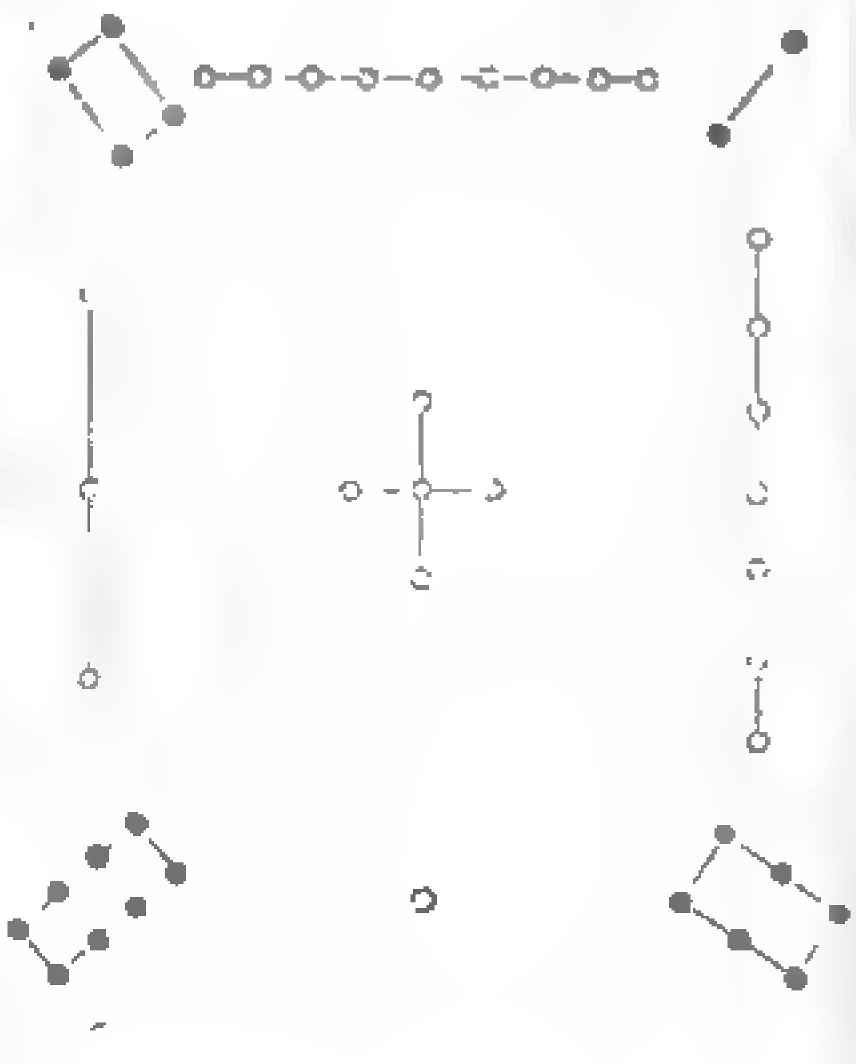
朱子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其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畫尤精。識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豪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於邵子爲多。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

本圖書第一

河圖



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取神物之至著者耳。○朱子曰。其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此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河圖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

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傳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之也。○玉齋胡氏曰。龍馬。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為龍。言馬之特異如龍也。漢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亦此之類。神龜。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具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為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矣。

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

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

但謂伏羲象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它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者。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

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朱子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剛二偶故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之法以一十九歲為一章始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為河圖耳又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無邪四角底其形便圓又曰河圖既無邪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為圓矣方者土也方者洛書之文言盡州并地之所依斂而作者也書為貢為列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兗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荊西南豫中

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皆井法洛書之九數也○西山蔡氏曰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平庵項氏曰載九履一乃乾鑿度九宮之法自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為河圖者至宋劉牧方兩易之關子明洞極經亦然按唐李鼎祚集解易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所謂關子明者蓋宋阮逸偽作也其說見後山陳氏談叢○黃氏瑞節曰揚雄鄉畫六經為圖唐仲友輯經世圖譜亦守劉牧之說猶未是正云○玉齋胡氏曰唐律曆志僧一行作曆本漢云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定律曆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前漢律曆志云天之中數五五為聲地之中數六六為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律有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是也其制裁竹為簡陰陽各六以節五聲之上下每律呂以五聲和之則以五乘十二以十二乘五是為六十

十干自甲至癸十二支自子至亥支幹相乘亦為六十陰陽老少策數配合為六十者老陽策數三十六老陰策數二十四合為六十少陽策數二十八少陰策數三十二亦合為六十也運氣見黃帝素問五運者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是也六氣者子午少陰君火司天為主氣寅申少陽相火司天為主氣丑未太陰濕土司天為主氣卯酉陽明燥金司天為主氣辰戌太陽寒水司天為主氣己亥厥陰風木司天為主氣是也以運氣相乘言之甲丙戊庚壬為陽加於子午寅申辰戌計三十日乙丁己辛癸為陰加於丑未卯酉巳亥計三十日總陰陽支幹是為六十也參同乃修養之書後漢魏伯陽所作以乾坤為爐鼎坎離為金刀大藥所用以為火候者六十卦也太乙日家有太一統紀之書其說蓋亦主於六十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

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又曰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或曰土寄旺於四季各十八日何獨火生土而土生金也曰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勉齋黃氏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爾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何也一極爲三以一運之圓而成三故一而三也二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成四故二而四也如果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又曰只以造化本原及人物之初生驗之便自可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軀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魄

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又曰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言之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以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爲水火濕極燥極而爲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爲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衰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也又曰耳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並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取其比並則聽比於金也又曰水火木金有兩項看如作行之序看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行於春夏爲陽行於秋冬爲陰如作生之序看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生於天一天三爲陽生於地二地四爲陰因云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

圓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水為陽火為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强盛陰始生為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為陽穉木為陽盛火為陰穉金為陰盛也○雲莊劉氏曰水陰也生於天一火陽也生於地二是其方生之始陰陽互根故其運行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若木生於天三專屬陽故其行於春亦屬陽金生於地四專屬陰故其行於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矣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木則陽之發達金則陰之收斂而有定質矣此其所以與水火不同也○思齋翁氏曰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何以見之且天一生水一得五便為水之成地二生火二得五便為火之成天三生木三得五便為木之成地四生金四得五便為金之成皆本於中五之主也又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為主而成數配之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偶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也○玉齋胡氏曰一陰一陽以生成言也一奇一偶一三五七九為奇二四六八十為偶也陰陽奇偶之合則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故其在十干則木有甲乙火有丙丁土有戊己金有庚辛水有壬癸所謂兩其五行也五位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相得各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也朱子云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為次第排其類而不容雜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閒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又云相得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

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節齋蔡氏曰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為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蓋靜者必動而後生也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為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範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靜而後成也○九峯蔡氏曰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捨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物之生萬化之無其妙矣乎○潛室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不相似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偶異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是河圖猶洛書也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是洛書亦猶河圖也又如河圖則備數之全洛書則缺數之十此疑若相戾也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來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為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實有含十之其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相類是亦未嘗無十也○雲莊劉氏曰河圖者陰陽生成之合洛書者陰陽奇偶之分以質而論則分而各居其所是對待之定體也以氣而論則合而同處其方是流行之妙用也然氣質二者初不相離有分則必有合有合則必有分所謂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其終之離又不可以拘泥而觀之也○黃氏瑞節曰九峯蔡氏謂皇極內篇數為一書以為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眞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玉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主陰偶奇偶既分尊卑之位也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爲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也常變之說朱子謂各舉所重者爲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而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無體也自河圖四象之合者觀之象之列於四方者各當其所處之位此其體之常象之處于西南者不協夫所生之卦又爲用之變矣伏羲則其變者以作易即横圖卦畫之成而究圓之卦氣之運則知四象分爲八卦陰之老少不動而陽之老少迭遷此主變也豈拘於常者乎曰洛書四象之分者起之象之居于西南者不當其所處之位此其用之變象之列于四方者乃協夫所生之卦又爲體之常矣大禹則其常者以作範因武王彝倫故叙之問以究其乎天錫禹疇之對則知四象分爲九疇陽居四正則配四陽之卦以爲陰之宰陰居四隅則配四陰之卦以爲陽之輔此主常也豈拘於變者乎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

節齋蔡氏曰天數奇以一爲一故三地數偶以二爲一故兩卦畫亦然陽奇爲一而陰偶爲二也○玉齋胡氏曰陽之數奇而屬乎天其象爲圓圓者取其動也凡物之圓者其直徑則一而横圍則三若陽則其數以一爲一而用其全體之於象實圍三而三各一奇皆在所用故曰參天陰之數偶而屬乎地其象爲方方者取其靜也凡物之方者其直徑則一而横圍則四若陰則其數以二爲一而用其半擬之於象實圍四而四合二偶半在所用故曰兩地夫數始於陰陽倚於參兩參兩之合則爲五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陽大陰小陽統陰之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或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朱子云如此卻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又云一箇天參之而爲三一箇地兩之而爲二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三一其二爲八兩其二一其三爲七此又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

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

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

玉齋胡氏曰圖之五具五生數之象書之五具五奇數之象蓋皆以其所主者言之有主必有賓而圖之成數與書之偶數亦各具於中央之五數矣圖之中五下一點既具天一之象則一與六合而地六之成數自不能離乎天之一矣以至二三四五皆然如是則河圖由一與六以至五與十生成相合而五十五之全數盡具於中央五數之中書之中五下一點既具天一之象以至上一點既具天九之象則一與二三與四七與六九與八奇偶亦相爲昭合而四十五之全數亦盡具於中央之五數矣豈可惟以五數拘之哉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

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雲莊劉氏曰。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陽也。而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閒陽動主變故也。然陽於北東則不動。於西南則互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數又必進於極而後變也。〇玉齋胡氏曰。數則河圖自一至十。洛書自一至九之數。位則東西南北中央之位皆三同而二異者。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也。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為二生數之陰。九為四生數之陰也。二四以生數言雖屬陽。然以偶數言則屬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雖屬陽。然以成數言只可謂之陰矣。故可易。其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不曰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者。蓋但主陰可易而言也。

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銖問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用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

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朱子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〇覺軒蔡氏曰。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為右之七。三得五而為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為前之九。縱橫交綜。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〇玉齋胡氏曰。在圖者陽生陰成。在書者陽奇陰偶。而皆以陽為尊也。圖之數十。積之為五十有五。書之數九。積之為四十有五。皆可以紀其實也。然以中五計之。圖之一二三四者。生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六七八九十者。成數之陰也。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五生數之外。中者為主。則外者為客矣。書之一三七九者。四奇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四偶數之陰也。又各從其類。以附于四奇數之側。正者為君。則側者為臣矣。造化貴陽而賤陰。假圖書以顯其理。出於自然之妙。非可容一毫智力抑揚於其間也。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玉齋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於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

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

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玉齋胡氏曰河圖生出生成之序與洛書奇偶次序皆錯雜取義唯運行次序河圖則左旋相生洛書則右轉相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河圖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左旋一周而金復生水也洛書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轉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

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玉齋胡氏曰此一節專言圖書七八九六之數以分陰陽之老少也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而進七之上為八故踰八而進於九九則進之極更無去處了故九為老陽六八為陰陰主退由少陰八而退八之下為七故踰七而退於六六則退之極更無持處了故六為老陰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饒於六退則乏故老陰乏於七少陰乏於九進而饒者陽之常退而乏者陰之常此所謂正也以言其變老陽數九由一三五積而成於四之外四老陰之位也老陰數六由二四積而成於一之外一老陽之位也此二老互藏其宅之變也七八則非由積數而成七與九皆陽故少陽七自九來而居於二之上二少陰之位也八與六皆陰故少陰八自六來而居於三之上三少陽之位也此二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洛書雖數橫有十五之數實皆七八九六之迭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大抵數之進者為長退者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虛五分十者虛中五之外則縱橫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為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又因是推之圖書之文七與八九與六每相聯屬河圖則二少位東南二老位西北二居南內含東外之八三居東內含南外之七一居北內含西外之九四居西內含北外之六洛書則一得五成六而合九四得五成九而合六二得五成七而合八三得五成八而合七又如二四成六而九居中一八成九而六在旁二六成八而七實內三四成七而八

在下。是亦九六七八無適而不遇其合也

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柰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此說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故第二。身既脩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脩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脩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也。皇乃天子。極乃至極。言皇建此極也。○九峯蔡氏曰。五行不言用。无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苟明乎此。則大爲叙疇之旨得矣。○玉齋胡氏曰。伏羲則河圖以作易也。圖之數十積之爲五十有五。虛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而其散布於外者凡四十。以一三七九爲陽儀者二十。以二四六八爲陰儀者二十。此則之以生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之位而爲六七八九之象。此則之以生四象也。析二七之合。則七居南爲乾。而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爲兌。析三八之合。則八居東爲離。而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爲震。析四九之合。則九居西爲坎。而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爲巽。析一六之合。則六居北爲坤。而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爲艮者。此則之以成八卦也。然聖人之則河圖也。亦因横圖卦畫之成以發圓圖卦氣之運耳。本河圖以爲先天横圖。則卦畫之成者。老陽居一分之爲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爲離震。少陽居三分之爲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爲艮坤。本河圖以爲先天圓圖。則卦氣之運者。老陰居北。少陰居東。所以分而爲艮坤離震者。此四卦固无以異於横圖也。少陽居南。宜爲巽坎。而乃爲乾兌。老陽居西。宜爲乾兌。而乃爲巽坎。此四卦實有異於横圖矣。其故何哉。蓋河圖二象之居于東北者。陰之老少也。陰主靜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東北。不能他有所兼。一六居北爲水。其於卦也爲艮坤。不得爲離震矣。二八居東爲木。其於卦也爲離震。不得爲艮坤矣。陰所以小也。所以居窮冬相錯而爲冬與春之卦也。河圖二象之居于西南者。陽之老少也。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居。通其象實能兩有所兼。乾居南方火位。說卦曰。乾爲金。坎居西方金位。而說卦曰。坎爲赤。故四九居西爲金。其於卦也本爲乾兌。而亦得爲巽坎矣。二七居南爲火。其於卦也本爲巽坎。而亦得爲乾兌矣。陽所以爲大也。所以居大夏相錯而爲夏與秋之卦也。體河圖以爲先天圓圖。其卦氣之運分陰分陽有如此者。聖人所以作易者。寧不可見也哉。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啓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協於火木金土之位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

玉齋胡氏曰四方爲乾坤離坎四隅爲兌震巽艮者蓋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爲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二八少陰之數而畫卦爲震離震居三離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爲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爲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玉齋胡氏曰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下一點含天一之象上一點含地二之象左一點含天三之象右一點含地四之象中一點含天五之象所謂自含五而得十通在外四十爲大衍之數積五與十五而得十五者以其所含之五積之則含五與十而爲十五通在外四十而爲河圖之五十也

性理大全書卷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五

易學啓蒙二

原卦畫第二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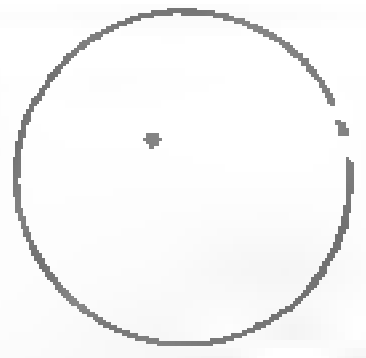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眞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

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

其誤益以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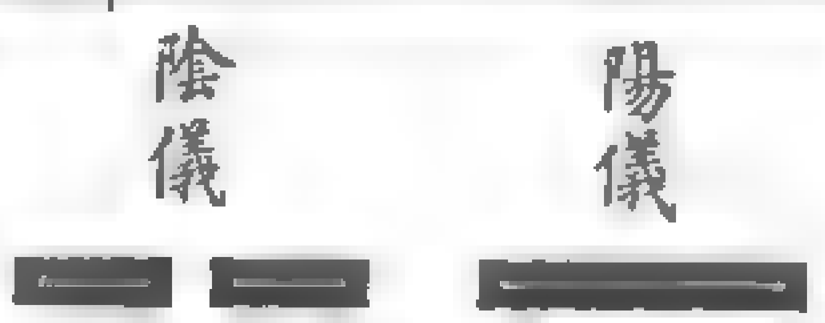
朱子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纖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見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鳥獸無不有陰陽○王昭素云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情何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而後千載不傳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於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心體全在此變不數容易經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節齋蔡氏曰聖人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雲莊劉氏曰易畫生於太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易畫原於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離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數則圖書之數以作易而太極之理行乎其中矣繫辭論聖人作易之由又有及於觀察求取則雖非獨以圖書而作其實因圖書之數而取決之耳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理之與數本非有二故也合而觀之斯可矣○玉齋胡氏曰仰則觀象於天即所謂仰以觀於天文日月星辰者是也俯則觀法於地即所謂俯以察於地理山林川澤皆是也鳥獸之文羽毛之屬地之宜草木之屬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也○朱子云畫卦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蓋以凡一為極凡兩為儀所謂一者非專指生兩儀之太極所謂兩者非專指太極所生之兩儀兩儀分為四象則兩儀為一而四象為兩矣四象分為八卦則四象為一而八卦又為兩矣自是推之以至於无窮皆此一一之分為兩爾



易有太極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

玉齋胡氏曰畫前之易一太極耳橫圖所該儀象卦以至六十四者皆自此而生也象數未形者言圖書未出卦畫未立而其理已具者言所以為是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渾然備具所謂不雜乎陰陽之太極也形器已具者言圖書既出卦畫既立而其理无眹者言雖有是儀象卦之畫而其所以然之理又初无聲臭之可求所謂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圖書虛中見前篇



是生兩儀

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為二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荅程可久云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如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耳自此再變至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其為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太陽一　⚌

少陰二　⚍

少陽三　⚎

太陰四　⚏

兩儀生四象

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為四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兩儀生四象者陽儀上生一畫陽⚌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陰⚍謂之少陰一象陰儀上生一畫陽⚎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謂之太陰一象朱子云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或問其義云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這陰陽血是陰氣是陽如晝夜之間晝為陽夜為陰而晝自午後又為陰夜自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有各生陰陽之象陰陽各生陰陽則是四象也其此之謂矣四象既立太陽居一含九少陰居二含八少陽居三含七太陰居四含六朱子云因一二三四便見九八七六最妙蓋數不過十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都遏他不住惟此義先儒未曾發圖書六七八九之象見前篇太極圖以水陰盛為太陰火陽盛為太陽木陽穉為少陽金陰穉為少陰其分太少陰陽雖與此不盡合姑借其說以明水火木金為四象耳○朱子答或問云所謂兩儀為乾坤初爻四象為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盡者蓋方其為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為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方有太少之別其序以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為次此序既定適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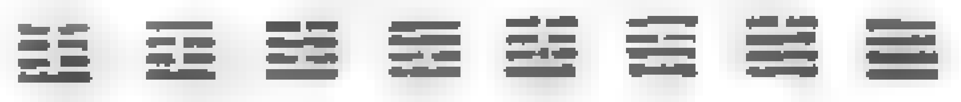
乾一 ☰　兌二 ☱　離三 ☲　震四 ☳　巽五 ☴　坎六 ☵　艮七 ☶　坤八 ☷

四象生八卦

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畧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四象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乾。生一陰則為☱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離。生一陰則為☳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巽。生一陰則為☵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艮。生一陰則為☷而名坤。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圖書分八卦詳見前篇。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又按朱子云。太陰太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坎離不交。各得本畫。坎離之交在第二畫。兩儀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上第三畫。少陰少陽交。便是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者。他這位次相挨傍。蓋以太陽過去交太陰則生艮上爻之陽。太陰過來交太陽則

生兌上爻之陰。乾坤不言交而生者。以上爻陽生於太陽。陰生於太陰。於交之義無取也。少陰交少陽則生震上爻之陰。少陽交少陰則生巽上爻之陽。坎離不交。各得本畫者。離之上得陽儀之陽。坎之上得陰儀之陰。亦非交而生也。坎離之交。在第二畫生四象時。交者陽儀交陰儀而生坎中爻之陽。陰儀交陽儀而生離中爻之陰也。此所以四象生八卦。獨兌艮震巽交。而乾坤坎離不交也。位次相挨陽者兌乾。艮坤。震巽。六卦位次皆相挨也。又盤澗董氏云。自兩儀生四象。則太陽太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蓋二老不動者。陽儀還生陽之象。陰儀還生陰之象。二少則交者。陽儀乃生陰之象。陰儀乃生陽之象也。乾坤震巽不動者。陽象還生陽爻。陰象還生陰爻。兌離艮坎則交者。陽象乃生陰爻。陰象乃成陽爻也。此與朱子前說不同。參互求之。其義益備矣。此皆就四象八卦已成者。指其相交之妙。若論其初畫時。一齊俱定。本非有俟於交而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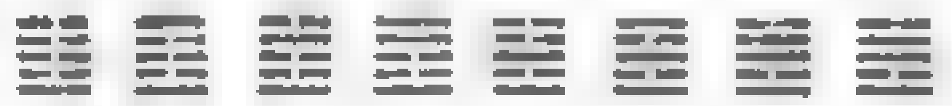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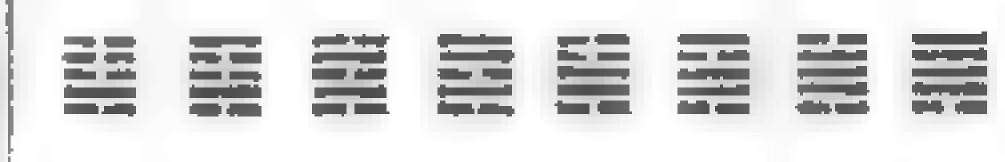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无見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又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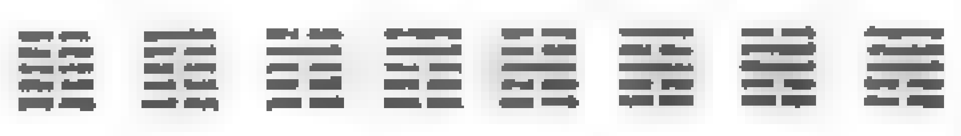
玉齋胡氏曰。兩儀之上各加八卦者以八陽八陰爲兩儀。是第一畫爲兩儀也。兩儀之上各有八卦。陽儀八卦陰儀八卦。二八一十有六。是爲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兩儀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二卦。每二卦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爲兩儀。是自第三畫爲八卦。八卦之上各有兩儀亦自八分爲十六第四畫皆兩儀也

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是也。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

玉齋胡氏曰。四象之上各加八卦者第一畫十六陽十六陰爲兩儀第二畫各八陽八陰爲四象。四象之上各有八卦。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四象者。下三畫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四卦。上各有兩奇兩偶爲兩儀第四畫也。每兩儀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爲四象第五畫也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ǀ 臨䷒

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卦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貢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略見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玉齋胡氏曰：朱子荅袁機仲云：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又云：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只管恁地去，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既成箇物事，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至哉言矣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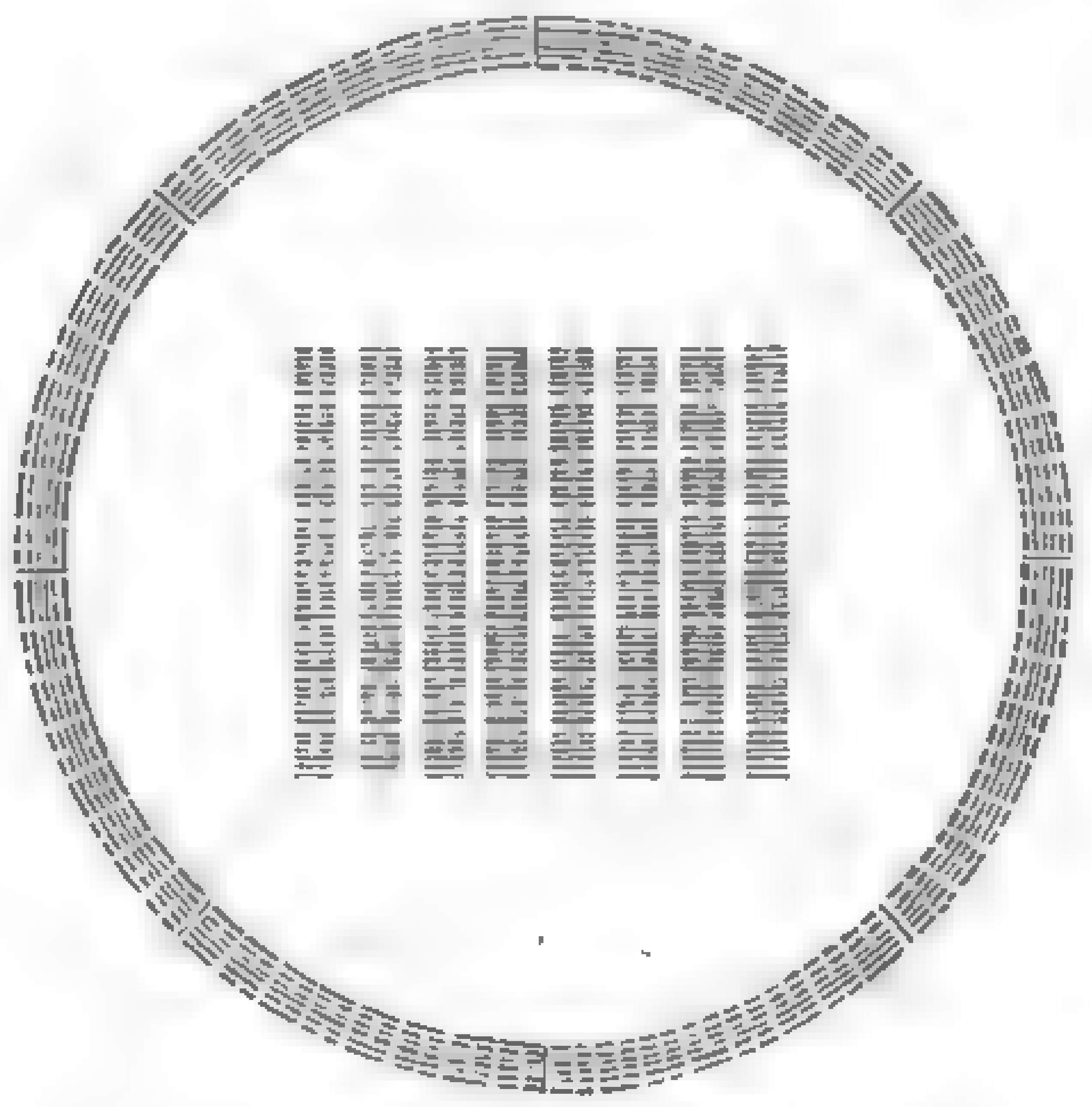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朱子曰凡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而不之信只緣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能虛心遊志以求其通曉玩之久熟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於心目之間而有以識其奧矣○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考渾亦隱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捷徑蓋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推此一義先儒未嘗發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

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

伏羲八卦圖

伏羲六十四卦圖



朱子曰。自有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圖如此齊整。如揚雄太書。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知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先天圖直是精緻。不起於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所言亦有些意思。○黃氏瑞節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通。此勿論也。陳瑩中云。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之學。邵伯溫云。伊川在康節時。於先天之學非不聞。不語之也。即二先生之論。則先天圖在當時豈獨未吾著耶。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之餘事耳。又云。闡先聖之幽微。先天之蘊不在康節之書乎。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圖者。了翁為有見也。○又按會稽嚴氏謂先天圖最蓋取先天之圓圖分為二十四。又取方圓分為二十四。其說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分小分內分外分橫分直分左分右分正分斜分。不差毫釐。無往不合。已據取入諸書圖類云。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朱子曰。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

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潛室陳氏曰。卦圖始生。只如橫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用一倍法。兩兩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加。故曰易逆數也。若交一時過而為圓圖。却從中間數去。不從乾一數。而從震四數。自震至乾。皆是得其已生之卦。卦本從乾生至震。今却從震數至乾。是數往也。既交乾後。自巽至坤。這一半是元生次序。仿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正合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王齋胡氏曰。邵子云。易之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此論橫圖之序。自乾至坤。皆未生之卦也。所謂未生者。自卦之未畫者推之。蓋太陽未交以前。乾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為乾。而兌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不容已。不必太陽上生一偶。方知其為兌。已可即乾而逆推兌於未生之前。知其必為兌矣。少陰未交以前。離猶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為離。而震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亦不容已。不必少陰上生一偶。方知其為震。已可即離

而逆推震於未生之前知其必爲震矣自巽五至坤八其所推者亦然如自春而推夏知春之後必爲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爲秋自秋而推冬知秋之後必爲冬所謂若逆知四時之謂者此也邵子據經文解釋則先圓圖而後及於横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横圖而論者誠以横圖可以見卦畫之立圓圖可以見卦氣之行所謂圓圖者其實即横圖規而圓之耳朱子答袁機仲書云先天圖須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横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數往知來之說大抵以卦畫之已生者爲往未生者爲來亦當先以横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横圖之前一截列於圓圖之左方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而運行之序則始於震既有震矣則乾兌離之已生者可見由是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是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天道左旋此四卦旋於方之左若順天而行所以數之者豈不如今日逆數昨日之順而易乎横圖之後一截列於圓圖之右方者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而運行之序則始於巽方其有巽則坎艮坤之未生亦可見由是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天道非右行此四卦行於方之右若逆天而行所以知之者豈不如今日逆計來日之難乎要之數往知來之說以陰陽之節候次第觀之皆自微而至著以人之推測言之亦因微而識著何則震巽本同居横圖之中今以横圖中分而成圓圖則震乃居圓圖之北爲陽之始巽乃居圓圖之南爲陰之始各相對望而不復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逆順自復姤而始其勢已於微而判矣况曰數曰知皆是就人而言亦皆是各據震巽地頭而論以此求之則往來逆順之皆居然可見矣若論其初則易畫之所以成其先後始終不過如横圖之始乾終坤及圓圖右方自巽至坤之序而已是皆以逆而成也故曰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審固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爲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爲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

歸妹睽兌爲穀雨辰之半履泰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爲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蹇漸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爲冬至无妄明夷爲立春同人臨爲春分之類是也如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爲小寒至觀比剝爲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爲六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然也○又按周謨問先天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接以巽初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接以震初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十一月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十二月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正月又歷四卦得大壯二月又歷大有一卦得夬

三月夬接乾乾接姤自姤卦一陰生五月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六月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卦七月又歷四卦得觀八月又歷比一卦得剝九月剝接坤十月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无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得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盈縮當然之理妙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圖无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爲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有不可曉者朱子答云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圖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盈縮極子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而未得其說陰陽初生其氣中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又卻如此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无說當更思之愚謂前說以復爲冬至子半推之凡二十四氣在諸卦皆各有所爲此朱子所謂伏羲說話也周謨所問十二月

卦氣不同朱子所謂自是文王說話不可交互求合也又曾不曰先天圖八卦各自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斯言盡之矣尚何疑之有但朱子謂卦氣盈縮不應无說愚者反覆思之竊謂先天內八卦以推十二月之卦猶坎離各八卦无預於月分者坎第三畫陰在陽上離第三畫陽在陰上非陰陽之以次而生者故不可當月分若夫震巽陰陽之初生者也一陽一陰在下故各八卦當十一月與五月艮兌陰陽之浸長者也二陽二陰在下故各八卦當十二月與六月乾坤陰陽之極盛者也三陽三陰之全故乾八卦當正月至四月坤八卦當七月至十月陰陽之初生者宜緩矣又以坎離間之故不期踈而愈踈其浸長者宜稍速矣又陰於坎離之閒故視震巽爲稍密至於三陽之乾陽氣方出地上溫厚之氣浸浸用事故四陽盛之月皆聚於乾三陰之坤陰氣方入秋初嚴凝之氣浸浸用事故四陰盛之月皆聚於坤肆殺其蹤亦不可得也此或可以見卦氣盈縮之由矣

又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

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朱子曰程子言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或疑此說卻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爲六畫以與邵子一分爲二而至六十四爲六畫其說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程子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不得○玉齋胡氏曰此一節申明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有此圓圖也邵子經世演易圖以一

動一靜之間爲太極以動靜分兩儀以陰陽剛柔分四象以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分乾兌離震爲天四象以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分巽坎艮坤爲地四象所謂八卦也動而陽靜而陰太極生兩儀也一奇爲陽儀居圖左方一偶爲陰儀居圖右方左爲下故自下而上交於陰而生陰陽二象右爲上故自上而下交於陽而生剛柔二象兩儀生四象也陰交於陽而生乾一爲太陽兌二爲太陰陽交於陰而生離三爲少陽震四爲少陰此四卦者皆自陽儀中來故爲天之四象柔交於剛而生巽五爲少剛坎六爲少柔剛交於柔而生艮七爲太剛坤八爲太柔此四卦者皆自陰儀中來故爲地之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閒錯則六十四卦成矣朱子云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剛柔剛柔以質言是有萬物了見得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朱子又釋此以答袁機仲云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

四段也後放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本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

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之三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之四爻亦分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為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二數殊途不約而貫如合符節不差豪釐正是易之妙處。又曰此段雖通論圖書實先以橫圖自兩儀至六十四者明之。所謂二數者指橫圖所生與圓圖所分而言。二數相參皆不約而合也。嘗合邵子朱子之說考之邵子以太陽為陽少陰為陰少陽為剛太陰為柔此四象也。朱子釋之乃曰陽為太陽陰為太陰剛為少陽柔為少陰其言陽與剛同而言陰與柔異何也。邵子以太陽為乾太陰為兌少陽為離少陰為震四卦天四象少剛為巽少柔為坎太剛為艮太柔為坤四卦地四象。天地各四象此八卦也。朱子釋之乃曰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四象。其言乾兌巽坎同而言離震艮坤異何也。蓋四象八卦之位邵子以陰陽剛柔四字分之朱子唯以陰陽二字明之其論四象既殊則論八卦亦異。邵子以乾兌離震為天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陽儀中來以巽坎艮坤為地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朱子則以乾兌艮坤生於太陽太陰故屬其象於天離震巽坎生於少陰少陽故屬其象於地。二者各有不同也。但詳玩邵子本意謂陰陽相交者指陽儀中之陰陽剛柔相交者指陰儀中之剛柔。是以老交少少交老而生天地四象其機混然而無間。朱子易陽為太陽陰為太陰剛為少陽柔為少陰二太相交而生天四象二少相交而生地四象其分繫然而有別。朱子之說雖非邵子本意然因是可以知圖之分陰分陽者以交易而成象之或老或少初不易其少也。朱子嘗言文王後天八卦震東兌西為長少相合於正方巽東南艮東北為長少相合於偏方以長少之合為非其偶必若伏羲先天八卦震以長男而合陰長之巽為雷風不相悖艮以少男而合陰少之兌為山澤通氣以長合長少合

少為得其偶。又言无伏羲底做文王底不成。其歸却在伏羲上。今邵子說四象之交即文王之說也。朱子說四象之交即伏羲之說也。觀朱子說實廣邵子未畫之意而觀邵子說者亦庶乎有折衷矣。下文朱子復舉邵子說曰震兌在天之陰巽艮在地之陽則於彼處只據邵說而不以己意汩之者又可見也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玉齋胡氏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為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為純陰之翕乘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翕則復為長而循環無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臨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宰坤至陰也居下而括囊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然謂乾以分之則動而陽者乾也靜而陰者亦乾也乾實分陰陽而无不君宰也朱子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正此意也夫如是則諸卦皆乾之所君宰聖人特以君言之造化貴陽之大義聖人扶陽之至意昭昭矣乾坤以陰陽之純定上下之位震一交兌離再交由一陽之交以至二陽之交也巽一交坎艮再交由一陰之交以至二陰之交也故初交為震則陽尚少再交為離兌則陽浸多矣初交為巽則陰尚少再交為坎艮則陰浸多矣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

或問無極如何說前朱子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

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問無極之前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間斷。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他兩邊生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即無對。○進齋徐氏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言自巽消而至坤翕靜之妙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陰含陽故曰母孕。陽分陰故曰父生。朱子云。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密矣。又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無中含有象即坤復之間無極而太極也。○玉齋胡氏曰。朱子言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者。蓋以右一邊屬陰而陰中有陽。故自一陰之姤生六陰之坤。皆是以陰而含陽。陰主闔。其翕聚者所以含畜此陽也。左一邊屬陽而陽中有陰。故自一陽之復至六陽之乾。皆是以陽而分陰。陽主闢。其發散者所以分布此陰也。坤復之間乃為無極。蓋以一動一靜之間一無聲無臭之理而已。自坤而反數則推之於前以生於姤。故為無極之前。自復而順數則引之於後以生於乾。故為有象之後。四卦之循環蓋未見其終窮也。陰為陽之母。謂坤為復之母故生復也。陽為陰之父。謂乾為姤之父故生姤也。圖分陰陽。復姤為陰陽之起矣。故曰乾坤為大父母。復姤為小父母也。

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朱子曰。震始交陰而陽生。是說圓圖震與坤接而一陽生也。巽始消陽而陰生。是說圓圖巽與乾接而一

陰生也。○進齋徐氏曰。一氣循環。自復至乾為陽生物之始也。故震兌陰上而陽下。為交泰之義。蓋主動而言。太極之用所以行。自姤至坤為陰成物之終也。故巽艮陽上而陰下。為尊卑之位。蓋主靜而言。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思齋翁氏曰。卯為日門。太陽所生。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於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於寅。至卯而門開闢。閉物雖始於戌。至酉而門已闔。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由乎左右之門。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玉齋胡氏曰。此一節先論震巽艮兌四維之卦。而後及於乾坤坎離四正之位。震始交陰而陽生。以震接坤言也。至兌二陽則為陽之長。巽始消陽而陰生。以巽接乾言也。至艮二陰則為陰之長。震兌在天之陰者。卻乎以震為天之少陰。兌為天之太陰。惟其為陰。故陰交皆在上而陽交皆在下。天以生物為主。始生之初。非交泰不能。故陰上陽下而取交泰之義。巽艮在地之陽者。卻乎以巽為地之少剛。艮為地之太剛。惟其為剛。故陽交皆在上而陰交皆在下。地以成物為主。既成之後則尊卑定。故陰下陽上而取尊卑之位。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所闔闢也。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入也。一歲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日而晝夜。行度莫不胥此焉出。豈拘拘交畫陰陽之間哉。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

兌離以下更思之。○今按兌離二十八陽二十陰。震二十陽二十八陰。艮坎二十八陰二十陽。巽二十陰二十八陽。

玉齋胡氏曰。乾四十八者。內卦為乾。自乾至泰八卦。陰陽交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者。以四十八分為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乾至泰計三十六畫。陽十二畫陰。是陽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為陰所剋也。坤四十八者。內卦為坤。自否至坤八卦。陰陽交共四十八畫也。否

至坤計三十六畫陰乎二畫陽是陰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為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陽而坤得十二陽者蓋乾圖以陽為主而坤亦以陽為主也可見天道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卽子得之耳程子論復之陽長而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者正與此合兌八卦自履至臨離八卦自同人至明夷各計二十八陽共五十六陽各計二十陰共四十陰則其四十者為陰所克也震八卦自無妄至復計二十陽二十八陰則二十八為陰所克也艮八卦自遯至謙坎八卦自訟至師各計二十八陰共五十六陰各計二十陽共四十陽則其四十者為所克之陽也巽八卦自姤至升計二十陰二十八陽則二十八者為所克之陽也是兌離震得七十六陽巽坎艮得四十八陽也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玉齋胡氏曰。圖陽南北為縱東西東南西北西南東北為橫八卦對待以立其體易之本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此皆以內八卦三畫陰陽言也若以外八卦推之陰陽逆順行亦然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无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坤无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无陰自四兌各一陰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逆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為順若陰陽互居其方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為逆此自然之勢固自有眞至之理也○思齋翁氏曰。先天圓圖左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於復之初九

歷十六變而二陽臨又八變而三陽泰又三變而四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夬而乾以君之陽之進也始緩而終速其逆也以漸所謂陽在陽中順也陽主升自下而升亦順也復至无妄二十陽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臨至履亦二十八陽乾至泰三十六陽二十者陽之微二十八陽之著三十六陽之盛陽在北則微在東則著在南則盛亦順也陽順而陰逆不言可知矣陽在右方三十二卦則反是故曰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也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玉齋胡氏曰。圖之陰陽在兩邊正相等自復至乾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至坤居圖之右陰方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一畫陽便對右邊一畫陰左邊一畫陰便對右邊一畫陽對待以立體而陰陽各居其半也由此觀之天地間陰陽各居其半本無截然為陽截然為陰之理但造化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故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又不能不致其區別爾豈容以槩論哉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此更宜思離當卯坎當酉但以坤為子半可見矣

西山蔡氏曰。此論陰陽往來皆以則數不差然為陰為陽也以坎離而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之所生已起於寅寅中坎之所生已起於申申中矣故邵子謂離當寅坎當申也坤當子半乾當午半即離卯坎酉之謂也○玉齋胡氏曰。坎離陰陽之限者就寅申而言也以四時論之春為陽而始於寅是離當寅而為陽之限秋為陰而始於申是坎當申而為陰之限也數常踰之者離雖當寅而盡於卯中坎雖當申而盡於酉中是踰寅申之限而為陰陽之溢矣然用數不過乎中者蓋卯子以卯酉為陰陽之溢則其所謂中者是取寅申而不取卯酉也陽之用始於寅陰之用始於申蓋子位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則溫

學之氣始用事巳位陰雖生而未害於陽主中則嚴凝之氣始用事是所謂陰用數仍不過乎寅中之中也夫以離當寅坎當申推之則乾當巳坤當亥兌當卯艮震當子丑巽當午未艮當酉戌皆數之不及而邵子以為中者也又以離當卯坎當酉坤為子半推峇則乾當午坤當子兌當辰巳震當丑寅巽當未申艮當戌亥皆四方之中四隅之會處而邵子以為數當論之者也此即邵子怕處其盛之意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玉齋胡氏曰此明圖之所謂太極也圖從中起者心法也心為太極而萬化萬事生於心也圖之中亦為太極而儀象卦生於中也林學履問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朱子云其中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玉齋胡氏曰或問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何也朱子云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譬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簡小底變底大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亦是這箇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兌望日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晦日為坤亦不外此又云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己當戊乾巳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又如火珠林占得一乾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申九五是戊戌上六是戊子亦都是這箇又云先天圖今所謂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推而至於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圖子邵從復上推起去朱子之意蓋謂自有先天圖以後如納甲法道家脩養法下至火珠林占筮等言

莫不自先天圖出此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也邵子嘗自贊云弄環餘暇時往時來又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實中一點無其有得於圖者如此朱子贊之云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可謂形容盡之矣今歷引其言而終之以圖為心法圖皆從中起且以為天地萬物之理蓋在其中則其學之得於心心之根於理者又豈徒象數云乎哉○按易本義云伏羲四圖三畫[illegible]橫圖圓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脩脩得之希夷先生陳摶所謂先天之學也朱子荅黃勉齋書云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包甚廣今易中一字一義无不自其中流出以上總說四圖○又云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都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自東邊來姤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便在東邊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又云左邊百九十二交本皆陽右邊百九十二交本皆陰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

易陽兩違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邵子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朱子贊之亦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池陽何巨源問詩并贊云莫是說陰陽否朱子荅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復在下姤在上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方是說他圖之所從起處三十六宮之觀邵子書言八卦之象不易者四[illegible]反易者二[illegible]本是四卦以[illegible]二卦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illegible]反易者二十八[illegible]二十八卦以三十六變為六十四也張行成云天地間唯一無對唯中無對乾坤陰陽之一坎離陰陽之中頤大過似乾坤之一中乎小過似坎離之中所以皆無對其餘五十六卦不純乎一與中者則有對也劉砥問云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而已乎問派其間之意否朱子云是以上[illegible][illegible]子只說云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

咸損見義當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朱子釋之云此是釋方圓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是山澤通氣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此共十六事後四卦謂次兌是離次艮是坎是水火相射使對次損之既濟次咸之未濟次離是震次坎是巽是雷風相薄使對次既濟之益次未濟之恒是也以上說方圖○易本義云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也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衆爲多坤位陰畫之衆爲多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衆也亦莫不有自然之法象爲又云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元須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圓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圖者地道之柔剛震離兌乾爲天之陽地之剛巽坎艮坤爲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剛應天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卦氣所以運在地者惟主乎逆卦畫所以成耳以上說[illegible]方圓圖○此以上[illegible]

文王八卦圖

朱子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皆蒙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也。○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如夫子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旣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如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使見有此象耳。皆所謂後天之學。○潛室陳氏曰。伏羲易以生出爲次。文王易以反對爲次。乾坤純體坎離正體。頤大過小過中孚雜體中之正者。此八卦不可反而兩相對。餘五十六卦爲雜體。兩相反以爲對。於雜然紛錯之中。自有井然不紊之統紀者。此其所以爲妙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旣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文王也之法其盡於是矣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旣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旣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朱子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義類之辭也。○上文兩段說伏羲卦位。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以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卦

位。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序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但後段却除了乾坤恐蓋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蔡季通云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乃是見之於用或謂先天乃模範天地之所以賦純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頓天地所當然之理合以人事此意固自然先天豈非入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賦有明體致用之不同二者不可相無故夫子釋帝出乎震一節文以先天說六子之用也邵子以帝出乎震為文王所序今觀連山首艮以萬物成終成始恐亦古有此矣○雲莊劉氏曰八卦之象各一而水則有二合先後天卦位觀之實用於東南西北以天地之間水為最多也然坎為水而兌上為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源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匯是也朱先生嘗謂坎水塞其下瀦則為兌澤愚亦謂兌澤陂其隄防則為坎水其實一水而巳特以坎陽兌陰而有水澤之分也○玉齋胡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先天卦位乾坤由南北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為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坎東

離西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為既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於子者以乾陽始生於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於午者以坤陰始生於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已成今下而交坤於子是反其所由生也子坤之所已成今上而交乾於午是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而為後天卦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先天卦離當寅而云終於申者申乃坎之位離交坎而終於申也坎當申而云終於寅者寅乃離之位坎交離而終於寅也東者離之本位其變則交於坎而向西是東自上而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變則交於離而向東是西自下而東也故再變而為後天卦乾坤既退則離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也震代父始事而發生於東方巽代母繼事而長養於東南也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其交也特變而无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應地由先天卦而為後天卦此文王作易所以得天地之用而邵子以至哉之辭贊之也雖然此邵子朱子之所已言者而其所未言者兌當竟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何哉此正夫子

發明羲文尊陽之意也蓋乾為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繼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而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先天所重者在正南後天所重者在正東如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均一尊陽之心可見矣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

西山蔡氏曰此一節論陰陽以易位為交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艮一陽在上巽一陰在下故云不交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為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為交之極春陽之始故震居之秋陰之始故兌居

之夏陽極陰生故離居之冬陰極陽生故坎居之艮一陽二陰巽二陽一陰猶有用乾純陽坤純陰不為用東方為陽主用西方為陰不用故乾坤居西隅艮巽居東陽也乾艮為陽坤巽為陰北為地之陽南為地之陰故乾艮居北而巽坤居南也○思齋翁氏曰坎離是乾坤中交之交在八卦位中只有東西南北四正位位之極好先天則位坎離以卯酉後天則位坎離以子午也只此四位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皆是羲文微意○玉齋胡氏曰一陰一陽居正則相對而有交易之義居偏則不對而於交之義无取後天八卦正而對者震兌坎離偏而不對者乾坤艮巽位在東西南北者相對則取其交而在東北東南西北西南者不對則不取其交也自其交者論之震東兌西為交之始當卯酉之中朝夕之位也離南坎北為交之極當子午之位天地之中也自其不交者論之巽艮居南北之東北於乾坤陰陽為尤雜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所以為當用中之偏乾坤居南北之西比於巽艮為陰陽之純所謂父母既老而退處於不用之地也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

雲莊劉氏曰。兌離巽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艮坎震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何也。蓋三男乃坤求於乾。各得乾一陽而成。本皆坤體。故多陰。三女乃乾求於坤。各得坤一陰而成。本皆乾體。故多陽。多陽多陰者。各得乾坤之一體。極陽極陰者。乃乾坤之全體。乾坤雖不用。而六卦之用。无往而非乾坤之用矣。○玉齋胡氏曰。此承上文而言六子得陰陽之多而致用。乾坤陰陽之極而不用也。陰卦多陽。故兌離巽得陽之多。陽卦多陰。故艮坎震得陰之多。是以各司天地之用。而生成萬物也。至於乾極陽坤極陰。極則止而不復用矣。然六子之用。即乾坤之用也。

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傳。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玉齋胡氏曰。前論先天八卦有縱橫。為易之本。故此論後天八卦亦有縱橫。為易之用也。先天八卦圓圖乾南坤北。於象為縱也。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於象皆為橫矣。後天八卦圓圖震東兌西。於象為橫也。離南坎北。艮東北。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於象皆為縱矣。先後天縱橫不齊者。蓋先天對待以立其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而所重在震兌。先天有乾坤之縱以定南北之位。然後六子之橫布列於東西者。倚之以為主。是相為對待以立本也。後天有震兌之橫以當春秋之分。然後六卦之縱其成全於冬夏者。貴之以為始。是迭為流行以致用也。本立用行。先後天所以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或曰。上文既以震兌離坎交而當用。巽艮不交而未用。乾坤純而不用。又純論六子致用。乾坤不用。至此則并乾坤皆以為易之用。何也。蓋就後天八卦論乾坤。則歸於不用。若合先後天八卦而論。先天所以立易之本。後天所以致易之用。則皆謂之入用矣。况後天乾坤雖云不用。而有六子以致用。則用者雖在六子。不用而主其用者。實在乾坤。豈荒於无用哉。故亦皆以用言也。○自震東兌西至坎離重也為一節。專論震兌離坎居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震居東為陽主乎進。兌居西為陰主乎退。而東西之位以定。離居南為退之中。坎居北為進之中。而南北之位以成。離得乾位以陰卦居陽。坎得坤位以陽卦居陰。男女之互藏其宅也。震當生育之始。兌當收成之始。離當長養之終。坎當歸藏之終。當其始者其責輕。當其終者其責重也。自乾西北至不復用也為一節。專論四隅之卦。乾坤以父母之老不復用。巽艮以男女之長少而未用。坤西南猶半用者。謂其當長養收成之交。母道當親也。乾西北全不用者。謂其當嚴凝主靜之候。父道常尊也。艮東北巽東南者。以進退之先後定之。男未就傳。少而未習其事。女將有行。長而可以任其事也。故巽稍用而艮全未用也。然四卦固皆四隅。而居東方生育之位者特未用。居西方收成之位者全不用矣。故下文歷舉六子以下為一節。是總上兩節論六子致用而乾坤不用也。謂之曰不數乾坤者。以致用在六子。故不復及之耳。而其下文仍用伏羲卦次者。沿派遡源。未容以後天而遺先天也。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曉做。神。朱子云。神也者為其所以然。所以撓者也。又吾水火相逮一段

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又合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以其偶合即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蓋後天八卦以四時進退爲序。先天八卦以陰陽交合爲義。四時進退者用之所以行也。故不以卦位之非其偶爲拘。陰陽交合者體之所以立也。故必以卦位之得其偶爲主。要之先天以其偶合而八卦之體立。則後天雖不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自行。此變化既成萬物。固歸之文王卦次。而所以變化既成萬物者。實歸之伏羲卦次也。不然聖人論伏羲卦次之後。何爲必申之以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哉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

玉齋胡氏曰。此以八卦之性情爲言。一陽起於二陰之下則爲動。質於二陰之中則爲陷。終於二陰之上則爲止。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則爲入。附於二陽之中則爲麗。見於二陽之上則爲說。然於陽爲健。然於陰爲順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遠取諸物之象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近取諸身之象

朱子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郭子和云。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亦說得好。鄭東卿專取象。如以鼎爲鼎。革爲爐。小過爲飛鳥。亦有義理。但盡欲如此牽合附會。便疎脫。學者須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爲無補。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遂說井有蝦蟆之象。其穿鑿一至於此。某當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然易之取象。各有不同。卻亦有難理會者。如乾爲馬。而乾之卦卻專說龍之類是也。或問孔子專以義理說易如何。曰。自上世傳派至此。象數已分明。不須更說。故孔子只於義理上說。程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不知象數。但知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爲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爲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爲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爲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愚謂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

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邵子云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

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玉齋胡氏曰此總論乾綻也以下四節之旨也○審合先後天之易而參之圖書矣伏羲先天之易圖以河圖為本而其卦位未嘗不與洛書合且以乾南兌東南則老陽四九之位也離東震東北則少陽三八之位也巽西南坎西則少陰二七之位也艮西北坤北則老陰一六之位也其卦實與洛書合為文王後天之易雖但本之伏羲然亦未嘗不與河圖合且以坎離當南北之正子午之中則兩卦各當夫水火之一象離當地二天七之火而居南坎當天一地六之水而居北外此六卦則每卦共當一象震者木之生當天三之木於東巽者木之成當地八之木於東南兌者金之生當地四之金於西乾者金之成當天九之金於西北艮者土之生當天五之土於東北坤者土之成當地十之土於西南坤艮所以獨殿夫中宮之五十者以土實寄旺於四季先天不在故殿夫中數耳其卦實與河圖合焉原其初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未必預見於書文王但據先天八卦以為後天八卦未必追考於圖而方位既成自然相符合于以見天地之間河洛自然之數其與聖人心意之所為自有不期合而合者此理之所必同也不可不察焉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六

易學啓蒙三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為五十矣

玉齋胡氏曰大傳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云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神物謂蓍者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是五十者大衍之蓍數也以圖書中宮之數衍之亦為五十而與蓍數合圖書中數計五箇一衍而推極之為五箇十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極即終也圖書中五下一點為第一本身已自是一數衍而極之後面只有箇九以一合九為十矣上一點為第二本身已自是二數衍而極之後面只有箇八以二合八為十矣左右中各一點皆然自一點小衍之為十合五點大衍之通為五十也盤澗董氏問云竊謂天地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數而合為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為數之宗也不知是否朱子答云此說是

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

唯五居中而無所為則亦自含五數而幷為五十矣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幷天一便用四十九數求之說多不同此說却分曉一說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一說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一說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而成五十一說五奇五偶成五十五一說天三地二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之為十故曰大衍皆通大繫聖人說這數不只是說得一路自然有許多通透去今以前一說推之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三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五數則五十者何自來哉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為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為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不有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數皆自此五始耳○玉齋胡氏曰河圖五十因五而後得者一得五為六一六合七二得五為七二七合九三得五為八三八合十一四得五為九四九合十三五得五為十總為五十是皆因五而後得也五自無所因故虛之則四圖之數但為五十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為五十者以五乘十是為五箇十以十乘五是為十箇五乘乘取義皆可以為五十洛書中五亦自含五而幷為五十者天地間只有十數統寓中央五數自可以含得後而五數而成十幷四圖四十亦合為五十也言圖書之數無往而不與大衍之數合者如此蓋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

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

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臺莊劉氏曰蓍之數七七七而四十九卦之數八八八而六十四七數奇故其德圓而神八數偶故其德方以知以是知卦不自畫圖書而後變此四十九蓍必言用蓍有蓍之用乃可以用卦也乾坤二用為諸卦陰陽爻之通例亦因蓍而後有用耳若有卦而無蓍何以通其變而為事哉此庖羲氏畫卦之後聖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其以此歟○玉齋胡氏曰說文云蓍蒿屬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策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趙彥肅易解欲以四十九莖擬而未分為太極之象朱子答云恐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蓍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兩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亦不雜乎陰陽五行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為無病也又云虛夫一故用四十九策又云參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參對地二兩是謂一為太極虛一所以見太極之無不存其不用者所以為用之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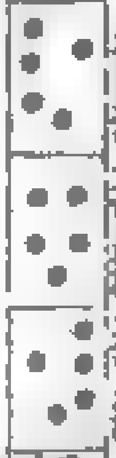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於中三指之兩間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

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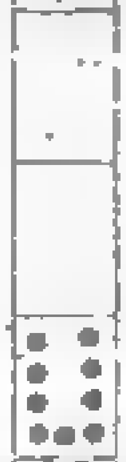
扐掛扐掛扐掛

右左



得五者三。所謂奇也。五除掛一即四。以四約之爲一故爲奇即兩儀之陽數也

右左



得九者一。所謂偶也。九除掛一即八。以四約之爲二故爲偶即兩儀之陰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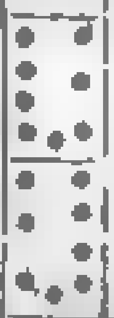
玉齋胡氏曰。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此象兩也。掛一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此象三也。四四揲而數之。此象四時也。揲蓍五節內有再扐。所以象五歲內有再閏。掛一象一歲。揲左象二歲。歸奇於左爲一扐象三歲一閏。揲右象四歲。歸奇於右爲再扐。象五歲再閏。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爲一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扐也。不言分二揲四歸奇爲言而後掛者。明第二變之不可以不掛也。○得五者三。蓋以第一變右手餘三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二則左手餘二。右手餘一則左手餘三。以右手之三二一湊左手之一二三併掛一之數而各成其五。則成五者凡三矣。凡初揲而可得五者有此三揲也。得九者一。蓋以第一變右手餘四則左手亦餘四。併掛一之數爲九。初揲而可得九者只有此一揲也。朱子云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又云凡四爲奇。是一箇四也。凡八爲偶。是兩箇四也。一箇四爲一故爲奇。即兩儀之陽數。兩箇四爲二故爲偶。即兩儀之陰數也。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

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扐掛扐掛

右左　右左



得四者二。所謂奇也。不去掛一。餘同前義

得八者二。所謂偶也。不去掛一。餘同前義

玉齋胡氏曰。前餘數即一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即一變過揲之數。掛扐除九則過揲存四十。掛扐除五則過揲存四十四。掛扐之數不四則八。左三則右必一。左一則右必二。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數爲四與八也。○得四者二。即右一左二通掛一爲四。右二左一通掛一亦爲四。是得四者凡有二揲也。得八者二。則右四左三通掛一爲八。右三左四通掛一亦爲八。是得八者凡有二揲也。奇偶之說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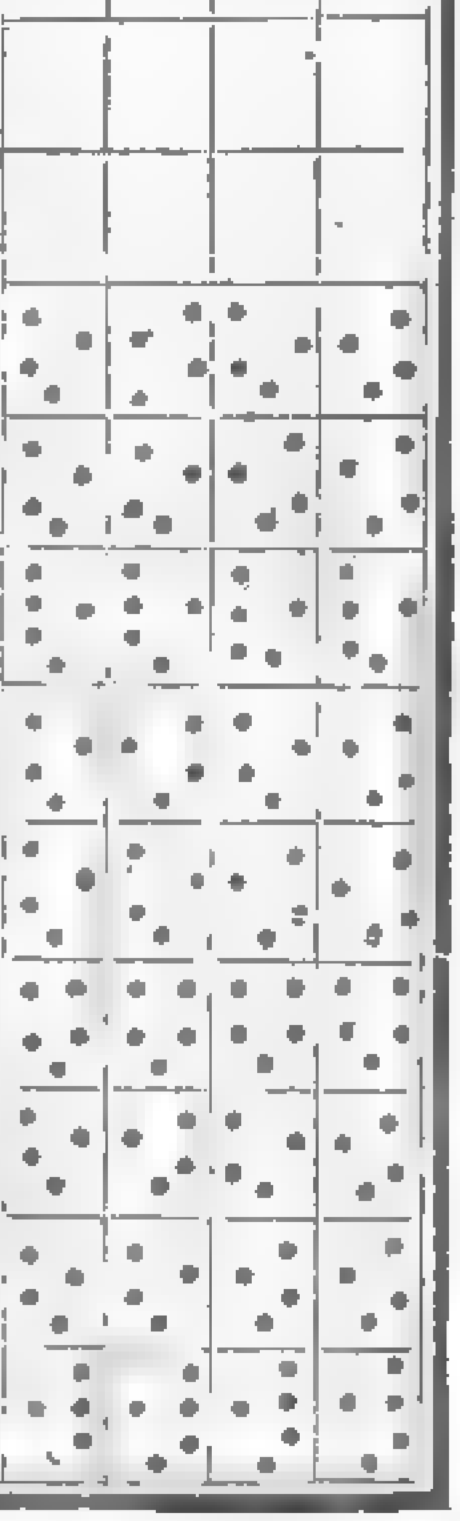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玉齋胡氏曰。前兩次餘數即一變再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即再變過揲之數。掛扐若兩次除五四則過揲存四十。掛扐若兩次除九四及五八則過揲存三十六。掛扐若兩次除九八則過揲存三十二。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爲一爻

玉齋胡氏曰。掛扐四五爲奇。九八爲偶。三奇爲老陽。遇老陽者其爻爲□。所謂重也。二奇一偶爲少陰。遇少陰者其爻爲--。所謂拆也。二偶一奇爲少陽。遇少陽者其爻爲—。所謂單也。三偶爲老陰。遇老陰者其爻爲×。所謂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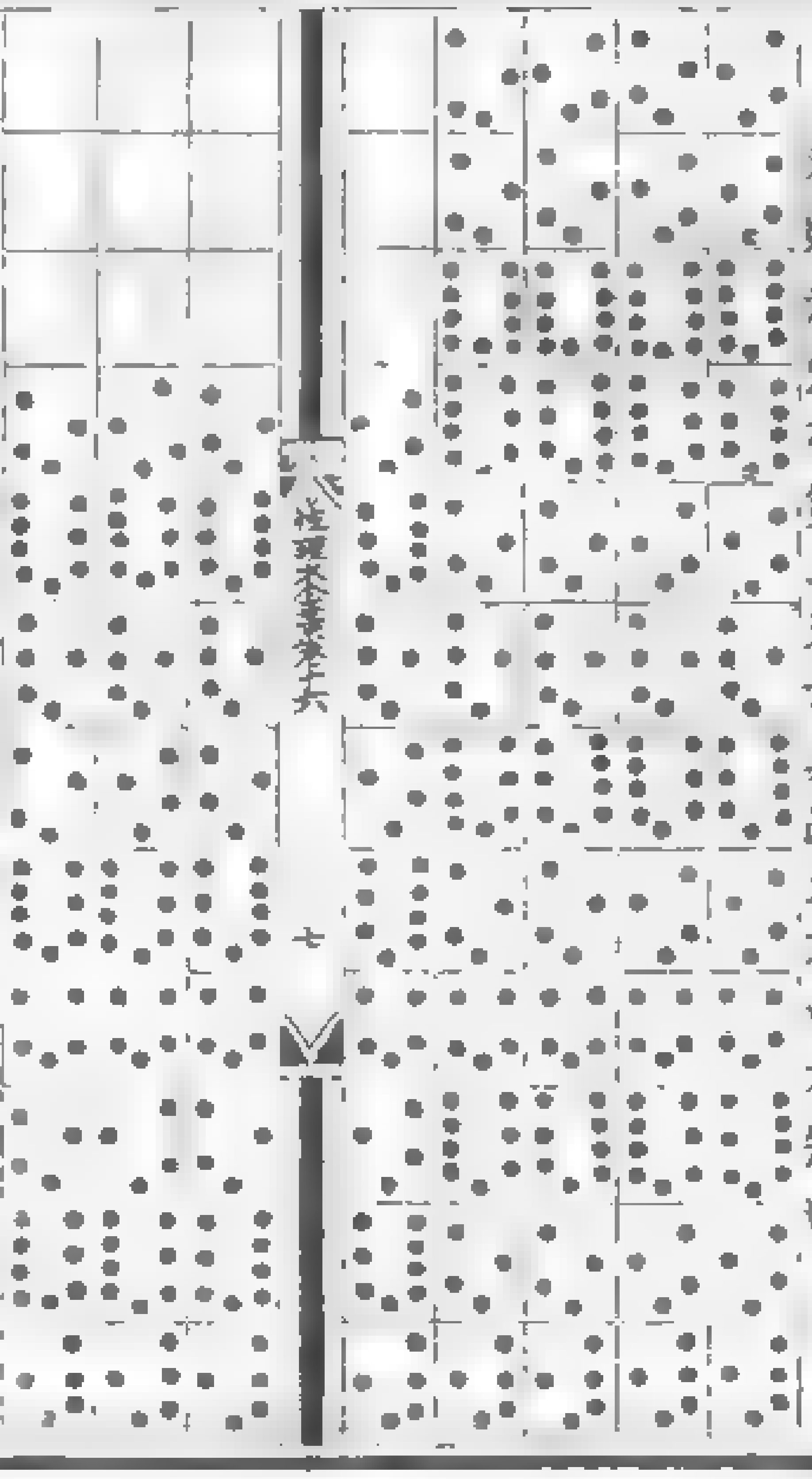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右三奇爲老陽者凡十有二。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爲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三。一奇象圓而圍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三之數則爲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掛扐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過揲之數。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

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徑一而圍三也。即四象太陽居一含九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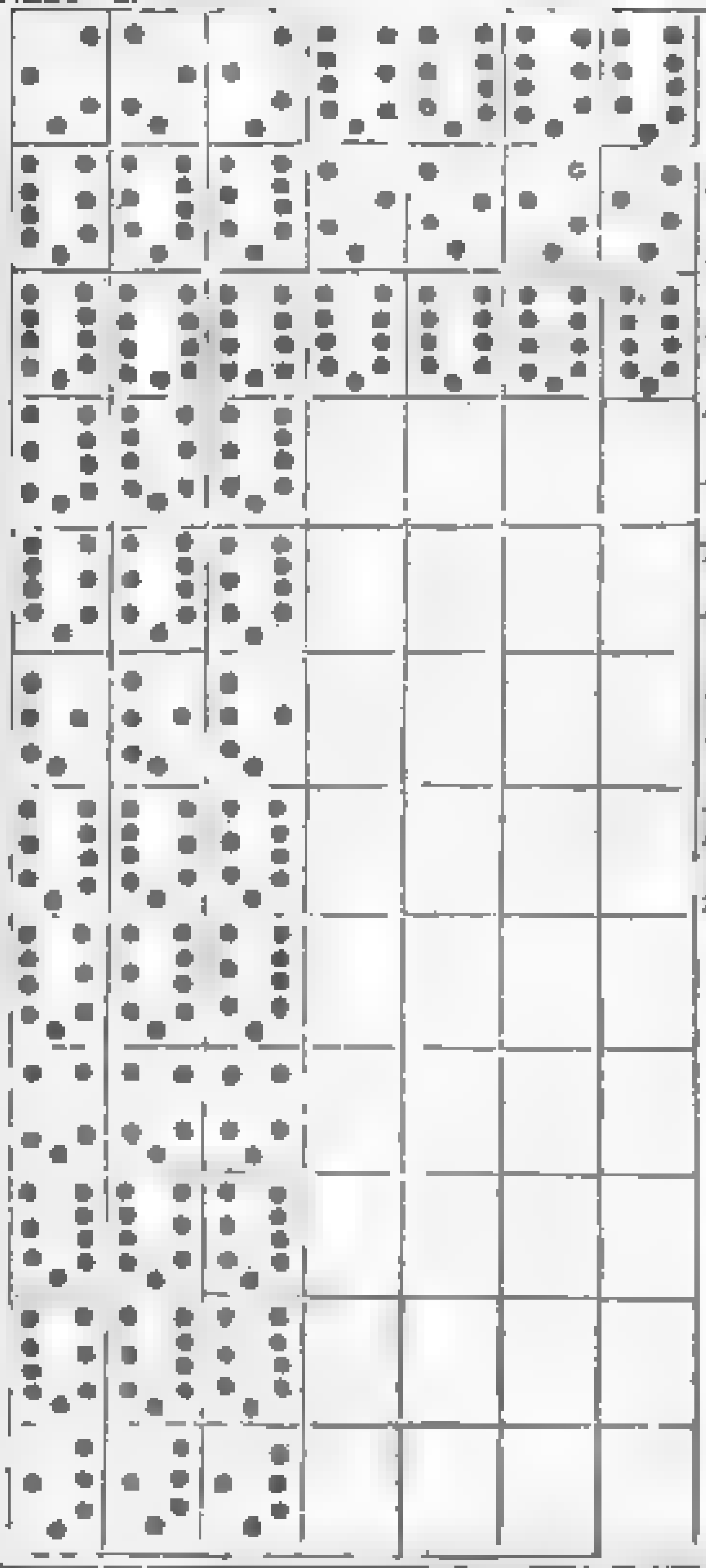
黃氏瑞節曰。此圖當分十二截看。凡三奇有十二揲後敘此。圖解再言十二者是也別數○玉齋胡氏曰。己下四圖別老少掛扐之數。而圖說又象及過揲之數也。此圖明老陽掛扐之策。一箇五兩箇四是爲三奇凡十有二者言老陽之數其變凡十二揲也。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爲十有二。以四約其十二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每一變計四數也。爲一者三謂一箇四策爲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三變則爲一者凡三。謂爲四者凡三也。一奇象圓而圍三。本參天之義。是於四策之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爲圓。三而用其全。此一之中復有三也。如是而象圓。圓三者凡三。爲合三奇用其全者而言則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爲老陽之九。以四約過揲三十六。亦得四箇九也。○掛扐除一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一者。以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四分四十八策計四箇十二。於其中得一箇十二是爲四分中之一分。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一箇十二亦徑一之義。三箇四亦圍三之義。即上文三三之數只是一箇九。故爲九之母。過揲之數以四十八而四分之。亦計四箇十二。於其中得三箇十二是得四分中之三分。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即上文三十六之數。以四約之。却是四箇九。故爲九之子。一箇十二亦徑一之義。老箇四亦圍三之義。即四象中太陽居第一位。而含九之數。特揲著逐交各有老少之數。變其變與不變以爲占。而由太極加倍以生者。則老少在第二文方見。此又不可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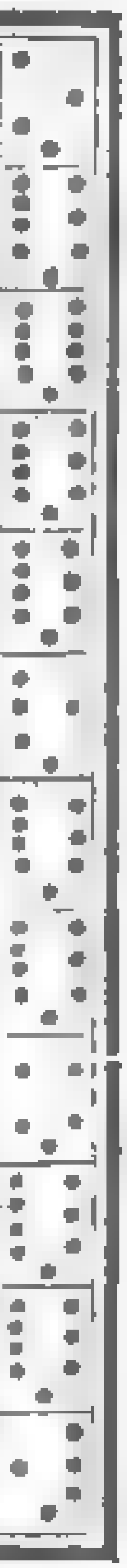


右兩奇一偶。以偶爲主。爲少陰者凡二十有八。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爲十有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爲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掛扐除一。四其四也。自一其十二者而進四也。八之母也。過揲之數。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

退四也。八之子也。
即四象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陰掛扐之策一箇九。兩箇四。或一箇五。一箇四。一箇八。是爲兩奇一偶。凡二十有八者。言少陰之數其變凡二十八揲也。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則爲十有六。以四約其十六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四數。一變計八數也。爲一者二。謂一箇四策爲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二變則爲一者凡二。謂爲四者凡二也。爲二者一。謂二箇四策爲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只一變則爲二者凡一。謂爲八者凡一也。一奇象圓而用全。亦本參天之義。是於二變各四策全用。而於其中各取一策以象圓。而各以三策爲圓三。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半。亦本兩地之義。是於一變八策中去其四不用。而於所存四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策爲圓四。而用其半。故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三一二••••爲少陰之八。以四約過揲三十二亦得四箇八也。○掛扐十七。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四爲十六。自一其十二而進四。蓋自老陽之十二進四而變爲少陰。即上文積三三一二之數。只是一箇八。故爲八之母。過揲三十二。以四約之爲四。八三十二。自二其十二者而退四。亦自老陽之三十六退四而得三十二。即上文四約三十二之數。却是四箇八。故爲八之子。即四象中少陰占第二位而含八之數。餘悉同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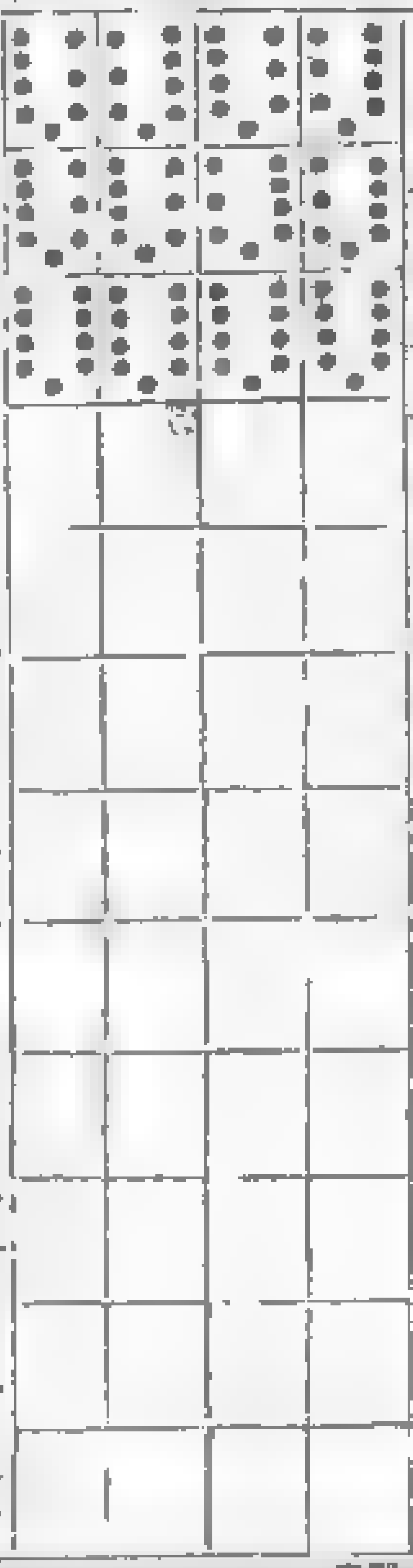




右兩偶一奇以奇爲主爲少陽者凡二十。掛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一三之數則爲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掛扐除一。五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過揲之數七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也。七之子也。即四象少陽居三含七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陽掛扐之策兩箇八。一箇五。或一箇九。一箇八。一箇四。是爲兩偶一奇。凡二十者。言少陽之數其變凡二十揲也。掛扐之數二十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其二十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八數。一變計四數也。爲二者二。謂二箇四策爲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二變則爲二者凡二。謂爲八者凡二也。爲一者一。謂一箇四爲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只一變則爲一者凡一。謂爲四者凡一也。二偶象方而用其半。亦本兩地之義。是於二變各八策中各去其四不用。而於各存四策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爲圓。四而用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亦本參天之義。是一變四策全用。而於其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爲圓。二而用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積二二一三••一•••爲少陽之七。以四約過揲二十八亦得四∴七也。○一。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五而爲二十。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蓋自老陰之二十四退四而變爲少陽。即上文積二二一三之數。只是一箇七。故爲七之母。過揲二十八。以四約之爲四。七二十八。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亦自老陰之二十四進四而得二十八。即上文以四約二十八之數。却是四箇七。故爲

七之子即四象中少陽占第三位而含七之數餘悉同前義



右三偶為老陰者四。掛扐之數二十有五，除初掛之一為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二之數則為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掛扐除一六之母也。過揲之數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

其二也。兩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圍四而用半也，即四

象太陰居四含六之數也

或問揲蓍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之一何也西山蔡氏答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掛一為體揲四歸奇為用立卦以奇數為體策數為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又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〇蓍之奇數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合六十有四三十二為陽老陽十二少陽二十三十二為陰老陰四少陰一十八其十六則老陽老陰也老陰十二老陰四其四十八則少陽少陰也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老陽老陰乾坤之象也二八也少陽少陰六子之象也六八也〇老陽之變皆四也卜一變老陰之變皆八也四變少陽之變一四十二變兩八八變少陰之變一八四變兩四二十四變老陽少陽

得奇策之本數而老陰之奇二十四以少陽之奇損之則得四少陰之奇十六以老陽之奇益之則得二十八故陽者君道首出庶物陰者臣道無成而代有終也〇玉齋胡氏曰此圖明老陰掛扐之策一箇九兩箇八是為三偶凡四者言老陰之數其變凡四揲也掛扐之數二十五除初掛之一為二十四以四約其二十四數而以三變分之算一變計八數也為二者三二謂四箇四策為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三變則為二者凡三謂為八者凡三也二偶象方而用半本兩地之義是於三變八策中各去四不用而於各所存四策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為圍四而用半此二之中復有二也如是而象方圍有者凡三焉合三偶用半者而言則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三二一一一為老陰之六以四約過揲二十四亦得四箇六也〇掛扐除一為六之母者積其三二之數為一箇六也過揲為六之子者四約退揲之數為四箇六也四分四十八掛扐得二分為兩箇十二過揲得二分亦兩箇十二六其四也兩其十二亦圍四之義六其四亦用半之義則四象中太陰占第四位而含六之數餘悉同前義〇按

本圖書篇有曰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以此參之揲蓍之奇其三變之中掛扐之數二奇象圍而用其全是以四策皆用四而四策中以一奇象圍餘三奇為陽用其全陽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二非參天數二偶象方五用其半是以八策四用四而四策中以二策象方餘二策為陰用其半陰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非兩地然及揲之三變也因掛扐以見過揲則參兩尤有可言者以參天言老陽掛扐三奇十二象圍用全參其三奇為九也過揲四九三十六亦參其十二也以兩地言老陰掛扐三偶二十四象方用半兩其三偶為六也過揲四六二十四則亦兩其十二也以參天兩地言少陽掛扐兩偶一奇為二十象方用半兩其二偶為四象圓用全參其一奇為三合而為七過揲四七二十八則亦兩其八參其四也以參天兩地言少陰掛扐兩奇一偶為十六象圓用全參其兩奇為六象方用半兩其一偶為二合而為八也過揲四八三十二則亦參其八兩其四也二老陰陽之純分參天兩地兩得之二少陰

陽之雜令參天兩地而得者此占法所以為妙也○又按前四圖皆因揲扐之數以論過揲之數已無可疑但掛扐之數尤有當辨者請得而究論之掛扐全數列於四圖者老陽十二而變數亦十二少陽二十而變數亦二十至於老陰則二十四而變數惟止於四少陰十六而變數乃有二十八此其故何哉嘗以西山蔡先生之說益之其論陰陽老少掛扐之數有曰老陽少陽得奇策之本數而老陰之策二十四以少陽之奇二十損之而得四少陰之奇十六以老陽之奇十二益之而得二十八故陽者君道首出庶物陰者臣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其意蓋謂老陽之揲扐本十二自老陽變為少陰也雖以其十二益之而仍得其本數之十二是老陽雖以其掛扐致益於少陰而奇之本數不見其或少少陽之掛扐本二十自少陽由老陰而變也雖得其十二之益而仍不越乎本數之二十是少陽雖受益於老陰之二十而奇之本數亦不見其實多此老陽少陽所以得奇策之本數也至於陰則有不可與陽等者矣老陰本二十四以其二十為少陽所損故其數之變僅有其四是為少陽所損而多者浸少也少陰本十六其除十二為老陽所益故其數之變乃得二十有八是為老陽所益而少者浸多也此老陰少陰所以於奇策之本數有損益也是知陽若君道首出庶物其於奇策之本數不見其或盈而或縮陰者臣道無成而代有終其於奇策之本數未免因陽以為之損益矣此陽得制陰陰必從陽惟其從陽也故其數之多也或為陽所損其數之少也或為陽所益惟其制陰也故可以損陰之多而為少可以益陰之少而為多而其本數之一定者初未嘗有損益也以是觀之陽每陰畢之義蓋可見矣○又嘗觀掛扐之數按其變則六十四而其中實謂八卦之象老陽三變皆奇乾三畫純陽之象也老陰三變皆偶坤三畫純陰之象也至於少陰則謂三女之象其乾索於坤而變為巽離兌乎少陽則謂三男之象其坤索於乾而變為震坎艮乎少陰者陰之得其變則二十有八以四約而七分之初變得偶者凡二巽之一陰在下也第二變得偶者凡三離之一陰在中也第三變得偶者凡三兌之一陰在上也合其一一二三則七其四而為二十八矣少陽者陽之得其變則有二十以四約而五分之初變得奇者凡三震之一陽在下也第二變得奇者凡三坎

之一陽在中也第三變得奇者凡一艮之一陽在上也合其一三二一則五其四而為二十矣要之二老則陽實陰虛故老陽多而老陰少二少則陽少陰多故少陽少而少陰多也然陽固少矣而長男則未嘗少其變有三肖父而得陽實之義至於中少二男則惟各得一變之象是長男之陽不可少而所以成其少者男之中與少也陰固多矣而長女則未嘗多其變惟一肖母而得陰虛之義至於中少二女則反各得三變之象是長女之陰不可多而所以成其多者女之中與少也此長男代父而長女代母所以其變數皆疑乾坤而中與少則或不及乎父或有偏於母此又陰陽之變不可執一拘也此其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互之為六十四變而八卦之象又可以該六十四卦之象其自然之妙矣不各有法象也

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扐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雖不詳說然劉禹錫所記僧一行畢中和顧彖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為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蓋已誤矣

玉齋胡氏曰按五歲再註云分而為二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孔穎達疏云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繼扐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劉禹錫辨易九六論云畢中和之學其傳原於一行猶師一行唐開元時所作大衍曆本議云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蓋其何法皆以再扐而後掛也畢中和有揲法其言三揲皆掛正合四營之義朱子亦謂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顧彖之說未詳禹錫又自言揲法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

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此可以見三變皆掛矣。近世儒者若郭雍所著蓍卦辨疑。專以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其載横渠先生之言曰。再扐而後掛。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且謂横渠之言所以明註疏之失。朱子辨之曰。此說大誤。恐非横渠之言也。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閏之歲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蓍。分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為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為扐而當不閏之歲。則與大傳所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以第二第三變為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手成易之數。且於陰陽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其載伊川先生之說曰。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掛奇。朱子辨之曰。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云本无文字。則其傳授之際不無差殊。宜矣。又云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朱子辨之曰。所以不可不掛者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皆圍三徑一之術。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圍四用半之術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郭氏徒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耳。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不辨。愚嘗考之。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為六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為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掛則所謂八者。左手餘四。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右手餘四。不掛則左手餘四。右手亦餘四。此八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數。皆參差不齊。無復

自然之法象矣。其可識

且用舊法則三變之中。又以前一變為奇。後二變為偶。奇故其餘五九。偶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圍四用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蔡元定曰。按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為奇者三。為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變。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陰陽以老為動而陰性本靜。故以四歸于老陽。此老陰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十二也。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陰陽以少為靜而陽性本動。故以四歸於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二十。而少陰之數所以二十八也。陽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二變。十六變。又以四約之。陽用其三。陰用其一。蓋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而

不敢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

朱子曰初一變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後二變得四者二得八者二故曰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三變之後為老陽者十有二老陰四故曰陽饒而陰乏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故曰陽少而陰多

○沈氏筆談云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謂之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諸家揲蓍[illegible]惟草說簡而盡孔穎達非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illegible]故其言之易差然其於大數亦不差也畢中和視疏義為謂柳子厚與劉夢得以為甯末於學者誤矣筆[illegible]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扐分扐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大簡之誤使請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說不可不正然惑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蔡氏所謂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者蓋爾虛一外止用四十八分掛揲之餘為奇偶各二老陽老陰變數各八少陰少陽變數各二十四合為六十四八掛各得八焉然此乃奇偶對待加倍而得者體數也若天三地二衍而為五十者用數也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饒而陰乏也此正造化之妙若陰陽同稱老少一例是體數非用數也

○玉齋胡氏曰舊法與今所用之法四十九者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初无以異而三變之分得五者三得四者二得九者一得八者二亦莫不同但其於第一變以或五或九者皆為奇第二第三變以或四或八者皆為偶與今所論五四為奇九八為偶者有不同耳舊法所分蓋以前一變在先而屬奇故其餘五九亦奇數也後二變在後而屬偶故其餘四八亦偶數也不過因其數以分奇偶初未嘗遠以此奇偶而定陰陽然以餘五九者為奇則五三九一亦有圍三徑一之義以餘四八者為偶則四八皆二亦有圍四用半之義況三變之後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其饒乏多寡自然之法象初未害其本同也朱子特舉此說所以深明三變皆掛之得以證上文近世後二變不掛之誤又以起下文若用近世之法三變之餘皆為圍三徑一之義而無復奇偶之分以辨明其誤也

○揲蓍之法所謂奇三而偶二者朱子嘗釋之于卷末云卷內蔡氏說為奇者三為偶者二蓋且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為奇餘四者為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為偶故云奇三而偶二也二老本皆八二少本皆二十四者其實非揲蓍有此例蓋亦以天地之間陰陽各居其半本無多寡之殊以六十四卦言之陽卦三十二陰卦三十二以三百八十四爻言之陽爻百九十二陰爻百九十二夫如是則以陰陽老少而均之二老皆八合之得十六二少皆二十四合之得四十八亦言其體數對待一奇一偶本如此而已至於揲蓍而見於用用二老而不用二少然其為數之饒乏多寡實有不可槩論者是以二揲之變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二老以陽之扐為主故老陰以其四歸于老陽而老陽得十二老陰得四也二少以陰之靜為主故少陽以其四歸于少陰而少陰得二十八少陽得二十也合之計六十四變此則合老少之變以推二老之用因揲蓍而後見也體數常均者合陰陽老少之本數而言故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體也用數則陽三而陰一者於六十四變之中取其十六變者為用又於十六變之中以四約之則老陽十二而用其三老陰四而用其一是一說一之為陰陽之用也即此推之蔡氏之言了然矣節齋云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于三而極于九也以此證蔡氏之說則一時必无四月一月必无四十日老陽老陰必无本皆八之數少陽少陰必无本皆二十八之數所以為此言者亦指其體數之常均耳至於用數則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陽用其三而陰用其一又豈可得而顯同哉要之蔡氏損益之說視此又較明白云

性理大全書卷二十六　十七

若用近世之法則三變之餘皆爲圍三徑一之義而無復奇偶之分。三變之後爲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

黄氏瑞節曰此乃沙隨程氏之說第二三變不掛則十八變之間多不得老陰也○玉齋胡氏曰舊注三變皆掛則初變五三九一爲圍三徑一之義後二變四八皆二而爲圍四用半之義今後二變不掛則皆四三八一如前一變之五三九一而无復後二變之四八皆二故惟有圍三徑一之衍而无圍四用半之衍也尚安有奇偶之分哉是以三變之後老少變數雖有六十四而參差不齊无自然之法象矣今爲圖以倚于卷後庶觀者易見其誤云

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爲四十八以四約之爲十二以十二約之爲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爲奇兩其四者爲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爲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爲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

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爲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爲少陽

朱子曰老陽掛扐之數十二而老陰二十四老陽過揲之數三十六而老陰二十四其相距之數凡十二而三分之老陽掛扐之數十二而少陰則十有六是少陰進其掛扐者四而於二老相距之數得三之一老陽過揲之數三十六而少陰三十二是少陰退其過揲者四而於二老相距之數亦得三之一若少陽之於老陰退其掛扐者四進其過揲者四而於二老相距之數亦得三之一爲○西山蔡氏曰四十九蓍去掛一之蓍則四十八以四約之爲十二以十二約之爲四四與十二十二與四宛轉相因爲四十八四十八者蓍之所以變化故其數之成四與十二自然相爲經緯著也老陽奇數十二以十二約之得一則▬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三則☰之象也老陰奇數二十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一之象也以四約之得六則☷之象也老陽策數三十六以十二約之得三則三天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九則用九之象也老陰策數二十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兩地之象也以四約之得六則用六之象也少陽奇數二十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八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五則☰之象也少陰奇數十六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四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四則☰之象也少陽策數二十八以十二約之得二餘四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七則不用之七也少陰策數三十二以十二約之得二餘八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八則不用之八也老陽之奇數進十二則老陰之奇數也策數退十二則老陰之策數也老陰之奇數退十二則老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十二則老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數進十二則少陰之策數也策數退十二則少陰之奇數也少陰之奇數進十二則少陽之策數也策數退十二則少陽之奇數也老陽之奇數進四則少陰之奇數也策數退四則少陰之策數

也老陰之奇數退四則少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數退四則少陰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陰之策數也少陰之奇數進四則少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以十二約之餘八策數以十二約之餘四蓋老陰之變陽未成也少陰之奇以十二約之餘四策數以十二約之餘八蓋老陽之變陰未成也此易之所以用九用六不用七與八也或曰八卦乾坤即老陽老陰也震坎艮巽離兌即少陽少陰也八卦乾坤不用而震坎艮巽離兌致用蓍法乃不用七八而用九六何也曰八卦主乎畢蓍主動靜故不同也○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二老陰掛扐二十四老陽過揲三十六老陰過揲二十四其間相距各隔十二也自老陽變爲少陰以其掛扐十二進一四則爲少陰掛扐十六以其過揲三十六退一四則爲少陰過揲三十二自老陰變爲少陽以其掛扐二十四退一四則爲少陽掛扐二十以其過揲二十四進一四則爲少陽過揲二十八此所謂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掛扐過揲皆進退以四而成二少者如此各至於三之一者以十二分爲三分其進退各至於三分中一分而成二少也一分指四數言

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扐十二爲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爲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扐十六爲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爲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扐二十爲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爲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爲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爲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爲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爲貴者也

朱子曰少陰掛扐十六比老陽十二爲進四少陽掛扐二十比老陰二十四爲退四少陰過揲三十二比老陽三十六爲退四少陽過揲二十八比老陰二十四爲進四故皆曰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玉齋胡氏曰老陽居一舍九少陽居三舍七其位與數皆奇老陰居四舍六少陰居二舍八其位與數皆偶主陽之奇而言則掛扐以少爲貴故老陽極少少陽次少而老陰掛扐極多少陰掛扐次多者不能以並乎陽之少也老陽少陽位數皆奇奇則一而實老陰少陰位數皆偶偶則二而虛主陽之實而言則過揲以多爲貴故老陽極多少陽次多而老陰過揲極少少陰過揲次少者不能以並乎陽之多也壹皆以陽之奇與實者爲主其尊陽之義可見矣二少掛扐過揲皆一進一退而交於二老之中者即上文二老進退各至於三之一以成二少之義

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爲二物而迭爲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爲一物而迭爲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

玉齋胡氏曰陰陽二物指二老言迭爲消長指掛扐過揲言同一掛扐也老陽以長而變爲少陰老陰則以消而變爲少陽同一過揲也老陽以消而變爲少陰老陰則以長而變爲少陽此迭爲消長以成二少也一物指或爲老陽一物或爲老陰一物言二端指掛扐過揲言且以老陽一物論之老陽掛扐十二視少陰掛扐十六消矣少陰掛扐十六視老陽掛扐十二則爲長焉老陽過揲三十六視少陰過揲三十二長矣少陰過揲三十二視老陽過揲三十六則爲消焉掛扐長則過揲消過揲長則掛扐消推之老陰一物之中亦然相與低昂如權衡陽長則陽昂而陰低陰長則陰昂而陽低如權衡之有輕重也相與判合如符契合焉而陰陽二物迭爲消長判焉而一物之中又各自有消長如符契之有判合也因其相與之義充其迭爲之旨其自然之妙豈容人力於其間哉

而況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為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

臺莊劉氏曰掛扐之數所以不可廢置者有兩儀三才四時閏餘之象焉使聖人當時若不以掛扐為主將四十有九之蓍分二之後去其一足矣何必掛之以象三才揲左之後去其所餘之奇足矣何必扐之以象閏揲右之後又去其所餘之奇足矣何必再扐之以象再閏所以然者正欲以掛扐為主也若夫乾坤之策以過揲紀之而不及掛扐者畢竟過揲之數皆四十九蓍中之策以掛扐定爻之老少復以過揲紀爻之策數則蓍之全數於卦爻皆有用矣如必欲廢置掛扐盡用過揲是為不知本之論也其誤可諱言哉○玉齋胡氏曰有過揲必先有掛扐掛扐所以為七八九六之原有掛扐而後有過揲過揲所以為七八九六之委朱子辨郭氏云四十九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以四除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无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窮也令於掛扐之策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无所預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敢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又答郭氏書云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於圖書定於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而不據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未究象數之本原也捨此二條說掛扐過揲本末先後最為精審所以正郭氏之誤無餘說矣此節所謂或者正指郭氏言也

邵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

朱子曰邵子此說是說陰陽老少掛扐之數啓蒙引之者蓋以證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以掛扐歸奇言之老陽得三四少陰得四四少陽得五四老陰得六四今不用三四五六之數而以奇偶取徑一圍三圍四用半之義者以成七八九六之策故也○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三去初掛一為十二老陰掛扐二十五去初掛一為二十四少陽掛扐二十一去初掛一為二十少陰掛扐十七去初掛一為十六此去初掛之一以驗奇偶多寡之所由分也奇偶既分用數斯判奇圓用全而徑一圍三偶方用半而徑一圍四是以老陽掛扐三奇十二全用又於三奇內去一策以象圓而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為九是去三以成九也少陰掛扐兩奇一偶十六兩奇全用故四策各全用一偶用半故八策只用四亦用十二於兩奇內去一數以象圓而二一之中各復有三於一偶內去二數以象方而一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三一二之策為八是去四以成八也少陽掛扐兩偶一奇二十一奇用全故四策全用兩偶用半故八策各用四亦用十二於一奇內去一數以象圓而一之中復有三於兩偶內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一三二二之策為七是去五以成七也老陰掛扐三偶二十四用半亦只用十二又於三偶內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三二之策為六是去六以成六也此去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是知老少掛扐去初掛之後多寡雖不同而用全用半均不過十二之數以其十二者去三則成九去四則成八去五則成七去六則成六十二乃老陽掛扐之數也蓋是皆以老陽之數

為準。而生取以成九八七六者。其等陽之意。又可見於此矣。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朱子曰。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於揲蓍。然後掛扐之奇偶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數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數。聖人畫卦時依揲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以奇偶分之。蓋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蓋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待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九六之說。嘗謂五行成數生其地十之上。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巳。陽奇陰偶。故七九

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而七八為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遁山所謂參之為三。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與數。故以三而東之而得九六之數也。○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二老變之說。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方去不得。所以卻去做七。○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人雖說得有病。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大非。自郭子和始。子和以掛一為奇。以揲之餘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爻。以第一揲扐為扐。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扐。第

四又掛如此。則無五年再閏。是六年再閏也。○或問蓍之為用。不知蓍是伏羲從來設。是後之聖人設。若謂伏羲只以心之所得者畫出。元未有蓍。則畫卦如何用。曰。想自有一物如蓍。未可知。但不可道伏羲將揲蓍來立卦。如今時俗只把三銅錢求卦亦可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

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玉齋胡氏曰。策指過揲之策。乾坤二老之策足以當期之數。二少之策亦足以當期之數。易以九六名爻。故言老而不言少。朱子答程可久云。不可專指乾坤之爻為老陽老陰。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大傳以六爻乘二老言數云。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凡三百六十。然為六子諸卦者。亦互有老少焉。以策數合之。亦三百六十。若使以乾坤皆為老陰陽。六子皆為少陰陽。則恐未安也。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期者周也。謂周一歲也。以氣言。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云三百六

十者比之氣盈則少六日不得謂之盈比之朔虛則多六日不得謂之虛是蓋於氣朔盈虛之間指其數之中者為言也乾坤之策合之為三百六十亦正是以當期之數也○按閏法始於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朱子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

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愚謂天體圓如彈丸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以二十八宿分周天之度共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朱子云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是也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則計四箇二百三十五分而得其四分之一也天行過一度者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也朱子云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那角些子日日累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又云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那太虛空裏觀天自是日日衮得不在舊時處所謂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在天為度在歲為日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天一度亦九百四十分歲一日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所謂二百三十五者即四分度之一月日與天會者一朞內二十四氣必有三百六

十六日雖遲置閏年亦周如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必三百六十六日也日與天在來年冬至三百六十六日上會而成一歲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六絲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為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忽七絲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箇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十八通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此一歲月行之常數也月與日會處係於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其辰為娵訾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其辰為降婁積十二會皆於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三百六十為一歲之常數者以五行之氣言之各旺七十二日則五其七十二為

三百六十以六甲之數言之每甲六十六其六十亦三百六十以乾坤二篇之策言之乾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亦合三百六十所謂一歲之常數也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一歲閏積氣朔之數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氣朔之數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繫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九歲七閏為一章者蓋九為天數之終十為地數之終十九歲而天地之數俱終故當七閏也自一歲餘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行全日一百九十日零分積一萬五千七百一

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計成日一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通前所得全日總計二百單六日
零六百七十三分將此數於十九年內分作七箇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內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乙
閏月之中合除此三日二百六十七分均作三箇月小盡正恰好故無朔分齊定是冬至在十一月朔是
為至朔同日而為一章之歲也算論之日月皆麗乎天者也日之行比天只不及一度月之行乃不及日
十二寔何哉蓋天東陽而在上日為陽之精月為陰之精也造化之間陽大陰小陽饒陰乏陽得兼陰陰
不得兼陽故日行所以常饒月行所以常不及也且一歲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閏月之所不及行者
矣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亦月之所不及行者也使日之運常有餘月之運常不足不置閏以齊之積
之三年春之一月入于夏子之一月入于丑矣又至於三失閏則春季皆入於夏十二失閏子年皆入于
丑矣何以成造化之功哉故聖人作曆必歸餘於閏以補月行不及於日之數則月之行也始可與一歲
日與天會之數相參為一至十九年而氣朔分齊無毫髮之差矣聖人財成輔相之功豈淺淺哉或云歷

家之說則以為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速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何也曰陳安卿嘗問天道左
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云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
好被天進一度則日却成每日退了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
本數而日所不及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進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
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愚謂欲知日速月遲其速有易見者且
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日晚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之而望矣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
生明以後相去漸遠一日遠似一日直至十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遲退而不及
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速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即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半數

而復始會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西山蔡氏曰。此即過揲之蓍大衍之數也。策即蓍也。乾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坤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有四策。此陰陽自然之數。聖人立大衍之法以倚之。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眞所謂與天地相似者也。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二篇之策分陰爻陽爻為二也。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此天地流行之數。歲月日時之積也。詳見經世指要上篇。〇玉齋胡氏曰。二篇之策足以當萬物之數。二老之策固然。二少之策亦然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

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為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為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〇西山蔡氏曰易者未入用也變者已入用也〇玉齋胡氏曰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至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蓋一爻以三變而成猶八卦以三畫而成故以為象也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謂得五者象陽儀得九者象陰儀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謂得五四者象太陽得五八者象少陰得九四者象少陽得九八者象太陰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謂得五四四者象乾得五四八者象兌得五八四者象離得五八八者象震得九四四者象巽得九四八者象坎得九八四者象艮得九八八者象坤其逐變皆彷彿近似於儀象卦而未有其畫故惟以其象言之一爻而得兩儀之畫謂初揲而得⚊者為陽之儀必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得⚋者為陰之儀必自姤至坤三十二卦也二爻而得四象之畫謂再揲而得⚌者為太陽必自乾至臨十六卦得⚎者為少陰必自同人至復十六卦得⚍者為少陽必自姤至師十六卦得⚏者為太陰必自遯至坤十六卦也三爻而得八卦之畫謂三揲而得☰者為乾必自乾至泰八卦得☱者為兌必自履至臨八卦也餘放此四爻而得十六者之一謂四揲而得四爻則得☰者必自乾至大壯四卦得☰者必自小畜至泰四卦餘放此所謂十六卦中一卦也五爻而得三十二者之一謂五揲而得五爻則得☰者非乾則夬得☲者非大有則大壯餘放此所謂三十二卦中一卦也以至六揲而得六爻則一卦於是乎成而六十四卦之中各隨所遇而得其一矣朱子發言揲蓍求卦之法謂一爻成只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只有十六卦三爻成只有八卦四爻成只有四卦五爻成只有二卦六爻既成一卦乃定者此之謂也或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如何朱子云貞悔出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過多了恐是如此又云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因說生物只有初時好凡物皆然康節愛說又云康節看物事便成四箇渠只怕處其盛且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半開漸盛正開太盛則衰矣人之勢焰著必衰強壯者必死康節一見便能知之觸類以長朱子謂如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圜為君為父之類觸其類於彼而長其見於此則舉天下之事或吉或凶或自悔而趨吉或自吝而向凶者皆可以決諸此而無復疑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祐神者言有以祐助神化之功也〇卷內蔡氏說為奇者三為偶者二蓋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為奇餘四為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為偶故曰奇三而偶二也

朱子曰道是無形底物事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是可為這是不可為此道因詞顯也又曰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非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又曰德行是人事却須決於蓍此行以數神也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者幽言蓍也明言人也蓍與人之相酬酢與於賓主之交

掛酌辭也方揲之初則人爲主而蓍爲賓既揲之後則蓍爲主而人爲賓又曰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持蓍而後見皆佑助於神也○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大衍之說朱蔡可謂備矣武陵丁氏云朱子以五乘十之說於諸家爲近至於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於是華五十七家之說爲錯衍而自爲原衍翼衍凡三卷其說曰有以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爲太極著有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二說似矣而未也蓋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一居其中不用而左右之位各四有掛一分二揲四之象焉丁氏之說文出朱蔡之外備之備也已揮其圖入諸書圖類大略附此以見朱子所謂聖人說數不只說得一路自然有許多通透信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七

易學啓蒙四

考變占第四

朱子曰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偏於彖傳之詞有用故也○卦變所謂剛來柔進之類亦是乾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義先有彼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貞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皆有泰復爲貞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義卦畫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横曲直反復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路無所拘況則無不通耳○潛室陳氏曰伊川正是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易中卦變多是三陽三陰類於否泰與其主否泰寧主乾坤乾坤猶卦之毋否泰則甚無義若知諸卦皆可變之說則知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蓋卦變之法每一卦皆可變爲六十四卦如貞

之變或主內卦則自損而來或主外卦則自既濟而來此悔吝之通例不必三陽三陰皆可推程子之例可獨於三陽三陰之卦或三畫不等若即推之不通若曉通例即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卦卦皆然所謂易也若只乾坤二變則非變矣

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

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

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愚按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最爲有功其論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如一行說

朱子曰陽爲大陰爲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

所以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乾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見羣龍謂値此六爻皆九也无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通爲用剛之道也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蔡氏引此杜註亦如此說○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進齋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德也天德不可爲首指卦變言即坤无首之義非謂乾剛有所不足也善用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不爲物先用坤道也○玉齋胡氏曰羣龍六龍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陽之九則變而之坤既變而坤故不可爲首首先也坤爲首則先迷矣永貞陽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陰之六則變而之乾既變而乾故以大終大陽也易中稱大爲陽也乾爻七九坤爻八六者蓋謂遇乾而變者爲老陽之九其閒亦有不變而爲少陰之七者遇坤而變者爲老陰之六其閒亦有不變而爲少陰之八者七八常多九六常少者七八每易遇以其或奇或偶之不齊故常多也九六每難遇以其老陽必三奇老陰必三偶故常少也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者蓋三變皆掛則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爲易遇老陽十二爲難遇後二變不掛則老陽二十七遇之甚易矣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彖辭爲卦下之辭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

潛室陳氏曰貞悔字皆從卜○玉齋胡氏曰朱子云陽用九而不用七且如占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卻不是變底他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就占上面泰辭他亦然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朱子云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事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今統占本卦彖辭而分內外卦爲貞悔者大祇筮法有變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无變卦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此又是兼內外卦體推說如貞風悔山之類是以貞爲我悔爲彼也論貞悔詳見前篇末○左昭七年衛卿孔成子欲立公子元筮之遇屯以示子朝子朝曰元亨且其繇辭曰利建侯子其建之成子遂立元即靈公也○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遂獲晉侯以歸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

玉齋胡氏曰一爻變者凡六卦有圖在後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一爻變自姤至夬以坤爲本卦一爻變自復至剝是也餘放此沙隨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占其例觀後注可見○左閔元年畢

爲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昭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墨曰乾之同人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後蒯果敗○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王齋胡氏曰二爻變者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二爻變自遯至大壯以坤爲本卦二爻變自臨至觀是也後放此朱子云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只順其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極二爻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又云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在後○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王齋胡氏曰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三爻變自否至泰以坤爲本卦三爻變自泰至否是也後放此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就兩卦彖辭

占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也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亦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恒爲前十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恒至否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彖辭却以本卦貞爲主是重在本卦彖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彖辭却以變卦悔爲主是重在變卦彖辭占也司空季子所占屯豫皆利建侯其例可見朱子云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占又云所以到那三爻變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辭者无也到這裏時雜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史多矣○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國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經傳亦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王齋胡氏曰四爻變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四爻變自觀至臨以坤爲本卦四爻變自大壯至遯是也後放此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

朱子曰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變者遇九六也不變者遇八也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而曰艮之八○玉齋胡氏曰五爻變凡六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五爻變自剝至復以坤爲本卦五爻變自夬至姤是也後放此○左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按穆姜魯成公母妻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太子宮也筮遇艮之八者艮五爻皆變惟六二少陰八不變不云之隨而云之八者八指隨之六二言也以之卦不變爻占則重在六二故云

之八者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故又不云之八而云之隨耳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然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玉齋胡氏曰。六爻變只一卦。如第一圖以乾為本卦。六爻盡變則為坤。以坤為本卦。六爻盡變則為乾是卦也。後效此。乾坤占用九用六之辭。餘卦无二用可占。故占之卦彖辭也。朱子云。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无頭。剛而能柔則吉也。牝馬順而健行者。故坤利此以為貞。先迷陽先陰後。以陰而先陽則迷矣。又云。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不言所利者貞也。○左昭二十九年蔡墨答魏獻子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言六爻皆變之占也

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為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凡言初終上下者。據圖而言。言第幾卦前後者。從本卦起

朱子曰。變在三十二卦以前。占本卦辭。變在三十二卦以後。占之卦辭。蓋一爻二爻變在三十二卦之前。四爻五爻六爻變在三十二卦之後。此甚易見。獨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前。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後。然占法三爻變者。雖占兩卦彖辭。而變在前十卦者主貞。變在後十卦者主悔。貞是本卦。悔是變卦。故繇以三十二卦前後言之。○雲莊劉氏曰。茲法占卦爻之辭。苟其辭與事應者。吉凶因自可見。又有不相應者。吉凶何自而決。蓋人於辭上會者淺。於象上會者深。伏羲教人卜筮。亦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卦變。无不應矣。文王周公之辭。雖以明卦。然辭之所該終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公如左傳及國語所載占卦體卦象卦變爻。推互體。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為吉凶之前知耳。讀易者不可不察也。○黃氏瑞節曰。所謂初末上下前後者。朱子借此以起例耳。非卦有初末上下前後也。例如得初卦者以初為初。得末卦者爻以末為初矣。通而數之也。又如許三十二卦以前為前。後三十二卦又以後為前矣。復而叢之也。此三十二圖所以反復為六十四圖也。○玉齋胡氏曰。三十二圖。初終上下各主首末。而卦為本卦。反復變易。適所遇老陽老陰。而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卦。皆在六十四卦所變之中。引伸觸類。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而天下之能事備於此矣。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如得乾卦者自變始初六至坤上六之類。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如得坤卦者。自變復初九至乾上九之類。

後放此。三十二卦前後者。如乾自姤至復。坤自復至益。為三十二卦之前。皆占本卦爻辭者。即所謂一爻二爻以至三爻之變。前十卦皆以本卦為占也。如乾自益至坤。坤自頤至乾。為三十二卦之後。皆占變卦爻辭者。即所謂三爻之變。後十卦以之。四五上爻變。皆以之卦為占也。然而必以三十二卦為後。以在前者主貞。在後者主悔。亦取其中也。變在三十二卦之前。則正適其中。故皆主貞卦以為占。變在三十二卦之後。則便退其中。故皆主悔卦以為占也

乾始	姤	遯			否		
同人	訟	无妄	中孚	大畜	漸	渙	
履	巽	家人	睽	需	旅	未濟	蠱
小畜	鼎	離	兌	大壯	咸	困	井
大有	大過	革					恒
夬							

			觀			剝	
益		損	晉	艮	蒙	順	比
噬嗑	賁	節	萃	蹇	坎	屯	豫
隨	既濟	歸妹		小過	解	震	謙
	豐	泰			升	明夷	師
						臨	復
							坤

姤始	乾	同人			无妄		
遯	履	否	渙	蠱	家人	中孚	
訟	小畜	漸	未濟	井	離	睽	大畜
巽	大有	旅	困	恒	革	兌	需
鼎	夬	咸					大壯
	大過						

			益			順	
觀		蒙	噬嗑	賁	損	剝	屯
晉	艮	坎	隨	既濟	節	比	震
萃	蹇	解		豐	歸妹	豫	明夷
	小過	升			泰	謙	臨
						師	坤
							復

同人

遯 乾 无妄 家人 離 革

姤 否 漸 旅 咸

履 小畜 大有 夬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訟 巽 鼎 大過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頤 屯 震 明夷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剝 比 豫 謙

損 節 歸妹 泰 復

蒙 坎 解 升 坤 臨

師

履

訟 无妄 乾 中孚 睽 兌

否 姤 渙 未濟 困

同人 益 噬嗑 隨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觀 晉 萃

遯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家人 離 革 震

大畜 頤 屯 臨

旅 需 大壯

漸 剝 咸

蠱 比 豫

賁 井 恒 師

蹇 既濟 豐 復 泰

艮 小過 坤 升 明夷

謙

小畜 巽 漸 觀
家人 渙 益 履 大有 遯 訟
中孚 姤 同人 損 夬 艮 蒙 鼎
乾 蠱 賁 節 泰 蹇 坎 大過
大畜 井 既濟 升
需

无妄 睽 剝 旅 未濟 噬嗑 萃 否 晉
頤 離 兌 比 咸 困 隨 坤
屯 革 臨 謙 師 復 小過
明夷 大壯 恒 豐 解
歸妹 震 豫

大有 鼎 旅 晉
離 未濟 噬嗑 損 小畜 艮 蒙
睽 蠱 賁 履 泰 遯 訟 巽
大畜 姤 同人 歸妹 夬 小過 解 升
乾 恒 豐 大過
大壯

剝 觀
頤 中孚 否 漸 渙 益 坤
无妄 家人 臨 豫 謙 師 復 萃
震 明夷 兌 咸 困 隨 蹇
革 需 井 既濟 坎
節 屯 比

夬 大過 咸 萃 入

革 困 隨 節 泰 蹇 坎

兌 井 既濟 歸妹 小畜 小過 解 升

需 恒 豐 履 大有 遯 訟 巽

大壯 姤 同人 鼎

乾

比 坤

屯 臨 豫 謙 師 復 觀

震 明夷 中孚 否 漸 渙 益 晉

无妄 家人 睽 旅 未濟 噬嗑 艮

離 大畜 蠱 賁 蒙

損 頤 剝

遯 同人 乾 履

姤 无妄 訟 觀 艮 小畜 益

否 家人 巽 晉 蹇 大有 噬嗑 賁

漸 離 鼎 萃 小過 夬 隨 既濟

旅 革 大過 豐

咸

中孚 損

渙 剝 睽 大畜 頤 蒙 節

未濟 蠱 比 兌 需 屯 坎 歸妹

困 井 豫 大壯 震 解 泰

恒 謙 明夷 升 復

坤 師 臨

訟 履 无妄 同人
否 乾 遯 巽 蒙 益 小畜
姤 中孚 觀 鼎 坎 噬嗑 大有 損
渙 睽 晉 大過 解 隨 夬 節
睽 兌 萃 歸妹
困

家人 賁
漸 蠱 離 頤 大畜 艮 既濟
旅 剝 井 革 屯 需 蹇 豐
咸 比 恒 震 大壯 小過 復
豫 師 臨 坤 泰
升 謙 明夷

巽 小畜 家人 益
漸 中孚 觀 訟 鼎 同人 履
渙 乾 遯 蒙 大過 賁 損 大有
姤 大畜 艮 坎 升 既濟 節 夬
蠱 需 蹇 泰
井

无妄 噬嗑
否 未濟 頤 離 睽 晉 隨
剝 旅 困 屯 革 兌 萃 復
比 咸 師 明夷 臨 坤 豐
謙 恒 大壯 小過 歸妹
解 豫 震

鼎	大有	離			噬嗑		
旅	睽	晉	蒙	巽	賁	損	
未濟	大畜	艮	訟	升	同人	履	小畜
蠱	乾	遯	解	大過	豐	歸妹	泰
姤	大壯	小過					夬
恒							

			頤				益	
剝	渙		无妄	家人	中孚	觀	復	
否	漸	師	震	明夷	臨	坤	隨	
豫	謙	困		革	兌	萃	既濟	
	咸	井			需	蹇	節	
						坎	比	屯

大過	夬	革			隨		
咸	兌	萃	坎	升	既濟	節	
困	需	蹇	解	巽	豐	歸妹	泰
井	大壯	小過	訟	鼎	同人	履	小畜
恒	乾	遯					大有
姤							

			屯				復	
比		師	震	明夷	臨	坤	益	
豫	謙	渙	无妄	家人	中孚	觀	噬嗑	
否	漸	未濟		離	睽	晉	賁	
	旅	蠱			大畜	艮	損	
					蒙	剝		頤

姤　否　訟　姤

履　遯　乾　家人　頤　渙　漸

同人　觀　中孚　離　屯　未濟　旅　剝

益　晉　睽　革　震　困　咸　比

噬嗑　萃　兌　豫

隨

巽　蠱

小畜　賁　鼎　蒙　艮　大畜　井

大有　損　既濟　大過　坎　蹇　需　恆

夬　節　豐　解　小過　大壯　師

歸妹　復　坤　臨　謙

明夷　泰　升

咸　漸　巽　渙

小畜　觀　中孚　无妄　離　姤　否

益　遯　乾　頤　革　蠱　剝　旅

同人　艮　大畜　屯　明夷　井　比　咸

賁　蹇　需　謙

既濟

訟　未濟

履　噬嗑　蒙　鼎　晉　睽　困

損　大有　隨　坎　大過　萃　兌　師

節　夬　復　升　坤　臨　恆

泰　豐　小過　大壯　豫

震　歸妹　解

離

旅 鼎 未濟

大有 晉 睽 頤 家人 蠱 剝

噬嗑 艮 大畜 无妄 明夷 姤 否 漸

賁 遯 乾 震 革 恒 豫 謙

同人 小過 大壯 咸

豐

蒙 渙

損 益 訟 巽 觀 中孚 師

履 小畜 復 解 升 坤 臨 困

歸妹 泰 隨 大過 萃 兌 井

夬 既濟 蹇 需 比

屯 節

坎

革

咸 大過 困

夬 萃 兌 屯 明夷 井 比

隨 蹇 需 震 家人 恒 豫 謙

既濟 小過 大壯 无妄 離 姤 否 漸

豐 遯 乾 旅

同人

坎 師

節 復 解 升 坤 臨 渙

歸妹 泰 益 訟 巽 觀 中孚 未濟

履 小畜 噬嗑 鼎 晉 睽 蠱

大有 賁 艮 大畜 剝

頤 損

蒙

中孚

渙	觀				漸		
益	巽	家人	乾	睽	否	姤	
小畜	訟	无妄	大畜	兌	剝	蠱	未濟
履	蒙	頤	需	臨	比	井	困
損	坎	屯					師
節							

			遯				旅
同人		大有	艮	晉	鼎	離	咸
賁	噬嗑	夬	蹇	萃	大過	革	謙
既濟	隨	泰		坤	升	明夷	豫
	復	歸妹			解	震	恒
						大壯	豐

小過

睽

未濟	晉				旅		
噬嗑	鼎	離	大畜	中孚	剝	蠱	
大有	蒙	頤	乾	臨	否	姤	渙
損	訟	无妄	大壯	兌	豫	恒	師
履	解	震					困
歸妹							

			艮				漸
賁		小畜	遯	觀	巽	家人	謙
同人	益	泰	小過	坤	升	明夷	咸
豐	復	夬		萃	大過	革	比
	隨	節			坎	屯	井
						需	既濟

蹇

[illegible]
困 隨 夬 節 歸妹 履
萃 大過 坎 解 訟
革 屯 震 无妄
需 大壯 乾
臨 中孚 睽
咸 比 豫 否
井 恒 姤
師 渙 未濟

既濟 豐 同人
復 益 噬嗑
泰 小畜 大有 損
蹇 小過 遯
坤 觀 晉
升 巽 鼎 蒙
明夷 家人 離 頤 大畜
謙 漸 旅 剝 蠱 賁
艮

[illegible]
蠱 賁 損 大有 小畜 泰
艮 蒙 鼎 巽 升
頤 離 家人 明夷
睽 中孚 臨
乾 大壯 需
剝 旅 漸 謙
未濟 渙 師
姤 恒 井

噬嗑 益 復
同人 豐 既濟
履 歸妹 節 夬
晉 觀 坤
遯 小過 蹇
訟 解 坎 大過
无妄 震 屯 革 兌
否 豫 比 咸 困 隨
萃

需							
井	蹇				比		
既濟	坎	屯	兌	大壯	咸	困	
節	大過	革	臨	乾	謙	師	恒
夬	升	明夷	中孚	大畜	漸	渙	姤
泰	巽	家人					蠱
小畜							

			萃				豫
隨		歸妹	坤	小過	解	震	否
復	豐	履	觀	遯	訟	无妄	剝
益	同人	損		艮	蒙	頤	旅
	賁	大有			鼎	離	未濟
						睽	噬嗑

晉

大壯							
恒	小過				豫		
豐	解	震	臨	需	謙	師	
歸妹	升	明夷	兌	大畜	咸	困	井
泰	大過	革	睽	乾	旅	未濟	蠱
夬	鼎	離					姤
大有							

			坤				比
復		節	萃	蹇	坎	屯	剝
隨	既濟	損	晉	艮	蒙	頤	否
噬嗑	賁	履		遯	訟	无妄	漸
	同人	小畜			巽	家人	渙
						中孚	益

觀

否
无妄 履 乾
訟 同人 姤 漸 剝 中孚 家人
遯 益 渙 旅 比 睽 離 頤
觀 噬嗑 未濟 咸 豫 兌 革 屯
晉 隨 困 震
萃
性理大全書卷之
三十
小畜 大畜
巽 艮 大有 損 賁 蠱 需
鼎 蒙 蹇 夬 節 既濟 井 大壯
大過 坎 小過 歸妹 豐 恒 臨
解 坤 復 師 明夷
謙 升 泰

漸
家人 小畜 中孚
巽 益 渙 否 旅 乾 无妄
觀 同人 姤 剝 咸 大畜 頤 離
遯 賁 蠱 比 謙 需 屯 革
艮 既濟 井 明夷
蹇
性理大全書卷之
三十一
履 睽
訟 晉 損 大有 噬嗑 既濟 兌
蒙 鼎 萃 節 夬 隨 困 臨
坎 大過 坤 泰 復 師 大壯
升 小過 豐 恒 震
豫 解 歸妹

旅	離	大有			睽		
	鼎	噬嗑	未濟	剝	漸	大畜	頤
	晉	賁	蠱	否	謙	乾	无妄
	艮	同人	姤	豫	咸	大壯	震
	遯	豐	恒				
	小過						

家人							
明夷							
革							

			損				中孚	
蒙		觀	履	小畜	益	渙	臨	
訟	巽	坤	歸妹	泰	復	師	兌	
解	升	萃		夬	隨	困	需	
	大過	蹇			既濟	井	屯	
						比	坎	節

咸	革	夬			兌			
	大過	隨	困	比	謙	需	屯	
	萃	既濟	井	豫	漸	大壯	震	明夷
	蹇	豐	恒	否	旅	乾	无妄	家人
	小過	同人	姤					離
	遯							

			節				臨	
坎		坤	歸妹	泰	復	師	中孚	
解	升	觀	履	小畜	益	渙	睽	
訟	巽	晉		大有	噬嗑	未濟	大畜	
	鼎	艮			賁	蠱	頤	
						剝	蒙	損

渙	中孚	益				家人		
	觀	小畜	漸	姤	未濟	无妄	乾	
	巽	履	否	蠱	困	頤	大畜	睽
	訟	損	剝	井	師	屯	需	兌
	蒙	節	比					臨
	坎							

			同人				離	
遯		鼎	賁	噬嗑	大有	旅	革	
艮	晉	大過	既濟	隨	夬	咸	明夷	
蹇	萃	升		復	泰	謙	震	
	坤	解			歸妹	豫	大壯	
						恒	小過	豐

未濟	睽	噬嗑				離		
	晉	大有	旅	蠱	渙	頤	大畜	
	鼎	損	剝	姤	師	无妄	乾	中孚
	蒙	履	否	恒	困	震	大壯	臨
	訟	歸妹	豫					兌
	解							

			賁				家人	
艮		巽	同人	益	小畜	漸	明夷	
遯	觀	升	豐	復	泰	謙	革	
小過	坤	大過		隨	夬	咸	屯	
	萃	坎			節	比	需	
						井	蹇	既濟

困

兌 隨 革

萃 夬 咸 井 師 屯 需

大過 節 比 恒 渙 震 大壯 臨

坎 歸妹 豫 姤 未濟 无妄 乾 中孚

解 履 否 睽

訟

既濟 明夷

蹇 升 豐 復 泰 謙 家人

小過 坤 巽 同人 益 小畜 漸 離

遯 觀 鼎 噬嗑 大有 旅 頤

晉 蒙 損 剝 大畜

蠱 艮

賁

蠱

大畜 賁 頤

艮 損 剝 未濟 姤 離 睽

蒙 大有 旅 渙 恒 家人 中孚 乾

鼎 小畜 漸 師 井 明夷 臨 大壯

巽 泰 謙 需

升

噬嗑 无妄

晉 訟 益 同人 履 否 震

觀 遯 解 復 豐 歸妹 豫 屯

坤 小過 坎 既濟 節 比 革

蹇 大過 夬 咸 兌

困 萃

隨

井 需 既濟 屯

蹇 節 比 困 恒 革 兌

坎 夬 咸 師 姤 明夷 臨 大壯

大過 泰 謙 渙 蠱 家人 中孚 乾

升 小畜 漸 大畜

巽

隨 震

萃 解 復 豐 歸妹 豫 无妄

坤 小過 訟 益 同人 履 否 頤

觀 遯 蒙 賁 損 剝 離

艮 鼎 大有 旅 睽

未濟 晉 噬嗑

恒 大壯 豐 震

小過 歸妹 豫 師 井 明夷 臨

解 泰 謙 困 蠱 革 兌 需

升 夬 咸 未濟 姤 離 睽 大畜

大過 大有 旅 乾

鼎

復 屯

坤 坎 隨 既濟 節 比 頤

萃 蹇 蒙 噬嗑 賁 損 剝 无妄

晉 艮 訟 同人 履 否 家人

遯 巽 小畜 漸 中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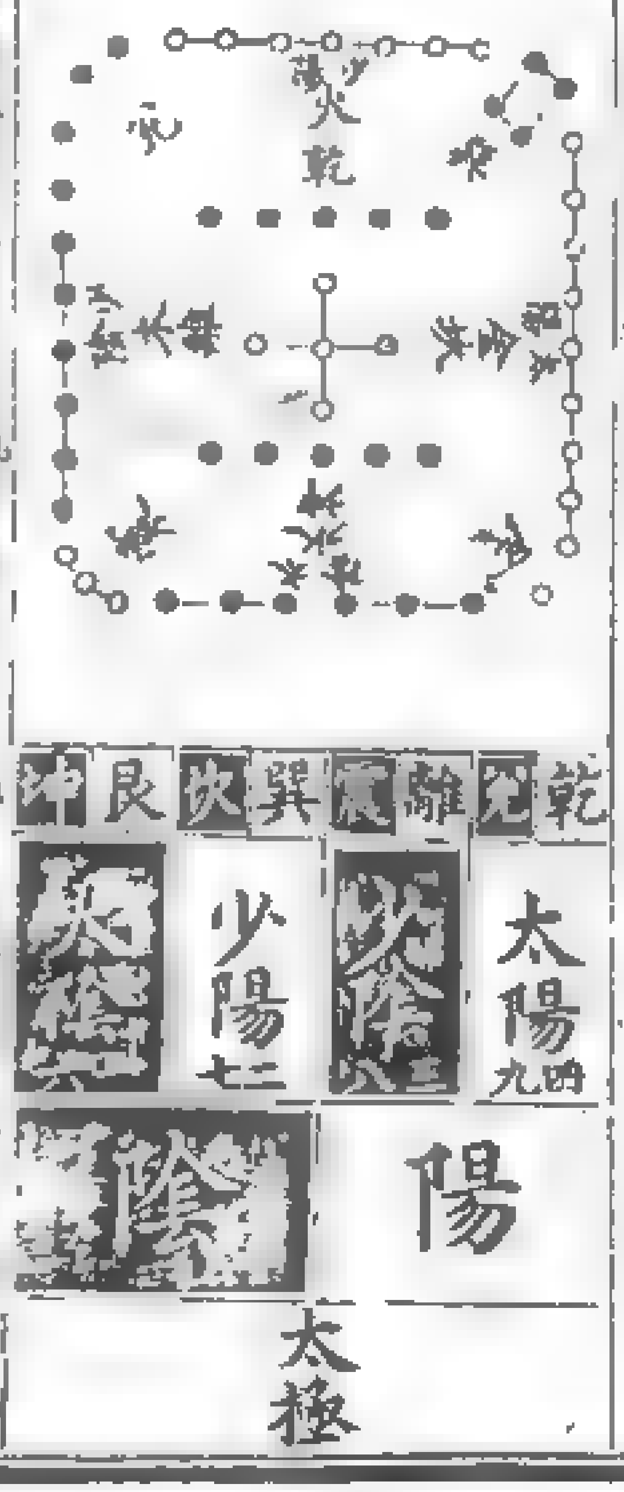
渙 觀 益

以上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為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

玉齋胡氏曰。三十二圖反復其變悉如乾坤二卦變圖例每圖各以第一卦為本卦順變將去則自初而終自上而下是由乾以至於坤自反之則又以末一卦為本卦逆變而來則自終而初自下而上是由坤以至於乾一順一逆每圖遂以兩卦為本卦而成兩圖矣合三十二圖反復則為六十四圖矣然三十二圖先復次第皆本於乾坤卦變只以第一圖觀之可見如以乾為本卦則次姤次同人以至於恒計三十二卦今各為三十二圖之第一卦而次第不紊矣如以坤為本卦則次復次師以至於益計三十二卦今各為三十二圖之末一卦而次第亦不紊矣此乃卦畫變圖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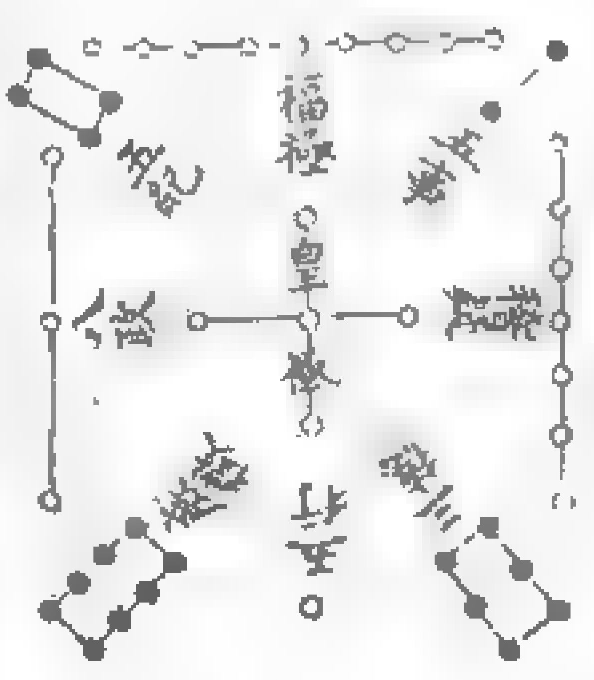
玉齋胡氏通釋附圖。

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橫圖者卦畫之成。圓圖者卦氣之運。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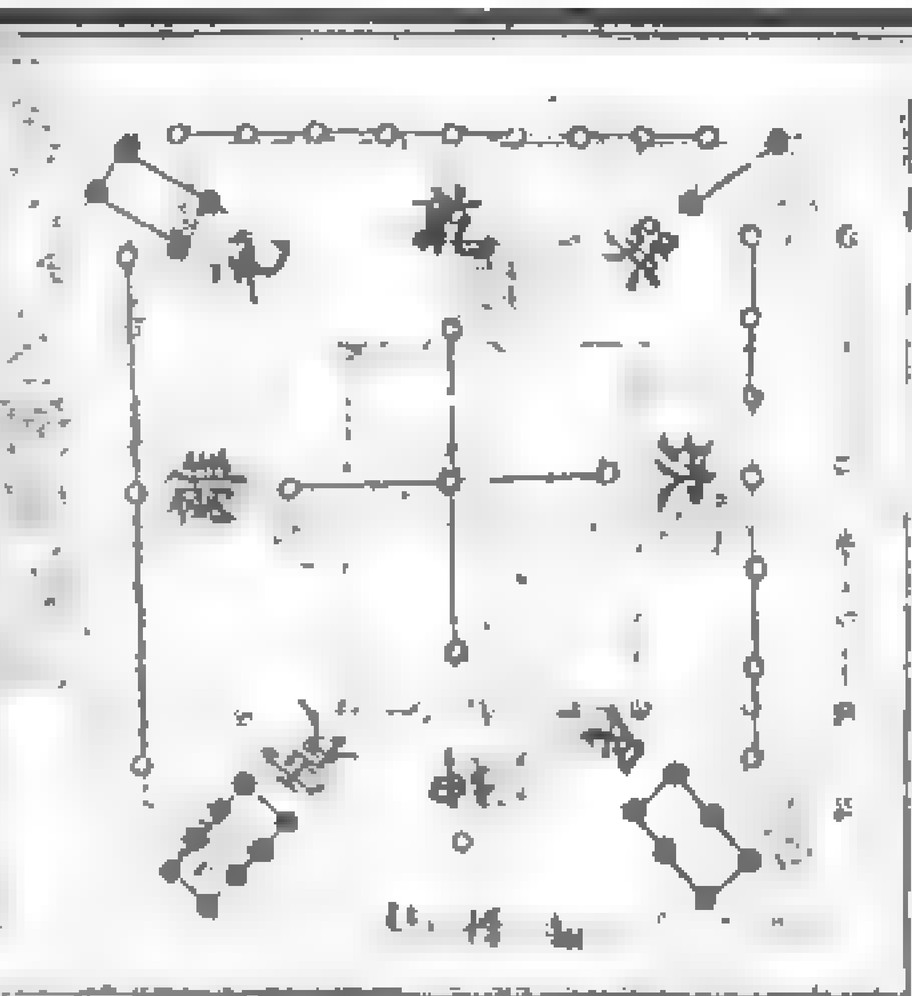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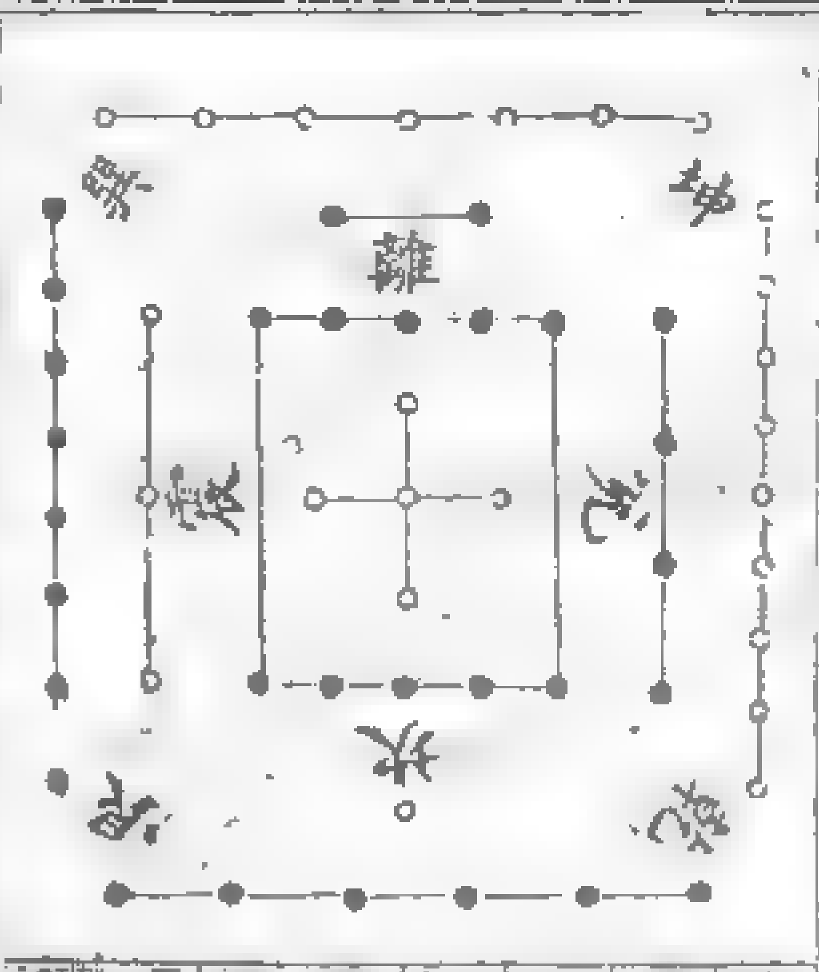
洪範九疇配九宮之數。朱子之論備矣。詳見本圖書篇。上同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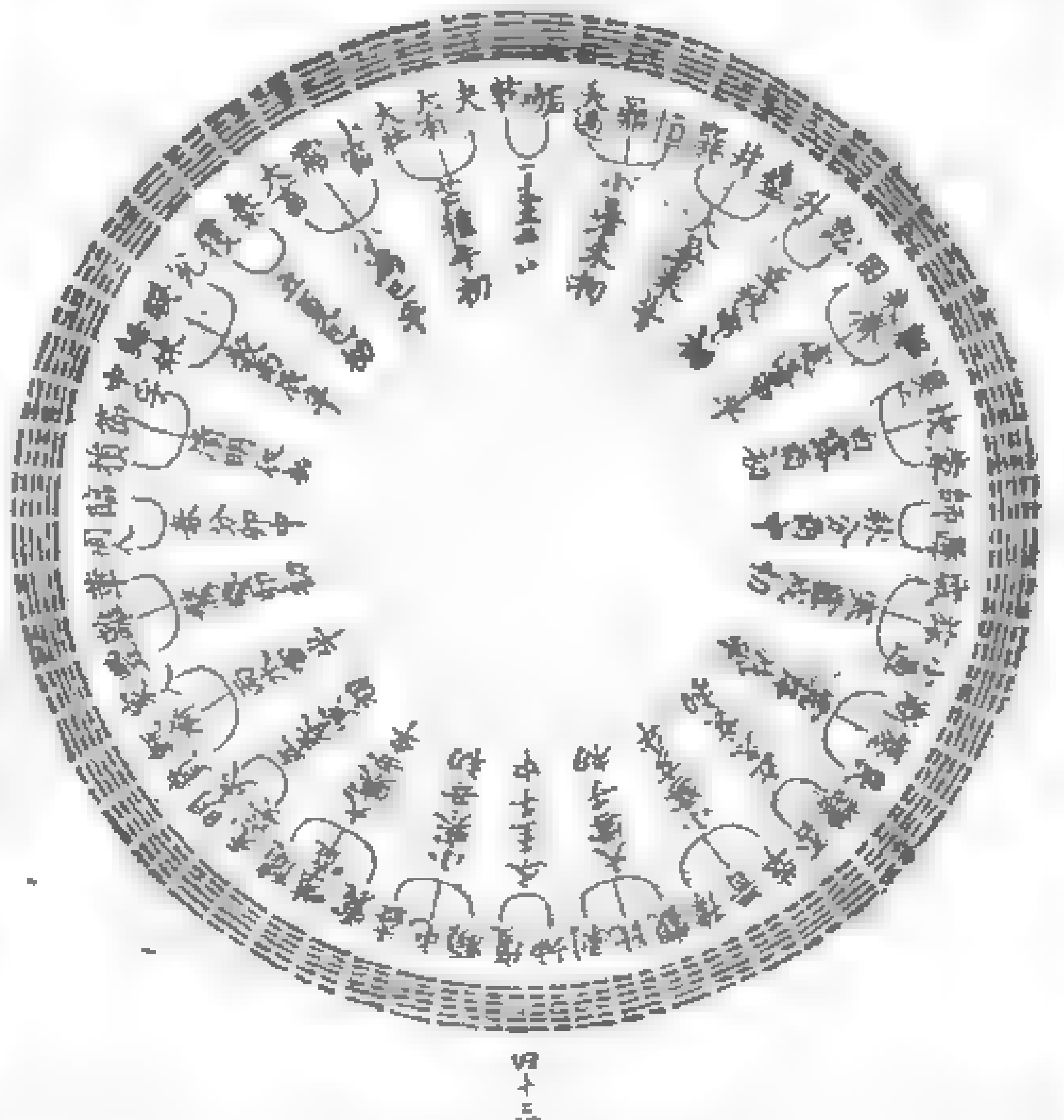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爲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爲表裏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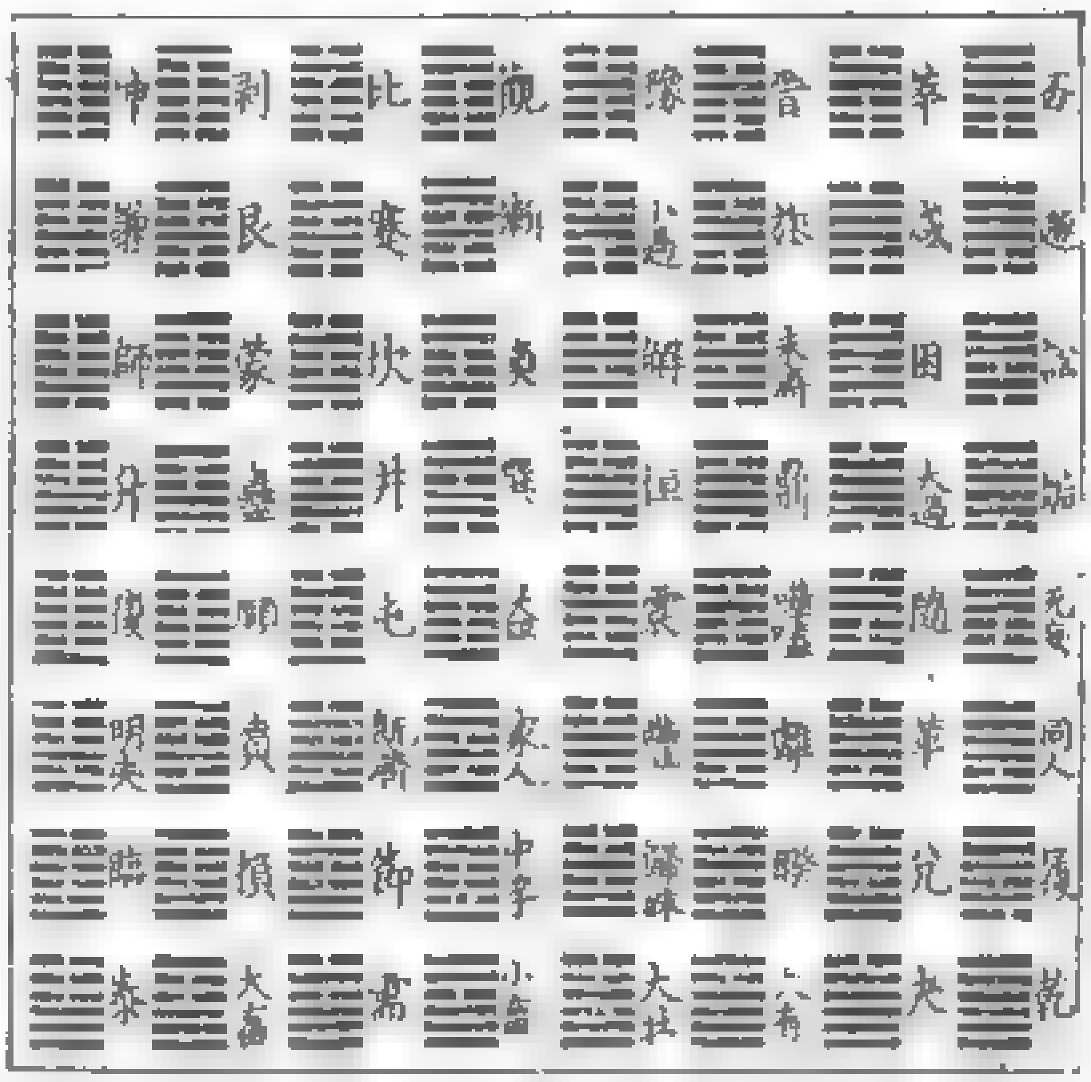
朱子曰。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又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嘗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則六十四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爲六十四卦也。詳見原卦畫篇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蔽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泰否咸損既未濟恒益即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交不交也



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內坤八卦居南。外坤八卦居東。）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于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也

詳見原卦畫篇末

比圓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邵子天地四象圖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陽為乾太陰為兌少陽為離少陰為震此四卦自陽儀中來故為天四象少剛為巽少柔為坎太剛為艮太柔為坤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為地四象詳見原卦畫篇下同

朱子天地四象圖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四象但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少陽為剛少陰為柔不復就八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意不同自為一說也

掛扐過揲總圖

老陽

掛扐十三 四約 四約以四策約之三
三分 分以十二策分為三
去初掛一 為一 一即四與奇為一者
十二 者三 三即為四著九三也

三一 此一字指一策言三一者
各復 謂於上圖三箇四策中各取一策算
有三 之
為九 上而三箇一第中各得
之母 三策也

過揲三十六

四約 四約計九箇四亦為
得九 四箇九四
為九 九三十六
之子 九之子也

少陰

掛扐十七 四約 四約同上為一
三分 者二計兩箇四也為
去初 為一 二者一計一箇八也
掛一 者二 二即八也
十六 為二 即偶也
者一

二一 二一者謂四
各有 各有三兩角
三一 一二謂於上
二復 圖八策中去
有二 四不用於兩四中取二策
為八 在上而策
之母 中復有

過揲三十二

四約 四約計八箇四亦為
得八 四箇八四
為八 八三十二
之子 八之子也

少陽

掛扐二十一 四約 四約同上為二分
三分 者二計兩箇八也為
去一 為二 二者一計一箇四也
初掛 者二 一即為奇
二十 為一 二八為偶
者一

二二 二二謂於上
各有 圖兩箇八策中各去四不
二一 用於兩四中
一復 各取二策在
有三 上而二策中各有二一
為七 復有一兩奇
之母

過揲二十八

四約 四約計七箇四亦為
得七 四箇七四
為七 七二十八
之子 七之子也

老陰

掛扐二十五 四約 四約同上三即八也即偶
三分 也為二著
去掛 為二 三謂為八
初掛 者三 者凡有三
十四 偶也

三二 三二謂於上
各復 圖三箇八策中各去四不用於兩四中
有二 各取二策於
為六 其上而二箇
之母 二策中各復有二也

過揲二十四

四約 四約計六箇四亦為
得六 四箇六四
為六 六二十四
之子 六之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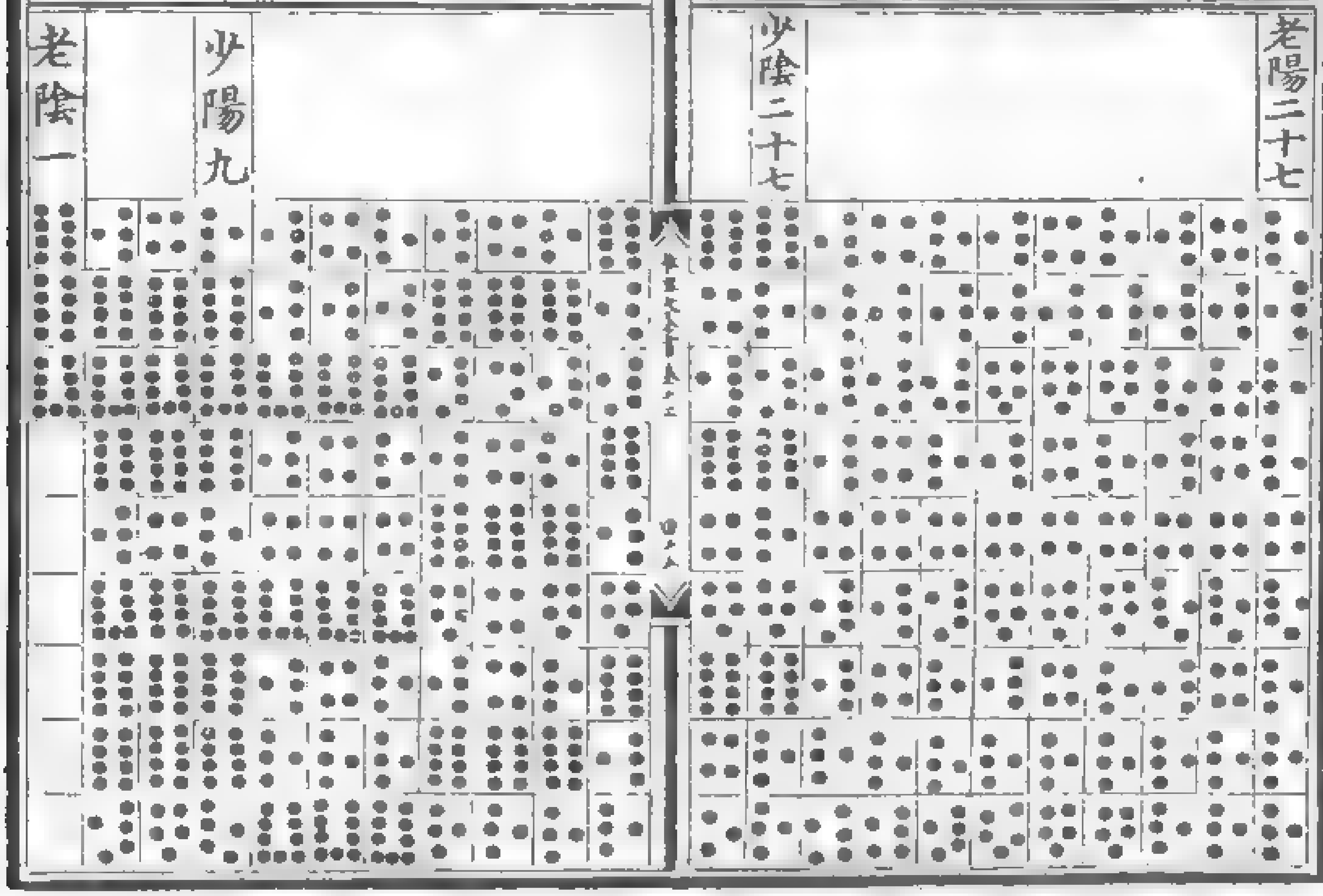
按朱子掛扐圖四圖說并及過揲之數今總為一圖蓍之全數陰陽動靜一一粲然可見矣詳見明蓍策篇

此條近世之法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故老陽少陰變數皆二十七少陽變數九老陰變數一无復自然之法象也詳見明蓍策篇

按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為六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為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動皆參差不齊无復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因為圖以明之

扐三
扐二
扐掛一
扐三
扐二
扐掛一
扐三
扐二
扐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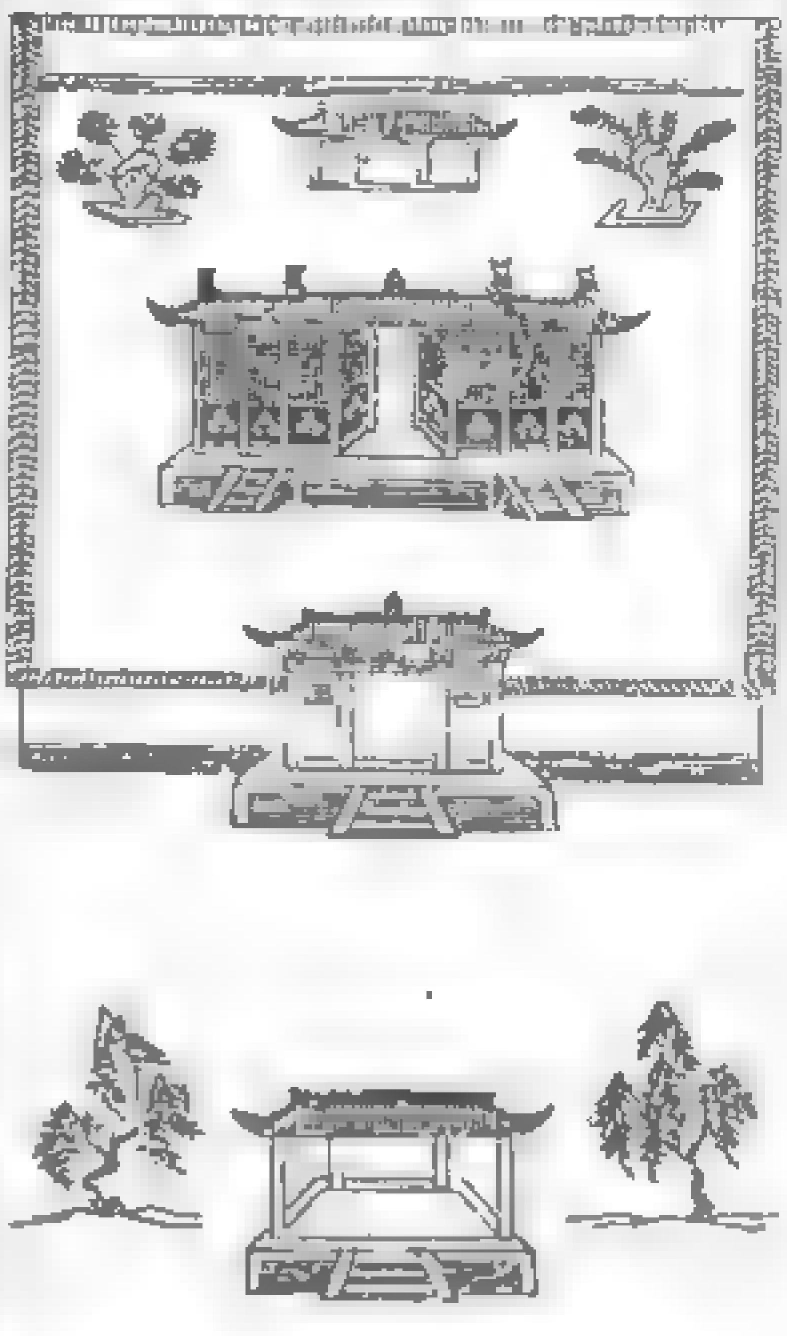
近世揲蓍後二變不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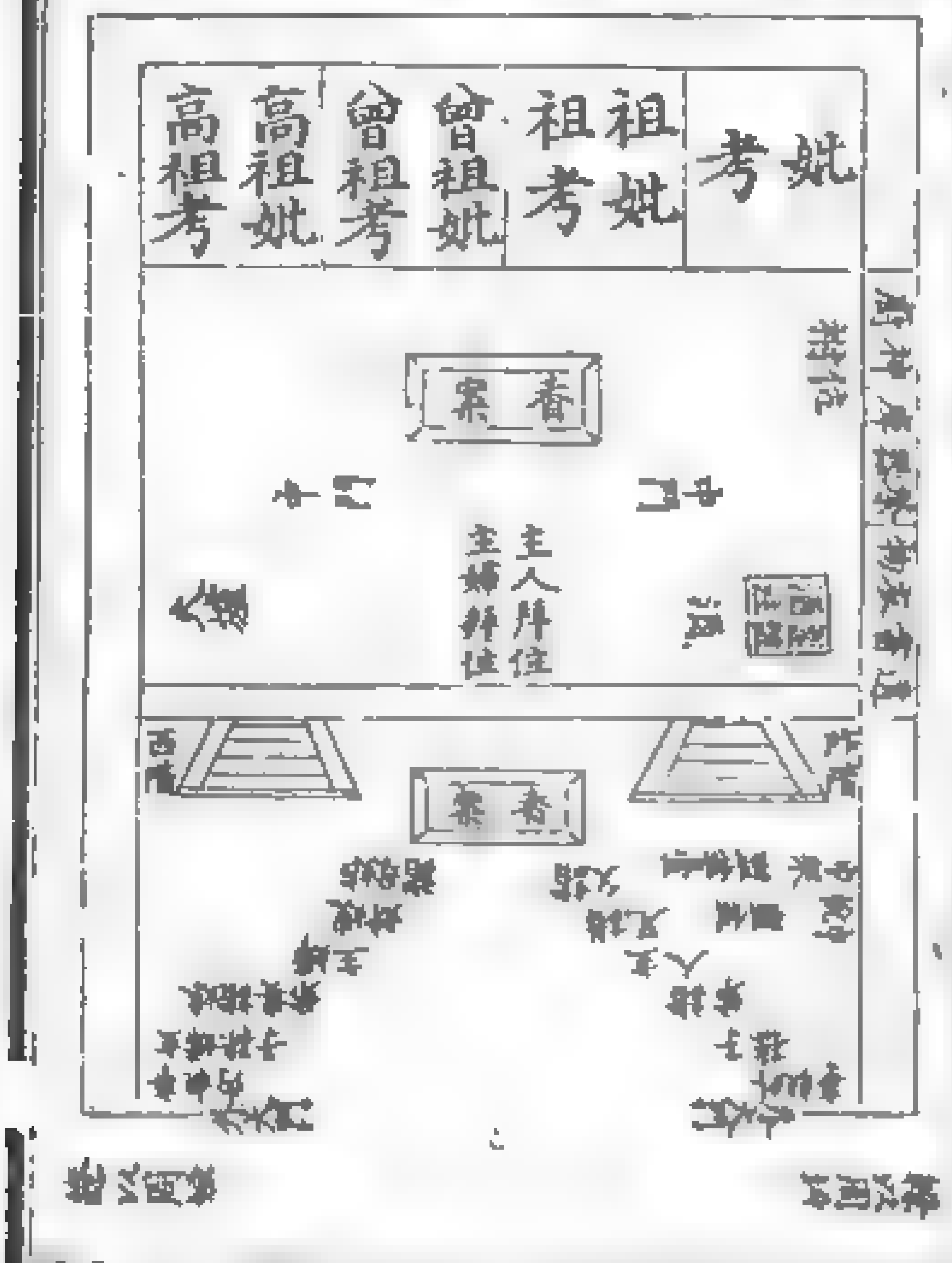
右十圖附見于此初學得之以明篇內本文之義亦庶幾乎易見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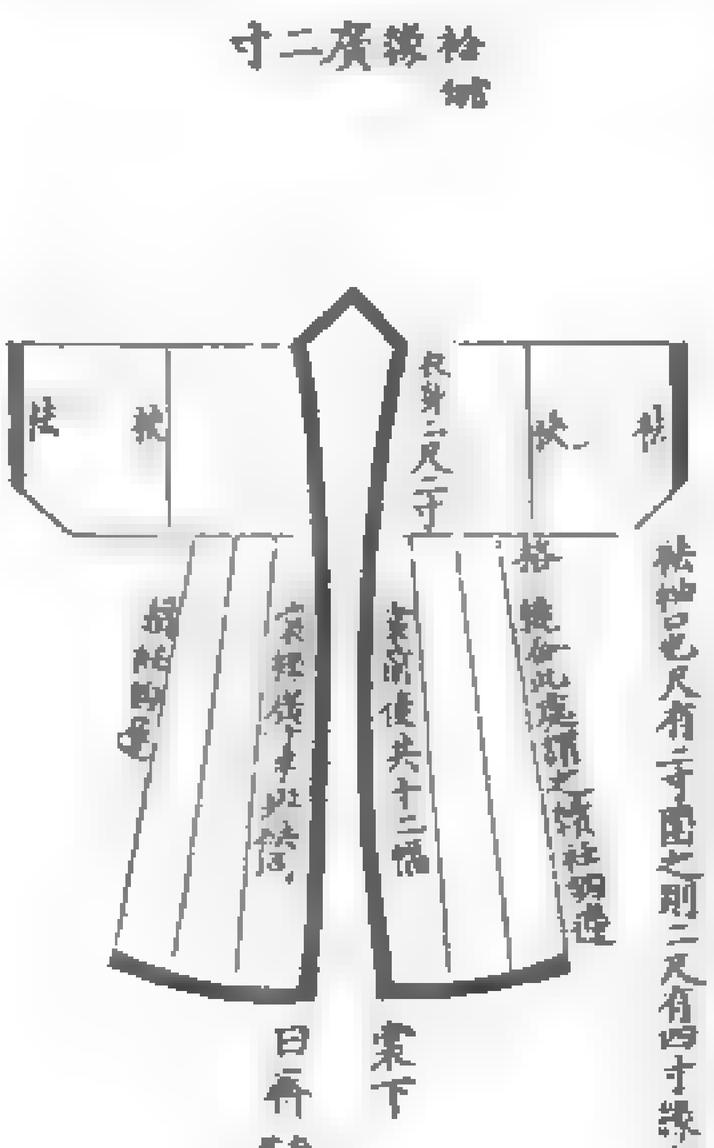
家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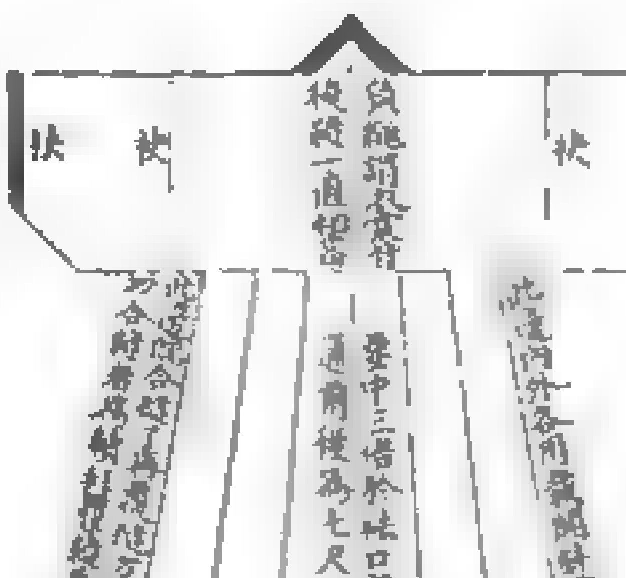
祠堂之圖



深衣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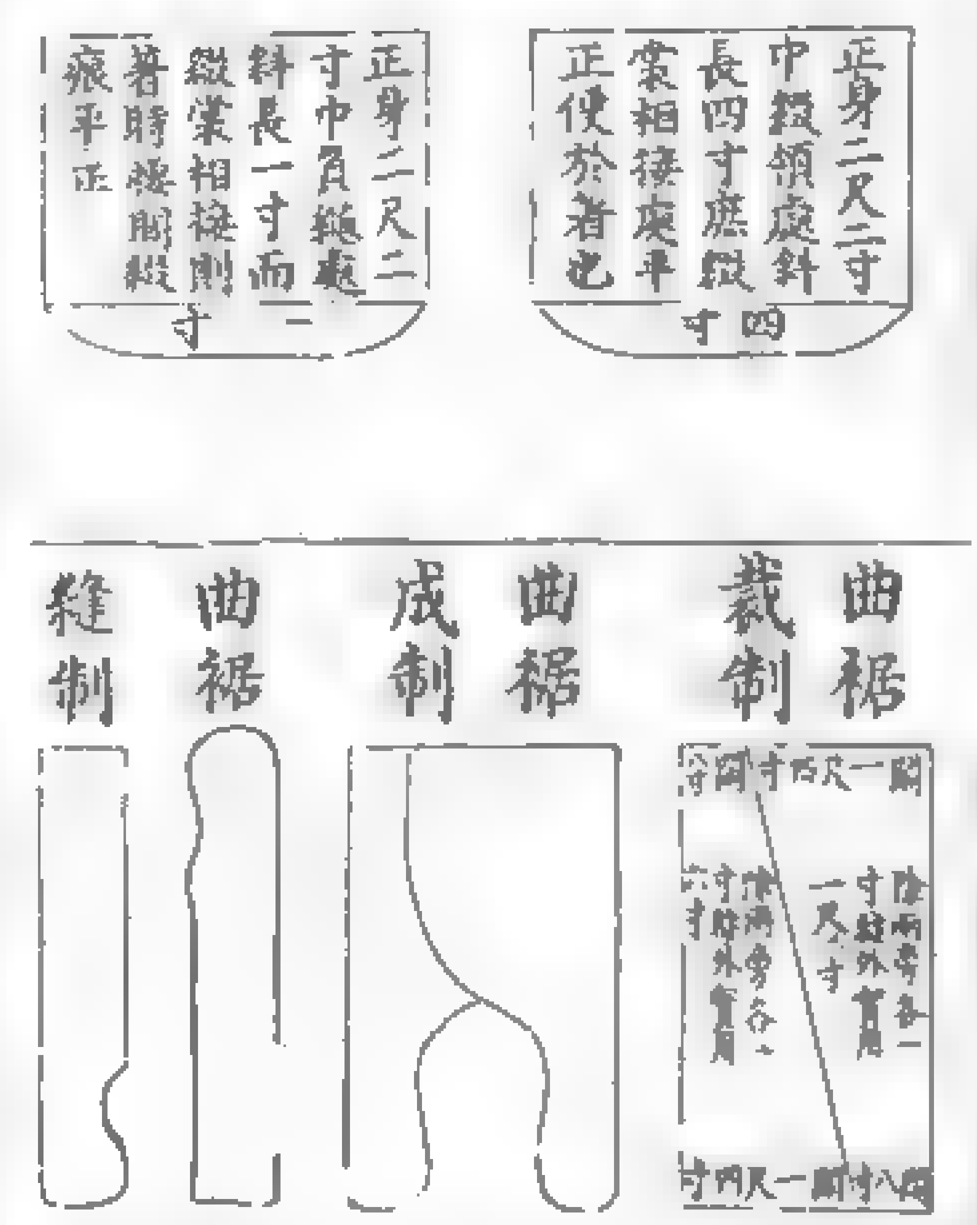


深衣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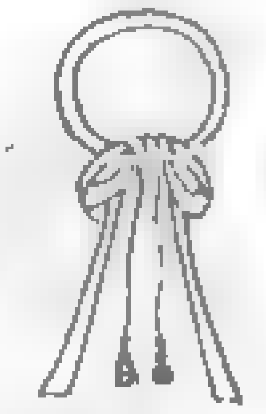


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

裁衣前法　裁衣後法



深衣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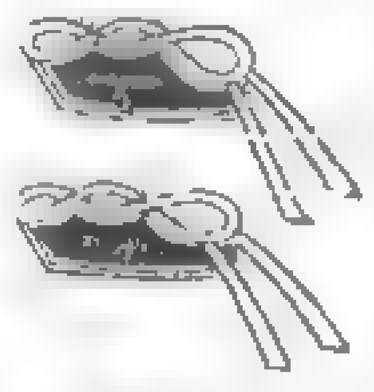


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註云大夫辟其紐及末士辟其末而已○按終充也辟緣也充辟謂盡緣之也紐兩耳也天子以素為帶以朱為裏從腰後至紳皆緣之也諸侯亦然但不朱裏耳大夫緣其兩耳及紳腰後則不緣也士惟緣其紳腰及兩耳皆不緣也

糊紙為之武高寸許廣三寸袤四寸上為五梁廣如武之袤而長八寸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王普制度云緇布冠用烏紗漆為之不如紙尤堅硬

履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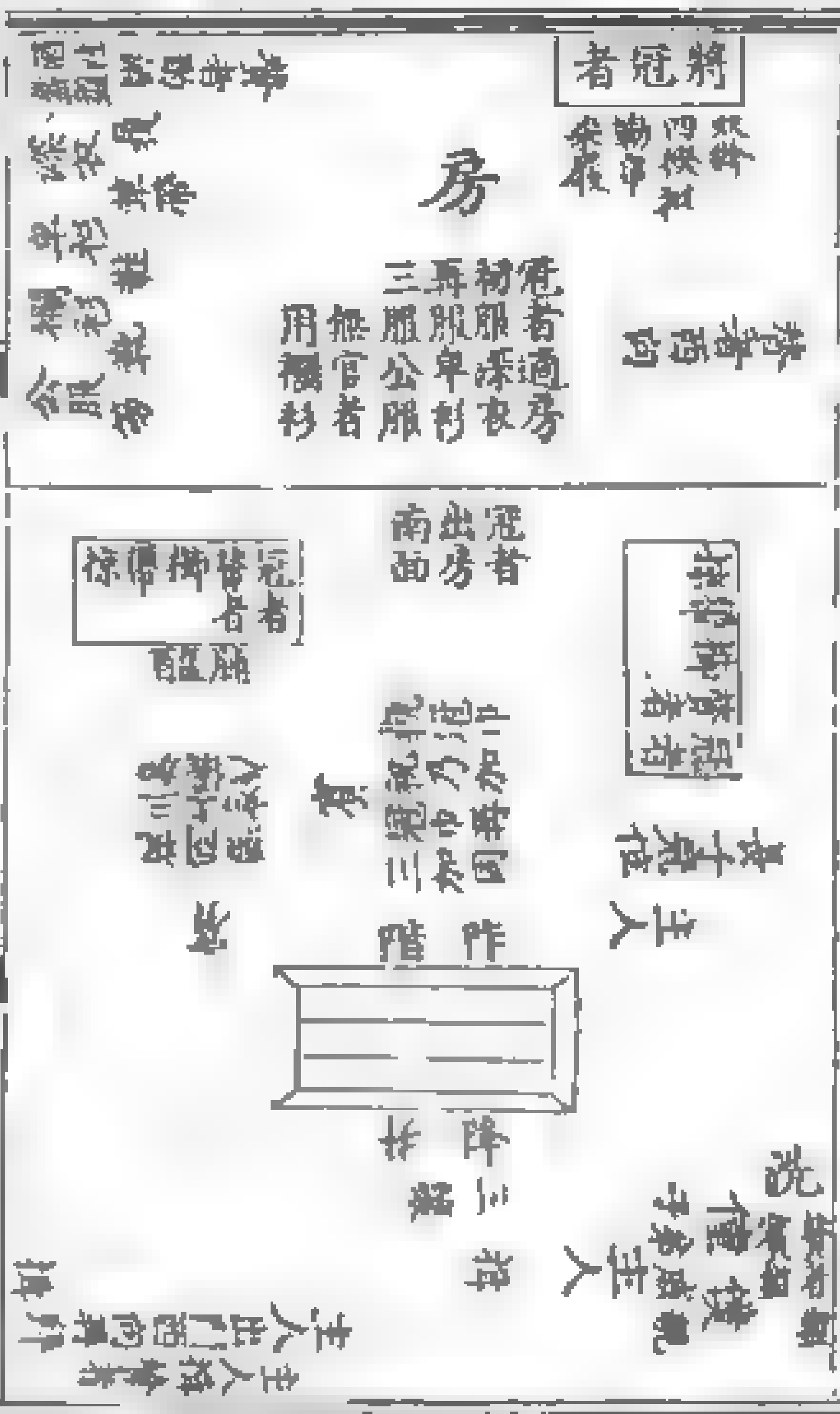
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右邊就屈處為橫幞左邊反屈之自幞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下遂循左邊至于兩末復反所縫餘繒使之向裏以幞當額前裹之至兩耳旁各綴一帶廣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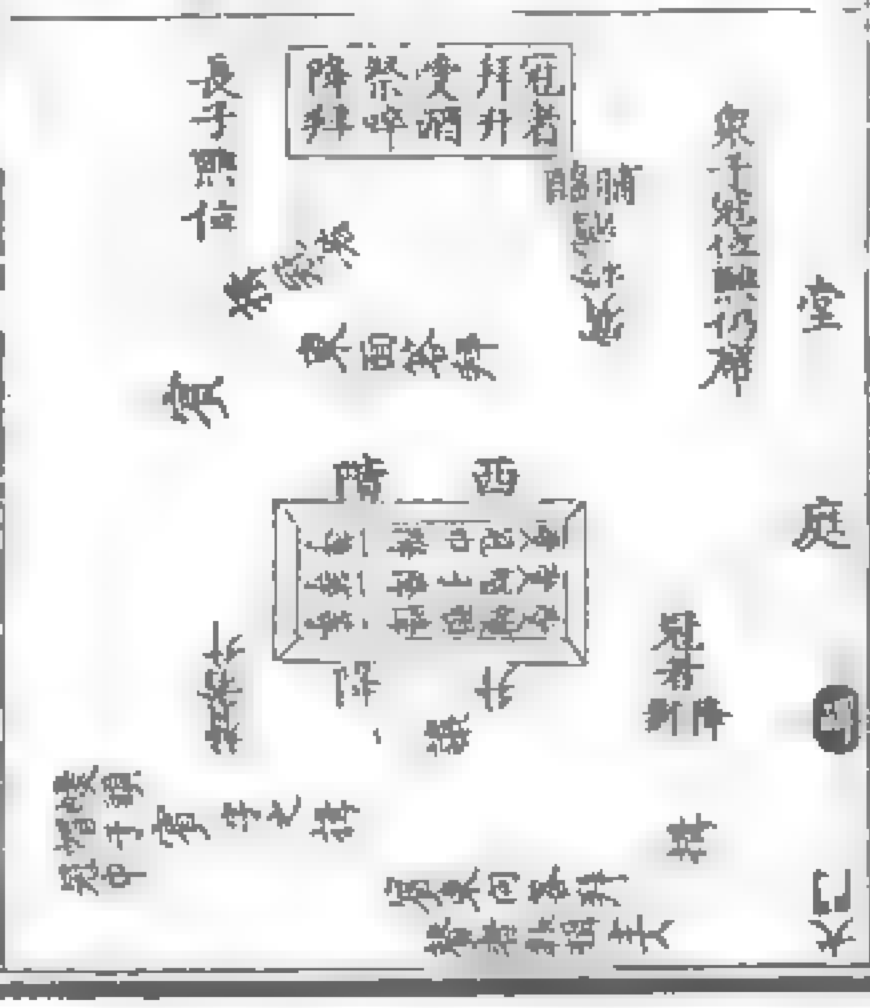
深衣用白屨狀如今之屨絇音劬繶音益純音準綦音忌四者以緇絇者謂屨頭屈修或繒爲鼻繶者縫中紃音旬也純謂屨口緣也綦所以繫屨也或用黑屨白純禮亦宜然

行冠禮圖

筵于東序少北此冠義所謂冠於阼也少北者主人位在東序端辟主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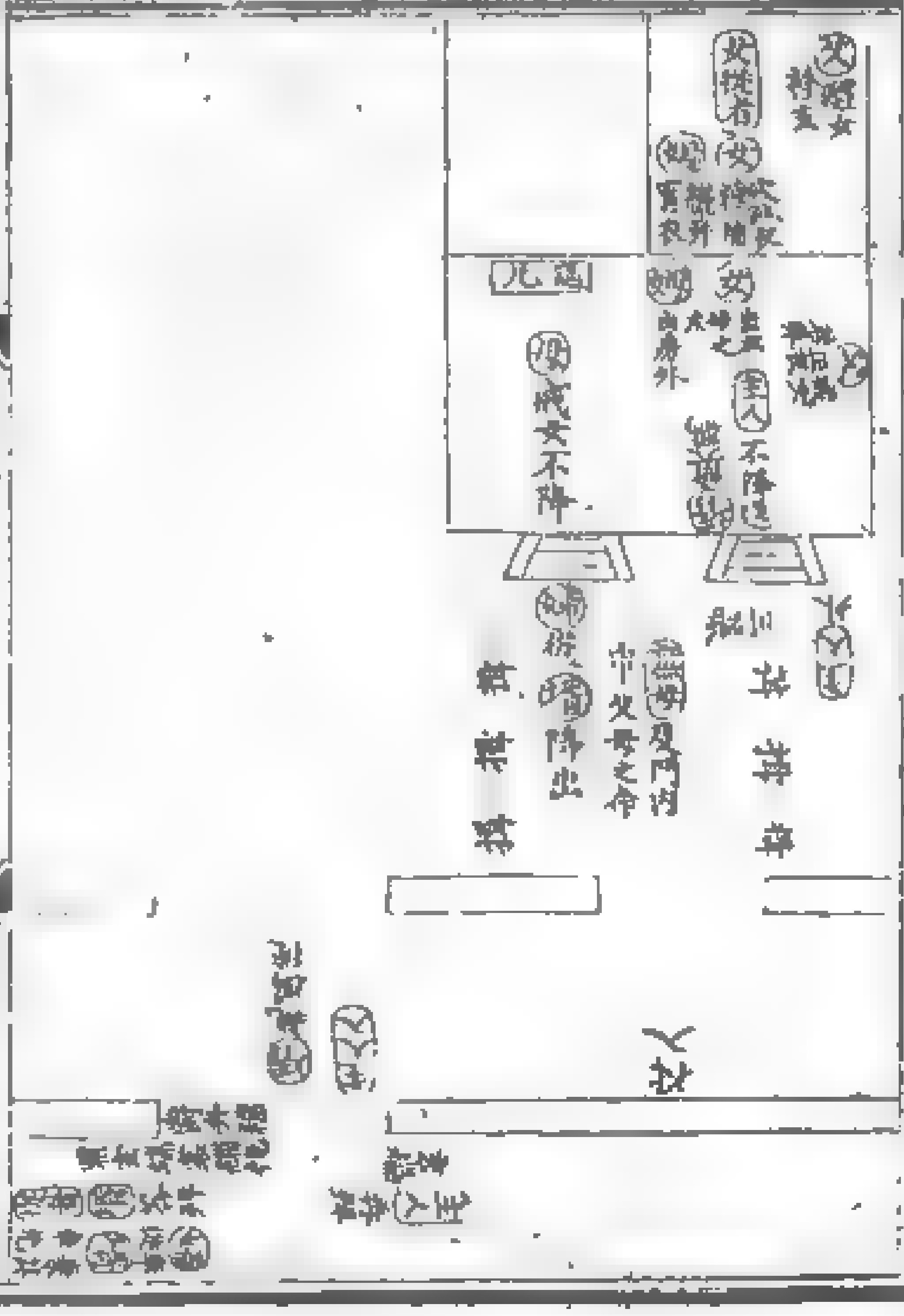


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庶子不於阼而冠於房外南面非代故也記云醮於客位嘉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而尊之此則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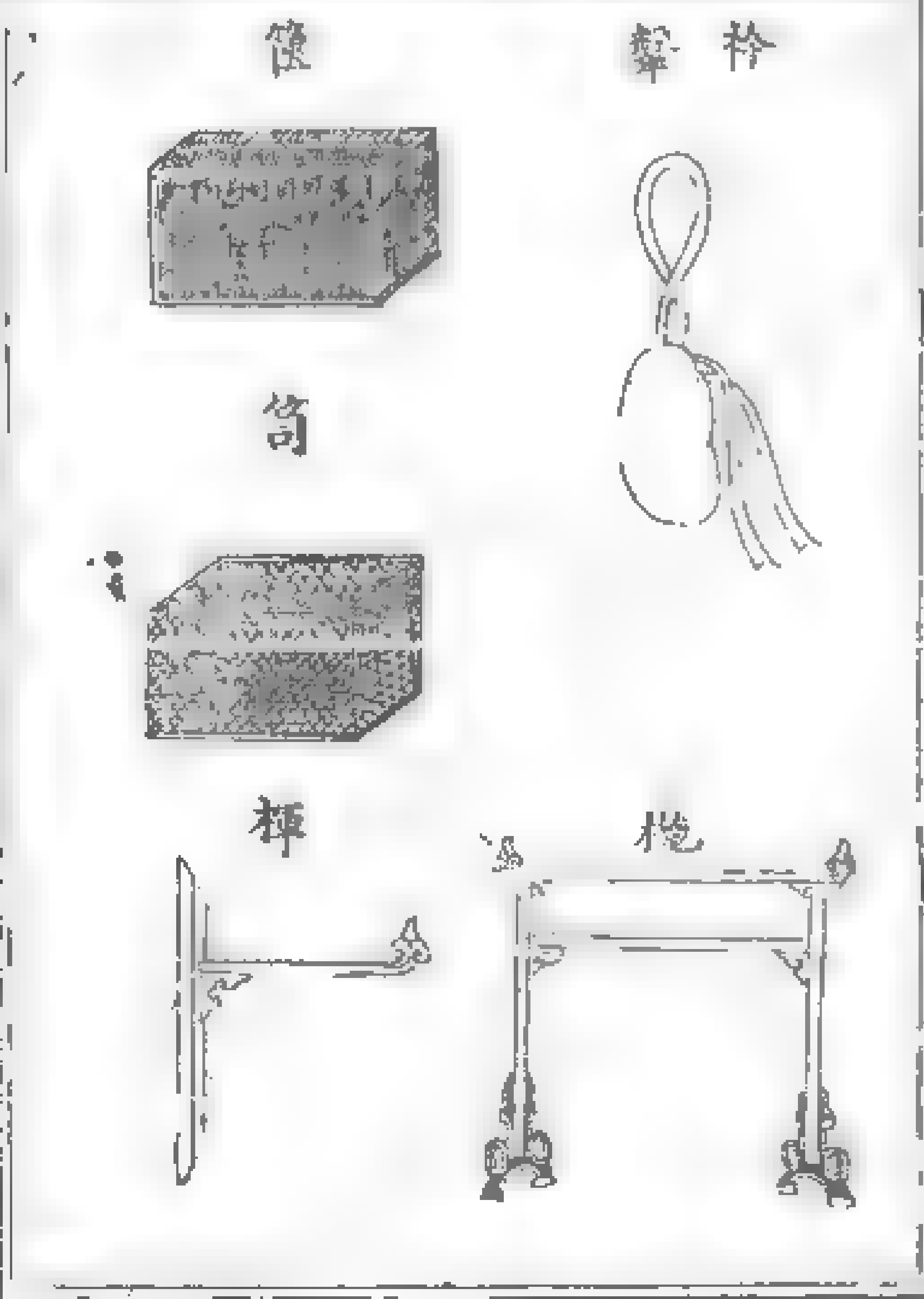


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冠義所謂醮於客位也賈疏云必以西爲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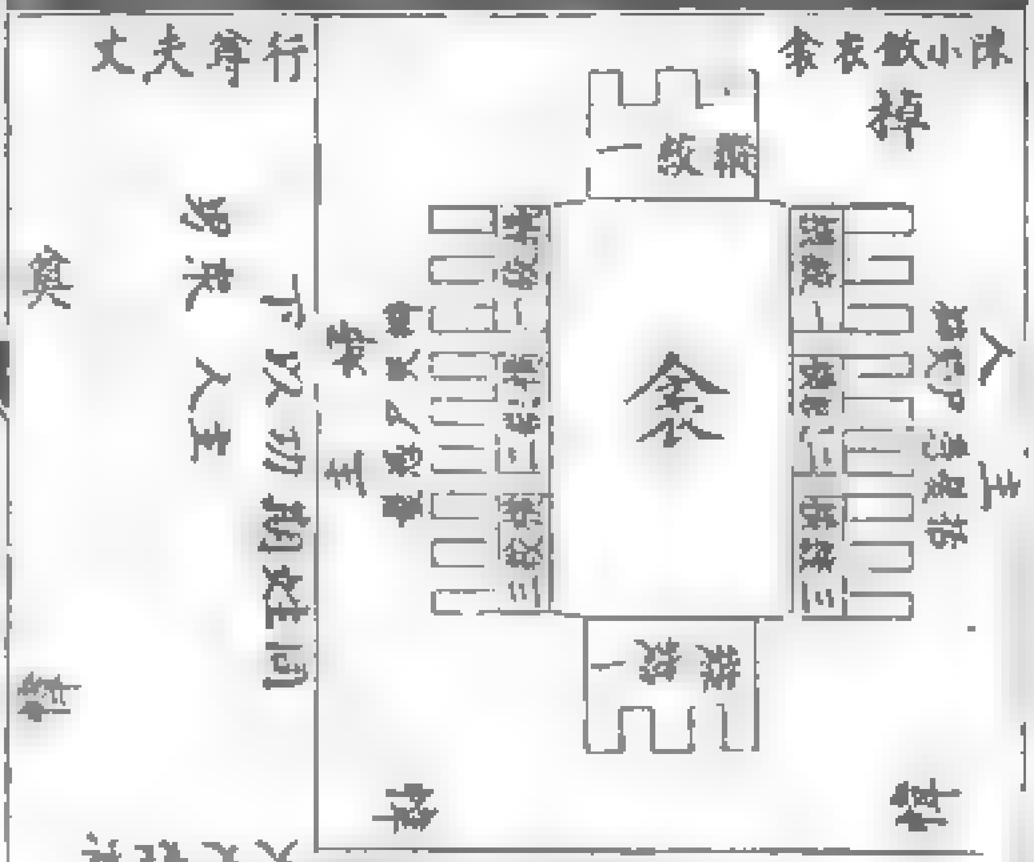
昏禮親迎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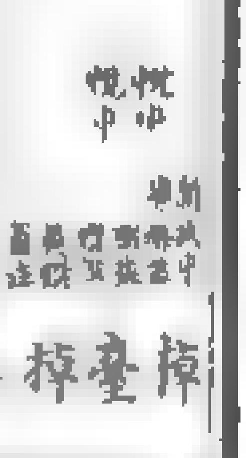
紟鞶篋笥楎椸圖



小斂圖　襲含哭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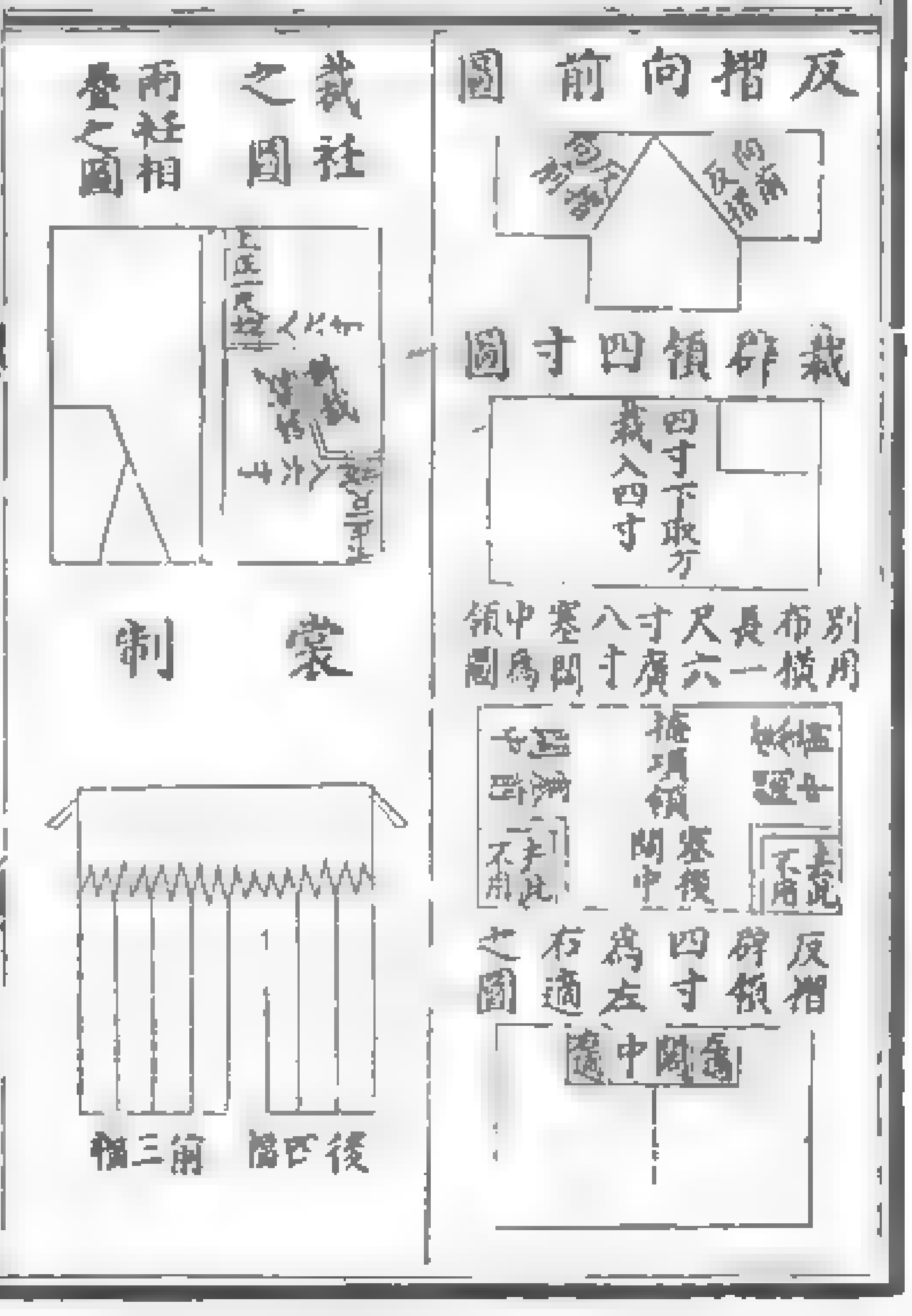
小斂先布絞之橫者三於尸牀次布絞之縱者一於其上次布衾於絞之上次布小斂衣於衾之上然後遷尸其上舒絹疊衣以藉其首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以齊衣掩尸左衽裹之以衾別以衾覆之俟將大斂然後去覆衾而結絞先結縱者後結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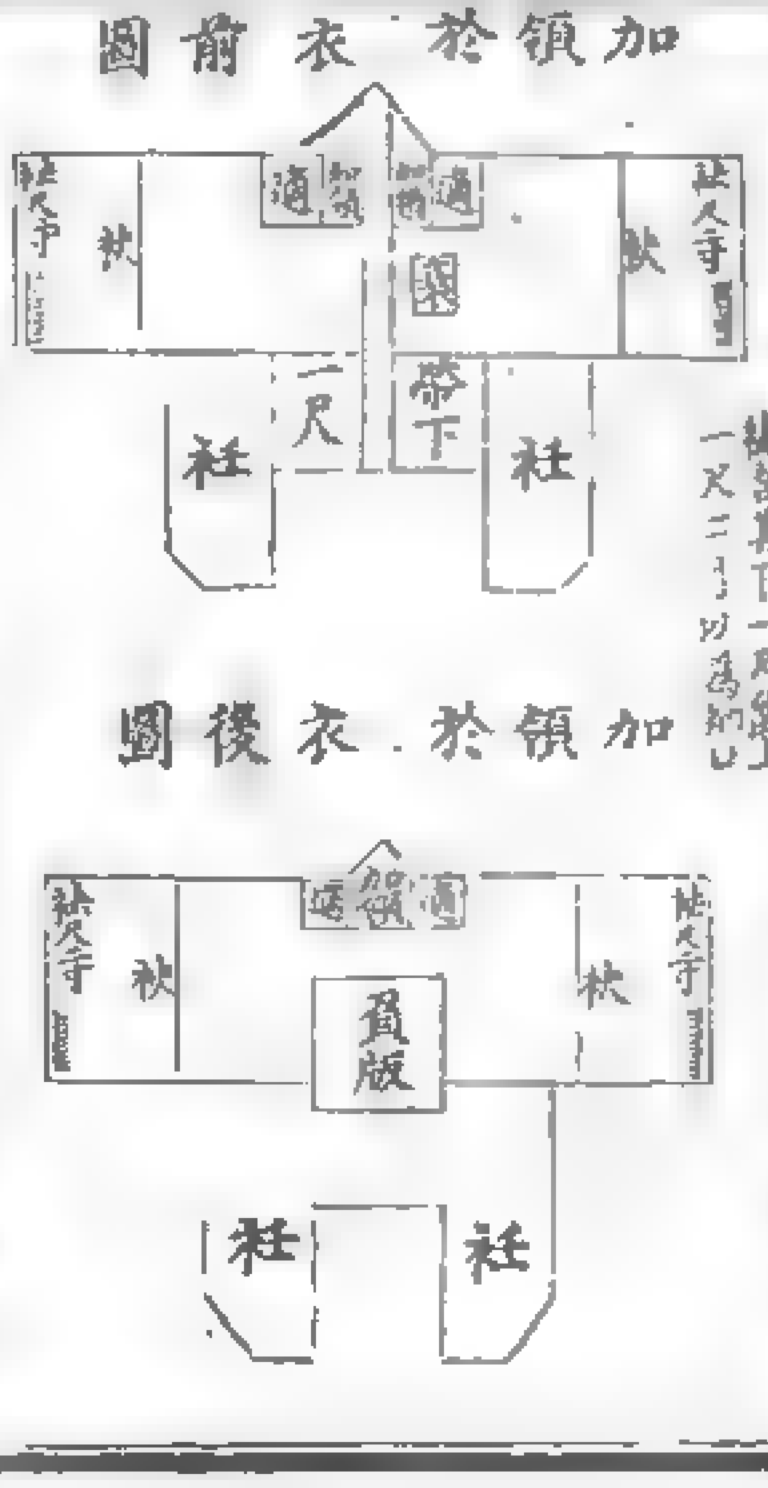


大斂圖

大斂先布絞之橫者五於牀中次布絞之縱者於其上次布衾之有綿者於其上各垂其兩於四外然後遷尸其中又揣其空闕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以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結絞先結縱者次結橫者

喪服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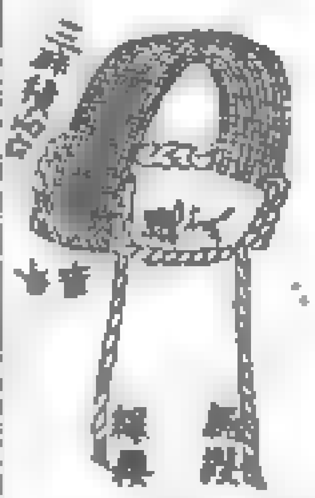


前衰後負版左右適惟子為父母用之其餘不用者不裁闊中當如常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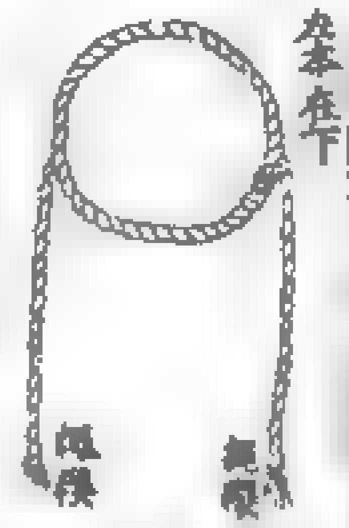
冠絰絞帶圖式

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腰皆曰絰分而言之首曰絰腰曰帶○問絰帶之制朱先生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

斬衰冠



斬衰首絰



大功冠 並同齊衰

小功冠 二辟積向左餘與齊衰同

緦麻冠 亦纓布攝同小功餘與齊衰同

齊衰冠

齊衰首絰

斬衰至大功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

小功以下結本不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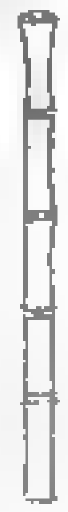
斬衰用麻

齊衰以下用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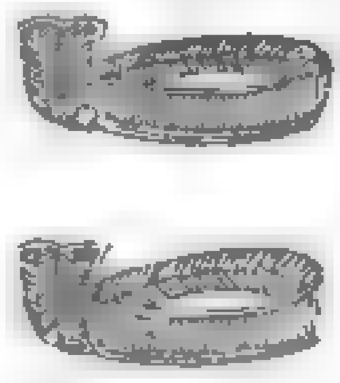
朱先生曰首絰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須著纓方不脫落也

斬衰杖屨圖

苴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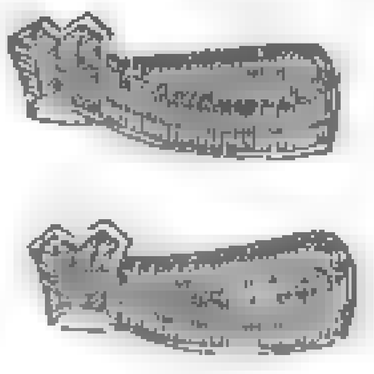
菅屨



齊衰杖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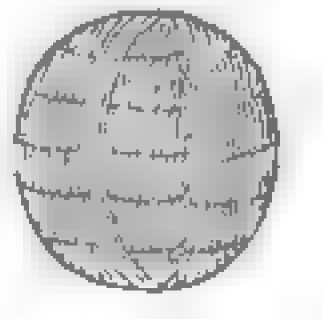
削杖

疏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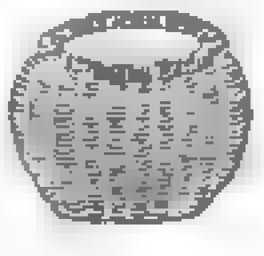


喪祭器

苞



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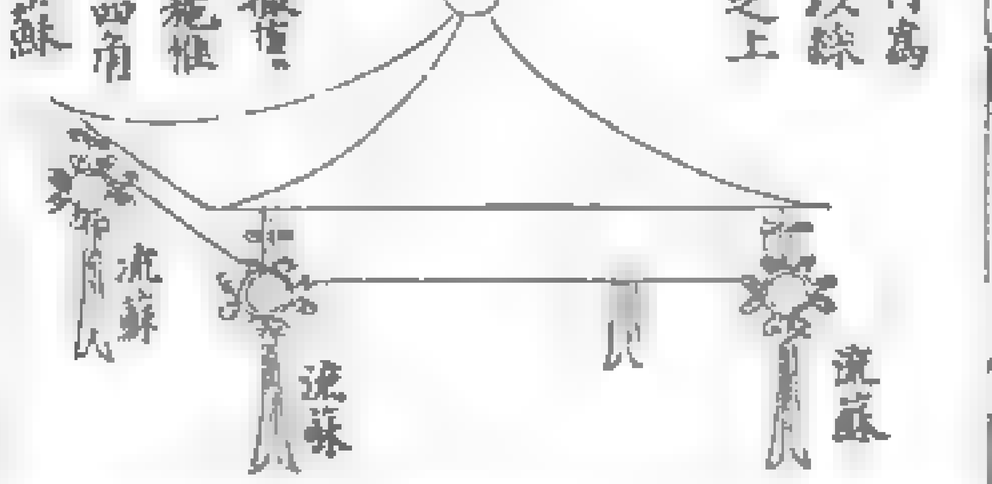


具之圖

竹格

以竹爲格以綵結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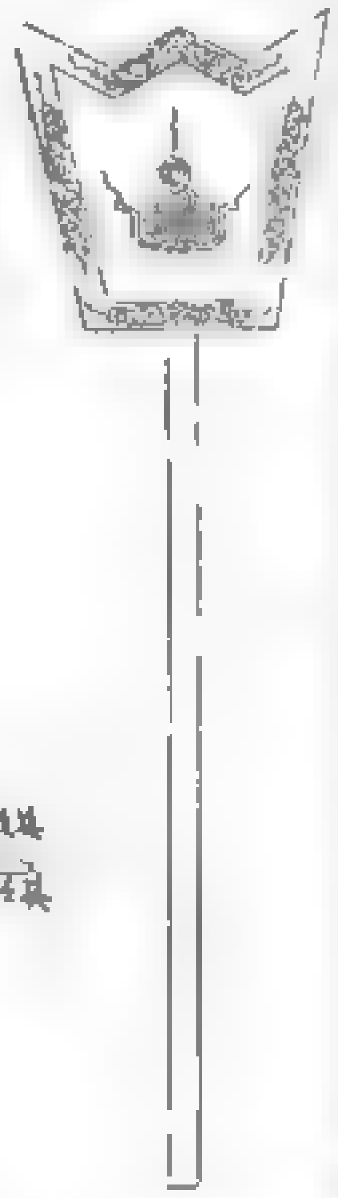
如撮蕉亭施帷幔四角流蘇



喪轝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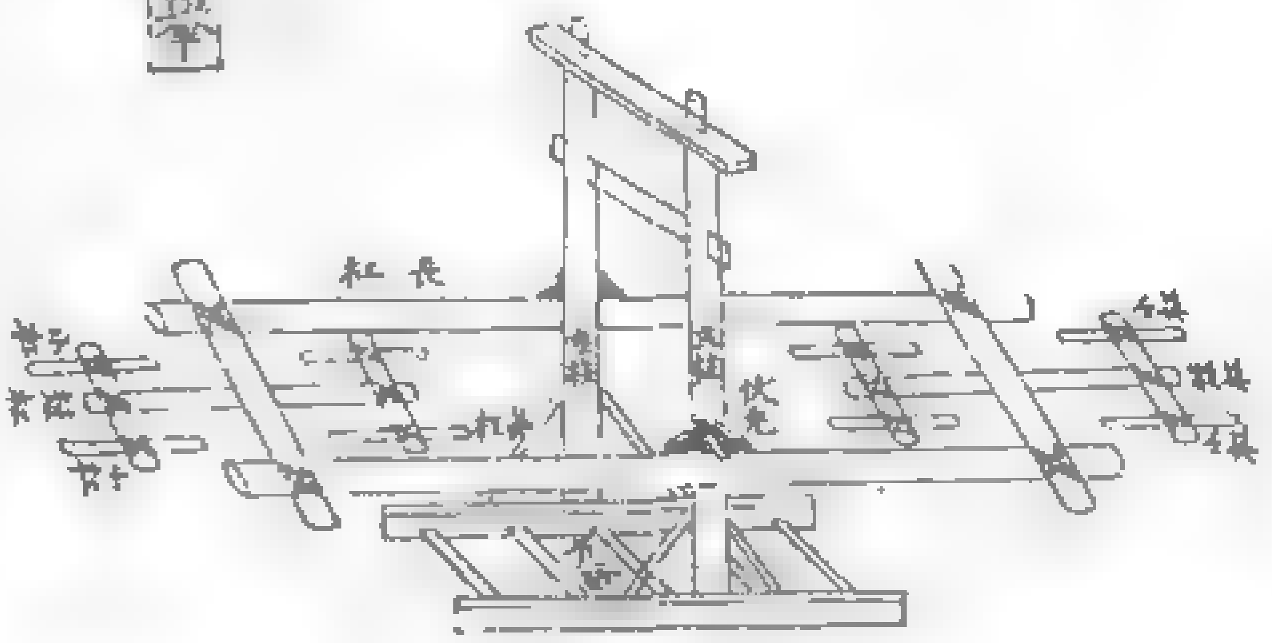
喪大記君飾棺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大夫士戴綏註車行持之以障車既窆樹於壙中障柩尺度書制載本章註

翣



兩長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爲員鑿別作小方牀載柩旁立兩柱柱外施員杓入鑿中長出其外兩柱近上更爲方柄加橫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杠短杠更加小杠

大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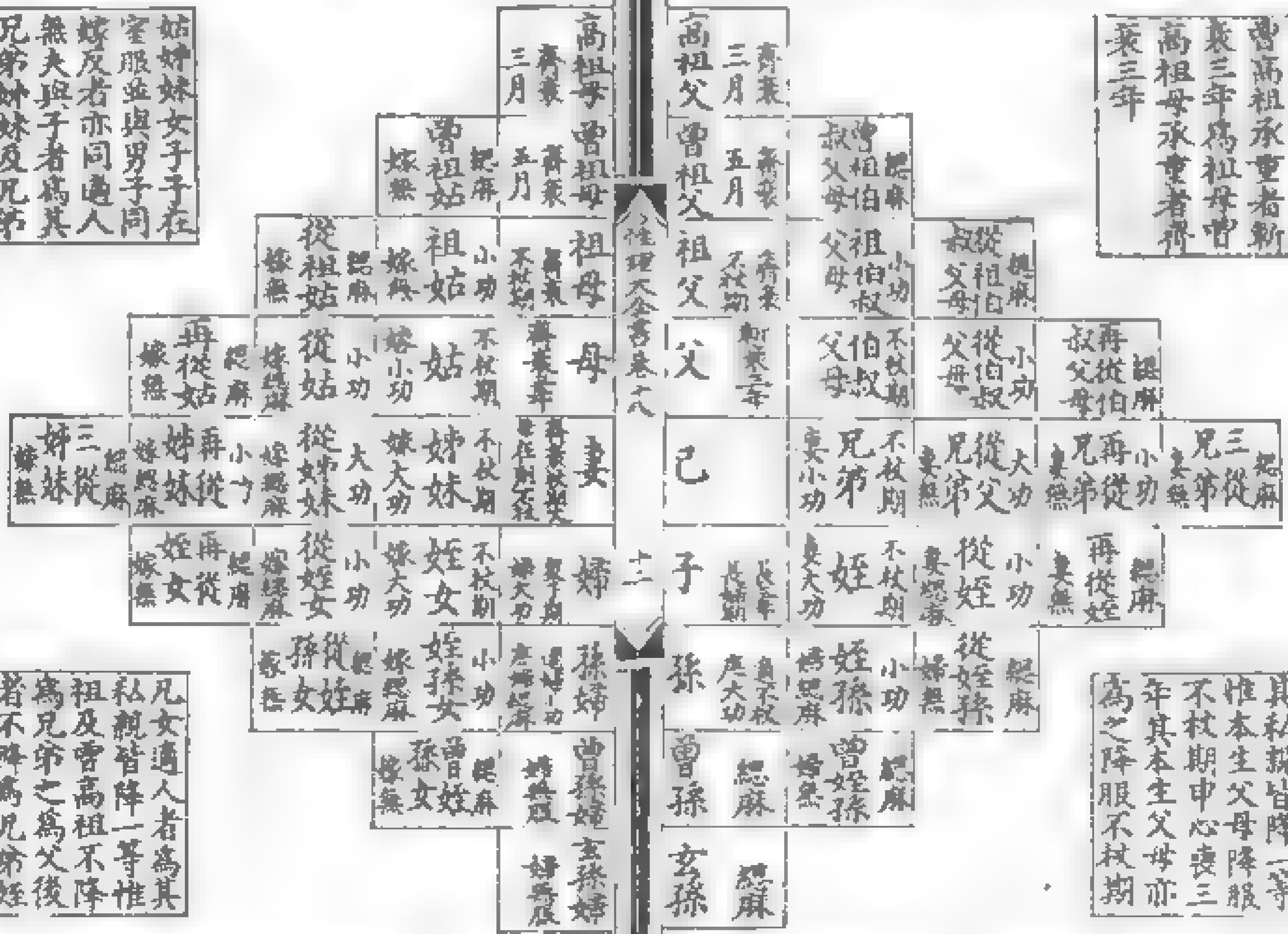


柳車之制具見三家禮圖及書儀註中然書儀云今旣難備但設帷幌花頭等不必繁華高大今家禮從俗爲轝且爲竹格已有其制用以作圖易柳車云

本宗五服之圖

嫡孫父卒爲祖若曾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爲祖母曾高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並與男子同嫁反者亦同適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不杖期



凡男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中心喪三年其本生父母亦爲之降服不杖期

凡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惟祖及曾高祖不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不降爲兄弟姪之妻不降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同居繼父
父子皆無大功以上親乃義服不杖期

不同居繼父
不同居謂先隨母嫁繼父同居後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己有大功已上親服齊衰三月

元不同居則無服

前與父同母之兄弟姊妹各服小功五月

嫡母
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正服齊衰三年母與嫡子亦報服○為衆子則服不杖期○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小功母死不服

繼母
謂父再娶之母義服齊衰三年○繼母為長子報服齊衰三年○為衆子乃服不杖期○繼母出則無服○若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乃服杖期親母雖服不杖期○母出為繼母之兄弟姊妹小功

庶母
謂父妾之有子者衆子謂之義服緦麻○士之庶子為其母齊衰三年為父後則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而為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期而為祖後則無服○庶母為其子為君之衆子齊衰不杖期○為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妾為君斬衰二年○為女君為其父母不杖期○庶母慈己者謂自小乳養己若長服小功

慈母
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同親母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小功

乳母
謂小乳哺曰乳母義服緦麻

養母
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正服齊衰三年

出母
謂被父離棄降服杖期母為子降服不杖期○子為父後者則不服○女適人為出母乃降服大功母為女亦報服

嫁母
謂父亡母再嫁降服杖期母為子乃服不杖期○女子已適人者乃服大功○為女雖服母子為父後者不服○前夫之子從已嫁者服不杖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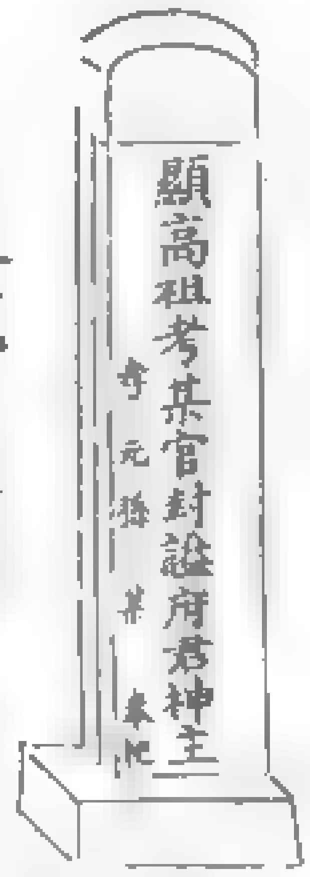
妻為夫黨服圖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神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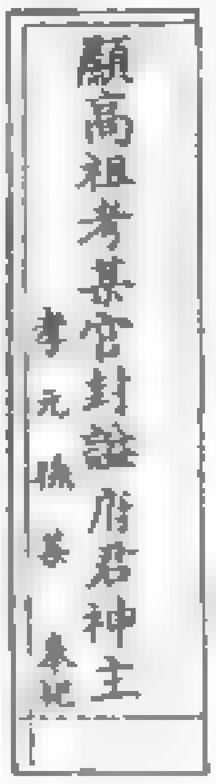
禮經及家禮舊本於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回避皇字今用顯可也

全式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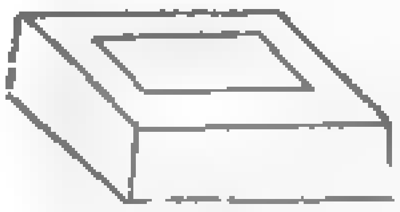


後

連領三分之一居後

木趺

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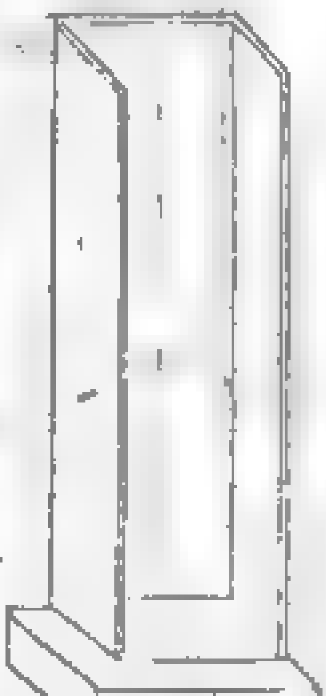
方四寸
厚寸二分

伊川先生云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廟牆外改中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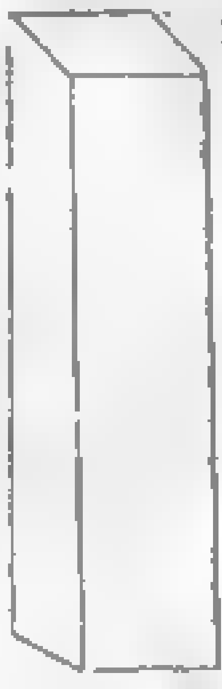
櫝韜藉式

按書儀云版下有趺韜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共為一匣而無其式今以見於司馬氏宗廟者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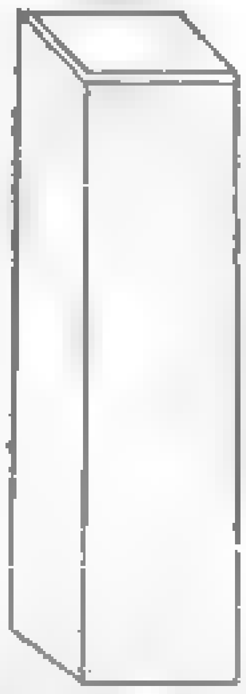
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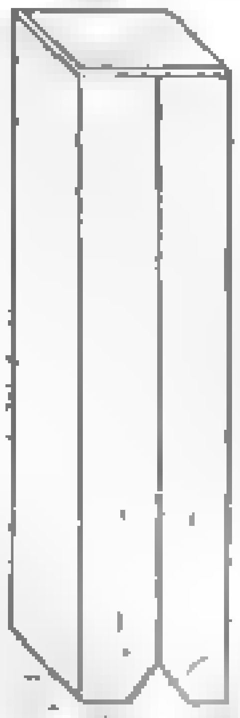
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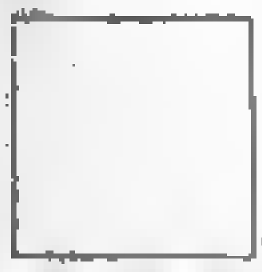
韜 全式



韜縫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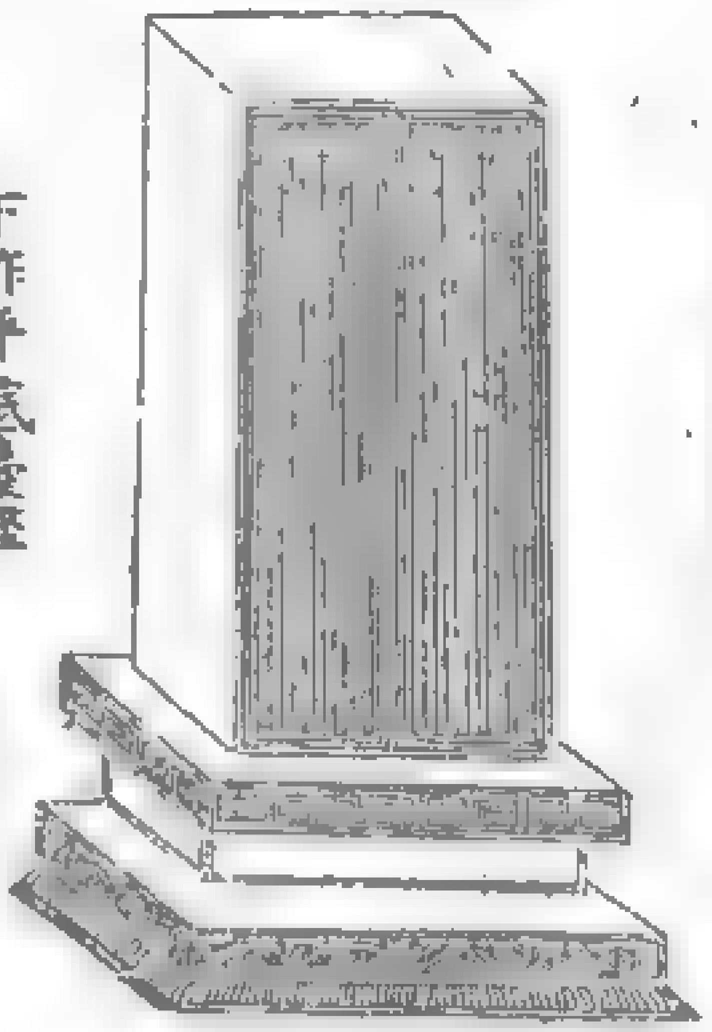


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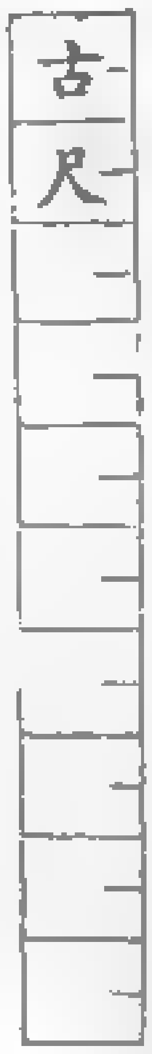
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為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眞往往不攷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程氏文集與溫公書儀多誤註爲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爲何尺時舉嘗質之晦翁先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按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於是造主之制始定今不敢自隱因圖主式及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說於其旁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也嘉定癸酉季秋乙卯臨海潘時舉仲善父識

櫝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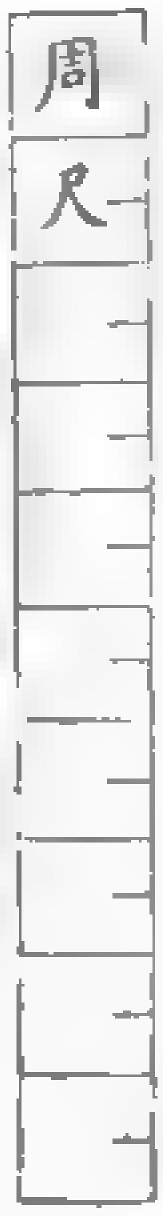


尺式

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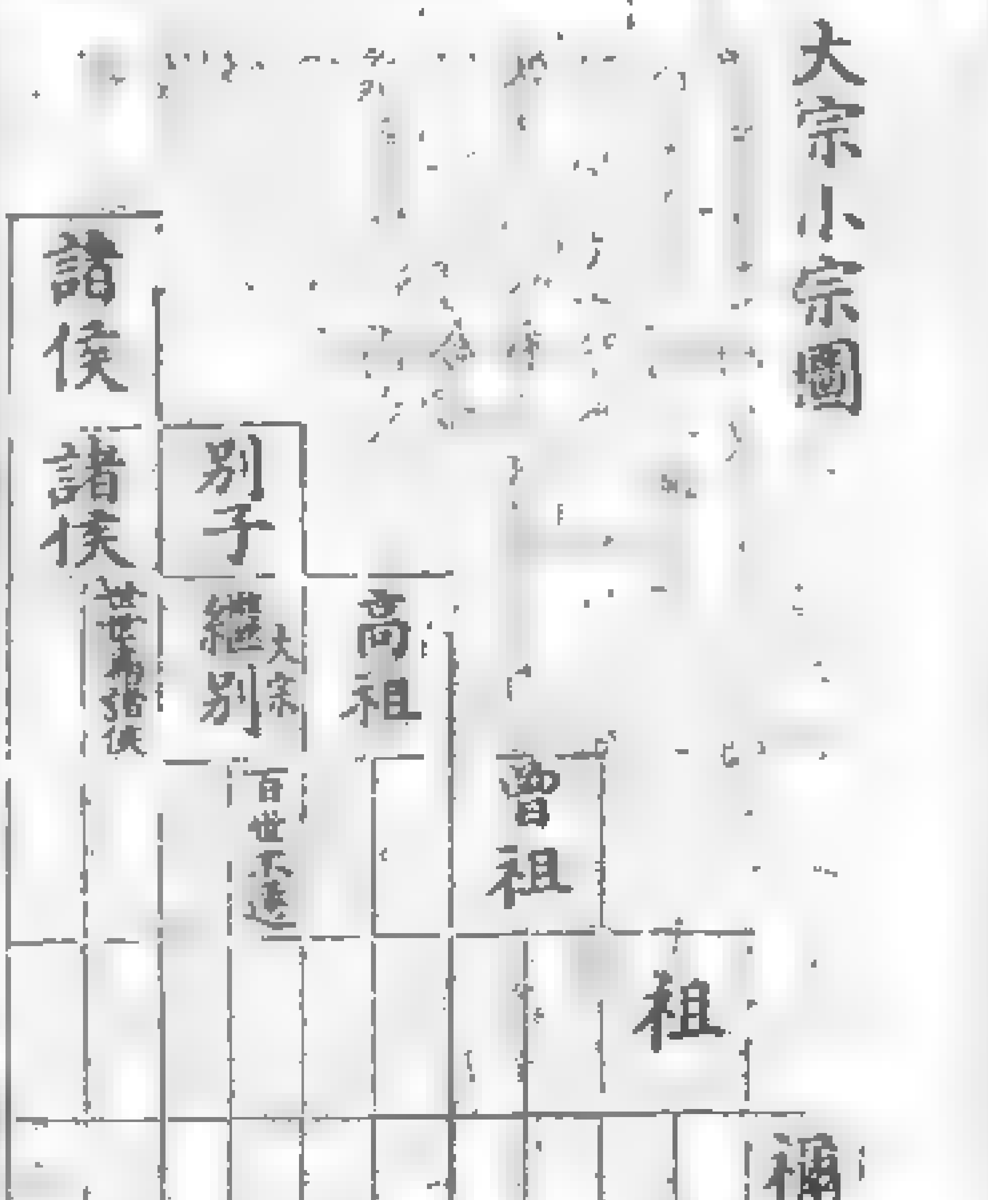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本

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

即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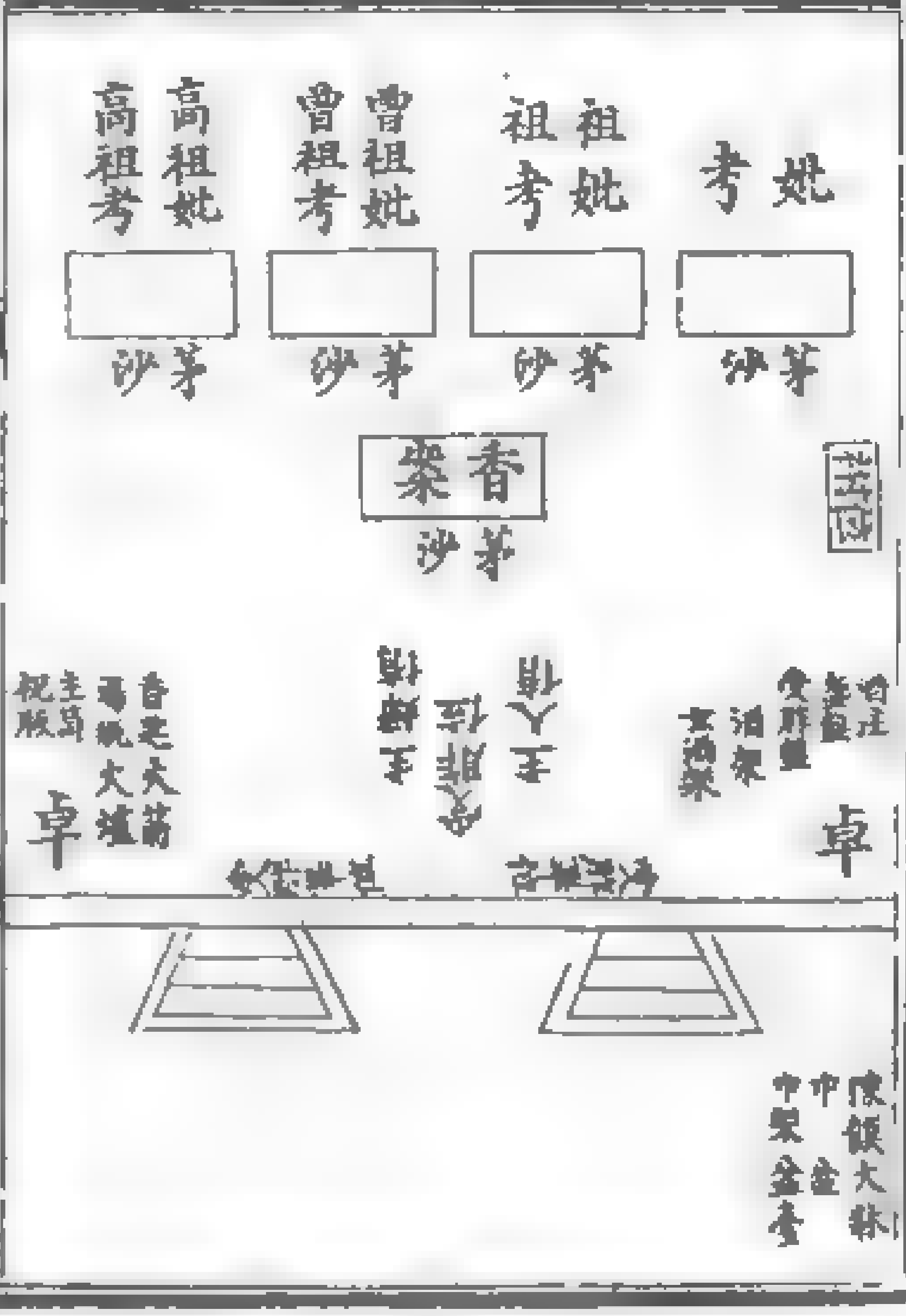
右司馬公家石刻本

大宗小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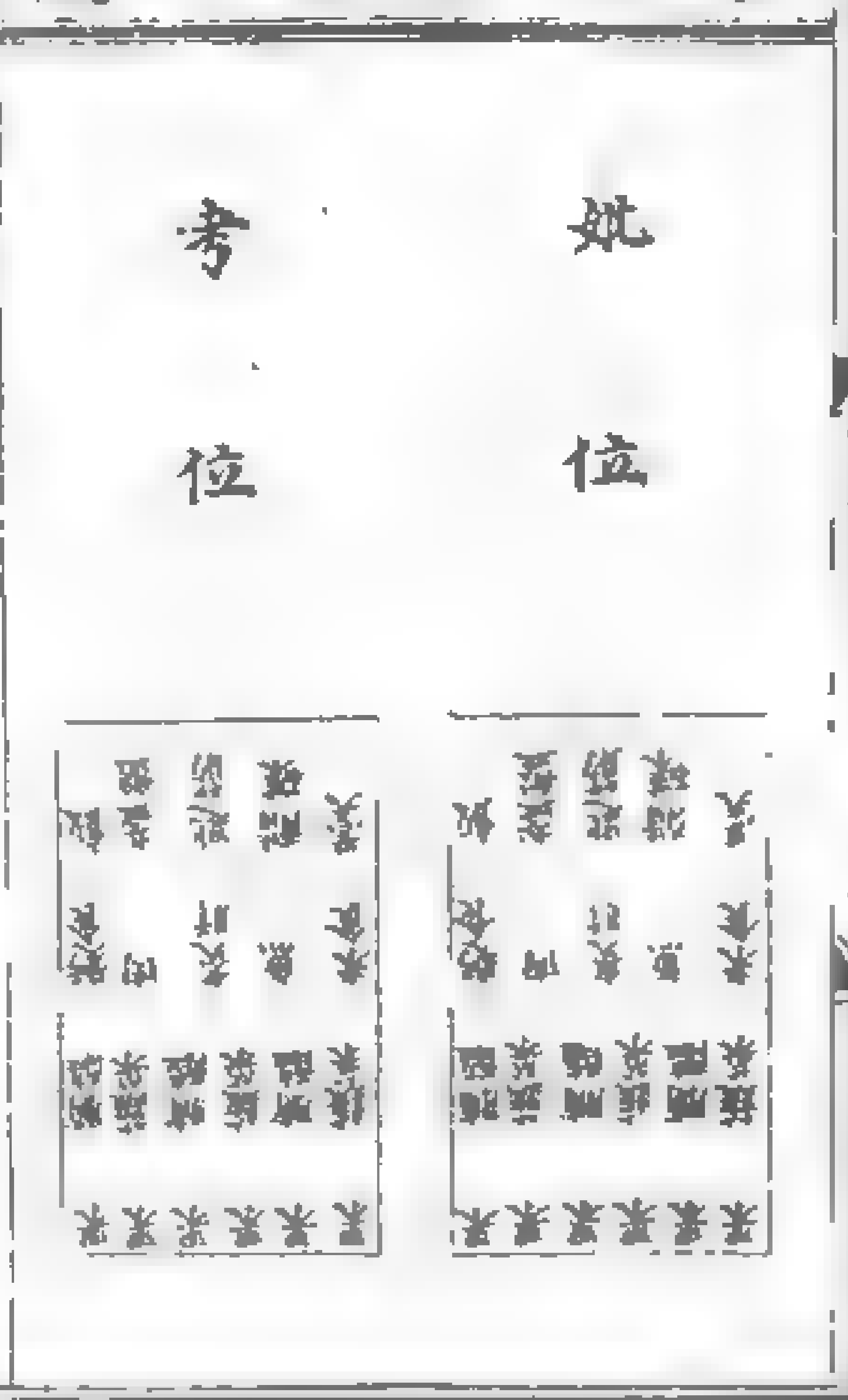


劉氏璋曰呂汲公家祭儀曰古者小宗有四有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後世宗法既廢散無所統祭祀之禮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祭不必告於宗子今宗法雖未易復而宗子主祭之義畧可舉行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可合禮意○先生曰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没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假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正寢時祭之圖



每位設饌之圖



家禮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今按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踈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沒而後出不及再修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昏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不用說家之說若深衣之續衽鈎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此悉附於逐條之下云

通禮

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一日而不脩者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攷焉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

司馬溫公曰宋仁宗時嘗詔[illegible]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爲之定制度惟文潞公立廟於西京他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〇朱子曰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踈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嚮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廟側直入其所反轉面西入廟中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壁

於一邊乃是與處也〇嘗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〇唐大段皆立廟於京師宋祁借文潞公法唐杜佑制立一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曾立廟杜佑廟祖宗時尚在長安〇劉氏垓孫曰伊川先生云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今文公先生乃曰祠堂者蓋以伊川先生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云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祠堂之制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立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〇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後皆放此

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神主皆藏於櫝中置於卓上南向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若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因以爲祠堂〇主式見喪禮及前圖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〇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〇張子曰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

問親朝廷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豈有不固○司馬温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或問廟主自西而列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室或共一室各爲其位也曰古廟制自太祖而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祖廟文帝顧成廟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謙卑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遂以爲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別以西爲上也至隋處謂之東廟今太廟之制亦然○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體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君故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爲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若有庶子又不敢禰別子死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爲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自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爲

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也五世則遷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然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至子五世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至孫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一族之大宗廢文之聖武王爲天子以次則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適則不立小宗也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大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楊氏復曰先生云人家族衆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父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令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徙他家做一處祭不得要好則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違叛處皆有之令要如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家先就宗室及

世族家行之做簡儀于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爲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之是正祔者正面不曲則祔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爲祭者各以昭穆論○黃氏瑞節曰神主位次敘宗法也今依本註姑以小宗法明之小宗有四繼高祖之小宗者身爲玄孫及祀小宗之祖爲高祖小宗祖祖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者身爲曾孫及祀小宗之祖爲曾祖而以上吾不得祀矣繼祖之小宗者身爲孫及祀小宗之祖爲祖而以上不得祀矣繼禰之小宗者身爲子小宗之祖爲禰而以上不得祀矣不得祀者以上爲大宗之祖吾不得而祀之也大宗亦然先君世子大宗而下又不得而祀之也朱子云宗法須宗室及世族之家先行之方使以下士大夫行之然家禮以宗法爲主所謂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皆是意也至於冠昏喪祭莫不以宗法行其間云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姪祔于父皆西向主櫝並如正位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

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

楊氏復曰按祔位謂旁親無後及卑幼先亡者祭禮禮祭高祖畢即使人酌獻祔于高祖者曾祖祖考皆然故祝文說以某人祔食尚饗詳見後祭禮篇四時祭條○劉氏垓孫曰先生云如祔祭伯叔則祔于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于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義起也○愚大時節請祖先祭于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定祔祭旁親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爲大凡祔於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却各從昭穆祔

置祭田

初立祠堂則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爲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後凡正位祔位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給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典賣

具祭器

牀席倚卓盥盆火爐酒食之器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於庫中而封鎖之不得他用無庫則貯於櫃中不可貯者列於外門之

內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主人謂宗子主此堂之祭者。晨謁深衣焚香再拜。

出入必告主人主婦近出則入大門瞻禮而行歸亦如之經宿而歸則焚香再拜遠出經旬以上則再拜焚香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歸亦如之但告云某今日歸自某所敢見經月而歸則開中門立於階下再拜升自阼階焚香告畢再拜降復位再拜餘人亦然但不開中門○凡主婦謂主人之妻○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主婦及餘人雖尊長亦由西階○凡拜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

正至朔望則參正至朔望前一日灑掃齋宿厥明夙興開門軸簾每龕設新果一大盤於卓上每位茶盞托酒盞盤各一於神主櫝前設束茅聚沙於香卓前別設一卓於阼階上置酒注盞盤一於其上酒一瓶於其西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東南有臺架者在西爲主人親屬所盥無者在東爲執事者所盥巾皆在北主人以下盛服入門就位主人北面於阼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執事者在主人之後重行西上

主人弟之妻及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東上立定主人盥帨升搢笏啓櫝奉諸考神主置於櫝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置於考東次出祔主亦如之命長子長婦或長女盥帨升分出諸祔主之卑者亦如之皆畢主婦以下先降復位主人詣香卓前降神搢笏焚香再拜少退立執事者盥帨升開瓶實酒于注一人奉注詣主人之右一人執盞盤詣主人之左主人跪執事者皆跪主人受注斟酒反注取盞盤奉之左執盤右執盞酹於茅上以盞盤授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少退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參神主人升搢笏執注斟酒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主婦升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如前命長婦或長女亦如之子婦執事者先降復位主人出笏與主婦分立於香卓之前東西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而退○冬至則祭始祖畢行禮如上儀○望日不設酒不出主主人點茶長子佐之先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再拜乃降餘如上儀○準禮舅沒則姑老不預於祭又曰支子不祭故今以世嫡宗子夫婦爲主人主婦其有母及諸父母兄嫂者則設特位於前如此○凡言盛服者有官則幞頭公服帶靴笏進士則幞頭襴衫帶處士則幞頭皂衫帶無官者

通用帽子衫帶又不能具則或深衣或涼衫有官者亦通服帽子以下但不爲盛服婦人則假髻大衣長裙女在室者冠子背子衆妾假髻背子

楊氏復曰先生云元旦則在官者有朔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某鄉里卻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劉氏垓曰司馬溫公註影堂雜儀凡月朔則執事者於影堂裝香具茶酒常食數品主人以下皆盛服男女左右敘立如常儀主人主婦親出祖考以下祝版置於位焚香主人以下俱再拜執事者斟祖考前茶酒以授主人主人搢笏跪酹茶酒執笏俛伏興帥男女俱再拜次酹祖妣以下皆徧納祠版出撤月望不設食不出祠版餘如朔儀影堂門無事常閉每旦子孫詣影堂前唱喏出外歸亦然若出外再宿以上歸則入影堂再拜將遠適及遷官凡大事則盥手焚香以其事告退各再拜有時新之物則先薦于影堂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而食如月朔不飲酒不食肉思慕如居喪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且俟不元吝變節於禮無之令不敢遇水火盜賊則先救先公遺文次祠版次影然後救家財

俗節則獻以時食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凡鄉俗所尚者食如角黍凡其節之所尚者薦以大盤間以蔬果禮如正至朔日之儀

問俗節之祭如何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設素饌祭某不用○又答張欽夫曰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已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又曰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楊氏復曰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盤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

有事則告

如正至朔日之儀但獻茶酒再拜訖主婦先降復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之畢興主人再拜降復位餘並同○告授官祝版云維年歲月朔日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故某親某官封謚府君故某親某封某氏某以某月某日蒙恩授某官奉承先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貶降則言貶某官荒墜先訓皇恐無地謹以後同若弟子則言某之某親某餘同○告追贈則止告所贈之龕別設香卓於龕前又設一卓於其東置淨水粉盞刷子木賊墨筆於其上餘並同但祝版云奉某月某日制書贈故某親某官故某親某封某奉承先訓獲位于朝祗奉恩慶有此褒贈祿不及養摧咽難勝謹以後同若因事特贈則別為文以敍其感告畢再拜主人進奉主置卓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俟乾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封陷中不改洗水以灑祠堂之四壁主人奉主置故處乃降復位後同○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如上儀但不用祝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主人乃降復位後同○冠昏則見本篇○凡言祝版者用版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文黏於其上畢則揭而焚之其首尾皆如前但於故高祖考故高祖妣自稱孝元孫於故曾祖考故曾祖妣自稱孝曾孫於故祖考故祖妣自稱孝孫於故考故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凡自稱非宗子不言孝告事之祝四龕共為一版自稱以其最尊者為主止告正位不告祔位茶酒則并設之

朱子曰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韓魏公贈諡只告于廟疑為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楊氏復曰按先生文集有焚黃祝文云告于家廟亦不云告墓也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改題遞遷禮見喪禮大祥章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掌而歲率其子孫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或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

官師亦只祭得二代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楊氏復曰此章云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喪禮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夫藏其主於墓所而不埋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

深衣制度

此章本在冠禮之後今以前章已有其文又平日之常服故次前章

朱子曰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見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為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

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為寸

司馬溫公曰凡尺寸皆當用周尺度之周尺一尺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楊氏復曰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

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為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脇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楊氏復曰左右袂各用布一幅屬於衣又按深衣篇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夫袂之長短以反屈及肘為準則不以一幅為拘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為鳥喙內向綴於裳之右旁

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註鉤邊若今曲裾

蔡氏淵曰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制引證雖詳而不得古意先生病之皆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

得其說謂方領者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謂衿衽鈎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鈎即爲鈎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鈎而綴于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矣而續衽鈎邊則未及修爲○楊氏復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鈎邊一節雖考按禮記玉藻深衣疏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喪服之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爲衽孔氏以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衣裳二者相對爲衽此其不同者一也皇氏以衽爲裳之兩旁皆有孔氏以衽爲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二也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爲喪服之衽者熊氏又以此爲齊祭服之衽一以爲吉服之衽一以爲凶服之衽此其不同者三也家禮以深衣續衽之制兩廣頭向上以與皇氏衰服之衽熊氏齊祭服之衽相類此爲可疑是以先生晚歲所服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蓋有深意恨未得聞其說之詳也及得蔡淵所聞始知先師所以去舊說曲裾之意復又取禮記深衣篇熟讀之始知鄭康成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按鄭註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註之意蓋謂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夫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見玉藻衽當旁註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illegible]須連裳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疏家不詳考其文義但見衽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鈎而垂於裳旁妄生穿鑿紛紛異同愈多愈亂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求之於別用一幅布之中而註之本義爲其掩蓋而不可見夫疏所以釋註也今推尋鄭註本文其義如此而皇氏熊氏等所釋其謬如彼皆可以一掃而去之矣先師晚歲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定遵故著鄭註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謬且以見先師晚歲已定之說云○劉氏垓曰深衣之制用白細布澣濯灰治使之和熟其人肥大則布幅隨而闊瘦細則幅隨而狹不必拘於尺寸裳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應規袂袖口也曲袷如矩應方曲袷者交領也負繩及踝應直負繩謂背後縫上下相當而取直如繩之正非謂用縫爲負繩也踝足跟也及踝者裳止其足取長毋被土之義下齊如權衡應平裳下曰齊齊音咨齊解也取齊如字平若衡而無低昂參差也規矩繩權衡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

深衣而已夫事尊者蓋以多飾爲孝具大父母衣純音准以續前對加純緣也續畫也畫五采以爲文相次而畫後人有以纖飾爲純以代續文者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用黑繒以從簡易也

黑緣 緣用黑繒領表裏各二寸袂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之爲兩耳乃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紳復以五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爲之武高寸許廣三寸袤四寸上爲五梁廣如武之袤而長八寸跨頂前後下着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

幅巾 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右邊就屈處爲橫輒左邊反屈之自輒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圜曲而下遂循左邊至于兩末復反所綴餘幅使之向裏以輒當額前裹之垂兩鬢旁各綴一帶廣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

黑屨 白絇繶純綦 劉氏垓絛曰屨之有鉤謂屨頭以條爲鼻或用絲一寸屈之爲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繶謂屨縫中糾也音句也以白絲爲下緣故謂之繶純者飾也綦屬於跟所以繫履者也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昏禮之後今按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於首篇使覽者知所先焉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 謂使之掌倉廩廐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 授之以事 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 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之以待乏。鄭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財帛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箒呂改切。耰音要。誶音碎。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音管。洗手。

漱。櫛。阻瑟切。梳頭也。總。所以束髮。今之頭巾。具冠帶。丈夫帽子衫帶。婦人冠子背子。昧爽。謂天明暗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即其禍不測。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時家長也。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

退。丈夫唱喏。婦女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楊氏復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父母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不率卑幼之禮。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有賓客。坐於書院。無書院。則於廳之旁側。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楊氏復曰。告。工毒反。告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爲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閭

倚門之望，為人子者豈一念而忘其親哉。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面，沒則告行飲至，事亡如事存也。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楊氏復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故舉其尤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敬之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之，不皆然。若晉武之惑馮紞之譖，不忍太后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劉氏璋曰：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遊也，起居奉侍也，必當順討其心之所好者所惡者何在，苟非悖乎大義，則無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也。樂其耳目者，非聲色之末也，善言常入於親耳，善行常接於親目，皆所以樂之也。安其寢處者，當堂室庭除必完潔，簟席氈褥衾枕帳幔必修治之類。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眾多，冬至朔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為一列，各以長幼為序，婦以夫之長幼為序，不以身之長幼為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

（上同。爰亦三而止。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策）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謂一十百千萬）與方名。（謂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

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知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他書倣此）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婉娩音晚。婉娩。柔順貌）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頮（頮音悔。洗面也）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襞音壁。疊衣也）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

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謂諸子舍所使謂前輩爲娣

內則云。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

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冠禮

冠

楊氏復曰。有言書儀中冠禮簡易可行者。先生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

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

大功未葬亦不可行

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

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爲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告禮見祠堂章。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後同。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爲主。曰使介子某。○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爲主人。祝版前同。但云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首。謹以。後同

戒賓

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是日主人深衣詣其門。所戒者出見如常儀。啜茶畢。戒者起言曰。某有子某。若某之某親有子某。將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戒者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若遠則書初請之辭爲書。遣子弟致之。○所戒者辭。使者固請。乃許而復書曰。吾子有命。某敢不從。○若宗子自冠。則戒辭但曰。某將加冠於首。後同

前一日宿賓

遣子弟以書致辭曰。來日某將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某上某人。答書曰。某敢不夙興。某上某人。○若宗子自冠則辭之所改如其戒賓

陳設

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之儀。以帟幕爲房於廳事之東北。或廳事無兩階則以堊畫而分之。後放此

司馬溫公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今私家無罍洗。故但用盥盆帨巾而已。盥濯手也。帨手巾也

廳事無兩階則分其中央以東者爲阼階西者爲賓階。無室無房則暫以帟幕截其北爲室。其東北爲房。此皆按廳堂南向者言之。○劉氏璋曰。冠義曰。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厥明夙興陳冠服

有官者公服帶鞾笏。無官者襴衫帶鞾。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掠。皆以卓子陳于房中東領北上。酒注盞盤亦以卓子陳于服北。幞頭帽子冠笄巾各以一盤盛之。蒙以帕。以卓子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

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主人以下序立

主人以下盛服就位。主人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童僕在其後。重行西向北上。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爲儐。立於門外西向。將冠者雙紒四䙆衫勒帛采履。在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宗子自冠則服如將冠者而就主人之位

賓至主人迎入

升堂賓自擇其子弟親戚習禮者為贊冠者俱盛服至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儐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繼升少西東向贊者盥帨由西階升立於房中西向儐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從出迎賓入從主人後賓而升立於主人之右如前

賓揖將冠者就席為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賓揖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右向席贊者取櫛掠置于席左興立於將冠者之左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跪贊者即席如其向跪為之櫛合紒施掠賓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位執事者以冠巾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詣將冠者前向之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加之贊者以巾跪進賓受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四䙆衫服深衣加大帶納履出房正容南向立良久○若宗子自冠則賓揖之就席賓降盥畢主人不降餘並同

楊氏復曰書儀始加以巾家禮又先以冠笄乃加巾者蓋冠笄正是古禮

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帶繫鞋賓揖冠者即席跪執事者以帽子盤進賓降二等受之執以詣冠者前祝之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乃跪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衣服皂衫革帶繫鞋出房立

楊氏復曰儀禮書儀再加賓盥如初

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禮如再加惟執事者以幞頭盤進賓降沒階受之祝辭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乃加幞頭執事者受帽徹櫛入于房餘並同

楊氏復曰儀禮書儀三加賓盥如初

乃醮長子則儐者改席于堂中間少西南向眾子則仍故席贊者酌酒于房中出房立于冠者之左賓揖冠者

就席右南向乃取酒就席前北向祝之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荅拜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荅拜冠者遂拜贊者贊者賓左東向少退荅拜

司馬溫公曰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則一獻酒則三醮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但改醴辭甘醴惟厚為旨酒既清耳所以從簡○劉氏垓孫曰其曰醮者即禮記所謂醮於客位加有成也

賓字冠者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父仲叔季唯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

出就次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

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如祠堂章內生子而見之儀但改告辭曰某之子某若某親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冠者進立於兩階間再拜餘並同○若宗子自冠則改辭曰某今日冠畢敢見遂再拜降復位餘並同○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室則各因其宗子而見自為禰曾祖以下之宗則自見

冠者見于尊長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為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再拜應荅拜者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乃就私室見於父母及餘親○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于母如儀族人宗之者皆來見於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

司馬溫公曰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為之起立可也下見諸父及兄倣此

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

司馬溫公曰士冠禮乃禮賓以一獻之禮注一獻者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又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註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又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註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也鄉飲酒禮賢者為

賓其次為介。又曰。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歸賓俎。註。使人歸諸賓家也。今慮貧家不能辦。故務從簡易。

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

笄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母為主宗子主婦則於中堂。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於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為之。以牋紙書其辭。使人致之。辭如冠禮。但子作女。冠作笄。吾子作某親或某封。○凡婦人自稱於己之尊長則曰兒。卑幼則曰老婦。非親非戚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為稱。後皆放此。陳設如冠禮。但於中堂布席如衆子之位。厥明陳服如冠禮。但用背子冠笄。序立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賓至主婦迎入升堂如冠禮。但主婦升自阼階。賓為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略如冠禮。但祝用始加之辭。不能則省。乃醮如冠禮辭亦同。乃字如冠禮。但改祝辭髦士為女士。乃禮賓皆如冠儀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劉氏璋曰。笄今簪也。婦人之首飾也。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以其二十而不嫁則笄非禮

昏禮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司馬溫公曰。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令文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為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昏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

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為主。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主人具書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如世俗之禮。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子。夙興奉以告祠堂如告冠儀。其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已長。未有伉儷。已議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乃使子弟為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為主。主人盛服出見使者。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畢。使者起致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之某親某官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北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使者請退俟命。出就次。若許嫁者於主人為姑姊。則不云惷愚又弗能教。餘辭並同。遂奉書以告于祠堂如壻家之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之某親某之第幾女。年漸長成。已許嫁某官某郡姓名之子若某親某。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之。請退。主人請禮賓。乃以酒饌禮使者。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于祠堂不用祝。

納幣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納幣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

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禮如納采但不告廟使者致辭改采為幣從者以書幣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乃受書執事者受幣主人再拜使者避之復進請命主人授以復書餘並同

揚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更有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略者今以例推之請期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使者致辭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使某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賓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主人曰某固惟命是聽賓曰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謹須餘並同

親迎朱子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卻就彼往迎歸館行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至家成禮○有問昏禮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曰這也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世俗謂之鋪房然所張陳者但氈褥帳幔帷幕應用之物其衣服鎖之篋笥不必陳也○司馬溫公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為昏姻可也

厥明婿家設位于室中設倚卓子兩位東西相向蔬果盤盞匕箸如賓客之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巹一於其南又南北設二盥盆勺於室東隅又設酒壺盞注於室外或別室以飲從者○巹音謹以小匏一判而兩之

女家設次于外○初昏婿盛服世俗新婿帶花勝擁蔽其面殊失丈夫之容體勿用可也

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燭馬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攝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黃氏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也

主人告于祠堂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于某官某郡某氏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朱子曰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闕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為正否曰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觀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先以卓子設酒注盤盞於堂上主人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婿席於其西北南向婿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取盞斟酒執之詣婿席前婿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西授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坐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婿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俯伏興出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如儀但改宗事為家事○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司馬溫公曰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為之凡婿及婦人行禮皆贊者相導之

婿出乘馬以二燭前導

至女家俟于次婿下馬於大門外入俟于次

女家主

人告于祠堂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官某郡姓名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遂醮其女而命之女盛飾姆相之立於室外南向父坐東序西向母坐西序東向設女席於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禮姆導女出於母左父起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無違舅姑之命母送至西階上為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至于中門之內為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

主人出迎壻入奠鴈主人迎壻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以從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無則刻木為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

問主人揖壻入壻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朱子曰乃為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

姆奉女出登車姆奉女出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舉轎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女乃登車

壻乘馬先婦車婦車亦以二燭前導

司馬溫公曰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

至其家導婦以入壻至家立于廳事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

壻婦交拜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壻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壻盥于南婦從者沃之進帨婦盥于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壻揖婦就席婦拜壻答拜

司馬溫公曰從者皆以其家女僕為之女從者沃壻盥於南壻從者沃婦盥於北夫婦始接情有慚恥從者交導其志○女子與丈夫為禮則俠者夾拜男子以再拜為禮女子以四拜為禮古無壻婦交拜之儀今從俗

就坐飲食畢壻出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殽又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撤饌置室外設席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

復入脫服燭出壻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司馬溫公曰古詩云結髮為夫婦言自少年束髮即為夫婦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令世俗昏姻乃有結髮之禮謬說可笑勿用可也

司馬溫公曰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從俗○劉氏璋曰儀禮疏云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昏義曰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主人禮賓男賓於外廳女賓於中堂古禮明日饗從者今從俗

司馬溫公曰不用樂註云曾子問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為非禮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婦夙興盛服俟見舅姑坐於堂上東西相向各置卓子於前家人男女少於舅姑者立於兩序如冠禮之敘婦進立於阼階下北面拜舅升奠贄幣于卓子上舅撫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畢詣西階下北面拜姑升奠贄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於舅姑之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司馬溫公曰古者拜于堂上令拜于下恭也可從衆

舅姑禮之如父母醴女之儀

婦見于諸尊長婦既受禮降自西階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于兩序如冠禮無贄小郎小姑皆相拜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于兩序其宗子及諸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

若冢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于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盆於阼階東南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之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侍者徹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婦之餘非宗子之子則於私室如儀

司馬溫公曰。上昏禮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註。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今恐貧者不辦殺特，故但具盛饌而已。

舅姑饗之 如禮。婦之儀禮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廟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而見之儀，但告辭曰：子某之婦某氏敢見。餘並同。

壻見婦之父母

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 婦父迎送揖讓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于門內，壻拜于門外，皆有幣。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上儀，然後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諸親** 不用幣，婦女相見如上儀。**婦家禮壻如常儀** 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及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朱子曰：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略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卻說婦入門即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為三日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

家禮三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 凡疾病，遷居正寢，內外安靜，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

既絕乃哭

司馬溫公曰：疾病，謂疾甚時也。近世孫宣公臨薨，遷于外寢，蓋君子謂終，不得不爾也。○高氏曰：廢牀，寢於地。註。人始生在地，故廢牀寢於地，庶其生氣之復也。本出儀禮及禮記喪大記。○劉氏璋曰：凡人病危篤，氣微難辨，乃屬纊以俟氣絕。纊乃今之新綿，易為搖動，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

復 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嘗經衣者，左執領，右執要，自前榮升屋中霤，北面招以衣，三呼曰某人復，畢卷衣降，覆尸上。男女哭擗無數。○上服，謂有官則公服，無官則襴衫、皂衫、深衣，婦人大袖、背子。呼某人者，從生時之號。

司馬溫公曰：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註。皋，長聲也。今升屋而號，慮其驚衆，但就寢庭之南。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或稱官封，或依常時所稱。○高氏曰：今准南風俗，民有暴死，則使數人升其居屋及於路傍遍呼之，亦有蘇而者，豈復之餘意耶？○劉氏璋曰：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女人稱字。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也。

立喪主 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其與賓客為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

司馬溫公曰：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為主。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親同，長者主之。註。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註。從父昆弟之喪也。雜記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若子孫有喪而祖父主之，子孫執喪，祖父拜賓。

主婦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凡喪事皆禀之司書司貨以子弟或吏僕爲之乃易服不食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被髮男子扱上衽徒跣餘有服者皆去華飾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親戚鄰里爲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少食可也○扱上衽謂插衣前襟之帶華飾謂錦繡紅紫金玉珠翠之類

治棺護喪命匠擇木爲棺油杉爲上柏次之土杉爲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內仍用瀝青溶瀉厚半寸以上以鍊秫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七星板底四隅各釘大鐵鐶動則以大索貫而舉之○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壙中寬易致摧毀宜深戒之槨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孔子葬鯉有棺而無槨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槨今不欲用非爲貧也乃欲保安亡者爾○程子曰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蓋物莫久於此故以塗棺古人已有用之者高氏曰伊川先生謂棺之合縫以松脂塗之則旌固而木堅註云松脂與木性相入而又利水蓋今人所謂瀝青者是也須以少鮮物黃蠟清油合煎之乃可用不然則裂矣其棺槨之間亦宜以此灌之○胡氏泳曰松脂塗縫之說未然先生葬時蔡氏兄弟主用松脂嘗問用黃蠟麻油否答云用油蠟則松脂不得全其性矣此言有理但彭止堂作訓蒙云灌以松脂宜於北方江南用之適爲蟻房彭必有攷更詳之○劉氏璋曰凡送死之道惟棺與槨爲親身之物孝子所宜盡之初喪之日擇木爲棺恐倉卒未得其木庶不亦未能堅完或値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爲壽器者此乃備行其道非豫凶事也其木由杉及柏爲上毋事高大以圖美觀惟棺周於身槨周於棺足矣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余皆見前人葬墓掩壙之後即以松脂溶化灌於棺外其厚尺餘後爲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得免大悲今有葬者用之可謂宜矣

訃告于親戚僚友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若無則主人自訃親戚不訃僚友自餘書問悉停以書來弔者並須卒哭後答之

沐浴 襲 奠 爲位 飯含

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掘坎執事者以幃障臥內侍者設牀於尸牀前縱置之施簀去薦設席枕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掘坎于屏處潔地

陳襲衣以卓子陳于堂前東壁下南領西上幅巾一充耳二用白纊如棗核大所以塞耳者也幎目帛方尺二寸所以覆面者也握手用帛長尺二寸廣五寸所以裹手者也深衣一大帶一履二袍襖汗衫袴襪勒帛裹肚之類隨所用之多少楊氏復曰儀禮士喪襲三稱註單複具曰稱三稱者爵弁服皮弁服褖衣設冒橐之註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劉氏璋曰古者人死不冠但以帛裹其首謂之掩士喪禮掩練帛廣終幅五尺析其末註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蓋以襲斂主於保庇形體貴於柔軟緊實冠則磊塊雖安況今襆頭以鐵爲幹長三四尺帽用漆紗爲之上有虛簷置於棺中何由安帖莫若襲以常服上加幅巾深衣大帶及履既合於古又便於事幅巾所以當掩也其制如今之暖帽深衣帶履自有制度若無深衣帶履止用衫勒帛鞋亦可其襆頭腰帶靴笏俟葬時安於棺上可也○幎目用緇方尺二寸充之以絮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握手用玄纁長尺二寸廣五寸令裹親膚繫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於掌後節也

沐浴飯含之具以卓子陳于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于小箱米二升以新水淅令精實于盞櫛一沐巾一浴巾二上下體各用其一也

乃沐浴侍者以湯入主人以下皆出帷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以巾撮爲髻抗衾而浴拭以巾剪爪其沐浴餘水并巾櫛棄于坎而埋之

襲侍者別設襲牀於帷外施薦席褥枕先置大帶深衣袍襖汗衫袴襪勒帛裹肚之類於其上遂舉以入置浴牀之西遷尸於其上悉去病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但未著幅巾深衣履

徙尸牀置堂中間卑幼則各於室中間餘言在堂者放此

乃設

奠執事者以卓子置脯醢升自阼階祝盥手洗盞斟酒奠于尸東當肩巾之○祝以親戚爲之

劉氏璋曰士喪禮復者降楔齒綴足即奠脯醢醴酒于尸東鄭註曰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開元禮五品以上如上喪禮六品以下襲而後奠今不以官品高下沐浴正尸然後設奠於事爲宜奠謂斟酒奉至卓上而不酹主人虞祭然後親奠酹巾者以辟塵蠅也

主人以下爲位而哭主人坐於牀東奠北衆男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于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爲主婦衆婦女坐于牀西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爲次坐于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爲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幃外之東北向西上婦人坐於帷外之西北向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爲行無服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于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帷外之西北向東上○三年之喪夜則寢於尸旁藉藁枕塊羸病者藉以草薦也期以下寢於側近男女異室外親歸家可也

乃飯含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盥手執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于米盌執以從置于尸西徹枕以幎巾入覆面主人就尸東由足而西牀上坐東面擧巾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并實一錢又於左於中亦如之主人襲所袒衣復位

侍者卒襲覆以衾加幅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乃覆以衾

司馬溫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顛倒衣裳使之正方束以絞紟韜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體也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所闕多矣然古者士襲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小斂尊卑通用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此非貧者所辦也今從簡易襲用衣一稱小大斂則據死者所有之衣及親友所襚之衣隨宜用之若衣多不必盡用也高氏曰禮士襲衣三稱而子羔之襲也衣三稱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加朝服一雜記曰士襲九稱蓋襲數之不同如此大抵衣衾惟欲其厚耳衣衾之所以厚者豈徒以設飾哉蓋人死斯惡之矣聖人不忍言也但制爲典禮使厚其衣衾而已今世之襲者不知此意或止用單給一稱雖富貴之家衣食畢備皆不以襲欲又不能謹藏占入遠衣裳必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乃或相與分之甚至標計直貿易以充喪費徒加功於無用擯財於無謂而所以附其身者曾不之恤嗚呼又孰若用以襲斂而使亡者覆厚託於几衆之下哉○楊氏復曰按高氏一用禮經而襲斂用衣之多故襲有冒小斂有布絞大斂有布絞布紟所以保其肌體者固矣司馬公斂從簡易而襲斂用衣之少故小斂雖有布絞而襲則無冒大斂則無絞紟此爲疎略先生初述家禮皆取司馬公書儀後與學者論禮以高氏喪禮爲最善遺命治喪俾用儀禮此可以見其去取損益之意矣况夫古者襲斂用衣之多故古有襚禮衣服曰襚士喪禮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又君使人襚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故襚禮亦從而廢惜哉然欲悉從高氏之說則誠非貧者所能辦有如司馬公之所慮者但當量其力之所及可也愚故於襲小斂大斂之下悉述儀禮升高氏之說以備參攷

靈座　魂帛　銘旌

置靈座設魂帛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倚卓其前結白絹爲魂帛置倚上設香爐合盞注酒果於卓子上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司馬溫公曰古者鑿木爲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亦古禮之遺意也世俗皆畫影置於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畫像用之猶無所謂至於婦人生時深居閨門出則乘輜軿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訾相畫其容貌此殊爲非禮又世俗或用冠帽衣履裝飾如人狀此尤鄙俚不可從也問重朱子曰三禮圖有畫像可考然且如司馬公之說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於古也○楊氏復曰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司馬公用魂帛蓋取束帛依神之意高氏曰古人遺衣裳必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恐當從此說以遺衣裳置於靈座而加魂帛於其上可也

立銘旌以絳帛爲銘旌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即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爲杠如其長倚於靈座之右司馬溫公曰銘旌設跗立於殯東註跗杠足也其制如傘架

不作佛事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翦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主人未成服而來哭者當服深衣臨尸哭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主人相向哭盡哀主人以哭對無辭

小斂 袒 括髮 免 髽 奠 代哭

厥明

謂死之明日

執事者陳小斂衣衾

以卓子陳於堂東壁下據死者所有之衣隨宜用之若多則不必盡用也衾用複者絞橫者三縱者一皆以細布或綵一幅而析其兩端爲三橫者取足以周身相結縱者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

高氏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辨也○小斂衣尚少但用全幅細布析其末而用之凡斂衾方半在尸下半在尸上斂散衣有倒者惟祭服不倒凡鋪斂衣皆以絞衿爲先小斂美者在內故次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斂美者在外故次布祭服後布散衣也斂以衣爲主小斂之衣必以十九稱大斂之衣多至五十稱夫既襲之後而斂衣若此之多故非絞以束之則不能以堅實矣凡物束縛緊急則細小而堅實夫然故衣衾足以朽肉而形體深秘可以使人之勿惡也今之斂者衣衾既薄絞皆不施懼夫形體之露也遂紉之於

棺乃以入棺爲小斂蓋棺爲大斂入棺既在始殯之時蓋棺又在成服之日則是小斂大斂之禮皆廢失○楊氏復曰按儀禮士喪小斂衣十九稱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註云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也以布爲之縮縱也橫者三幅縱者一幅析其末令可結也

設奠

設卓子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盞注于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其東有臺者祝所盥也其西無臺者執事者所盥也別以卓子設潔滌盆新拭巾於其東所以洗盞拭盞也此一節至遣並同

具括髮麻免布髽麻

括髮謂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䰖也免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卻遶髻如著掠頭也髽亦用麻繩撮髻竹木爲簪也設之皆于別室

設小斂牀布絞衾衣

設小斂牀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以備周身相結乃布縱者一於上以備掩首及足也衣或顚或倒但取正方唯上衣不倒

乃遷襲奠

執事者遷置靈座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後凡奠皆放此

遂小斂

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小斂牀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斂畢則覆以衾

主人主婦憑尸哭擗

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之○凡子於父母憑之父母於子夫於妻執之婦於舅姑奉之舅於婦撫之於昆弟執之凡憑尸父母先妻子後

袒括髮免髽于別室

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于別室婦人髽于別室

司馬溫公曰古禮袒者皆當肉袒免者皆當露髮今袒者止袒上衣免者惟主人不冠齊衰以下去帽著頭巾加免於其上亦可也婦人髽也當去冠梳○楊氏復曰小斂變服斬衰者袒括髮今人無袒括髮一節何也緣世俗以襲爲小斂故失此變服一節在禮聞喪奔喪入門詣柩前再拜哭盡哀乃就東方去冠及上服被髮徒跣如始喪之儀詣殯東面坐哭盡哀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如小斂之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家四日乃成服夫奔喪禮之變也猶謹其序而況處禮之常可大小斂一節又無袒括髮乎此則孝子知禮者

所當謹而不可忽也

還遷尸牀于堂中 執事者徹襲牀遷尸其處哭者復位尊長坐卑幼立 乃奠 祝帥執事者盥手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卑幼者皆再拜侍者巾之 主人以下哭盡哀

乃代哭不絕聲

大斂

厥明 小斂之明日死之第三日也○司馬溫公曰禮曰三日而斂者俟其復生也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故以三日為之禮也今貧者喪具或未辦或漆棺未乾雖過三日亦無傷也世俗以陰陽拘忌擇日而斂盛暑之際至有汁出蟲流豈不悖哉 執事者陳大斂衣衾 以卓子陳于堂東壁下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高氏曰大斂之絞縮者三蓋取一幅布裂為三片也橫者五蓋取布二幅裂為六片而用五也以大斂衣多故每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衾凡二一覆之一藉之○楊氏復曰儀禮士喪大斂衣三十稱紟不在筭不必盡用注云紟單被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

設奠具如小斂之儀 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 執事者先遷靈座及小斂奠於旁側役者舉棺以入置于牀西承以兩凳若卑幼則於別室役者出侍者先置衾于棺中垂其裔於四外○司馬溫公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今堂室異制或狹小故但於堂中少西而已今世俗多殯於僧舍無人守視往往以年月未葬或為盜賊所發或為僧所棄不孝之罪孰大於此 乃大斂 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齒髮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謹勿以金玉珍玩置棺中啓盜賊心收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主人主婦憑哭盡哀婦人退入幕中乃召匠加蓋下釘徹牀覆柩以衣祝取銘旌設跗于柩東復設靈座於故處留婦人兩人守之○司馬溫公曰凡動尸舉棺哭擗無筭然殯斂之際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按古者大斂而殯既大斂則累墼塗之今或漆棺未乾又南方土多螻蟻不可塗殯故從其便

設靈牀于柩東 牀帳薦席屏枕衣被之屬皆如平生時

乃設奠如小斂之儀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及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止代哭者

成服

厥明 大斂之明日死之第四日也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 楊氏復曰三日大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斂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取此義也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 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輒輒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為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兩腋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卻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也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為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為三輒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為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為纓結於頤下首絰以有子麻為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腰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為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揷於右在絰之下○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纓亦粗麻為之婦人則用極粗生布為大

袖長裾蓋頭皆不緝布頭繩竹釵麻屨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凡婦人皆不杖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則嫡孫

父卒爲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舅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也爲所後祖承重也夫爲人後則妻從服也妻爲夫也妾爲君也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立嫡以爲後故父爲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

子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朱子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

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

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庶子皆得爲父後者乎○楊氏復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沿襲差誤自

還與始按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腰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

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此即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

者四疊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註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按鄭註

云適辟領也則兩物即一物也令記曰適註疏又曰辟領何爲而異其名也辟猶闊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

闊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曰適乃疏所謂兩相向外各四寸是

也辟領四寸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垂謂之闊中前之左

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肩而相對亦謂之闊中乃疏所謂闊中八寸是也此則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也

註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以塞前後之闊中也布一條縱長一尺六寸橫闊八寸

又綴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

寸處而塞其缺當脊之相並處此所謂加辟領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

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闊中與元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也夫下一半加於後之闊

中若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闊中也夕倍之而爲一尺六寸爲此所謂而又倍之者是也此

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也註又云凡用

布一丈四寸者衣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爲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爲針縫之

用然此即衣身與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反兩掛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袷此布何從出手曰衣領用布

闊八寸而長一尺六寸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之外更餘闊一尺四寸而長一尺六寸可

以分作三條施於給而適足無餘欠而長與以辟領爲適本用註疏又自謂衰那記文雖曉也通聽說以參之

既別用布以爲辟領文不言制領所用何布又不計之身衣領用布之散失之矣但知衣身八尺八寸之外衣

別用布一尺六寸以爲領凡用布共一丈四寸前文義不待辦而自明矣○又按衰服記及註云袂二尺二寸

緣衣身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袂使綴橫皆正方也衰服記又云袪尺二寸袪者袖口也袂二尺

二寸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也○又按衰服記云衣帶下尺緣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

相侵越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綴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則以腰

之闊快爲半所以挽裳上際而後緩而柱於其旁也○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齊經腰經闊九寸七寸之類

亦同○菅屨儀禮註菅禮菲履也家禮云履以粗麻爲之總當從儀禮爲正○儀禮妻爲夫妻爲君女子子存

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以家禮參致之儀禮小斂婦人髽于室以麻爲髽家禮小斂婦人用麻總擬髻爲

髻其制同儀禮婦人成服布總六寸謂出斬後所垂者六寸箭笄長尺家禮婦人成服頭笄竹短所謂布頭

帶即儀禮之布總也所謂竹釵即儀禮之箭笄也凡表服上口衰下曰裳儀禮婦人但言衰不言裳爲婦人不

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尺無杜夫裁如男子衰未知備負版辟領之制與否下如深衣未如裳用

十二幅與否此雖無文可明但衣身必二尺二寸袂必爲幅裳必上屬於衣裳旁兩幅必相連屬此所以衣不

用帶下尺裳旁不用杜也今於家禮則不用此制婦人用大袖長裙蓋頭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古

制此則未詳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帶腰帶也圍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卒哭文夫去麻帶服葛

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舊爲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其謹於絰帶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

人垂無絰帶之文當以禮絰爲止○喪服斬衰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疏曰

童子不杖此庶童子也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婦人不杖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禮皆有婦人杖又如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杖按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為喪主則亦杖矣愚按家禮用書儀服制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惟未得贊正○劉氏璋曰喪服之制前言已載惟裳制只未之詳按司馬溫公曰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為別其以八十縷為一升又衰裳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疏曰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裳內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內有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用布七幅幅當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為削幅則二七十四丈尺若不辟積其腰中自束身不得就故一幅布凡三處屬之又禮惟斬衰不緝餘衰皆緝之辟必外向前以別其吉服也○又按禮一皆按三家禮云斬衰苴杖竹也為父所以杖用竹者父是子之天竹圓亦象天內外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內外之痛又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為父亦經寒溫

而不改故用之也菅屨謂以菅草為屨毛傳云野菅也已漚為菅又云菅菲外納則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菲外納者外其飾向外納之也○黃氏瑞節曰先生長子塾卒以繼體服斬衰縷謂之加服倍謂之報服也

二曰齊衰三年

齊緝也其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緝其旁及下際冠以布為武及纓首經以無子麻為之大七寸餘本在左末繫本下布纓腰經大五寸餘絞帶以布為之而屈其右端尺餘杖以桐為之上圓下方婦人服同斬衰但布用次等麤與後皆從此其正服則子為母也士之庶子為其母同而為父後則降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為祖母若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為嫡子當為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為姑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為繼母也為慈母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繼母為長子也妾為君之長子也

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也為所後者之妻若子也○劉氏璋曰齊衰削杖桐也為母按三家禮云桐者言同也取內心悲痛同於父也以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外屈於天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於地也疏屨者粗屨也疏讀如不熟之疏草也斬衰重而言苴以見草體舉其惡貌齊衰輕而言疏疏舉草

之緦麻也不杖章言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緦麻輕又沒其纔號麻屨註云不用草○凡言杖者皆下本順其性也高下各齊其心其大小如腰經

杖期

服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嫡孫父卒祖在為祖母也其降服則為嫁母出母也其義服則為父卒繼母嫁而己從之者也夫為妻也子為父後則為出母嫁母無服繼母出則無服也

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為所後者之妻若子也祖父在嫡孫為祖母也按先生儀禮經傳據服膝修首一條已具齊衰三年下

不杖期

服制同上但不杖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為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也庶子之子為父之母而為祖後則不服也為伯叔父也為兄弟也為眾子男女也為兄弟之子也為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也婦人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也妾為其子也其加服則為嫡孫若曾玄孫當為後者也女適人者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也其降服則嫁母出母為其子子雖為父後猶服也妾為其父母也其義服則繼母嫁母為前夫之子從己者也為伯叔母也為夫兄弟之子也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之親者也妾為女君也妾為君之衆子舅姑為嫡婦也

楊氏復曰按不杖期註正服當添一條姊妹既嫁相為服也○其義服當添一條父母在則為妻不杖也○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此是不杖期大節曰何以不書也蓋此條在後凡男為人後者與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中故不見於此

五月

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為曾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

三月

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為高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其義服則繼父不同居者謂先同今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己有大功以上親者也其元不同居者則不服

楊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為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也

三曰大功九月

服制同上但用稍粗熟布無負版衰辟領首經五寸餘腰經四寸餘其正服則為從

父兄弟姊妹謂伯叔父之子也爲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爲衆子婦也爲兄弟子之婦也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也

揚氏復曰儀禮註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推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又按註疏釋衰負版辟領三者之義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衰負版辟領若此之類皆從後來議論之定者爲正○大功九月恐當準爲同母異父之昆弟也或曰爲外祖母也於先生儀禮經傳補服條修內母異父之昆弟本子游答公叔木之問以同父同母自服期今但同母而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蓋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若子夏答狄儀以爲齊衰則適矣故註疏家以大功爲是外祖母只據魯莊公爲齊王姬服大功檀弓或曰外祖母也今家禮以外祖父母爲小功正服前當以家禮爲正○劉氏垓孫曰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當有不爲服之禮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項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當行令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期服內不當是學今人齊衰用布大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當大麻布稍細著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要命之爲古者布帛精粗皆用并數所以說布帛精粗不中數才爲於市令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以倉參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耳

四曰小功五月

服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冠左縫首經四寸餘腰經三寸餘其正服則爲從祖祖父從祖祖姑謂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孫爲從祖父從祖姑謂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兄弟姊妹也爲從父兄弟之子也爲從祖兄弟姊妹謂從祖父之子所謂再從兄弟姊妹者也爲外祖父母謂母之父母也爲舅謂母之兄弟也爲甥也謂姊妹之子也爲從母謂母之姊妹也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也其義服則爲從祖祖母也爲夫兄弟之孫也爲從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子也爲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也女爲兄弟姪之妻已適人亦不降也爲娣姒婦謂兄弟之妻相名長婦謂次婦曰娣婦娣婦謂長婦曰姒婦也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死則不服也母出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也爲庶母慈己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也爲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婦其姑在則否也爲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兄弟也

揚氏復曰按儀禮補服條當增爲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也姑爲適婦不爲舅後者也諸侯爲婦孫之婦也

五曰緦麻三月

服制同上但用極細熟布首經三寸腰經二寸並用熟麻經亦如之其正服則爲族曾祖父族曾祖姑謂曾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父族祖姑謂族曾祖父之子也爲從父兄弟之孫也爲族父族姑謂族祖父之子也爲從祖兄弟之子也爲族兄弟姊妹謂族父之子所謂三從兄弟姊妹也爲曾孫玄孫也爲外孫也爲從母兄弟姊妹謂從母之子也爲外兄弟謂姑之子也爲內兄弟謂舅之子也其降服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而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也其義服則爲族曾祖母也爲夫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孫也爲族母也爲夫從祖兄弟之子也爲庶孫之婦也士爲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也爲乳母也爲婿也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即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也爲夫之曾祖高祖也爲夫之從祖祖父母也爲兄弟孫之婦也爲夫兄弟孫之婦也爲夫之從祖父母也爲從父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父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爲夫之外祖父母也爲夫之從母及舅也爲外孫婦也女爲姊妹之子婦也爲甥婦也

揚氏復曰當增爲同爨也爲朋友也爲改葬也大夫爲貴妾也士爲妾有子也按通典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故加麻三月皆曾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朋男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耶除邀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緦朋友麻又按儀禮補服條同葬謂以同居生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改葬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此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餘無服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麻服緦三月而除之謂葬時服之又按通典戴德云事緦麻具而葬葬而除雖子爲父妻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者也其餘親皆弔服緦王爲云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謂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也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大夫爲貴妾緦是別貴賤也○

劉氏垓孫曰。司馬公書儀。斬衰古制。而功緦又不古制。此却可疑。蓋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等。皆用縫緝。但功緦之經小耳。今人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意思。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竹欄。惟斬衰用不得

凡為殤服。以次降一等。

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也。

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

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凡婦為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凡妻為其私親則如衆人。司馬溫公曰。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返則期。既練而返則遂之。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

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乘樸馬布鞍。素轎布簾。

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言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凡遇功緦之喪。皆疏食終其月。此可為法。○問喪禮衰服之類。遂時換去。如葬後換葛衫。小祥後換練布之類。今之墨縗。可便於出入。而不合於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要出外治事。則只得服之。○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向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楊氏復曰。心喪三年。按儀禮父在為母期。註子於母雖為父屈而期。心喪猶

三年。唐前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喪。○禮記。師心喪三年。○今服制令。庶子為後者為其母緦。亦解官申心喪三年。○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申心喪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不杖期。亦解官申心喪三年。○嫡孫祖在為祖母齊衰杖期。雖期除。仍心喪三年。先生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立服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因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又伏先生此書。雖自儀禮中出。其於周家之法。未嘗遺也。前章所論為所生父母心喪。繫可見矣。五服年月之制。既已備載。亦式設一修。恐亦當補入今喪葬假寧格。非在職遭喪。期三十日。大功二十日。小功十五日。緦麻七日。降而緦服三日。無服之殤期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緦麻一日。葬。期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緦麻一日。除服。期三日。大功二日。小功緦麻一日。○在職遭喪。期七日。大功五日。小功緦麻三日。降而緦服之殤一日。本宗及同居無服之親之喪一日。改葬期以下親一日。私忌。在職非在職。祖父母父母並一日。遠事高曾同

朝夕哭奠 上食

朝奠

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牀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祝盥手焚香斟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

劉氏垓曰。凡奠用脯醢者。蓋古人家常有之。如無。別具饌數器亦可矣。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罩子。若暑月恐臭敗。則設饌如食頃去之。止留茶酒果屬。仍罩之。

食時上食

如朝奠儀。

夕奠

如朝奠儀。畢。主人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座。哭盡哀。

哭無時

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於喪次。

朔日則於朝奠設饌

饌用肉魚麪米食羹飯。各一器。禮如朝奠之儀。

問母喪朔祭子為主。朱子曰。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今以子為喪主。似未安。○高氏曰。若遇朔望節序。則具盛

饌其品物比朝夕奠差殺禮疏曰士則月望不殷奠惟朔奠而已○楊氏復曰按初喪立喪主條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今乃謂父在父爲主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二說不同何也蓋長子主喪以奉饋奠以子爲母喪恩重服重故也朔奠則父爲主者朔殷奠以尊者爲主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虞卒哭皆是殷祭故其夫主之亦謂父在父爲主也祔祭父爲主義與虞卒哭同

有新物則薦之 如上食儀

劉氏璋曰孝子之心事死如事生斯須不忘其親也如遇五穀百果一應新熟之物必以薦之如上奠儀凡靈座之間除金銀酒器之外盡用素器不用金銀錢飾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

弔奠賻

凡弔皆素服 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

問今弔人用樸烏此禮如何朱子曰此是玄冠以弔正與孔子所謂羔裘玄冠不以弔者相反

奠用香茶燭酒果 有狀或用食物則別爲文

賻用錢帛 有狀惟親友分厚者有之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每爲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酒食不必豐腆也

具刺通名 賓主皆有官則具門狀否則名紙題其陰面先使人通之與禮物俱入

入哭奠訖

乃弔而退 既通名喪家炷火燃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聽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并伸慰禮護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寬譬主人曰修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至聽事

茶湯而退主人以下止哭○若亡者官尊即云薨逝稍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即云奄棄榮養存亡俱無官即云色養若尊長拜賓禮亦同此惟其辭各如啓狀之式見卷末

司馬溫公曰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有哀戚之容若賓與亡者爲執友則入酹婦人非親戚與其子爲執友嘗升堂拜母者則不入酹凡弔及送喪者問其所乏分導營辦貧者爲之執紼負土之類毋擾及其飲食財貨可也○高氏曰既謂之奠而乃燒香酹酒則非奠矣世俗承習久矣非禮也○又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胡先生書儀曰若弔人是平交則答一拜展手答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弔人卑則側身避位候孝子哭次畢著即跪還須詳緩去就無令跪伏與孝子齊○楊氏復曰按握手張手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奠謂安置之奠焉則安置於神座前燒獻則徹去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傾少澆于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與此條所謂入酹跪酌似相牴牾蓋家禮乃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爲正詳見祭禮降神條○又曰按弔禮主人拜賓賓不答拜此何義也蓋弔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入拜賓以謝之此賓所以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跪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乃答拜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請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

聞喪　奔喪　治葬

始聞親喪哭 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又哭盡哀問故

易服 裂布爲四腳白布衫繩帶麻履

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辟害也

道中哀至則哭 哭避市邑喧繁之處○司馬溫公曰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過則止是飾詐之道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 家不在城郭望其鄉哭

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 初變服如初喪柩東西向坐哭盡哀又變服如大小斂亦如之

後四日成服 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 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

則此中設奠如儀變服亦以聞喪之第四日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爲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拜賓如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司馬溫公曰今人皆擇日舉哀凡悲哀之至在初聞喪即當哭之何暇擇日但法令有不得於州縣公廨舉哀之文則在官者當哭於僧舍其他皆哭於本家可也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散髮即行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再拜成服就位哭弔如儀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朔乃爲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扫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游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

愈於焚之哉○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窑○按古者葬地葬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主人既朝哭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穴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蓋注酒果脯醢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有臺架告者所盥其西無者執事者所盥也告者吉服入立於神位之前北向執事者在其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帨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于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版立於告者之左東向跪讀之曰維某年歲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姓名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訖復位告者再拜祝及執事者皆再拜徹出主人若歸則靈座前哭再拜後倣此司馬溫公曰莅卜或命筮者擇遠親或賓客爲之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註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素服者但徹去華采珠金之飾而已

遂穿壙司馬溫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者有鑿隧道旁穿土室而攢柩於其中者按古者惟天子得爲隧道其他皆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爲法其穿地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問今葬夫妻之位朱子曰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陳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時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

棺乃害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闊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腳手處此不可不知也此間墳墓山畔低卻故盜易入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封土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隆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今法令一品以上墳得高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李守約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墓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

作灰隔

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尺別用薄板為灰隔如椁之狀內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墻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墻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椁則無以容瀝青故為此制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而為全石螻蟻盜賊皆不得進也○程子曰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汙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者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求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

問槨外可用灰雜沙土否朱子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細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卻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禮壙中用生體之器久之必潰爛卻引蟲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其觀之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

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今反用漆如此堅密猶自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楊氏復曰先生答廖子晦曰所問葬法後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壙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即鋪沙灰四傍即用炭屑傍厚一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後碎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益堅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項嘗見繞淡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為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葬所親見故須令常在沙灰之外內面周密都無罅隙然後可以為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槨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然幾不失法意耳

刻誌石

用石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無官則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敘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妻夫無官則書夫之姓名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夫無官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其底敘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之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蓋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為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為掩之也

造明器

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準令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非陞朝官十五事

下帳

謂牀帳茵席椅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

苞

竹掩一以盛遣奠餘脯 劉氏璋曰既夕禮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註云用便易著謂其長難用載取三尺一道編之

筲

竹器五以盛五穀 司馬溫公曰今但以小甕貯五穀各五升可也○劉氏璋曰既夕禮筲三容與蓋同盛黍稷麥其實皆淪註云皆湛之以湯神之所享不用食之道所以為敬

甖 瓦器三以盛酒醯醢○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下俟實土及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按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

大轝 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爲之取其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床以載柩足高二寸考立兩柱柱外施圓枘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枘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常適平兩柱近上更爲方鑿加横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横杠横杠上施短杠短杠上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扎縛此皆切要實用不可闕者但如此制而以衣覆棺亦足以少華道路或更欲加飾則以竹爲之格以綵結之上如撮蕉亭施帷幔兩角垂流蘇而已然亦不可太高恐多罣礙不須大華徒爲觀美若道路遠決不可爲此重飾但多用油單衣柩以防雨水而已

○朱子曰其舊爲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檐延平先生以爲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

翣 以木爲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黼黻翣畫黻雲翣畫雲氣其緣皆爲雲氣皆畫以紫唯格

作主 程子曰作主用栗趺方四寸厚寸二分鑿之洞底以受主身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四分居前八分居後頷下陷中長六寸廣一寸深四分合之植於趺下齊竅其旁以通中圓徑四分居三寸六分之下下距趺面七寸二分以粉塗其前面○司馬溫公曰府君夫人共爲一櫝○按古者虞主用桑將祔而後易之以栗今於此便作栗主以從簡便或無栗止用木之堅者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制

程子曰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益損益損則不成矣○朱子曰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古制只不消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且如令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與古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總此不當作日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將

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揣酌於古禮未有考也今詳伊川主式書屬稱本註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之類如此則士庶可通用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圖以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然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亦不必屑屑然也得一書爲據足矣

遷柩　朝祖　奠　賻　陳器　祖奠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設饌如朝奠祝斟酒訖北面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俛伏興主人以下哭盡哀再拜蓋古有啓殯之奠令既不塗殯則其禮無所施又不可全無節文故爲此禮也

楊氏復曰古禮自啓殯至卒哭更有兩變服之節啓殯斬衰男子括髮婦人髽蓋小斂括髮髽今啓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節也此是一節今既不塗殯則亦不啓雖不更服可也古禮啓殯之後新衰男子免至奠卒哭皆免此又是一節開元禮主人及諸子皆去冠絰以邪布巾帕頭亦放古意家禮今皆不用何也司馬公曰自啓殯至于卒哭日數甚多若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袒免恐其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

奉柩朝于祖 將遷柩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衆主人輯杖立視祝以箱奉魂帛前行詣祠堂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旌次之役者舉柩次之主人以下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服各爲敘侍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右女居女左皆次主人主婦之後婦人皆蓋頭至祠堂前執事者先布席役者致柩於其上北首而出婦人去蓋頭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于柩西東向主人以下就位立哭盡哀止此禮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

楊氏復曰按儀禮朝祖正柩之後遷西始納載柩之車于階間即家禮所謂大舉也方其朝祖時又別有輁軸註云輁軸狀如長牀夫輁狀如長牀兩軌可承軸轉之以軸輴之以人故得以朝祖既正柩則用夷牀蓋朝祖時載柩用有輁軸正柩則有夷牀後世皆闕之今但使役者舉柩柩既重大如何可舉恐非謹重之一之意若但魂帛朝于祖失其遷柩朝祖之本意然當從儀禮別制輁軸以朝祖至於堂前正柩用夷牀北首祝帥執事

若設靈座及奠于柩西東向主人以下就位立哭盡哀止○輯歛也謂舉之不以挂地也○既夕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間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注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

遂遷于廳事 執事者設帷於廳事役者入婦人退避祝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男女哭從如前詣廳事執事者布席役者置柩于席上南首而出祝設靈座及奠于柩前南向主人以下就位坐哭藉以薦席

乃代哭 如未斂之前以至發引

親賓致奠賻 如初喪儀

陳器 方相在前狂夫爲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四品以上四目爲方相以下兩目爲魌頭次明器下帳苞筲罌以牀舁之次銘旌去跗執之次靈車以奉魂帛香火次大轝轝旁有翣使人執之○劉氏璋曰司馬温公書儀陳器篇內於下帳之下有曰上帳二字者註云有官則公服執笏襆頭無官則襴衫鞋履之類又大轝旁有翣貴賤有數庶人無之今書雖不書載姑附此亦備引用

日晡時設祖奠 饌如朝奠祝斟酒訖北向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俛伏興

餘如朝夕奠儀○司馬温公曰若柩自他所歸葬則行日但設朝奠哭而行至葬乃備此及下遣奠禮

遣奠

厥明遷柩就轝 轝夫納大轝於中庭脫柱上橫扃執事者徹祖奠祝北向跪告曰今遷柩就轝敢告遂遷靈座置傍側婦人退避召役夫遷柩就轝乃載施扃加楔以索維之令極牢實主人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於帷中載畢祝帥執事者遷靈座于柩前南向○司馬温公曰啓殯之日備布三尺以盥濯灰治之布爲之視御柩執此以指麾役者○劉氏璋曰儀禮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擖大昃日用侇衾註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敎之以敬於接神功布拂去柩上塵上幠覆之爲其形露也侇之言尸也侇衾覆尸之衾也

乃設遣奠 饌如朝奠有脯惟婦人不在奠畢執事者徹脯納苞中置舁牀上遂徹奠揚氏復曰高氏禮祝跪告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載謂升柩於轝也以新組左右束柩

於轝傍以橫木楔柩足兩旁使不動搖

祝奉魂帛升車焚香 別以箱盛主置帛後至是婦人乃蓋頭出帷降階立哭守舍者哭辭盡哀再拜而歸尊長則不拜

發引

柩行 方相等前導如陳器之敘 **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 如朝祖之敘出門則以白幕夾障之 **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 皆乘車馬親賓或先待於墓所或出郭哭拜辭歸 **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駐柩而奠** 如在家之儀 **塗中遇哀則哭** 若墓遠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朝夕哭奠食時上食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　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 在墓道西南向有倚卓 **親賓次** 在靈幄前十數步男東女西次北與靈幄相直皆南向 **婦人幄** 在靈幄後壙西 **方相至** 以戈擊壙四隅 **明器等至** 陳於壙東南北上 **靈車至** 祝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 **遂設奠而退** 酒果脯醢 **柩至** 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南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柩上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 主人諸丈夫立於壙東西向主婦諸婦女立於壙西幄內東向皆北上如在塗之儀 **賓客拜辭而歸** 主人拜之賓客拜 **乃窆** 先用木杠橫於灰隔之上乃用索四條穿柩底鐶不結而下之至杠上則抽索去之別摺細布若生絹兜柩底而下之更不抽出但截其餘棄之若柩無鐶即用索兜柩底兩頭放下至杠上乃去索用布如前大凡下柩最須詳審用力不可誤有傾墜動搖主人兄弟宜輟哭親臨視之已下再整柩衣銘旌令平正 **主人贈** 玄六纁四各長丈八尺主人奉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家貧或不能具此數則玄纁各一可也其餘金玉寶玩並不得入壙以為亡者之累 **加灰隔內外蓋** 先度灰隔大小制薄

板一片旁距四墻取令脗合至是加於柩上更以油灰彌之然後旋旋少灌瀝青於其上令其速凝即不透板約已厚三寸許乃加外蓋

實以灰 三物拌勻者居下炭末居上各倍於底及四旁之厚以酒灑而躡實之恐震柩中故未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耳

乃實土而漸築之 下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柩中

祠后土於墓左 如前儀祝版前同但云今為某官封謚窆茲幽宅神其後同

劉氏璋曰為父母形體在此故禮其神以安之

藏明器等 實土及半乃藏明器下帳苞筲甖於便房以版塞其門

下誌石 墓在平地則於壙內近南先布甎一重置石其上又以甎四圍之而覆其上若墓在山側峻處則於壙南數尺間掘地深四五尺依此法埋之

復實以土而堅築之 下土亦以尺許為準但須密杵堅築

題主 執事者設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硯筆墨對卓置盥盆帨巾如前主人立於其前北向祝盥手出主卧置卓上使善書者盥手西向立先題陷中父則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母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妣某封某氏神主旁亦如之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為號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以置其後炷香斟酒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跪讀之曰日子同前但云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止母喪稱哀子後放此凡有封謚皆稱之後皆放此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高氏曰觀木主之制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也宗子承家主祭行君之道諸子不得而抗焉故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詞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居于他國庶子無廟則望墓為壇以祭其祝詞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死則稱名不稱孝蓋古人重宗如此自宗子之法壞而人不知所自來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而有不相識者是豈教人尊祖收族之道哉

祝奉神主升車 魂帛箱在其後

執事者徹靈座遂行 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出

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 司馬溫公曰按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為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邪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然則不若不用之為愈也○今按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用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石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之誌蓋之刻云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碣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也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俗其誌文但可直敘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 其反如疑為親在彼哀至則哭

至家哭 望門即哭

祝奉神主入置于靈座 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并出魂帛箱置主後

主人以下哭于廳事 主人以下及門哭入升自西階哭于廳事婦人先入哭於堂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楊氏復曰按先生此言蓋謂古者反哭于廟反諸其所作謂親所行禮之處反諸其所養謂親所饋食之處皆指反哭于廟而言也先生家禮反哭于廳事婦人先入哭于堂又與古異者

後世廟制不立祔堂殯隍所謂廟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婦饋食亦在此堂也

遂詣靈座前哭盡哀止

有弔者拜之如初謂賓客之親密者既歸待反哭而復弔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家禮四

喪禮

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虞祭以安之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暇即略自澡潔可也

執事者陳器具饌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東盆有臺巾有架西者無之凡喪禮皆放此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瓶於靈座西南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上匕筯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內實酒于瓶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具饌如朝奠陳於堂門外之東

祝出神主于座主人以下皆入哭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爲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爲序侍者在後

降神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帨一人開酒實于注西面跪以注授主人主人跪受一人奉卓上盤盞東面跪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

祝進饌執事者佐之其設之敘如朝奠

初獻主人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反注於卓子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北向立主人跪執事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盞三祭於茅束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西向跪讀之前同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絜牲柔毛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饗祝興主人哭再拜復位哭止牲用豕則曰剛鬣不用牲則曰清酌庶羞祫合也欲其合於先祖也

亞獻主婦爲之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

終獻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爲之

禮如亞獻侑食執事者執注就添盞中酒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主人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他所如食間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牖戶如食間詳見後四時祭禮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祝進當門北向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點茶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斂主匣之置故處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埋魂帛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罷朝夕奠朝夕哭哀至哭如初遇柔日再虞乙丁己辛癸爲柔日其禮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祝出神主于座祝辭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爲異墓遠途中遇柔日則亦於所館行之若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爲剛日其禮如再虞惟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若墓遠亦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卒哭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唯更取井花水充玄酒質明祝出主同再虞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並同虞祭主人主婦進饌主人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如虞祭之設初獻並同虞祭惟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爲異祝辭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爲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按此云祖考謂亡者之祖考也朱子曰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蓋得禮意○楊氏復曰高氏禮祝進讀祝文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饗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虞祭惟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

席枕木楊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禫皆有受服蓋服以表哀哀漸殺則服漸輕然受服數更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哀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簡祔檀弓曰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註曰期而神之人情然殷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殷禮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器如卒哭唯陳之於祠堂堂狹即於廳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雜記曰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註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遞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

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胡氏詠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旁此當爲據楊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遞遷祖妣之說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哭盡哀止○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爲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註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若在他所則置于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啓櫝出主○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爲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敘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如前儀若喪主非宗子則惟喪主主婦以下還迎敘立若宗子自爲喪主則

敘立如虞祭之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餘並如虞祭之儀

參神在位者皆再拜參祖考妣降神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祝進饌並同虞祭初獻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但酌獻先詣祖考妣前日子前同卒哭祝版但云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若宗子自爲喪主則祝版同前但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若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偁若亡者於宗子爲卑幼則宗子不拜亞獻終獻若宗子自爲喪主則主婦爲亞獻親賓爲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爲亞獻主婦爲終獻並同卒哭及初獻儀惟不讀祝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但不哭祝奉主各還故處祝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之反于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盡哀止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若祭於他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遷徙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以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意○楊氏復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朞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倣此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主人率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率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

他皆如卒哭之禮設次陳練服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唯爲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

楊氏復曰按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絰負版辟領衰故家禮從書儀云小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帶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絰帶之文此爲踈略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爲正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之降神如卒哭三獻如卒哭之儀祝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侑食

闔門啓門辭神皆如卒哭之儀止朝夕哭惟朝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遭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敘拜始食菜果

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畢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大祥

再朞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設次陳禫服司馬溫公曰丈夫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未大祥間服以出謁者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皁白爲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告遷于祠堂以酒果告如朔日之儀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敘至祠堂前哭止**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李繼善問曰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於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告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

似爲得禮鄭氏周禮註大宗伯享先王與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楊氏復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于祠堂又按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遞遷蓋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遽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婉轉此爲得禮而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得祔廟爲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遷廟者正爲體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遽遷也況禮辨昭穆孫必祔祖凡合祭時孫常祔祖今以新主且祔於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告祭前一夕以爲告遷主畢乃題神主版明合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故並述其說以俟參考○高氏告祔遷祝文曰年月日孝曾孫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禫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司馬溫公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檀弓曰祥而縞註縞冠素紕也又曰禫徙月樂○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未爲當

前一月下旬卜日下旬之首擇來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珓珓盤子于其上西向主人禫服西向衆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熏珓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尚饗即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辭立於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句**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他如大祥之儀**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西階卓子上出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爲禫祭祥事爲禫事至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不哭

朱子曰處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

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凡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揚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徹

居喪雜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

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檀弓高子皐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之微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致賻奠狀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上　某人靈筵聊備　賻儀香茶酒食云奠儀伏惟歆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姓某狀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璋曰司馬公書儀云亡者官尊具書乃如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曰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謝狀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發謝書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伏蒙　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大官云薨沒特賜　賻儀賻奠隨事下誠平交不用此二字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餘並同前但封皮不用靈筵二字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此與所尊敬之儀如平交則狀內改尊慈為仁私賜為明去下誠字後云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云某人下云狀謹封

慰人父母亡疏慰嫡孫承重者同

某頓首再拜言降等止云頓首。平交但云頓首言不意凶變亡者官尊即云邦國不幸。後皆放此先某位無官即云先府君。有契即加幾丈於某位府君之上○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承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餘並同奄棄榮養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棄逝。母封至夫人者。亦云棄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承訃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平交云恭惟。降等云緬惟孝心純至。思慕號絕。何可堪居。日月流邁。遽踰旬朔經時即云已忽經時。已葬即云遽經襄奉。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哀痛奈何。罔極奈何。不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平交云何似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惟冀強加餰粥已葬則云疏食俯從禮制。其役事所縻在官即云職業有守未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未由奉慰。悲係增深謹奉

疏平交云狀伏惟鑒察平交以下去此四字不備。謹疏平交云不宣。謹狀月日具

位降等用郡望姓某疏上平交云狀其官大孝苦前。母亡即云至孝。平交以下云苦次

封皮疏上某官大孝苦前具位姓某謹封降等即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苦次。郡望姓名狀謹封。若慰人母亡。即云至孝

劉氏璋曰。裴儀云。父母亡日月遠云哀前。平交已下云哀次。劉儀云。百日內云苦次。百日外服次。如尊則稱苦前。服前。今從劉儀

重封疏上平交云狀其官具位姓某謹封

父母亡答人慰疏嫡孫承重者同

其稽顙再拜言降等云叩首去言字劉氏璋曰。劉儀某叩頭泣血言。按稽顙而後拜以頭觸地曰稽顙。三年之禮也。雖於平交降等者亦如此。但去言字。何則。古禮受弔必拜之。不問幼賤故也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云先妣。承重則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攀號擗踊。五內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隨時同前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即云偏罰罪深。父先亡則母與父同無望生全。即日蒙恩平交以下去此四字祗奉几筵。苟存視息。伏蒙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無任下誠平交云仰承仁恩。俯垂慰問。其爲哀感但切下懷。降等云特承慰問。哀感良深。○司馬溫公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不得已須至先發。即刪此四句未由號訴。不勝隕絕。謹奉疏降等云狀荒迷不次。謹疏降等云狀月日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姓名疏上

其位座前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

朱子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封皮重封並同前但改具位爲孫子

慰人祖父母亡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不意凶變子孫不用此句尊祖考某位奄忽違世祖母曰尊祖妣某封。無官封有契已見上○伯叔父母姑。即加尊字。兄姊弟妹加令字。降等皆加賢字。若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即加行第云幾某位。無官云幾府君。有契即加幾丈幾兄於某位府君之上。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令姊妹○妻則云賢閤某封。無封則但云賢閤○子即云伏承令子幾某位。姪孫並同。降等則曰賢。兼官者稱秀才承訃驚怛不能已已妻改怛爲悼。子孫但云不勝驚怛伏惟恭惟緬惟見前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可勝任伯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沉痛何可堪勝。○兄姊弟妹則云友愛加隆。○妻則云伉儷義重。悲悼沉痛○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悲慟沉痛。餘與伯叔父母姑同孟春猶寒溫寒

隨時不審尊體何似稍尊云動止何如降等云所履何似伏乞平交以下如前深自寬

抑以慰慈念其人無父母即但云遠誠連書不上平某事役所縻在官如前未由

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平交以下如前謹奉狀伏惟鑒察平交如前

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月日具位姓名狀上某位服前云服次平交

封皮重封同前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家門凶禍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家門不幸○妻云私家不幸○子姪孫云私門不幸○先

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幾伯叔父母○姑云幾家姑○兄姊云幾家兄幾家姊○弟妹云幾舍弟幾舍妹云妻云室人○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曰幼孫某奄忽棄背兄弟以下云喪逝○子姪孫云遽爾夭折痛苦摧裂不自勝堪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妻致摧

痛爲悲悴○子姪孫改悲悼爲悲念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

誠平交降等如前孟春猶寒寒溫隨時伏惟恭惟綸惟如前某位尊體起居萬

福平交不用起居降等但云動止萬福某即日侍奉無父母即不用此句幸免他苦未

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平交云陳謝不備平交如前謹狀月日

某郡姓名狀上某位座前謹空平交如前

封皮重封如前

劉氏璋曰司馬公云自伯叔父母以下令人多只用平時往來啓狀止於小簡中言之雖亦可行但裝儀舊有此式古人風義敦篤當如此不敢輕刪

祭禮

四時祭

司馬溫公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高氏曰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豕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爲羞也今人鮮用牲惟設庶羞而已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孟春下旬之首擇仲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主人盛服立於祠堂中門外西向兄弟立於主人之南少退北上子孫立於主人之後重行西向北上置卓子於主人之前設香爐香合珓玫及盥於其上主人搢笏焚香薰珓而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諏此歲事適其祖考尚饗即以珓擲於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卜中旬之日又不吉則不復卜而直用下旬之日既得日祝開中門主人以下北向立如朔望之位皆再拜主人升焚香再拜祝執詞跪于主人之左讀曰孝孫某特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卜既得吉敢告月下旬日則不言卜既得吉主人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主人以下復西向位執事者立于門西皆東面北上祝立于主人之右命執事者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有司具脩執事者應曰諾乃退

司馬溫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官者職業既繁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於事亦便也○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用卜日今閒却用二至二分祭是如何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司馬公云只用分至亦可

前期三日齊戒前期三日主人帥衆丈夫致齊于外主婦帥衆婦女致齊于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

司馬溫公曰主婦主人之妻也禮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長婦爲之若或自欲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於酒壺之北監視禮儀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劉氏璋曰祭義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以爲齊

者專致思於祭祀也

前一日設位陳器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及執事灑掃正寢洗拭倚卓務令蠲潔設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東各用一倚一卓而合之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東皆如高祖之位世各爲位不屬祔位皆於東序西向北上或兩序相向其尊者居西妻以下則於階下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及逐位前地上設酒架於東階上別置卓子於其東設酒注一酹酒盞一盤一受胙盤一匕一巾一茶合茶筅茶盞托鹽楪醋瓶於其上火爐湯瓶香匙火箸於西階上別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盥盤帨巾各二於阼階下之東其西者有臺架又設陳饌大牀於其東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

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祀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所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從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從也或謂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省牲滌器具饌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省牲莅殺主婦帥衆婦女背子滌濯祭器潔釜鼎具祭饌每位果六品蔬菜及脯醢各三品肉魚饅頭糕各一盤羹飯各一梳肝各一串肉各二串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爲貓犬蟲鼠所污

朱子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呂氏埭曰往者士大夫家婦女皆親滌祭器造祭饌以供祭祀近來婦女驕惰不肯親入庖廚雖家有使令之人效役亦須身親監視務令精潔按古禮有省牲陳祭器等儀令人祭其先祖未必皆殺牲司馬公祭儀用時蔬時果各五品膾生肉炙乾肉羹炒肉殽骨頭軒青獻白肉脯乾腊醢肉醬庶羞珍異之味麪食餅饅頭之類米食糍糕之類共不過十五品令先生品

饌與同者蓋恐一時不能辦集或家貧則隨鄉土所有惟蔬果肉麪米食數器亦可祭器簠簋籩豆鼎俎罍洗之類豈私家所有但用平日飲食之器務濯嚴潔竭其孝敬之心亦足矣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以下深衣及執事者俱詣祭所盥手設果楪於逐位卓子南端蔬菜脯醢相間次之設盞盤醋楪于北端盞西楪東匙筯居中設玄酒及酒各一瓶於架上玄酒其日取井花水充在酒之西熾炭于爐實水于瓶主婦背子炊煖祭饌皆令極熱以合盛出置東階下大牀上

質明奉主就位

主人以下各盛服盥手帨手詣祠堂前衆丈夫敘立如告日之儀主婦西階下北向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諸伯叔母諸姑繼之嫂及弟婦姊妹在主婦之左其長於主母主婦者皆少進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皆北向東上立定主人升自阼階搢笏焚香出笏告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妣某封某氏曾祖考某官府君曾祖妣某封某氏祖考某官府君祖妣某封某氏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告辭仲夏秋冬各隨其時祝考有無官爵

封諡皆如題主之文祔食諸親無後者及早世先亡者無即不言告訖搢笏斂櫝正位祔位各置一笥各以執事者一人捧之主人出笏前導主婦從後卑幼在後至正寢置于西階卓子上主人搢笏啓櫝奉諸考神主出就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亦如之其祔位則子弟一人奉之既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參神 主人以下敘立如祠堂之儀立定再拜若尊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爲得之蓋既奉主於其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必拜而肅之故參神宜居於前至灌則又所以爲將獻而親饗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於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爲拘

降神 主人升搢笏焚香出笏少退立執事者一人開酒取巾拭瓶口實酒于注一人取東階卓子上盤盞立于

主人之左一人執注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奉盤盞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之執注者亦跪斟酒于盞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灌于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擧奠抗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朱子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楊氏復曰此四條降神酹酒是盡傾三獻奠酒不當澆之於地家禮初獻取高祖妣盞祭之茅上者代神祭也禮祭酒少傾於地祭食於豆間皆代神祭也

進饌 主人升主婦從之執事者一人以盤奉魚肉一人以盤奉米麪食一人以盤奉羹飯從升至高祖位前主人搢笏奉肉奠于盤盞之南主婦奉麪食奠于肉西主人奉魚奠于醋楪之南主婦奉米食奠于魚東主人奉羹奠于醋楪之東主婦奉飯奠于盤盞之西主人出笏以次設諸正位使諸子弟婦女各設祔位皆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初獻 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執事者一人執酒注立于其右冬月即先煖之主人搢笏奉高祖考盤盞位前東向立執事者西向斟酒于盞主人奉之奠于故處次奉高祖妣盤盞亦如之出笏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二人奉高祖考妣盤盞立于主人之左右主人搢笏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高祖考盤盞右手取盞祭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反之故處受高祖妣盤盞亦如之出笏俛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于爐以楪盛之兄弟之長一人奉之奠于高祖考妣前匙筯之南祝取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曰維年歲月朔日子孝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高祖考某官府君高祖妣某封某氏氣序流易時維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慕敢以潔牲柔毛若用豕則曰剛鬣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尚饗畢興主人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每逐位讀祝畢即兄弟衆男之不爲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但不讀祝獻畢皆降復位執事者以他器徹酒及肝置盞故處○曾祖前稱孝曾孫考行稱孝子改不勝永慕爲昊天罔極○凡祔者伯叔祖父祔于高祖伯叔父祔于曾祖兄弟祔

于祖子孫祔于考餘皆倣此如本位無即不言以某親祔食○祖考無官及改夏秋冬字皆已見上

楊氏復曰司馬公書儀主人升自阼階詣酒注所西向立執事一人左手奉曾祖考酒盞右手奉曾祖妣酒盞一人奉祖考妣酒盞一人奉考妣酒盞皆如高祖考妣之次就主人所主人搢笏執注以次斟酒執事者奉之徐行反置故處主人出笏詣曾祖考妣神座前北向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酒盞立于主人之左一人奉曾祖妣酒盞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取曾祖考妣酒酹之授執事者盞反故奠乃讀祝此其禮與虞禮同家禮則主人升詣神位前主人奉祖考妣盤盞一人執注立于其右斟酒此則與虞禮異竊詳虞禮神位惟一時祭則神位多家禮主人升詣神位前奉盤盞位前東向立執事者斟酒主人奉之奠于故處次奉祖妣盤盞亦如之如此則禮嚴而意專若書儀則時祭與參祭同主人詣酒注卓子前執事者左右手奉兩盤盞則其禮不嚴主人執注盞斟諸神位酒則其意不專此家禮所以不用書儀之禮而又以義起之也

亞獻 主婦爲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

朱子曰祭禮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為亞獻弟婦為終獻○楊氏復曰按亞獻如初儀嗣州所列家禮云惟不祭酒于茅潮本所云不祭酒于茅是乎曰所謂祭酒于茅者為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為神祭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祭酒而後啐酒卒爵主婦亞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士賓特牲禮亦然凡三獻尸皆祭酒為神祭也鄉射大射獲者獻侯先右簡次中大左簡皆祭酒為後祭也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于茅潮本蓋或者以尊改之故與也本不可失之實

終獻 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為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侑食 主人升搢笏執注就斟諸位之酒皆滿立於香案之東南主婦升扱匙飯中西柄正筯立於香案之西南皆北向再拜降復位

闔門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即降簾可也主人立於門東西向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於門西東向衆婦女在其後如有尊長則少休於他所此所謂厭也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牖戶如食閒註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又曰祝聲三啓戶註聲者噫歆也今祭既無尸故須設此儀

啓門 祝聲三噫歆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其尊長先休於他所者亦入就位主人主婦奉茶分進于考妣之前祔位使諸子弟婦女進之

受胙 執事者設席于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祝詣高祖考前舉酒盤盞詣主人之右主人跪祝亦跪主人搢笏受盤盞祭酒啐酒祝取匙并盤抄取諸位之飯各少許奉以詣主人之左嘏于主人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于席前出笏俛伏興再拜搢笏跪受飯嘗之實于左袂掛袂于季指取酒卒飲執事者受盞自右置注旁受飯自左亦如之主人執笏俛伏興立於東階上西向祝立於西階上東向告利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降復位

劉氏璋曰韓魏公家祭云凡祭飲福受胙之禮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賓長幼分飲食之可也

辭神 主人以下皆再拜

納主 主人主婦皆升各奉主納于櫝主人以笏歛櫝奉歸祠堂如來儀

徹 主婦還監徹酒之在盞注他器中者皆入于瓶緘封之所謂福酒果蔬肉食並傳于燕器主婦監滌祭器而藏之

餕 是日主人監分祭胙品取少許置于合并酒皆封之遣僕執書歸胙於親友遂設席男女異處尊行自為一列南面自堂中東西分首若止一人則當中而坐其餘以次相對分東西向尊者一人先就坐衆男敘立世為一行以東為上皆再拜子弟之長者一人少進立執事者一人執注立于其右一人執盤盞立于其左獻者搢笏跪尊獻則僚若起立于婦則坐受注斟酒反注取盞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饗伏願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授執事者置于尊者之前長者出笏尊者舉酒畢長者俛伏興退復位與衆男皆再拜尊者命取注及長者之盞置于前自斟之祝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命執事者以次就位斟酒皆徧長者進跪受飲畢俛伏興退立衆男進揖退立飲長者與衆男皆再拜諸婦女獻女尊長于內如衆男之儀但不跪既畢乃就坐薦肉食諸婦女詣堂前獻男尊長壽男尊長酢之如儀衆男詣中堂獻女尊長壽女尊長酢之如儀乃就坐薦麪食內外執事者各獻內外尊長壽如儀而不酢立此酌在出肴徧侯皆若乃再拜退遂為米食然後泛行酒閒以祭饌酒饌不足則以他酒他饌益之將罷主人頒胙于外僕主婦頒胙于內執事者徧及微賤其日皆盡受者皆再拜乃徹席

楊氏復曰司馬溫公書儀曰○祭事既畢兄弟及賓遂相獻酬行無算爵所以因其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今亦取此儀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初祖 惟繼始祖之宗得祭 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

冬至祭始祖 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期三日齋戒 如時祭之儀

前期一日設位 主人衆丈夫深衣帥執事者灑掃祠堂滌濯器具設神位於堂中間北壁下設屏風於其後設食牀於其前

陳器 設火爐於堂中設次卓之具于東階上盥東又具在其前茶茅

以下並同時祭主婦眾婦女背子帥執事者滌濯祭器潔釜鼎具果楪六盤三杅六小盤三盞盤匙筯各二脂盤一酒注酹酒盤盞一受胙盤匙一○按此本合用古祭器今恐私家或不能辦且用今器以從簡便神位用蒲薦加草席席皆有緣或用素褥皆長五尺闊二尺有半屏風如枕屏之制足以圍席三面食牀以版爲面長五尺闊三尺餘四圍亦以版高一尺二寸二寸之下乃施版面皆黑漆

具饌 晡時殺牲主人親割毛血爲一盤首心肝肺爲一盤脂雜以蒿爲一盤皆腥之左胖不用右胖前足爲三段脊爲三段脅爲三條後足爲三段去近竅一節不用凡十二體飯米一杅置于一盤蔬果各六品切肝一小盤切肉一小盤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設玄酒瓶及酒瓶于架上酒注酹酒盤盞受胙盤匙各一於東階卓子上祝版及脂盤于西階卓子上匙筯各一於食牀北端之東西相去二尺五寸盤盞各一於筯西果在食牀南端蔬在其北毛血腥盤切肝肉皆陳於階下饌牀上米實階下炊具中十二體實烹具中以火爨而熟之盤一杅六置饌牀上

質明盛服

就位 如時祭儀

降神參神 主人盥升奉脂盤詣堂中爐前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有事于始祖考

始祖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燎脂于爐炭上俛伏興少退立再拜執事者開酒主人跪酹酒于茅上如時祭之儀

劉氏璋曰茅盤用瓷圓盂廣一尺錢或黑桼小盤截茅八寸餘作束束以紅立于盤內

進饌 主人升詣神位前執事者奉毛血腥肉以進主人受設之于蔬北西上執事者出熟肉置于盤奉以進主人受設之腥盤之東執事者以杅二盛飯杅二盛肉湆不和者又以杅二盛肉湆以菜者奉以進主人受設之飯在盞西大羹在盞東鉶羹在大羹東皆降復位

初獻 如時祭之儀但主人既俛伏興兄弟炙肝加鹽貫于小盤以從祝詞曰維年歲月朔日子孝孫姓名敢昭告于初祖考初祖妣今以中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絜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尚饗

亞獻 如時祭之儀但眾婦炙肉加鹽以從

終獻 如時祭及上儀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 並如時祭之儀

先祖 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立春祭先祖 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三日齋戒 如祭始祖之儀

前一日設位陳器 如祭初祖之儀但設祖考神位于堂中之西祖妣神位于堂中之東蔬果楪各十二大盤六小盤六餘並同

問祭禮立春云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遷位祭朱子曰本是一氣若祠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于大廟大廟便是舉祧之主皆在其中

具饌 如祭初祖之儀但毛血爲一盤首心爲一盤肝肺爲一盤脂蒿爲一盤切肝兩小盤切肉四小盤餘並同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如祭初祖之儀但每位匙筯各一盤盞各二置階下饌牀上餘並同

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 如祭始祖之儀但告詞改始爲先餘並同

進饌 如祭初祖之儀但先詣祖考位瘞毛血奉首心前足上二節脊三節後足上一節次詣祖妣位奉肝肺前足一節脊三節後足下一節餘並同

初獻 如祭初祖之儀但讀兩位各俛伏興當中少立兄弟炙肝兩小盤以從祝詞改初爲先中

冬陽至爲立春生物始並同

亞獻終獻 如祭初祖之儀但從炙肉各二小盤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 並如祭初祖儀

禰 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 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前一月下旬卜日 如時祭之儀惟告辭改孝孫爲孝子又改祖考妣爲考妣若母在則止云考而告于本龕之前祔並同

前三日齋戒

前一日設位陳器 如時祭之儀但止於正寢合設兩位於堂中之西上香案以下並同

具饌 如時祭之儀二分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如時祭之儀

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如時祭于正寢之儀但告詞云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 如時祭之儀但祝辭云孝子某官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府君妣某封某氏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感時追慕昊天罔極餘並同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

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並如時祭之儀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其生日祭之適値某生日在季秋

忌日

前一日齋戒如祭禰之儀設位如祭禰儀但止設一位陳器如祭禰之儀具饌如祭禰之饌一分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祭禰之儀質明主人以下變服禰則主人兄弟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祖以上則黲紗衫旁親則皂紗衫主婦特髻去飾白大衣淡黃帔餘人皆去華盛之服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問黲巾以何爲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楊氏復曰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祭禰之儀但告辭云今以某親某官府君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餘並同參神降神進饌初獻如祭禰之儀但祝辭云歲序遷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妣改不勝永慕爲昊天罔極親云諱日復臨不勝感愴若考妣則祝興主人以下哭盡哀餘並同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並如祭禰之儀但不受胙辭神納主徹並如祭禰之儀但不哭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于外

墓祭

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墓上每分如時祭之品更設魚肉米麵食各一大盤以祭后土厥明灑掃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詣墓所再拜奉行塋域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有草棘即用刀斧鉏斬芟夷灑掃訖復位再拜又除地於墓左以祭后土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於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參神降神初獻如家祭之儀但祝辭云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氣序流易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餘並同亞獻終獻並以子弟親朋薦之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四盤于席南端設盤盞匙筯于其北餘並同上降神參神三獻同上但祝辭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恭修歲事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辭神乃徹而退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卻出主於寢○祭祀之禮亦只得箇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嘗書戒子云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托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事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劉氏璋曰周元陽祭錄曰唐開元勑許寒食上墓同拜掃禮若拜掃非寒食則先期卜日古者宗子去他國無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即今之寒食上墓義或有憑依不卜日耳今或羈宦寓於他邦不及此時拜掃松檟氣寒食在家亦可祠祭○夫人死之後葬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然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上墓之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浸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皁隸庸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壟馬醫夏畦之鬼無有不受子孫追養者凡祭祀品味亦隨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情潔蠲極誠慤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時此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黃氏瑞節曰南軒張氏次司馬公張子程子三家之書爲冠昏喪祭禮五卷三家禮範參三家之說約

古今之宜，而大意隱然以宗法爲主不可以弗講也。然禮書之備者，儀禮經傳集解，亦朱子所撰次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二

律呂新書一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皇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

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卽肆其曾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擬取機要闡究精微

不爲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乎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仿佛季通於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

之管弦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陳之圖緖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

朱熹序

朱子曰蔡神與名發博學强記高蹈廟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季通生十年卽數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季通承厥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謨煥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矣○季通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聽說自

有按據○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劉文簡公論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西山眞氏曰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聘君以師事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遠旨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先生於經無不通嘗詔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沈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爲○黃瑞節曰按蔡氏祖子孫於斯文可知也而盛時遠引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西山先生辭聘不起九峯先生三十歲卽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九峯之子抗始擢進士第理宗齊括參政云○律呂書蓋朱蔡師弟子相與成之者朱子宗西山高云但用古書古語或注蹤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揺周盡學者一覽可得從容者也推

說之從違旁正之異同采盡載也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 以漢志解錯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筭法圍八百一十分分作九重每重得九分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今求圓積之數以徑三分四釐六毫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以開方不盡之數二毫八絲四忽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得八百一十分

朱子曰本原第一章圍徑之數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又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未說徑三分蓋不啻三分猶有奇也○曾蘄彭氏曰黃鍾律管有周有徑有面冪有空圍內積有從長如史記論律從長律歷志論從長及積東漢鄭氏注月令論冪東漢蔡氏月令章句論從長皆不易之論獨周徑之說漢以前俱無明文漢律歷志開端未竟東漢蔡氏始創爲徑三分之說晉孟氏以後諸儒續爲徑三分圍九分之說宋胡氏蔡氏又爲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之說然攷之古方圍周徑冪積率皆未有合當依東漢蔡氏所言徑三分以九章少廣內祖氏密率乘除止得空圍內面冪七分七釐奇乃少一分九十二釐奇空圍內積實止得六百三十六分奇乃少一百七十三分奇如此則黃鍾之管無乃太狹蓋黃鍾空積忽微若徑內差一忽即面冪及積所差忽數至多此東漢蔡氏之說所以不合也晉孟氏諸儒言徑三分圍九分又用徑一圍三之法雖是古率然古人大約以此圍田若以審冪推之徑一則圍三有奇假如徑七則圍當二十有二今依孟氏所言徑三分則圍長當九分四釐二毫一秒彊不但止於九分也若依九分圍長之數則徑當止有二分八釐六毫二秒六忽徑又不及三分也此晉孟氏諸儒之說所以不合也宋胡氏不主徑三圓九之說大意疑其管狹耳然所言徑長三分四釐六毫圍長十分三釐八毫亦周徑一圍三之毫若依所言三分四釐六毫徑當得圍長十分八釐七毫六秒二忽强不但止於十分三釐八毫也若依十分三釐八毫圍長之數則徑止得三分三釐奇又不及三分四釐六毫也此宋胡氏之說所以不合也宋蔡氏說徑圍分數與胡氏同至於筭法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開方除之求徑又以徑相乘以管長乘之用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求冪積今姑依其說以九方分平置留又三分益一以三方分割置於九方分之外如此[illegible]共積十二方分其從積可得三分四釐六毫得不盡二毫八絲四忽的如蔡氏之說但依此徑以審率相乘則空圍內面冪不但止得九方分乃得九方分零四十釐六十毫五十七秒十四忽奇空圍內積實不但止得八百一十分乃得八百四十六分五百四十五釐一百四十二秒六百忽奇如此則黃鍾之管無乃太大細考之方內之圓所占者不止四分三圍外之方所當退者又不及四分一以此知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乃盡加實是筭家大約之法此宋蔡氏之說所以又不能以盡合也今欲求黃鍾律管從長周徑冪積的實定數者須依蔡氏多截管候氣之說又以祖氏冲之密率乘除方可蓋祖冲之乃古今筭家之最而蔡氏多截管候氣之說實得造律本意其說有前人未發者今宜依此說先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短或長長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爲一管參以此諸管埋地中候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卽取其管而計之知此管合於造化自然非人力可爲卽以此管分作

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於十之數乃以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能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圜中容八百一十分即十分管長空圜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圜中容九分凡求度事每由此乃以比管面空圍中所容九分以平方冪法推之知一分有百積坐有百毫毫有百秒秒有百忽積面計之一平方分通有面冪一萬萬忽九平方分通有面冪九萬萬忽乃以此九萬萬忽依算經少廣章所載宋祖冲之密率乘除得圜周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圍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內一忽冪如別通得面冪九平方分也既以周徑相乘復得面冪如此則黃鐘之積與長及空圜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冪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則空圜內當有九立方分深九十分管計九寸則空圜內當有八百一十立方分此即黃鐘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造化無不相合此筭法所以成也算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別為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為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十分之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面冪與夫空圜內積自然無不蕃體精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積忽與秒不容不然

黃鐘之實第二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鐘分定

子一　黃鐘之律　丑三　為絲法
寅九　為寸數　卯二十七　為毫法
辰八十一　為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為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為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為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為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為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為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之實

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為黃鐘之律寅為九寸辰為八十一分午為七百二十九釐申為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為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

亥為黃鐘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為釐卯之二十七為毫丑之三為絲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為黃鐘蓋黃鐘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

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
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
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或問筭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朱子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

黃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
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
一絲　一爲三忽

按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筭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筭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

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習軒吳氏曰。子一分者，數起子得一也。丑三分二者，三其法為三分，兩其實為二也。寅九分八者，三其法為九分，兩其實為八也。以下生者倍其實，以上生者四其實也。其法以子析為三分，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丑於三分之中得其二，為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積六寸為林鐘，是黃鐘之實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也。以子一析為九分，每分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寅於九分之中得其八，為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為太簇，此林鐘之實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自卯而下放此。○黃瑞節曰：其上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丨如子一分丑三分是也。於下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下如二八十六是也。其上為黃鐘全數，其下為損益相生之數。○此損益數即下章十二律實數。吳氏算法全藏圖類，今舉二律起例附此。○子為陽辰，黃鐘當位自得也。丑為未衝，林鐘以未而居其居其衝也。他放此。衝一作衡。餘義後辨詳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鐘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筭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

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五十六 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 筭餘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彊不用

按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朱子曰自黃鐘至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鐘之宮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鐘爲變宮時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其餘宮亦放此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假令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二爲宮。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八十一。三分宮損一得五百口口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爲徵。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五十四。三分徵益一得六百七十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四爲商。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七十二。三分商損一得四百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六爲羽。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四十八。三分羽益一得五百九十七萬一千九百六十八爲角。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之得六十四。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六小分　變徵聲五十六八小分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之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之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有十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一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

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變律朱書 半聲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 黃鍾宮
六月 林鍾宮 黃鍾徵
正月 太簇宮 林鍾徵 黃鍾商
八月 南呂宮 太簇徵 林鍾商 黃鍾羽
三月 姑洗宮 南呂徵 太簇商 林鍾羽 黃鍾角
十月 應鍾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簇羽 林鍾角 黃鍾變宮
五月 蕤賓宮 應鍾徵 姑洗商 南呂羽 太簇角 林鍾變宮 黃鍾變徵
十二月 大呂宮 蕤賓徵 應鍾商 姑洗羽 南呂角 太簇[illegible] 林鍾[illegible]
七月 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鍾羽 姑洗角 南呂[illegible] 太簇變徵
二月 夾鍾宮 夷則徵 大呂商 蕤賓羽 應鍾角 姑洗[illegible] 南呂[illegible]
九月 無射宮 夾鍾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鍾[illegible] 姑洗變徵
四月 仲呂宮 無射徵 夾鍾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illegible] 應鍾[illegible]
黃鍾變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鍾羽 夷則角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林鍾變 仲呂商 無射羽 夾鍾角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太簇變 仲呂羽 無射角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南呂變 仲呂角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姑洗變 仲呂變宮 [illegible]變徵
應鍾變 仲呂變徵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為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或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黃鍾宮	無射商	夷則角	仲呂徵	夾鍾羽	大呂宮	應鍾商	南呂角
宮	黃 正	無 正	夷 正	仲 正	夾 正	大 正	應 正	南 正
商	大 正	黃 半變	無 正	林 變	仲 正	夾 正	大 半	應 正
角	姑 正	太 半變	黃 半變	南 變	林 變	仲 正	夾 半	大 半
變徵	蕤 正	姑 半變	太 半變	應 變	南 變	林 變	仲 半	夾 半
徵	林 正	仲 半	夾 半	黃 半變	無 正	夷 正	蕤 半	姑 半
羽	南 正	林 半變	[illegible]	太 半變	黃 半變	無 正	夷 半	蕤 半
變宮	應 正	南 半變	[illegible] 半變	[illegible] 半變	[illegible] 半變	[illegible] 半變	無 半	夷 [illegible]

蕤賓徵	姑洗羽	太簇宮	黄鐘商	無射角	林鐘徵	仲呂羽	夾鐘宮	大呂商	應鐘角
蕤正	姑正	太正	黄正	無正	林正	仲正	夾正	大正	應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大正	黄半變	南正	林[illegible]	仲正	夾正	大半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太半變	應正	南[illegible]	林[illegible]	仲正	夾半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半變	大半	應[illegible]	南[illegible]	林[illegible]	仲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正	仲[illegible]	太半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蕤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半變	姑半	太半變	黄半變	無正	夷半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半變	蕤半	姑半變	太半變	黄半變	無半

夷則徵	蕤賓羽	姑洗宮	太簇商	黄鐘角	南呂徵	林鐘羽	仲呂宮	夾鐘商	大呂角
夷正	蕤正	姑正	太正	黄正	南正	林正	仲正	夾正	大正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太正	應正	南正	林[illegible]	仲正	夾正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大半	應正	南[illegible]	林[illegible]	仲正
太半變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蕤正	夾半	大半	應[illegible]	南[illegible]	林[illegible]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正	姑半	太半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蕤半	姑半	太半變	黄半變	無正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夷半	蕤半	姑半變	太半變	黄半變

無射徵	夷則羽	蕤賓宮	姑洗商	太簇角	應鐘徵	南呂羽	林鐘宮	仲呂商	夾鐘角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太正	應正	南正	林正	仲正	夾正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illegible]	仲正
太半變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蕤正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illegible]	林[illegible]
姑半變	太半變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illegible]	南[illegible]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蕤半	姑半	太半	黄半變	無正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夷半	蕤半	姑半	太半變	黄半變
南半變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大半	無半	夷半	蕤半	姑半變	太半變

黄鐘徵	無射羽	夷則宮	蕤賓商	姑洗角	大呂徵	應鐘羽	南呂宮	林鐘商	仲呂角
黄正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大正	應正	南正	林正	仲正
太正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蕤正	夾正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illegible]
姑正	太半變	黄半變	無正	夷正	仲正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illegible]
蕤正	姑半變	太半變	黄半變	無正	林[illegible]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illegible]
林正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夷正	蕤半	姑半	太半	黄半變
南正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大半	無正	夷半	蕤半	姑半	太半變
應正	南半變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黄半變	無半	夷半	蕤半	姑半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半	夾半	仲半
夾鍾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鍾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按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黃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朱子曰。律呂有十二箇。用時只使七箇。若更插一聲便拗了。○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

上生夾鐘其餘皆然○旋相為宮若到應鐘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樂家大率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如應鐘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以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能相應也○若以黃鐘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且以黃鐘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故袁黃鐘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鐘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鐘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鐘本律以避陵慢沈存中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按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為君嚴猛之應其升降之數在冬至則黃鐘九寸。升五分一釐三毫 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升三分七釐六毫 雨水則太簇八寸。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 春分則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升三分三釐七毫三絲 穀雨則姑洗七寸一分。升四分□□五毫四絲三忽 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升三分□□三毫四絲六忽 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升二分八釐 大暑則林鐘六寸。升三分三釐四毫 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升二分五釐五毫 秋分則南呂五寸三分。升三分□□四毫一絲 霜降則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升二分二釐四毫八絲 小雪則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為尤彊在呂為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魯齋彭氏曰。西山蔡氏所述禮記月令章句蔡邕說也。如邕所云則是為十二月律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月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故云內庳外高。黃鐘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向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書云以河內葭莩為灰宜陽金門山竹為管。能氏云。灰實律管以羅穀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矣。又長樂陳氏曰。候氣之法造室三重各啓門為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揚子所謂九閉之中也。蓋布緹縵室中上圓下方

（依辰位埋律管使其端與地齊而以灋紗覆之中秋白露降採葭莩爲灰加管端以候氣至灰去爲氣所動者灰散爲物所動者灰聚今採諸說具圖云）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數始於一終於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度之成在律之後度之數在律之前故律之長短圍徑以度之寸分之數而定焉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十升爲斗（百龠也積十六萬二千分）十斗爲斛（二千龠千合百升也積一百六十二萬分）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爲斤（三十二龠三百八十四銖也）三十斤爲鈞（九百六十龠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四百八十兩也）四鈞爲石（三千八百四十龠四萬六千八十銖一萬九千二百兩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三

律呂新書二

律呂證辨

造律第一

班固漢前志曰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黄鍾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劉昭漢後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鍾爲宫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爲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國朝會要曰古者黄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黄鍾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按此皆范蜀公之說○河南程氏曰黄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攷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横渠張氏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黄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黄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黄鍾之宫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黄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黄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内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黄鍾之法焉如是而

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

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

司馬遷律書

本文	改正
黃鐘八寸七分一宮	八寸十分一
林鐘五寸七分四角	五寸十分四
太簇七寸七分二商	七寸十分二
南呂四寸七分八徵	四寸十分八
姑洗六寸七分四羽	六寸十分四
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四寸二分三分二
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	五寸六分三分二強四百八十六
大呂七寸四分三分一	七寸五分三分二強四百□□五
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五寸□□三分二弱二百一十六
夾鐘六寸一分三分一	六寸七分三分一強一百九十八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	四寸四分三分二強六百□□二
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五寸九分三分二強五百八十一

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記不同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為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

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為法如歷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全分七百二十九為三分一一千四百五十八為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為強少者為弱列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鐘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為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荀勗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時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分一為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為

八十一分。今以十為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為九十分。亦以十為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同也 其黃鐘下有宮太簇下有商姑洗下有羽林鐘下有角南呂下有徵字音志論律書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商見通達者是也仲呂下有徵夷生則下有商應鐘下有羽字三者未詳亦疑後人誤增也下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即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為商姑洗七寸為羽林鐘六寸為角南呂五寸為徵黃鐘九寸為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

漢志曰。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

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 孟康曰。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 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 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數也。圍九分。終天數也 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六數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也 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三百六十分 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 孟康曰。太簇長八寸。圍八分。為積六百四十分也

按漢志以黃鐘林鐘太簇三律之長自相乘又因之以十也。黃鐘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又以十因之為八百一十。林鐘長六寸六六三十六。又以十因之為三百六十。太簇長八寸八八六十四。又以十因之為六百四十。黃鐘應曆一統林鐘當期之日。太簇應六十四卦。皆倚數配合為說而已。獨黃鐘云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蓋黃鐘十其廣之分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故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其數與此相合。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分則其周徑可以數起矣。即胡安定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者是也。孟康不審乃謂

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蓋未之致也

後漢鄭康成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 孔穎達疏曰。諸律雖短長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 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已正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鐘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餘皆稍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韋昭周語註曰。黃鐘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按鄭康成月令註云凡律空圍九分。蔡邕銅龠銘亦云

空圍九分。蓋空圍中廣九分也。東都之亂樂律散亡。邕之時未亂當親見之又曉解律呂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孟康韋昭之時漢斛雖在而律不存矣。康昭等不通律呂故康云黃鐘林鐘太簇圍徑各異昭云黃鐘徑三分皆無足怪者。隋氏之失豈康昭等有以啓之與不知而作宜聖人所深戒也

魏徵隋志曰開皇元年平陳後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攷古律度合依時代制律其黃鐘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自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數云

晉前尺黃鐘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黃鐘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黃鐘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漢官尺黃鐘容九百三十九

古銀錯題黃鐘龠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鐵尺黃鐘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七

後魏前尺黃鐘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後周玉尺黃鐘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後魏中尺黃鐘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後魏後尺黃鐘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東魏尺黃鐘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鐵尺律黃鐘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虛

按梁表尺三律與宋氏尺二律容受不同史謂作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虛則當時制作之跡亦可見矣晉前尺律黃鐘止容八百八黍者失在於徑三分也古銀錯與玉尺玉斗合玉斗之容受與晉前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不甚相遠但玉尺律徑不及三分故其律遂長而尺長於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蓋自漢魏而下造律竟不能成而度之長短量之容受權衡之輕重皆戾於古大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本朝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鐘之龠則黃鐘之龠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

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使爲堅證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按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鍾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衡權章

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又漢斛銘文云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嘉量之法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

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鍾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自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爲圍之謬其後韋昭之徒遂皆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爲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樂雖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襲皆不能覺獨胡安定以爲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權衡皆與古不合又不知變律

之法但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遷就林鍾已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以夷則南呂爲徑三分圍九分無射爲徑二分八釐圍八分四釐應鍾爲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爲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非人之所能爲也今其律之空圍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亦可惜也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黃鍾之實第三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宫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律

按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爲黃鍾之大數卽此置一而九三之以爲寸法者其術一也夫置一而九三

之既爲寸法則七三之爲分法五三之爲釐法三三之爲毫法一三之爲絲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葢已於生鍾分內默具律寸分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葢數之自然也顧自淮南太史公之後卽無識其意者如京房之六十律雖亦用此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然乃謂不盈寸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分者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爲强弱不知黃鍾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則其奇零無時而能盡雖泛以强弱該之而卒無以

見强弱之爲幾何則其數之精微固有不可得而紀者矣。至於杜佑胡瑗范蜀公等則又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爲之法。故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爲法固不可以見分釐毫絲之實胡范則止用八百一十分乃是以積實生量之數爲律之長而其因乘之法亦用十數故其餘筭亦皆棄而不錄。蓋非有意於棄之實其重分累析至於無數之可紀。故有所不得而錄耳。夫自絲以下雖非目力之所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筭之差則法於此而遂變。不以約十爲九之法分之。則有終不可得而齊者。故淮南太史公之書其論此也已詳特房等有不察耳司馬貞史記索隱注黃鐘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漢書云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此則古人論律以九分爲寸之明驗也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

呂氏春秋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

○淮南子曰。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按呂氏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律書生鐘分

子一分　丑三分二　寅九分八　卯二十七分十六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按此即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數。其分字以上者皆黃

鍾之全數數（子律數寅寸數辰分數午釐數申毫數戌絲數其丑卯巳未酉亥則三分律寸分釐毫絲之法也）其分字以下者諸律所取於黃鍾長短之數也（假令子一分則一爲九寸是黃鍾之全數丑三分二則一爲三寸三三如九亦是黃鍾之九寸二分取其二故林鍾得六寸寅九分八則一爲一寸亦是黃鍾之九寸九分取其八故太簇得八寸）其上下相生之數則晉志所謂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丑爲林鍾卯爲南呂巳爲應鍾未爲大呂酉爲夾鍾亥爲仲呂）大呂夾鍾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相應其寸分釐毫絲皆積九以爲法

詳見上章

漢前志曰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律書曰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假令黃鍾九寸下生則倍其實爲一尺八寸三其法乃爲六寸而得林鍾林鍾六寸上生則四其實爲二尺四寸三其法乃爲八寸而得太簇他皆倣此）○漢後志曰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圜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

和聲第五

漢前志曰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

按黃鍾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鍾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唯杜佑通典再生黃鍾之法爲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杜佑說見下條）

漢後志京房六十律

黃鍾　子　黃鍾生林鍾　未

林鍾生太簇　寅

太簇生南呂酉　南呂生姑洗辰　姑洗生應鐘亥
應鐘生蕤賓午　蕤賓生大呂丑　大呂生夷則申
夷則生夾鐘卯　夾鐘生無射戌　無射生仲呂巳
仲呂生執始子　執始生去滅未　去滅生時息寅
時息生結躬酉　結躬生變虞辰　變虞生遲內亥
遲內生盛變午　盛變生分否丑　分否生解形申
解形生開時卯　開時生閉掩戌　閉掩生南中巳
南中生丙盛子　丙盛生安度未　安度生屈齊寅
屈齊生歸期酉　歸期生路時辰　路時生未育亥
未育生離宮午　離宮生凌陰丑　凌陰生去南申

去南生族嘉卯　族嘉生鄰齊戌　鄰齊生內負巳
內負生分動子　分動生歸嘉未　歸嘉生隨時寅
隨時生未卯酉　未卯生形始辰　形始生遲時亥
遲時生制時午　制時生少出丑　少出生分積申
分積生爭南卯　爭南生期保戌　期保生物應巳
物應生質末子　質末生否與未　否與生形晉寅
形晉生惟汙酉　惟汙生依行辰　依行生包育亥
包育生謙待未　謙待生未知寅　未知生白呂酉
白呂生南授辰　南授生分烏亥　分烏生南事午

按世之論律者皆以十二律爲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鐘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筭或棄或增。夫仲呂上生不成黃鐘京房之見則是矣。至於轉生四十八律則是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而亦無所用也況律學微妙其生數立法正在毫釐秒忽之間。今乃以不盡之筭不容損益。遂或棄之或增之則其畸零贅剩之積亦不得爲此律矣。又依行在辰上生包育編於黃鐘之次乃是隔九。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每律統五律。蕤賓應鐘每律統四律。

大呂夾鐘仲呂夷則無射每律統三律。三五不周多寡不例。其與反生黃鐘相去五十百步之間耳。意者房之所傳出于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爲六十。故其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者不可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鐘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鐘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鐘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

杜佑通典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

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則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無射為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仲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仲呂為宮則十二律内全無所取何者仲呂為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依京房書仲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成韻而崇乃以仲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

按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其論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商徵皆濁於宮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又謂仲呂為宮則十二律内全無所取尤為的切。然仲儒所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為宮包育為徵果成音曲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為黃鍾而不知變至於六則數窮不生。雖或增或棄成就使然之數強生餘律亦無所用也

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鍾始黃鍾之管九寸三分損益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法。又制十二鍾以准十二律之正聲。又鳧氏為鍾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律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為子聲之鍾。其為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半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

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鍾。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為子聲之律

按此說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為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

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閒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其詳見於前篇之八章

五聲小大之次第六

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五聲十二律起於黃鍾之數）黃鍾之管以九寸為法。（度其中氣。明其陽數之極）故用九自乘為管絲之數。（九九八十一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為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則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以為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為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其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為羽。故羽數四十八也）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則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則得六十四以為角。故角數六十四也）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按宮聲之數八十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通典所謂以下十一辰。辰各五聲。其為宮為商之法亦如之者是也。夫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陵犯。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為五十四在黃鍾為徵。在夾鍾為角。在仲呂為商者。其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蓋亦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鍾。黃鍾又自林鍾再生太簇。皆為變律。已非黃鍾太簇之清聲耳。胡安定知其如此。故於四清聲皆小其圍徑。則黃鍾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鍾二聲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皆以次小其圍徑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則亦不成樂矣。若李照蜀公止用十二律。則又全然不知此理者也。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蜀公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則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陵犯乎。晉荀勗之笛。梁武帝之通。亦不知此而有作者也

變宮變徵第七

春秋左氏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漢前志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淮南子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通典注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按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六十調第八

周禮曰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按此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只有宮角徵羽四聲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或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太簇爲徵則林鍾爲宮應鍾爲羽則太簇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

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鄭氏注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孔氏疏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太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

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仲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仲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仲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太蔟為角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淮南子曰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之道也

按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為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孜矣

候氣第九

後漢志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隋志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日別而月異也今十二月於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于篇名曰律譜其略云漢興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以為水德寔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浸微蒼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以為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源至于元帝自曉音律郎

官京房亦達其妙。於後劉歆典領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至于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爲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人栖誠學算祖暅問律於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爲太常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並以聞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斯以後律又飛灰。侯景之亂臣兄喜於太樂得之。後陳宣帝詔荊州爲質俄遇梁元帝敗喜沒於周適欲上聞陳武帝崩遂以十二管衍爲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太建乃與均鍾器合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於黍之縱橫古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也

度量權衡第十

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爲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爲度尺也。以爲度者以爲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矣。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說文曰人手却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咫尺尋常仞皆以人體爲法又曰婦人手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曰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淮南子曰。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說苑曰度量權衡以粟生之一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易緯通卦驗以十馬尾爲一分○孫子筭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氂。十氂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漢前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房庶云得古本漢書一黍字下有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今本漢書闕之）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

按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論律圓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爲徑三分之說。苟徑

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有竒與千二百黍之廣狹不相通矣房庶不知徑三分之為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説范蜀公又從而信之其過益又甚矣

隋志十五等尺

一周尺（前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為晉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皆應梁武鐘律緯云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按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為近古蓋漢去古未遠古之律度量權衡猶在也故班氏所志無諸家異同之論王莽之制作雖不足據然律度量衡當不敢變於古也自董卓之亂而樂律散亡故杜夔之律圍徑差小而尺因以長荀勗雖定此尺然其樂聲高急不知當時律之圍徑又果何如也後周以玉斗生律玉斗之容受則近古矣然當時以斗制律圍徑不及三分其尺遂長於此尺一寸五分八釐意者後世尺度之差皆由律圍徑之誤也今司馬公所傳此尺者出於王莽之法錢蓋丁度所奏高若訥所定者也雖其年代久遠輪郭不無消鑠然其大約當尚近之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元以求之古之律呂者於此當有考而不可忽也○二晉田父玉尺（梁法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釐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己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鐘律緯稱從上相傳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周尺東昏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鐘有昔題刻迺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訓定最為詳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曰通又依新尺為笛以命古鐘　按此兩尺長短近同○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竒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　按此即祖暅所筭造銅圭影表者也○四漢官尺（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蕭吉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

廟下得玉律度爲此尺傳暢晉諸公讚云荀勗新造鐘律時人並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爲神解此兩尺長短近同○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實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 按劉徽九章註云此尺長於王莽斛尺四分五釐然即其斛分以二千龠約之知其律止容七百二十分六釐六毫六絲有奇則其徑爲三分三釐弱爾然則其斛分數與王莽斛分雖不同而其容受多寡相去未懸遠也○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蕭吉云晉氏江東所用○七後魏

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周市尺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未用玉尺之前雖用此等尺○十東後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魏史律歷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大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鐘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

所制故遂典脩金石迄武定未有論律者○十一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從上相承有銅龠一以銀錯題其銘見制律篇中 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龠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盧景宣長孫紹遠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後因脩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爲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與蔡邕古龠同 按銅龠玉斗二者當是古之嘉量當時據斗造尺但以容受乘除求之然自魏而下論律者多惑於三分之徑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容受析之爲一十一萬八百分有奇

一斗許二百龠以二百約之得五百五十四分有奇爲一龠之分以算法攷之其徑不及三分故其尺律遂長然權量與聲尚相依近也唐之度量權衡與玉斗相符即此尺爾○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開皇初調鐘律尺及平陳後調鐘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制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略相依近當由人間常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衆謹尋

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鐘律。幷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黍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鄕。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愼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龠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軌。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爲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

久議不決。既平陳。上以江東樂爲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爲市尺。 按此即本朝和峴所用影表尺也。平陳以後。蓋用此尺。范蜀公以爲即今大府帛尺。誤矣○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今大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鍾律當鐵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鍾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按萬寶常之律。與祖孝孫相近。然亦皆徑三分之法也○十四。雜尺。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十五。梁朝俗間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按十五等尺。其間多無所取證。所以存而不刪者。要見諸代之不同。多由於累黍及圍徑之誤也

五代王朴準尺。比漢前尺一尺二分見丁度表○本朝和峴用景表石尺。比漢前尺一尺六分見丁度表

太府布帛尺。李照尺 比漢前尺一尺三寸五分見溫公圖○阮逸胡瑗尺。橫累一百黍比太府布帛尺七寸八分六釐。與景表尺同。見胡瑗樂義○鄧保信尺。縱累百黍短於太府尺九分。長於胡瑗尺九分五釐。見鄧保信奏議○大晟樂尺。徽宗皇帝指三節爲三寸長於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峴尺一寸八分弱。阮逸胡瑗尺一寸七分。短於鄧保信尺三分。太府帛尺四分。見大晟樂書

仁宗景祐三年丁度等詳定黍尺鍾律。丁度等言鄧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爲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闊推以筭法類皆差舛不同周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黄鍾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區鬴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改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鍾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

叅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孫崇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　又詔丁度等詳定太府寺并鄧保信阮逸胡瑗所制四尺度等言漢志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先儒訓解經籍多

引以爲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叅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爲晉之前尺。前史稱其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以晉之前尺爲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矣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代曠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實重八

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錢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圍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叅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

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攷正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璞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謹攷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

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寺○周禮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鄭氏注曰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可舉也重一鈞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

按周鬴容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爲一千三十六寸八分嘗攷漢斛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蓋方尺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故羃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攷周家八寸十寸皆爲尺范蜀公曰周鬴方尺者八寸之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圜其外庣其旁則羃一百三寸六分八釐深十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八分與漢斛同法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千寸又云圜其外者爲之脣二說皆非是方鄭氏之世漢斛尚在豈偶不及見歟抑鄭氏以爲周鬴之制異於漢斛歟

漢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

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之宮始於黃鍾而反覆焉○隋志載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圜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寸爲深

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祖沖之以圓率攷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按斛銘文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圜其外。循四角而規圜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也。庣旁九釐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百六十二寸者。方尺冪百寸。圜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者。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

寸冪百六十二寸。爲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也。漢志止言旁有庣焉。不言九釐五毫者。數猶有未足也。祖沖之所筭云少一釐四毫有奇是也。胡安定之法。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律是也。范蜀公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寸。其律非也。蜀公滅千徑三分之說。遂生圓分之法。自古筭法無所謂圓分也。圜其外以爲之脣。與安定之深一尺六寸二分。蜀公之深一尺二寸五分。其制皆非也。律之圍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鐘之龠亦無由可得其實。自漢以下律之所以不成者。其失皆此之由也。

淮南子曰。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歲。故四鈞爲石。○漢前志曰。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有十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隋

開皇中以古斗三升爲一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以一尺二寸爲一尺。大業中依復古法。○大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升合。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至武延秀爲太常卿。以爲奇玩。以律與古玉尺玉斗升合獻焉。開元十七年。將攷宗廟樂。有司請出之。勑唯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銅稱二。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臀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大唐貞觀十年歲次玄枵月旅應鐘。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勑脩定。稱盤銘云。大唐貞觀稱。同律度權衡。匣上有

朱溱題稱尺二字尺亡其跡猶存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一斛一稱是文收總章年所造斛正圓而小與稱相符也

按萬寶常之樂當時以爲近前漢之樂則是隋代漢律管雖亡而樂聲猶在也魏延陵得玉律當時以漢律較之所謂黃鍾乃當太蔟蕭宗之時不應更有漢律蓋律之聲調耳張文收所定度量衡權與玉斗相符者卽此聲也夫後周玉斗意者必古之嘉量但無寸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容受求除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眞多惑於徑三分之說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旣小

其律必長律長則尺亦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黃鍾之管止徑二分七釐七毫有奇圍八分一釐有奇羃五分五釐四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夫容受同則量與權當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依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惑於三分之徑聲與器始皆失之矣好古博雅君子於此蓋不能無憾焉朱子曰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極分明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史記所載甚略却是要緊處如說律數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生之却生變律國語有七聲之說但韋昭解得無理會杜佑通典所筭分數極精蓋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胡安定與阮逸李照輩不合作宗以成

安定阮逸樂書今天下名山又藏之意思甚好司馬公與范蜀公議又不合司馬比范又低諸公於通典皆似未曾看只如沈存中筆談所致器數甚精亦似未曾看筆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今世人無曉音律只憑器論造谷文紛紛如此是故季通之書諸儒莫能及也〇廖子晦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鳳鳴而生六律六呂之序然則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疇同功況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圓生矩繩直準平至於定四時與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學者詎可忽而不講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四

洪範皇極內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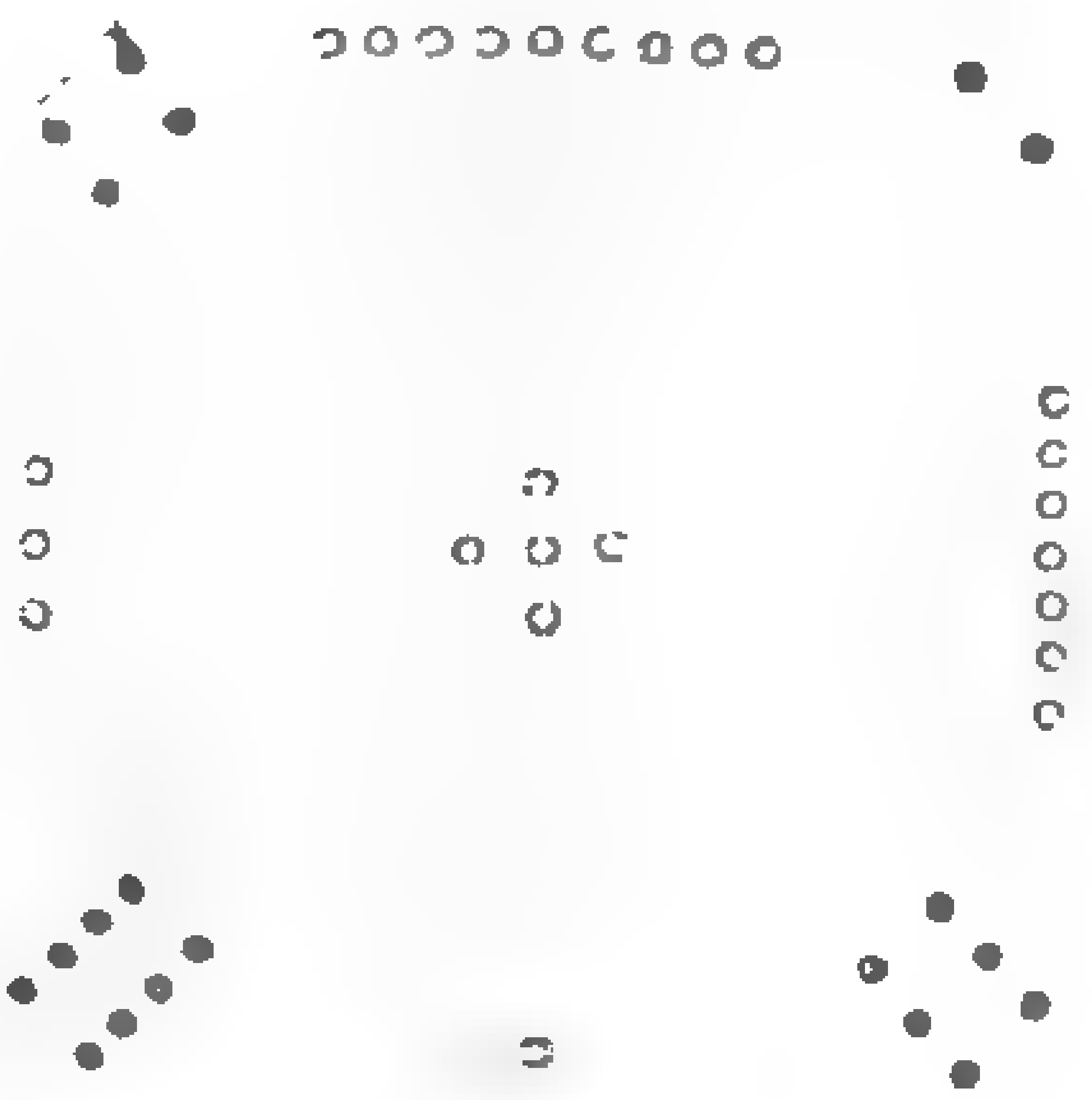
九峯蔡氏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

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黃氏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眞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洪範皇極圖

洛書



卷二十四 三

九九圓數圖

卷二十四 四

九九方數圖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九九行數圖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一 立春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一

三二 春分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立夏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夏至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立秋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秋分
七八
七九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立冬
八九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	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〇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〇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上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信而已天者明而信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信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信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信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沖漠無眹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

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隤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刑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窒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窒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耶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耶長者盛而消者衰耶進者利而退者鈍耶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失得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淸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逆順醜姸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合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

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蓍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於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幾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而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

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者奇而止者偶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數者彝倫之敘也無敘則彝倫斁矣苴知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情性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喜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歟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歟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於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竅動靜之微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於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於無無極而太極也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爲之

先天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閒大本太始復往無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花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窮焉

洪範皇極內篇中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敍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太玄是也）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書是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

於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象以耦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

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究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三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歲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奇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偶者也變之偶

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偶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于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今之因革莫不於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

二九十八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

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宮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偕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

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燥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先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

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干十二爲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干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

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閏數者天地之閏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

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

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

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大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曰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暘爲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緼雜揉闔闢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其德以順而成金之從革其德因制而成自然之理也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律書曰庚伏曰伐焉律書曰蜀伐土居其中因時致旺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月令增置土行雜曰中央土敘繫於夏月之後是以土生於火矣二季皆一行而夏之三月獨二行也近代以一歲之日而五分之行各七十有二日以辰戌丑未爲上寄旺之月之方似矣然猶未免刻舟之固是豈足語造化之微也哉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梏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尚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曰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沖者形之始也中者沿之極也用者物之窒也終者事之閉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閑也戒者智之刑也中者信之完也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終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有終吉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

原之一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

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合大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一一者以乘數然而言之九九八十一也八十一其八十一而六千

五百六十一也六千五百六十一其六千五百六十一而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也餘倣此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粲然於天地之間矣

洪範皇極內篇下

渾淪之間兆眹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政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

數也分天爲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illegible]北極[illegible]度東方曰蒼天其星亢氐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北方曰玄天其星牛女虛危室西北曰幽天其星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參井南方曰炎天其星鬼柳星張翼東南曰陽天其星翼軫角亢四十有五度[illegible]別地爲九州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方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

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制人爲九行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九品任官正一品從正二品從正三品從正四品從正五品從正六品從正七品從正八品從正九品從[illegible]外官各降一等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並給職田京官諸司及部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九井均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九族睦俗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遠以議達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九禮辨分[illegible]九變成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八陣制兵八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有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軸各二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為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居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以八為法八八六十四而軍制備矣用八而不用九所以藏其用也

九刑禁姦九刑曰大辟曰宮曰刖曰劓曰墨曰流曰鞭曰扑曰贖

九寸為律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

一十分子一丑三寅九卯二十七辰八十一巳二百四十三午七百二十九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申六千五百六十一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戌五萬九千○○四十九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蓋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黃鍾十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

九分造歷以律起曆故統元日法八十一蓋元始黃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

九筮稽疑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九章命算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圜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賦斂財賄有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九府立圜法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illegible]謂均而通也

九服辨邦國王畿之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九命位邦國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九儀命邦國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享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

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享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享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九法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九伐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營國九里

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數之度也孔子曰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其重百黍為一銖千二百黍為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黃鍾為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為五行六為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禾麥曰草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汞曰銀曰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淵水曰井水曰雨水曰瀦渠曰陂澤曰湖海水之物也曰鯀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鰍火之物也曰雞曰雉曰鳳曰鷹隼曰燕雀曰蛾蠓土之物也曰蟾蜍曰蠶曰人曰蜘蛛曰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獅曰毛蟲水之物也曰獮曰鷺曰龜曰蝦曰蚌曰螺木之器也曰蔬器門

篋曰琴瑟曰規曰笄飾曰耒耜曰網罟火之器也曰登器桴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檻棹曰履蹻土之器也曰腹器筐筥曰圭璧曰量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方器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校水之器也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準曰鏡燧曰研推曰刷囿逆順者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爲徵召爲科名爲赦宥爲婚姻爲產孕爲財帛火爲燕集爲朝覲爲文書爲言語爲歌舞爲燈燭土爲工役爲脩當爲盟約爲田宅爲福壽爲墳墓金爲賜予爲按察爲更革爲軍旅爲錢貨爲刑法水爲交易爲遷移爲征行爲酒食爲田獵爲祭祀

逆而凶者木爲捏扤爲驚憂爲醜惡爲壓墜爲夭折爲產死火爲公訟爲顛狂爲口舌爲炎炙爲災焚爲震爆土爲反覆爲欺詐爲離散爲貧窮爲疾病爲死亡金爲征役爲罷免爲責降爲爭鬭爲傷損爲殺戮水爲盜賊爲囚獄爲徒流爲淫亂爲呪咀爲浸溺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著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於扐兩奇爲一(初揲三一再揲三三)兩偶爲二(初揲二四再揲二二)奇偶爲三(初揲四三再揲二一)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爲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十二木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若四陽刻三陰刻二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橫四縱者九也橫者二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用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于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寓不親欵或是攖雜而不純承平之世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摯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十五

洪範皇極內篇二

天台謝氏[illegible]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爲易，書爲範。易以象，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而不知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禹，其數不傳。於是有以數爲象，而奇零無用矣；於是有以象爲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種用，卦與疇，象與數相因爲用，固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峯先生廣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傳，著皇極內篇，與大易並行。寡兩之而求其數矣，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放之無外，卷之無內，囊消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綱舉而條列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果偫依吝莫不粲然具見於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爲微，以禮義爲舉，因占設數，即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凡所以揭天理，叙民彝，植世建極，人愆者，雖不與易同象，而未嘗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者，事所以得失，皆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嗚呼！窮神知化，獨立物表，未易言也。九峯先生其庶是幾。不然，特不知而作，爲元包，爲洞極，爲潛虛，程子謂有之如所隨無之，雖所闢矣，其何以闢範數陋易參綱前古之開文，垂將來之大法乎？事數本疑，釋數未矯，尚不能無後於提之君子，是則稱有追做焉耳。

皇極內篇數總名

原　潛
守　信
直　蒙
閑　須
厲　成
沖　振
祈　常
柔　易
親　華
見　獲
從　交
育　壯
興　欣
舒　比
開　晉
公　益
章　盈
錫　靡
庶　決

豫中過寡戾昧用翕迅除

外伏疑飾虛損卻遠懼弱

疾分牧賓堅報戎養勝壬

競訟實危華止結遇因固

移　墮

終

今列八十一圖于后

原 一之一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 數曰。原。誠之原也。幾。[illegible]之善也。君子見幾有[illegible]慶也

吉	元	吉	咎	吉	祥	吉	吝	吉	平	吉	悔	吉	灾	吉	休	吉	凶
咎	吉	咎	咎	咎	祥	咎	吝	咎	平	咎	悔	咎	灾	咎	休	咎	凶
祥	吉	祥	咎	祥	祥	祥	吝	祥	平	祥	悔	祥	灾	祥	休	祥	凶
吝	吉	吝	咎	吝	祥	吝	吝	吝	平	吝	悔	吝	灾	吝	休	吝	凶
平	吉	平	咎	平	祥	平	吝	平	平	平	悔	平	灾	平	休	平	凶
悔	吉	悔	咎	悔	祥	悔	吝	悔	平	悔	悔	悔	灾	悔	休	悔	凶
灾	吉	灾	咎	灾	祥	灾	吝	灾	平	灾	悔	灾	灾	灾	休	灾	凶
休	吉	休	咎	休	祥	休	吝	休	平	休	悔	休	灾	休	休	休	凶
凶	吉	凶	咎	凶	祥	凶	吝	凶	平	凶	悔	凶	灾	凶	休	凶	大

潛 一之二

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 數曰以下無註

吝	吉	吝	咎	吝	祥	吝	吝	吝	平	吝	悔	吝	灾	吝	休	吝	凶
吉	元	吉	咎	吉	祥	吉	吝	吉	平	吉	悔	吉	灾	吉	休	吉	凶
咎	吉	咎	咎	咎	祥	咎	吝	咎	平	咎	悔	咎	灾	咎	休	咎	凶
灾	吉	灾	咎	灾	祥	灾	吝	灾	平	灾	悔	灾	灾	灾	休	灾	凶
平	吉	平	咎	平	祥	平	吝	平	平	平	悔	平	灾	平	休	平	凶
祥	吉	祥	咎	祥	祥	祥	吝	祥	平	祥	悔	祥	灾	祥	休	祥	凶
休	吉	休	咎	休	祥	休	吝	休	平	休	悔	休	灾	休	休	休	凶
凶	吉	凶	咎	凶	祥	凶	吝	凶	平	凶	悔	凶	灾	凶	休	凶	大
悔	吉	悔	咎	悔	祥	悔	吝	悔	平	悔	悔	悔	灾	悔	休	悔	凶

守 一之三

守居正吉不利有攸往

灾	吉	灾	咎	灾	祥	灾	吝	灾	平	灾	悔	灾	灾	灾	休	灾	凶
吝	吉	吝	咎	吝	祥	吝	吝	吝	平	吝	悔	吝	灾	吝	休	吝	凶
吉	元	吉	咎	吉	祥	吉	吝	吉	平	吉	悔	吉	灾	吉	休	吉	凶
休	吉	休	咎	休	祥	休	吝	休	平	休	悔	休	灾	休	休	休	凶
平	吉	平	咎	平	祥	平	吝	平	平	平	悔	平	灾	平	休	平	凶
咎	吉	咎	咎	咎	祥	咎	吝	咎	平	咎	悔	咎	灾	咎	休	咎	凶
凶	吉	凶	咎	凶	祥	凶	吝	凶	平	凶	悔	凶	灾	凶	休	凶	大
悔	吉	悔	咎	悔	祥	悔	吝	悔	平	悔	悔	悔	灾	悔	休	悔	凶
祥	吉	祥	咎	祥	祥	祥	吝	祥	平	祥	悔	祥	灾	祥	休	祥	凶

信 一之四

信中實有孚利祭祀

咎	吉	咎	咎	咎	祥	咎	吝	咎	平	咎	悔	咎	灾	咎	休	咎	凶
祥	吉	祥	咎	祥	祥	祥	吝	祥	平	祥	悔	祥	灾	祥	休	祥	凶
悔	吉	悔	咎	悔	祥	悔	吝	悔	平	悔	悔	悔	灾	悔	休	悔	凶
吉	元	吉	咎	吉	祥	吉	吝	吉	平	吉	悔	吉	灾	吉	休	吉	凶
平	吉	平	咎	平	祥	平	吝	平	平	平	悔	平	灾	平	休	平	凶
凶	吉	凶	咎	凶	祥	凶	吝	凶	平	凶	悔	凶	灾	凶	休	凶	大
吝	吉	吝	咎	吝	祥	吝	吝	吝	平	吝	悔	吝	灾	吝	休	吝	凶
灾	吉	灾	咎	灾	祥	灾	吝	灾	平	灾	悔	灾	灾	灾	休	灾	凶
休	吉	休	咎	休	祥	休	吝	休	平	休	悔	休	灾	休	休	休	凶

直有事勿事敬之吉正凶利見大人

直 一之五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吉元吉咎吉祥吉吝吉平吉悔吉灾吉休吉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蒙小事吉內明外蒙迫則凶利教學

蒙 一之六

休吉休咎休祥休吝休平休悔休灾休休休凶
灾吉灾咎灾祥灾吝灾平灾悔灾灾灾休灾凶
吝吉吝咎吝祥吝吝吝平吝悔吝灾吝休吝凶
凶吉凶咎凶祥凶吝凶平凶悔凶灾凶休凶大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吉元吉咎吉祥吉吝吉平吉悔吉灾吉休吉凶
悔吉悔咎悔祥悔吝悔平悔悔悔灾悔休悔凶
祥吉祥咎祥祥祥吝祥平祥悔祥灾祥休祥凶
咎吉咎咎咎祥咎吝咎平咎悔咎灾咎休咎凶

閑厲利禦寇勿越勿逐

閑 一之七

祥吉祥咎祥祥祥吝祥平祥悔祥灾祥休祥凶
悔吉悔咎悔祥悔吝悔平悔悔悔灾悔休悔凶
凶吉凶咎凶祥凶吝凶平凶悔凶灾凶休凶大
咎吉咎咎咎祥咎吝咎平咎悔咎灾咎休咎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休吉休咎休祥休吝休平休悔休灾休休休凶
吉元吉咎吉祥吉吝吉平吉悔吉灾吉休吉凶
吝吉吝咎吝祥吝吝吝平吝悔吝灾吝休吝凶
灾吉灾咎灾祥灾吝灾平灾悔灾灾灾休灾凶

須有孚未明不利微行中正有慶

須 一之八

悔吉悔咎悔祥悔吝悔平悔悔悔灾悔休悔凶
凶吉凶咎凶祥凶吝凶平凶悔凶灾凶休凶大
休吉休咎休祥休吝休平休悔休灾休休休凶
祥吉祥咎祥祥祥吝祥平祥悔祥灾祥休祥凶
平吉平咎平祥平吝平平平悔平灾平休平凶
灾吉灾咎灾祥灾吝灾平灾悔灾灾灾休灾凶
咎吉咎咎咎祥咎吝咎平咎悔咎灾咎休咎凶
吉元吉咎吉祥吉吝吉平吉悔吉灾吉休吉凶
吝吉吝咎吝祥吝吝吝平吝悔吝灾吝休吝凶

厲 一之八

厲征鳥厲疾無初有終吉

[illegible]

成 二之一

成正惠有終吉不利有攸往勿首事□成凶

[illegible]

冲 二之二

冲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國以寧無不利

[illegible]

振 二之三

振宣布文德率作怠慢不□凶

[illegible]

祈 二之四

祈：求而往無不利，祭祀吉

咎	吝	咎	吉	咎	咎	咎	災	咎	平	咎	祥	咎	休	咎	凶	咎	悔
祥	吝	祥	吉	祥	咎	祥	災	祥	平	祥	祥	祥	休	祥	凶	祥	悔
悔	吝	悔	吉	悔	咎	悔	災	悔	平	悔	祥	悔	休	悔	凶	悔	悔
吉	吝	吉	元	吉	咎	吉	災	吉	平	吉	祥	吉	休	吉	凶	吉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凶	吝	凶	吉	凶	咎	凶	災	凶	平	凶	祥	凶	休	凶	大	凶	悔
吝	吝	吝	吉	吝	咎	吝	災	吝	平	吝	祥	吝	休	吝	凶	吝	悔
災	吝	災	吉	災	咎	災	災	災	平	災	祥	災	休	災	凶	災	悔
休	吝	休	吉	休	咎	休	災	休	平	休	祥	休	休	休	凶	休	悔

常 二之五

常：元亨，利不息之貞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吉	吝	吉	元	吉	咎	吉	災	吉	平	吉	祥	吉	休	吉	凶	吉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之	平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柔 二之六

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

休	吝	休	吉	休	咎	休	災	休	平	休	祥	休	休	休	凶	休	悔
災	吝	災	吉	災	咎	災	災	災	平	災	祥	災	休	災	凶	災	悔
吝	吝	吝	吉	吝	咎	吝	災	吝	平	吝	祥	吝	休	吝	凶	吝	悔
凶	吝	凶	吉	凶	咎	凶	災	凶	平	凶	祥	凶	休	凶	大	凶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吉	吝	吉	元	吉	咎	吉	災	吉	平	吉	祥	吉	休	吉	凶	吉	悔
悔	吝	悔	吉	悔	咎	悔	災	悔	平	悔	祥	悔	休	悔	凶	悔	悔
祥	吝	祥	吉	祥	咎	祥	災	祥	平	祥	祥	祥	休	祥	凶	祥	悔
咎	吝	咎	吉	咎	咎	咎	災	咎	平	咎	祥	咎	休	咎	凶	咎	悔

易 二之七

易：百物順生，庶事順成，平易近民，難險凶，不利涉大川

祥	吝	祥	吉	祥	咎	祥	災	祥	平	祥	祥	祥	休	祥	凶	祥	悔
悔	吝	悔	吉	悔	咎	悔	災	悔	平	悔	祥	悔	休	悔	凶	悔	悔
凶	吝	凶	吉	凶	咎	凶	災	凶	平	凶	祥	凶	休	凶	大	凶	悔
咎	吝	咎	吉	咎	咎	咎	災	咎	平	咎	祥	咎	休	咎	凶	咎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休	吝	休	吉	休	咎	休	災	休	平	休	祥	休	休	休	凶	休	悔
吉	吝	吉	元	吉	咎	吉	災	吉	平	吉	祥	吉	休	吉	凶	吉	悔
吝	吝	吝	吉	吝	咎	吝	災	吝	平	吝	祥	吝	休	吝	凶	吝	悔
災	吝	災	吉	災	咎	災	災	災	平	災	祥	災	休	災	凶	災	悔

親 二之八

親。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睦而家道亨

悔	吝	悔	吉	悔	咎	悔	災	悔	平	悔	祥	悔	休	悔	凶	悔	悔
凶	吝	凶	吉	凶	咎	凶	災	凶	平	凶	祥	凶	休	凶	太	凶	悔
休	吝	休	吉	休	咎	休	災	休	平	休	祥	休	休	休	凶	休	悔
祥	吝	祥	吉	祥	咎	祥	災	祥	平	祥	祥	祥	休	祥	凶	祥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災	吝	災	吉	災	咎	災	災	災	平	災	祥	災	休	災	凶	災	悔
咎	吝	咎	吉	咎	咎	咎	災	咎	平	咎	祥	咎	休	咎	凶	咎	悔
吉	吝	吉	元	吉	咎	吉	災	吉	平	吉	祥	吉	休	吉	凶	吉	悔
吝	吝	吝	吉	吝	咎	吝	災	吝	平	吝	祥	吝	休	吝	凶	吝	悔

華 二之九

華。文明以正。利有攸行。不利折從。木道乃行

凶	吝	凶	吉	凶	咎	凶	災	凶	平	凶	祥	凶	休	凶	大	凶	悔
休	吝	休	吉	休	咎	休	災	休	平	休	祥	休	休	休	凶	休	悔
災	吝	災	吉	災	咎	災	災	災	平	災	祥	災	休	災	凶	災	悔
悔	吝	悔	吉	悔	咎	悔	災	悔	平	悔	祥	悔	休	悔	凶	悔	悔
平	吝	平	吉	平	咎	平	災	平	平	平	祥	平	休	平	凶	平	悔
吝	吝	吝	吉	吝	咎	吝	災	吝	平	吝	祥	吝	休	吝	凶	吝	悔
祥	吝	祥	吉	祥	咎	祥	災	祥	平	祥	祥	祥	休	祥	凶	祥	悔
咎	吝	咎	吉	咎	咎	咎	災	咎	平	咎	祥	咎	休	咎	凶	咎	悔
吉	吝	吉	元	吉	咎	吉	災	吉	平	吉	祥	吉	休	吉	凶	吉	悔

見 三之一

見。一氣既信。百有著形。睟面盎背。德潤厥身。隱慝凶

吉	災	吉	吝	吉	元	吉	休	吉	平	吉	咎	吉	凶	吉	悔	吉	祥
咎	災	咎	吝	咎	吉	咎	休	咎	平	咎	咎	咎	凶	咎	悔	咎	祥
祥	災	祥	吝	祥	吉	祥	休	祥	平	祥	咎	祥	凶	祥	悔	祥	祥
吝	災	吝	吝	吝	吉	吝	休	吝	平	吝	咎	吝	凶	吝	悔	吝	祥
平	災	平	吝	平	吉	平	休	平	平	平	咎	平	凶	平	悔	平	祥
悔	災	悔	吝	悔	吉	悔	休	悔	平	悔	咎	悔	凶	悔	悔	悔	祥
災	災	災	吝	災	吉	災	休	災	平	災	咎	災	凶	災	悔	災	祥
休	災	休	吝	休	吉	休	休	休	平	休	咎	休	凶	休	悔	休	祥
凶	災	凶	吝	凶	吉	凶	休	凶	平	凶	咎	凶	大	凶	悔	凶	祥

獲 三之二

獲。氣質形色。皆天有得。君子遷善。小人革面。縱逸凶

吝	災	吝	吝	吝	吉	吝	休	吝	平	吝	咎	吝	凶	吝	悔	吝	祥
吉	災	吉	吝	吉	元	吉	休	吉	平	吉	咎	吉	凶	吉	悔	吉	祥
咎	災	咎	吝	咎	吉	咎	休	咎	平	咎	咎	咎	凶	咎	悔	咎	祥
災	災	災	吝	災	吉	災	休	災	平	災	咎	災	凶	災	悔	災	祥
平	災	平	吝	平	吉	平	休	平	平	平	咎	平	凶	平	悔	平	祥
祥	災	祥	吝	祥	吉	祥	休	祥	平	祥	咎	祥	凶	祥	悔	祥	祥
休	災	休	吝	休	吉	休	休	休	平	休	咎	休	凶	休	悔	休	祥
凶	災	凶	吝	凶	吉	凶	休	凶	平	凶	咎	凶	大	凶	悔	凶	祥
悔	災	悔	吝	悔	吉	悔	休	悔	平	悔	咎	悔	凶	悔	悔	悔	祥

從 三之三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有攸行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災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吝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吉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休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咎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凶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悔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祥

交 三之四

交。唱而和。感而應。渙汗大號。東南得朋。征伐小利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咎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祥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悔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吉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凶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吝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災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休

育 三之五

育。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産吉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吉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壯 三之六

壯。于平有攸往。無不利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休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災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吝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凶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吉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悔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祥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咎

興 三之七

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邦黎獻芳來不寧。上役無度凶

祥	災	祥	吝	祥	吉	祥	休	祥	平	祥	咎	祥	凶	祥	悔	祥	祥
悔	災	悔	吝	悔	吉	悔	休	悔	平	悔	咎	悔	凶	悔	悔	悔	祥
凶	災	凶	吝	凶	吉	凶	休	凶	平	凶	咎	凶	大	凶	悔	凶	祥
咎	災	咎	吝	咎	吉	咎	休	咎	平	咎	咎	咎	凶	咎	悔	咎	祥
平	災	平	吝	平	吉	平	休	平	平	平	咎	平	凶	平	悔	平	祥
休	災	休	吝	休	吉	休	休	休	平	休	咎	休	凶	休	悔	休	祥
吉	災	吉	吝	吉	元	吉	休	吉	平	吉	咎	吉	凶	吉	悔	吉	祥
吝	災	吝	吝	吝	吉	吝	休	吝	平	吝	咎	吝	凶	吝	悔	吝	祥
災	災	災	吝	災	吉	災	休	災	平	災	咎	災	凶	災	悔	災	祥

欣 三之八

欣氣和時平萬物向榮君子樂道小人樂生淫於酒色其明凶

悔	災	悔	吝	悔	吉	悔	休	悔	平	悔	咎	悔	凶	悔	悔	悔	祥
凶	災	凶	吝	凶	吉	凶	休	凶	平	凶	咎	凶	大	凶	悔	凶	祥
休	災	休	吝	休	吉	休	休	休	平	休	咎	休	凶	休	悔	休	祥
祥	災	祥	吝	祥	吉	祥	休	祥	平	祥	咎	祥	凶	祥	悔	祥	祥
平	災	平	吝	平	吉	平	休	平	平	平	咎	平	凶	平	悔	平	祥
災	災	災	吝	災	吉	災	休	災	平	災	咎	災	凶	災	悔	災	祥
咎	災	咎	吝	咎	吉	咎	休	咎	平	咎	咎	咎	凶	咎	悔	咎	祥
吉	災	吉	吝	吉	元	吉	休	吉	平	吉	咎	吉	凶	吉	悔	吉	祥
吝	災	吝	吝	吝	吉	吝	休	吝	平	吝	咎	吝	凶	吝	悔	吝	祥

舒 三之九

舒。雨露霑濡草木榮敷百體以舒惟仁之腴。無不利迫近凶

凶	災	凶	吝	凶	吉	凶	休	凶	平	凶	咎	凶	大	凶	悔	凶	祥
休	災	休	吝	休	吉	休	休	休	平	休	咎	休	凶	休	悔	休	祥
災	災	災	吝	災	吉	災	休	災	平	災	咎	災	凶	災	悔	災	祥
悔	災	悔	吝	悔	吉	悔	休	悔	平	悔	咎	悔	凶	悔	悔	悔	祥
平	災	平	吝	平	吉	平	休	平	平	平	咎	平	凶	平	悔	平	祥
吝	災	吝	吝	吝	吉	吝	休	吝	平	吝	咎	吝	凶	吝	悔	吝	祥
祥	災	祥	吝	祥	吉	祥	休	祥	平	祥	咎	祥	凶	祥	悔	祥	祥
咎	災	咎	吝	咎	吉	咎	休	咎	平	咎	咎	咎	凶	咎	悔	咎	祥
吉	災	吉	吝	吉	元	吉	休	吉	平	吉	咎	吉	凶	吉	悔	吉	祥

比 四之一

比。上下相親左右承鄰。龍見雲升。君子以衆小人勿用

[illegible]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災	吉	休
咎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災	咎	休
祥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災	祥	休
吝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災	吝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悔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災	悔	休
災	咎	災	祥	災	悔	災	吉	災	平	災	凶	災	吝	災	災	災	休
休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災	休	休
凶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災	凶	休

開 四之二

開折民墾田闢塞通障利有攸往閉羅藏匿凶

吝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实	吝	休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实	吉	休
咎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实	咎	休
实	咎	实	祥	实	悔	实	吉	实	平	实	凶	实	吝	实	实	实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祥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实	祥	休
休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实	休	休
凶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实	凶	休
悔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实	悔	休

晉 四之三

晉進賢去邪百工咸理監工日號呼于時凶吝終吉

实	咎	实	祥	实	悔	实	吉	实	平	实	凶	实	吝	实	实	实	休
吝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实	吝	休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实	吉	休
休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实	休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咎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实	咎	休
凶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实	凶	休
悔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实	悔	休
祥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实	祥	休

公 四之四

公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己禮復其初利折獄

咎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实	咎	休
吉	元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实	祥	休
悔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实	悔	休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实	吉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凶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实	凶	休
吝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实	吝	休
实	咎	实	祥	实	悔	实	吉	实	平	实	凶	实	吝	实	实	实	休
休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实	休	休

益 四之五

益友朋方來敬之終吉繼長增高與時偕極廢墻凶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实	吉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实	平	休

章 四之六

章天下文明赫赫彬彬大震厥聲匪正有悔

休	咎	休	祥	祥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實	休	休
實	咎	實	祥	實	悔	實	吉	實	平	實	凶	實	吝	實	實	實	休
吝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吉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實	吝	休
凶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實	凶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實	平	休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實	吉	休
悔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實	悔	休
祥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實	祥	休
咎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實	咎	休

盈 四之七

盈生氣流形品物咸亨雷雨滿盈不疑其行

祥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實	祥	休
悔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實	悔	休
凶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實	凶	休
咎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大	咎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實	平	休
休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實	休	休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實	吉	休
吝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實	吝	休
實	咎	實	祥	實	悔	實	吉	實	平	實	凶	實	吝	實	實	實	休

錫 四之八

錫亨厲發爵賜服慶賞以行小人勿承以殃厥身

悔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實	悔	休
凶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實	凶	休
休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illegible]	休	吝	休	實	休	休
祥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實	祥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實	平	休
實	咎	實	祥	實	悔	實	吉	實	平	實	凶	實	吝	實	實	實	休
咎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實	咎	休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實	吉	休
吝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實	吝	休

靡 四之九

靡亨上下譎寧來庭來賓勿向其名大人吉小人吝疾病凶

凶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實	凶	休
休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實	休	休
實	咎	實	祥	實	悔	實	吉	實	平	實	凶	實	吝	實	實	實	休
悔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實	悔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實	平	休
吝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實	吝	休
祥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王	祥	凶	祥	吝	祥	實	祥	休
咎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實	咎	休
吉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實	吉	休

庶 五之一

庶。天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私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元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吉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吉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吉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吉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吉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吉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吉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吉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決 五之二

決。八元舉用。四凶竄殛。群疑盡釋。無枉不直。利艱正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吉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元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吉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吉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吉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吉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吉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吉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吉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豫 五之三

豫。飲食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豫凶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吉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吉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元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吉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吉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吉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吉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吉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吉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升 五之四

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吉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吉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吉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元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吉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吉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吉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吉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中 五之五

中赫赫大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

伏 五之六

伏不鬪不覩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潛師不利有攸往

過 五之七

過罔淫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

疑 五之八

疑有間大貳君子用明小人用罔勿用决獄凶

寡 五之九

寡宜上不宜下宜少不宜衆君子寡過不利婚姻

平凶	平凶	平凶	平凶	吉凶	平凶	平凶	平凶	平凶
平休	平休	平休	平休	吉休	平休	平休	平休	平休
平災	平災	平災	平災	吉災	平災	平災	平災	平災
平悔	平悔	平悔	平悔	吉悔	平悔	平悔	平悔	平悔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吉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吝	平吝	平吝	平吝	吉吝	平吝	平吝	平吝	平吝
平祥	平祥	平祥	平祥	吉祥	平祥	平祥	平祥	平祥
平咎	平咎	平咎	平咎	吉咎	平咎	平咎	平咎	平咎
平吉	平吉	平吉	平吉	元吉	平吉	平吉	平吉	平吉

二十七

餙 六之一

餙華文郁貌恭作肅君子謹獨

咎吉	祥吉	悔吉	[illegible]吉	平吉	凶吉	吝吉	災吉	休吉
咎咎	祥咎	悔咎	吉咎	平咎	凶咎	吝咎	災咎	休咎
咎祥	祥祥	悔祥	吉祥	平祥	凶祥	吝祥	災祥	休祥
咎吝	祥吝	悔吝	吉吝	平吝	凶吝	吝吝	災吝	休吝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悔	祥悔	悔悔	吉悔	平悔	凶悔	吝悔	災悔	休悔
咎災	祥災	悔災	吉災	平災	凶災	吝災	災災	休災
咎休	祥休	悔休	吉休	平休	凶休	吝休	災休	休休
咎凶	祥凶	悔凶	吉凶	平凶	大凶	吝凶	災凶	休凶

戾 六之二

戾厲吉凶能有誠君子克明

咎吝	祥吝	悔吝	吉吝	平吝	凶吝	吝吝	災吝	休吝
咎吉	祥吉	悔吉	元吉	平吉	凶吉	吝吉	災吉	休吉
咎咎	祥咎	悔咎	吉咎	平咎	凶咎	吝咎	災咎	休咎
咎災	祥災	悔災	吉災	平災	凶災	吝災	災災	休災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祥	祥祥	悔祥	吉祥	平祥	凶祥	吝祥	災祥	休祥
咎休	祥休	悔休	吉休	平休	凶休	吝休	災休	休休
咎凶	祥凶	悔凶	吉凶	平凶	大凶	吝凶	災凶	休凶
咎悔	祥悔	悔悔	吉悔	平悔	凶悔	吝悔	災悔	休悔

二十八

虛 六之三

虛理明而通應物不窮徇慾惟凶不利爭訟

咎災	祥災	悔災	吉災	平災	凶災	吝災	災災	休災
咎吝	祥吝	悔吝	吉吝	平吝	凶吝	吝吝	災吝	休吝
咎吉	祥吉	悔吉	元吉	平吉	凶吉	吝吉	災吉	休吉
咎休	祥休	悔休	吉休	平休	凶休	吝休	災休	休休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咎	祥咎	悔咎	吉咎	平咎	凶咎	吝咎	災咎	休咎
咎凶	祥凶	悔凶	吉凶	平凶	大凶	吝凶	災凶	休凶
咎悔	祥悔	悔悔	吉悔	平悔	凶悔	吝悔	災悔	休悔
咎祥	祥祥	悔祥	吉祥	平祥	凶祥	吝祥	災祥	休祥

昧 六之四

昧。幽人正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災	咎	休	咎
咎	祥	祥	祥	悔	悔	吝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災	祥	休	祥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災	悔	休	悔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災	吉	休	吉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災	凶	休	凶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災	吝	休	吝
咎	災	祥	災	悔	災	吉	災	平	災	凶	災	吝	災	災	災	休	災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災	休	休	休

損 六之五

損。君子之過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斷。遇兩吉。藥餌有喜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吉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災	吉	休	吉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用 六之六

用。利正。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災	休	休	休
咎	災	祥	災	悔	災	吉	災	不	災	凶	災	吝	災	災	災	休	災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災	吝	休	吝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災	凶	休	凶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災	吉	休	吉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災	悔	休	悔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災	祥	休	祥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災	咎	休	咎

郤 六之七

郤。利行。遯反身以誠。不利有攸往。降責勿恤

咎	祥	祥	祥	悔	祥	吉	祥	平	祥	凶	祥	吝	祥	災	祥	休	祥
咎	悔	祥	悔	悔	悔	吉	悔	平	悔	凶	悔	吝	悔	災	悔	休	悔
咎	凶	祥	凶	悔	凶	吉	凶	平	凶	大	凶	吝	凶	災	凶	休	凶
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吉	咎	平	咎	凶	咎	吝	咎	災	咎	休	咎
咎	平	祥	平	悔	平	吉	平	平	平	凶	平	吝	平	災	平	休	平
咎	休	祥	休	悔	休	吉	休	平	休	凶	休	吝	休	災	休	休	休
咎	吉	祥	吉	悔	吉	元	吉	平	吉	凶	吉	吝	吉	災	吉	休	吉
咎	吝	祥	吝	悔	吝	吉	吝	平	吝	凶	吝	吝	吝	災	吝	休	吝
咎	災	祥	災	悔	災	吉	災	平	災	凶	災	吝	災	災	災	休	災

翕　六之八

翕利徵師會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

悔	休	悔	灾	悔	吝	悔	凶	悔	平	悔	吉	悔	悔	悔	祥	悔	咎
凶	休	凶	灾	凶	吝	凶	大	凶	平	凶	吉	凶	悔	凶	祥	凶	咎
休	休	休	灾	休	吝	休	凶	休	平	休	吉	休	悔	休	祥	休	咎
祥	休	祥	灾	祥	吝	祥	凶	祥	平	祥	吉	祥	悔	祥	祥	祥	咎
平	休	平	灾	平	吝	平	凶	平	平	平	吉	平	悔	平	祥	平	咎
灾	休	灾	灾	灾	吝	灾	凶	灾	平	灾	吉	灾	悔	灾	祥	灾	咎
咎	休	咎	灾	咎	吝	咎	凶	咎	平	咎	吉	咎	悔	咎	祥	咎	咎
吉	休	吉	灾	吉	吝	吉	凶	吉	平	吉	元	吉	悔	吉	祥	吉	咎
吝	休	吝	灾	吝	吝	吝	凶	吝	平	吝	吉	吝	悔	吝	祥	吝	咎

遠　六之九

遠利有攸往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不于其家于其國人

凶	休	凶	灾	凶	吝	凶	大	凶	平	凶	吉	凶	悔	凶	祥	凶	咎
休	休	休	灾	休	吝	休	凶	休	平	休	吉	休	悔	休	祥	休	咎
灾	休	灾	灾	灾	吝	灾	凶	灾	平	灾	吉	灾	悔	灾	祥	灾	咎
悔	休	悔	灾	悔	吝	悔	凶	悔	平	悔	吉	悔	悔	悔	祥	悔	咎
平	休	平	灾	平	吝	平	凶	平	平	平	吉	平	悔	平	祥	平	咎
吝	休	吝	灾	吝	吝	吝	凶	吝	平	吝	吉	吝	悔	吝	祥	吝	咎
祥	休	祥	灾	祥	吝	祥	凶	祥	平	祥	吉	祥	悔	祥	祥	祥	咎
咎	休	咎	灾	咎	吝	咎	凶	咎	平	咎	吉	咎	悔	咎	祥	咎	咎
吉	休	吉	灾	吉	吝	吉	凶	吉	平	吉	元	吉	悔	吉	祥	吉	咎

迅　七之一

迅吉。雷風之斂震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灾
咎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灾
祥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灾
吝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灾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灾
悔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灾
灾	祥	灾	悔	灾	凶	灾	咎	灾	平	灾	休	灾	吉	灾	吝	灾	灾
休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灾
凶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灾

懼　七之二

懼有孚惕厲終吉君子畏命小人畏命。酒食讌樂凶

吝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灾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灾
咎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灾
灾	祥	灾	悔	灾	凶	灾	咎	灾	平	灾	休	灾	吉	灾	吝	灾	灾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灾
祥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灾
休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灾
凶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灾
悔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灾

除 七之二

除穢禪既去吉貽穀斯登不利作興君子攸行

災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吝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休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咎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凶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悔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祥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弱 七之四

弱丈人羸小子吉不附不植附則附失鄰正無咎

咎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祥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悔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凶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吝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災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休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疾 七之五

疾節飲食謹起居無攸害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大	吉	吝	吉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大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競 七之六

競烏走兎從麥生茸茸芃夫芊容爭訟逆凶

休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災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吝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凶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悔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祥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咎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分長短均平潮駛月盈君子利正小人勿乘

分 七之七

祥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悔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凶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咎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休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吝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災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訟內訟吉勿有言不利有攸往

訟 七之八

悔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凶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休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祥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災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咎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吝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收一氣首孳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

收 七之九

凶	祥	凶	悔	凶	大	凶	咎	凶	平	凶	休	凶	吉	凶	吝	凶	災
休	祥	休	悔	休	凶	休	咎	休	平	休	休	休	吉	休	吝	休	災
災	祥	災	悔	災	凶	災	咎	災	平	災	休	災	吉	災	吝	災	災
悔	祥	悔	悔	悔	凶	悔	咎	悔	平	悔	休	悔	吉	悔	吝	悔	災
平	祥	平	悔	平	凶	平	咎	平	平	平	休	平	吉	平	吝	平	災
吝	祥	吝	悔	吝	凶	吝	咎	吝	平	吝	休	吝	吉	吝	吝	吝	災
祥	祥	祥	悔	祥	凶	祥	咎	祥	平	祥	休	祥	吉	祥	吝	祥	災
咎	祥	咎	悔	咎	凶	咎	咎	咎	平	咎	休	咎	吉	咎	吝	咎	災
吉	祥	吉	悔	吉	凶	吉	咎	吉	平	吉	休	吉	元	吉	吝	吉	災

實碩果于叢仁復于宮磨感不窮永正吉

實 八之一

吉	悔	吉	凶	吉	休	吉	祥	吉	平	吉	災	吉	咎	吉	元	吉	吝
咎	悔	咎	凶	咎	休	咎	祥	咎	平	咎	災	咎	咎	咎	吉	咎	吝
祥	悔	祥	凶	祥	休	祥	祥	祥	平	祥	災	祥	咎	祥	吉	祥	吝
吝	悔	吝	凶	吝	休	吝	祥	吝	平	吝	災	吝	咎	吝	吉	吝	吝
平	悔	平	凶	平	休	平	祥	平	平	平	災	平	咎	平	吉	平	吝
悔	悔	悔	凶	悔	休	悔	祥	悔	平	悔	災	悔	咎	悔	吉	悔	吝
災	悔	災	凶	災	休	災	祥	災	平	災	災	災	咎	災	吉	災	吝
休	悔	休	凶	休	休	休	祥	休	平	休	災	休	咎	休	吉	休	吝
凶	悔	凶	大	凶	休	凶	祥	凶	平	凶	災	凶	咎	凶	吉	凶	吝

賓 八之二

賓俊民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

吝吝吉吝咎吝災吝平吝祥吝休吝凶吉悔吝
吝吉元吉咎吉災吉平吉祥吉休吉凶吉悔吉
吝咎吉咎咎咎災咎平咎祥咎休咎凶咎悔咎
吝災吉災咎災災災平災祥災休災凶災悔災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祥吉祥咎祥災祥平祥祥祥休祥凶祥悔祥
吝休吉休休休災休平休祥大休休凶休悔休
吝凶吉凶咎凶災凶平凶祥凶休凶大凶悔凶
吝悔吉悔咎悔災悔平悔祥悔休悔凶悔悔悔

危 八之二

危厲無咎，知險而懼，惟不失正，自天有命，不利涉大川

吝災吉災咎災災災平災祥災休災凶災悔災
吝吝吉吝咎吝災吝平吝祥吝休吝凶吝悔吝
吝吉元吉咎吉災吉平吉祥吉休吉凶吉悔吉
吝休吉休咎休災休平休祥休休休凶休悔休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咎吉咎咎咎災咎平咎祥咎休咎凶咎悔咎
吝凶吉凶咎凶災凶平凶祥凶休凶大凶悔凶
吝悔吉悔咎悔災悔平悔祥悔休悔凶悔悔悔
吝祥吉祥咎祥災祥平祥祥祥休祥凶祥悔祥

堅 八之四

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凶

吝咎吉咎咎咎災咎平咎祥咎休咎凶咎悔咎
吝祥吉祥咎祥災祥平祥祥祥休祥凶祥悔祥
吝悔吉悔咎悔災悔平悔祥悔休悔凶悔悔悔
吝吉元吉咎吉災吉平吉祥吉休吉凶吉悔吉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凶吉凶咎凶災凶平凶祥凶休凶大凶悔凶
吝吝吉吝咎吝災吝平吝祥吝休吝凶吝悔吝
吝災吉災咎災災災平災祥災休災凶災悔災
吝休吉休咎休災休平休祥休休休凶休悔休

華 八之五

華利正，從而華通，不塞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吉元吉咎吉災吉平吉祥吉休吉凶吉悔吉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大平悔平
吝平吉平咎平災平平平祥平休平凶平悔平

報 八之六

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

休	悔	休	凶	休	休	休	祥	休	平	休	災	休	咎	休	吉	休	吝
災	悔	災	凶	災	休	災	祥	災	平	災	災	災	咎	災	吉	災	吝
吝	悔	吝	凶	吝	休	吝	祥	吝	平	吝	災	吝	咎	吝	吉	吝	吝
凶	悔	凶	大	凶	休	凶	祥	凶	平	凶	災	凶	咎	凶	吉	凶	吝
平	悔	平	凶	平	休	平	祥	平	平	平	災	平	咎	平	吉	平	吝
吉	悔	吉	凶	吉	休	吉	祥	吉	平	吉	災	吉	咎	吉	元	吉	吝
悔	悔	悔	凶	悔	休	悔	祥	悔	平	悔	災	悔	咎	悔	吉	悔	吝
祥	悔	祥	凶	祥	休	祥	祥	祥	平	祥	災	祥	咎	祥	吉	祥	吝
咎	悔	咎	凶	咎	休	咎	祥	咎	平	咎	災	咎	咎	咎	吉	咎	吝

止 八之七

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思出位越常凶征吝

祥	悔	祥	凶	祥	休	祥	祥	祥	平	祥	災	祥	咎	祥	吉	祥	吝
悔	悔	悔	凶	悔	休	悔	祥	悔	平	悔	災	悔	咎	悔	吉	悔	吝
凶	悔	凶	大	凶	休	凶	祥	凶	平	凶	災	凶	咎	凶	吉	凶	吝
咎	悔	咎	凶	咎	休	咎	祥	咎	平	咎	災	咎	咎	咎	吉	咎	吝
平	悔	平	凶	平	休	平	祥	平	平	平	災	平	咎	平	吉	平	吝
休	悔	休	凶	休	休	休	祥	休	平	休	災	休	咎	休	吉	休	吝
吉	悔	吉	凶	吉	休	吉	祥	吉	平	吉	災	吉	咎	吉	元	吉	吝
吝	悔	吝	凶	吝	休	吝	祥	吝	平	吝	災	吝	咎	吝	吉	吝	吝
災	悔	災	凶	災	休	災	祥	災	平	災	災	災	咎	災	吉	災	吝

戎 八之八

戎。正吉戰血玄黃陽亢有傷君子克戢惟知之臧利征伐

祥	悔	祥	凶	祥	休	祥	祥	祥	平	祥	災	祥	咎	祥	吉	祥	吝
悔	悔	悔	凶	悔	休	悔	祥	悔	平	悔	災	悔	咎	悔	吉	悔	吝
凶	悔	凶	大	凶	休	凶	祥	凶	平	凶	災	凶	咎	凶	吉	凶	吝
咎	悔	咎	凶	咎	休	咎	祥	咎	平	咎	災	咎	咎	咎	吉	咎	吝
平	悔	平	凶	平	休	平	祥	平	平	平	災	平	咎	平	吉	平	吝
休	悔	休	凶	休	休	休	祥	休	平	休	災	休	咎	休	吉	休	吝
吉	悔	吉	凶	吉	休	吉	祥	吉	平	吉	災	吉	咎	吉	元	吉	吝
吝	悔	吝	凶	吝	休	吝	祥	吝	平	吝	災	吝	咎	吝	吉	吝	吝
災	悔	災	凶	災	休	災	祥	災	平	災	災	災	咎	災	吉	災	吝

結 八之九

結。百穀其成庶績其凝履霜堅冰婚媾吉爭訟凶

凶	悔	凶	大	凶	休	凶	祥	凶	平	凶	災	凶	咎	凶	吉	凶	吝
休	悔	休	凶	休	休	休	祥	休	平	休	災	休	咎	休	吉	休	吝
災	悔	災	凶	災	休	災	祥	災	平	災	災	災	咎	災	吉	災	吝
悔	悔	悔	凶	悔	休	悔	祥	悔	平	悔	災	悔	咎	悔	吉	悔	吝
平	悔	平	凶	平	休	平	祥	平	平	平	災	平	咎	平	吉	平	吝
吝	悔	吝	凶	吝	休	吝	祥	吝	平	吝	災	吝	咎	吝	吉	吝	吝
祥	悔	祥	凶	祥	休	祥	祥	祥	平	祥	災	祥	咎	祥	吉	祥	吝
咎	悔	咎	凶	咎	休	咎	祥	咎	平	咎	災	咎	咎	咎	吉	咎	吝
吉	悔	吉	凶	吉	休	吉	祥	吉	平	吉	災	吉	咎	吉	元	吉	吝

養 九之一

養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大體小人小體

元	吉	咎	吉	祥	吉	吝	吉	平	吉	悔	吉	災	吉	休	吉	凶	吉
吉	咎	咎	咎	祥	咎	吝	咎	平	咎	悔	咎	災	咎	休	咎	凶	咎
吉	祥	咎	祥	祥	祥	吝	祥	平	祥	悔	祥	災	祥	休	祥	凶	祥
吉	吝	咎	吝	祥	吝	吝	吝	平	吝	悔	吝	災	吝	休	吝	凶	吝
吉	平	咎	平	祥	平	吝	平	平	平	悔	平	災	平	休	平	凶	平
吉	悔	咎	悔	祥	悔	吝	悔	平	悔	悔	悔	災	悔	休	悔	凶	悔
吉	災	咎	災	祥	災	吝	災	平	災	悔	災	災	災	休	災	凶	災
吉	休	咎	休	祥	休	吝	休	平	休	悔	休	災	休	休	休	凶	休
吉	凶	咎	凶	祥	凶	吝	凶	平	凶	悔	凶	災	凶	休	凶	大	凶

遇 九之二

遇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爲周之師自天祐之勿娶女凶

吉	吝	咎	吝	祥	吝	吝	吝	平	吝	悔	吝	災	吝	休	吝	凶	吝
元	吉	咎	吉	祥	吉	吝	吉	平	吉	悔	吉	災	吉	休	吉	凶	吉
吉	咎	咎	咎	祥	咎	吝	咎	平	咎	悔	咎	災	咎	休	咎	凶	咎
吉	災	咎	災	祥	災	吝	災	平	災	悔	災	災	災	休	災	凶	災
吉	平	咎	平	祥	平	吝	平	平	平	悔	平	災	平	休	平	凶	平
吉	祥	咎	祥	祥	祥	吝	祥	平	祥	悔	祥	災	祥	休	祥	凶	祥
吉	休	咎	休	祥	休	吝	休	平	休	悔	休	災	休	休	休	凶	休
吉	凶	咎	凶	祥	凶	吝	凶	平	凶	悔	凶	災	凶	休	凶	大	凶
吉	悔	咎	悔	祥	悔	吝	悔	平	悔	悔	悔	災	悔	休	悔	凶	悔

勝 九之三

勝厲正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

吉	災	咎	災	祥	災	吝	災	平	災	悔	災	災	災	休	災	凶	災
吉	吝	咎	吝	祥	吝	吝	吝	平	吝	悔	吝	災	吝	休	吝	凶	吝
元	吉	咎	吉	祥	吉	吝	吉	平	吉	悔	吉	災	吉	休	吉	凶	吉
吉	休	咎	休	祥	休	吝	休	平	休	悔	休	災	休	休	休	凶	休
吉	平	咎	平	祥	平	吝	平	平	平	悔	平	災	平	休	平	凶	平
吉	咎	咎	咎	祥	咎	吝	咎	平	咎	悔	咎	災	咎	休	咎	凶	咎
吉	凶	咎	凶	祥	凶	吝	凶	平	凶	悔	凶	災	凶	休	凶	大	凶
吉	悔	咎	悔	祥	悔	吝	悔	平	悔	悔	悔	災	悔	休	悔	凶	悔
吉	祥	咎	祥	祥	祥	吝	祥	平	祥	悔	祥	災	祥	休	祥	凶	祥

囚 九之四

囚厲利用獄不利有攸往

吉	咎	咎	咎	祥	咎	吝	咎	平	咎	悔	咎	災	咎	休	咎	凶	咎
吉	祥	咎	祥	祥	祥	吝	祥	平	祥	悔	祥	災	祥	休	祥	凶	祥
吉	悔	咎	悔	祥	悔	吝	悔	平	悔	悔	悔	災	悔	休	悔	凶	悔
元	吉	咎	吉	祥	吉	吝	吉	平	吉	悔	吉	災	吉	休	吉	凶	吉
吉	平	咎	平	祥	平	吝	平	平	平	悔	平	災	平	休	平	凶	平
吉	凶	咎	凶	祥	凶	吝	凶	平	凶	悔	凶	災	凶	休	凶	大	凶
吉	吝	咎	吝	祥	吝	吝	吝	平	吝	悔	吝	災	吝	休	吝	凶	吝
吉	災	咎	災	祥	災	吝	災	平	災	悔	災	災	災	休	災	凶	災
吉	休	咎	休	祥	休	吝	休	平	休	悔	休	災	休	休	休	凶	休

壬惟水之神外暗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姤姬吉

壬 九之五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吉	凶	吉	休	吉	災	吉	悔	吉	平	吉	咎	吉	祥	吉	殃	吉	元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固正靜而一為物之極龍蛇之蟄不知不識吉

固 九之六

休	凶	休	休	休	災	休	悔	休	平	休	咎	休	祥	休	殃	休	吉
災	凶	災	休	災	災	災	悔	災	平	災	咎	災	祥	災	殃	災	吉
咎	凶	咎	休	咎	災	咎	悔	咎	平	咎	咎	咎	祥	咎	殃	咎	吉
凶	凶	凶	休	凶	災	凶	悔	凶	平	凶	咎	凶	祥	凶	殃	凶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吉	凶	吉	休	吉	災	吉	悔	吉	平	吉	咎	吉	祥	吉	殃	吉	元
悔	凶	悔	休	悔	災	悔	悔	悔	平	悔	咎	悔	祥	悔	殃	悔	吉
祥	凶	祥	休	祥	災	祥	悔	祥	平	祥	咎	祥	祥	祥	殃	祥	吉
殃	凶	殃	休	殃	災	殃	悔	殃	平	殃	咎	殃	祥	殃	殃	殃	吉

移功成而退居亢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

移 九之七

祥	凶	祥	休	祥	災	祥	悔	祥	平	祥	咎	祥	祥	祥	殃	祥	吉
悔	凶	悔	休	悔	災	悔	悔	悔	平	悔	咎	悔	祥	悔	殃	悔	吉
凶	凶	凶	休	凶	災	凶	悔	凶	平	凶	咎	凶	祥	凶	殃	凶	吉
殃	凶	殃	休	殃	災	殃	悔	殃	平	殃	咎	殃	祥	殃	殃	殃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休	凶	休	休	休	災	休	悔	休	平	休	咎	休	祥	休	殃	休	吉
吉	凶	吉	休	吉	災	吉	悔	吉	平	吉	咎	吉	祥	吉	殃	吉	元
咎	凶	咎	休	咎	災	咎	悔	咎	平	咎	咎	咎	祥	咎	殃	咎	吉
災	凶	災	休	災	災	災	悔	災	平	災	咎	災	祥	災	殃	災	吉

墮物極於上必復於下君子下下吉

墮 九之八

悔	凶	悔	休	悔	災	悔	悔	悔	平	悔	咎	悔	祥	悔	殃	悔	吉
凶	凶	凶	休	凶	災	凶	悔	凶	平	凶	咎	凶	祥	凶	殃	凶	吉
休	凶	休	休	休	災	休	悔	休	平	休	咎	休	祥	休	殃	休	吉
祥	凶	祥	休	祥	災	祥	悔	祥	平	祥	咎	祥	祥	祥	殃	祥	吉
平	凶	平	休	平	災	平	悔	平	平	平	咎	平	祥	平	殃	平	吉
災	凶	災	休	災	災	災	悔	災	平	災	咎	災	祥	災	殃	災	吉
殃	凶	殃	休	殃	災	殃	悔	殃	平	殃	咎	殃	祥	殃	殃	殃	吉
吉	凶	吉	休	吉	災	吉	悔	吉	平	吉	咎	吉	祥	吉	殃	吉	元
咎	凶	咎	休	咎	災	咎	悔	咎	平	咎	咎	咎	祥	咎	殃	咎	吉

終　九之九

終吉茲圖之窮斯闢之通君子令終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大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元

五行植物屬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楊柳	木火	砂	汞	澗水
二陽	梅李	石火	石	銀	井水
三陽	松柏	雷火	玉	金	雨水
一陰	竹葦	油火	土	銅	潢渠
二陰	禾麥	虫火	壤	鐵	陂澤
三陰	蓽	鄰	泥	鉛	湖海

五行動物屬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鮫鯉蛇	鴟雞	蟾蜍蚕	鹿馬	蠏鱉
二陽	龍	鳳鴉	人	麟	龜
三陽	鯉魴	鷹隼	蜘蛛	虎	蝦
一陰	小魚鰍	燕雀梟	蚓	牛豕毛虫	蚌
二陰			鰻		蠣
三陰					

五行用物屬圖

	木	火	土	金	水
	疏器 門窓	登器 椰槲	腹器 蒲莒	方器 斧鉞	平器 權衡
一陽	琴瑟	文書	圭璧	印節	輪磨
二陽	規	繩	量	矩	準
三陽	箏篩	筆硯	舟車	弓矢	鏡匲
一陰	耒耜	檣棹	盤盂	簡	研椎
二陰	綢帛	履蹋	棺槨	械校	廁圂

五行事類吉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徵召	燕集	工役	賜予	交易
二陽	科名	文書	循常	按察	遷移
三陽	恩赦	朝會	盟約	更革	征行
一陰	婚姻	言語	田宅	軍旅	酒食
二陰	產孕	歌舞	福壽	錢貨	田獵
三陰	財帛	燈燭	墳墓	刑法	祭祀

五行事類凶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桯杌	公訟	反覆	征役	盜賊
二陽	驚憂	顛狂	欺詐	罷免	囚獄
三陽	醜惡	口舌	離散	責降	徒流
一陰	壓墜	炙灸	貧窮	爭鬭	淫亂
二陰	夭折	災焚	疾病	傷損	呪咀
三陰	產死	震煅	死亡	殺戮	浸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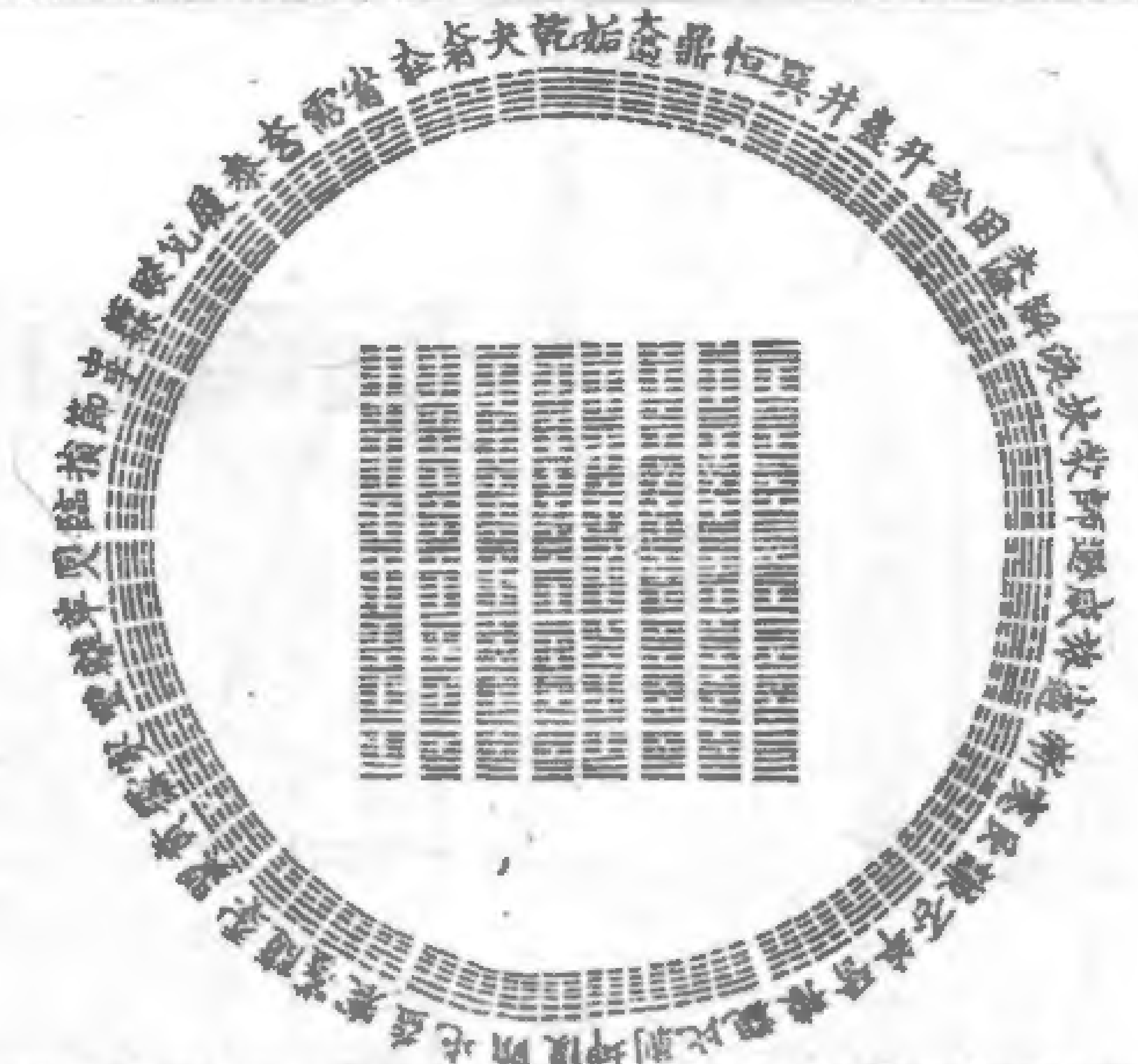
五行支干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甲子 乙丑	丙子 丁丑	戊子 己丑	庚子 辛丑	壬子 癸丑
二陽	甲寅 乙卯	丙寅 丁卯	戊寅 己卯	庚寅 辛卯	壬寅 癸卯
三陽	甲辰 乙巳	丙辰 丁巳	戊辰 己巳	庚辰 辛巳	壬辰 癸巳
一陰	甲午 乙未	丙午 丁未	戊午 己未	庚午 辛未	壬午 癸未
二陰	甲申 乙酉	丙申 丁酉	戊申 己酉	庚申 辛酉	壬申 癸酉
三陰	甲戌 乙亥	丙戌 丁亥	戊戌 己亥	庚戌 辛亥	壬戌 癸亥

五行人體性情圖

	木	火	土	金	水
一陽	喜	樂	慾	怒	哀
二陽	魂	神	意	魄	精
三陽	仁	禮	信	義	智
一陰	臭	色	形	味	聲
二陰	肝	心	脾	肺	腎
三陰	筋	毛	肉	骨	皮

易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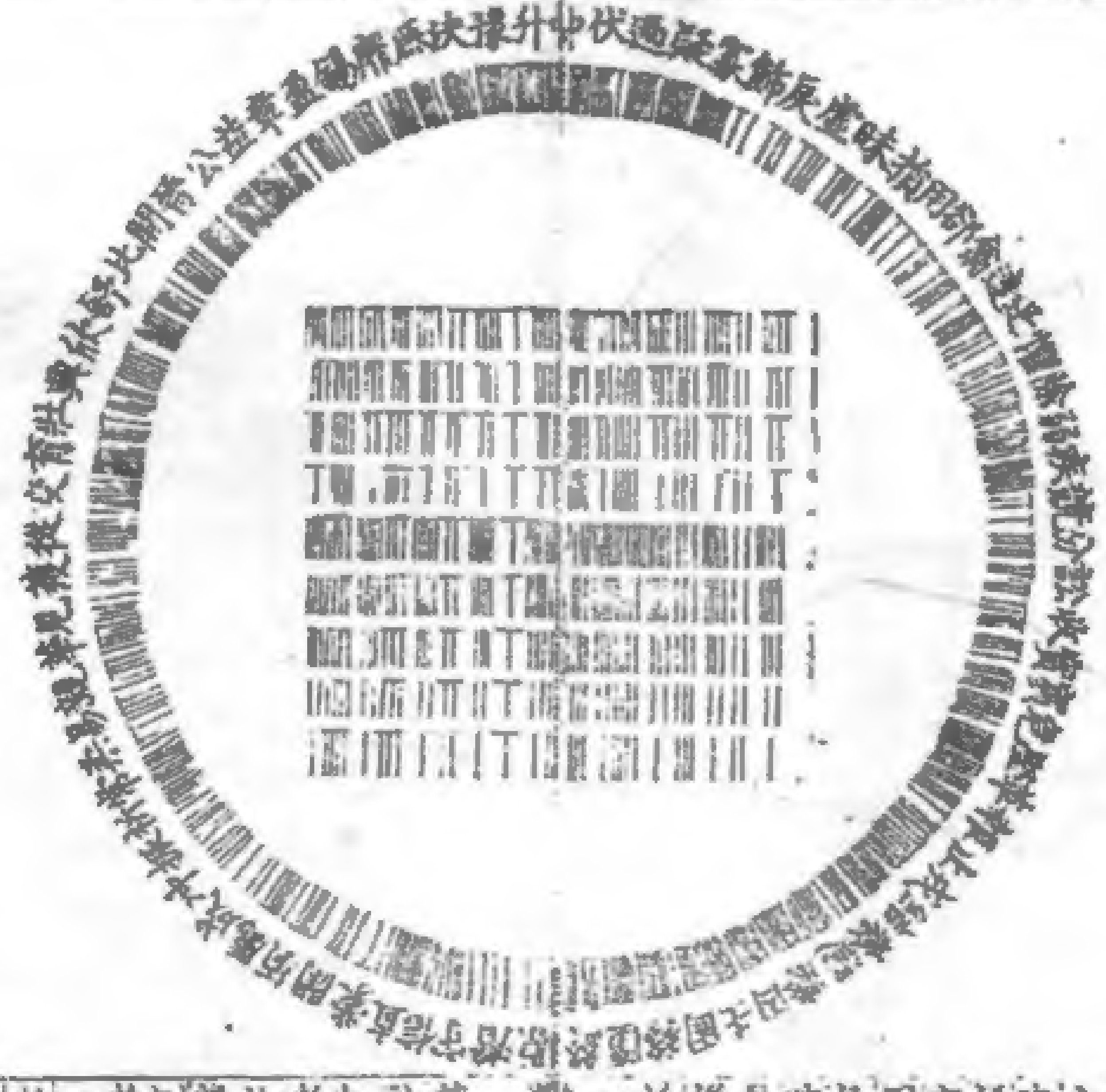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天地定位山澤[illegible]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範數之圖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沖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先[illegible]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貫萬分萬復[illegible]

一天混乎闢乎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illegible]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違乎此者也微而顯[illegible]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